



劉志丹

李建彤



劉志丹

第二卷

李建彤

文化艺术出版社

刘 志 丹

第 二 卷

李 建 彤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6 1/2字数316,000插页2

1984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42,500 册

书号 10228·122 定价1.6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第二卷。作者通过刘志丹壮志年华的大智大勇，着意塑造了一个高瞻远瞩、多谋善断、雄才大略、赤胆忠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此卷故事发生于一九三三年秋至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环境极为艰苦，但在刘志丹领导下，充分显示了革命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伟大真理。作品以酣畅的文字、质朴的文风，真实地再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历史画卷。这里有威武雄壮的战斗凯歌；有地下斗争和改造土匪的传奇故事；有革命者之间的纯真爱情小曲；有根据地建设的灿烂之花……总之，以丰富多采的多侧面的生活角度，突出地描绘了刘志丹作为西北群众领袖和红军杰出将领的勃勃雄姿。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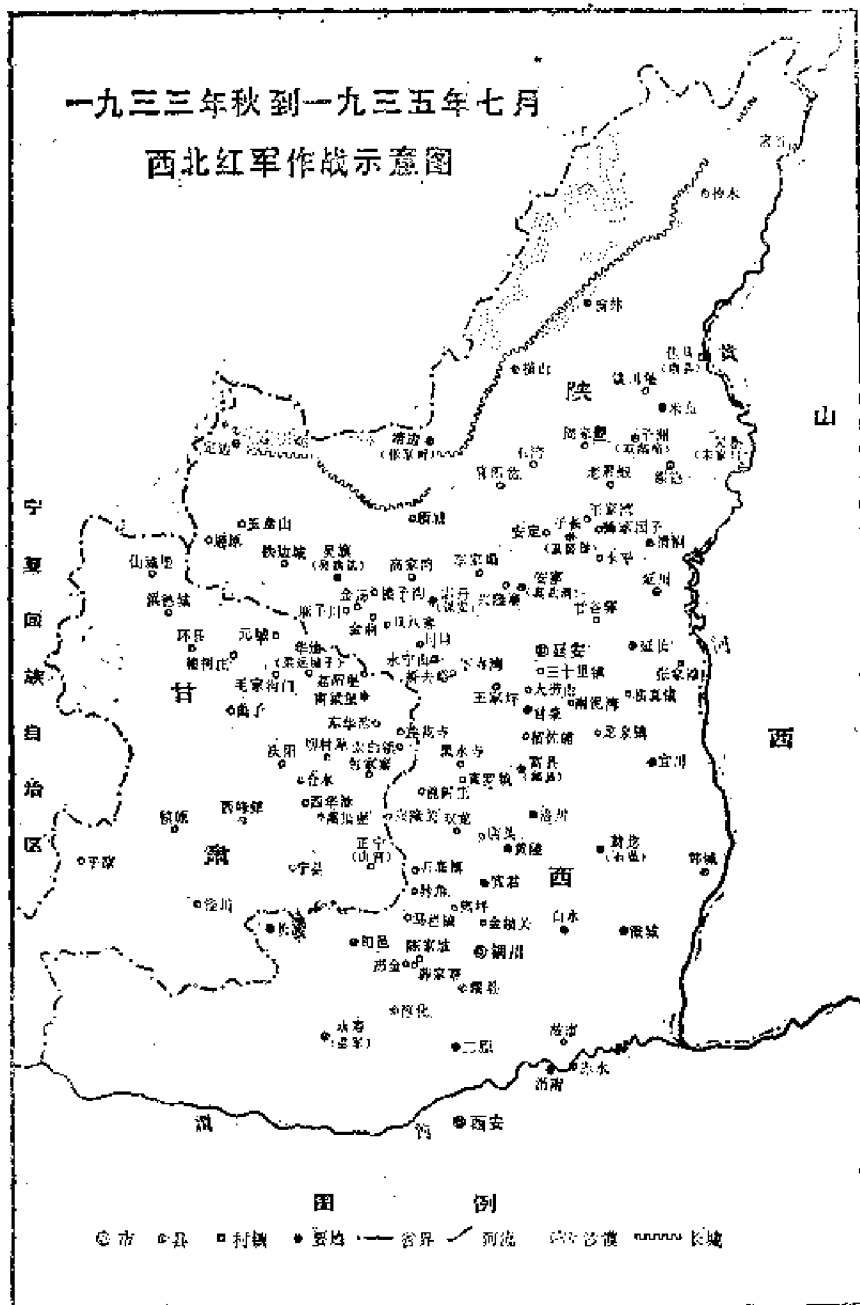
第 一 章	冯蕙琼奔耀县	3
第 二 章	在照金	21
第 三 章	进军途中	37
第 四 章	战合水	54
第 五 章	第一次反“围剿”	68
第 六 章	占领南梁	80
第 七 章	汪台基遇难	97
第 八 章	第二次反“围剿”	112
第 九 章	“千家万户的长工”	129
第 十 章	挖祖坟(第三次反“围剿”)	140
第 十 一 章	王兆乎翻江倒海	150
第 十 二 章	森林之音	172
第 十 三 章	百事缠身	190
第 十 四 章	人非草木	205
第 十 五 章	赤安情(第四次反“围剿”)	221
第 十 六 章	歌从心中流	233
第 十 七 章	南梁日月	249
第 十 八 章	远方来客	270
第 十 九 章	唇枪舌剑	286

第二十章	郭保叔	300
第二十一章	“咱们真正找到了家”	310
第二十二章	大检阅	332
第二十三章	到陕北	355
第二十四章	救急	365
第二十五章	西北红军统帅	382
第二十六章	试战	398
第二十七章	红五月	414
第二十八章	战火花烛夜	426
第二十九章	既当家就做主	437
第三十章	闪击延长城	448
第三十一章	巡视员	467
第三十二章	到下寺湾	483
第三十三章	拔钉	500
第三十四章	千里河山一染红	514

(一九三三年秋至
一九三五年七月)

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五年七月

西北红军作战示意图



第一章 冯蕙琼奔耀县

冯蕙琼，那晚送刘志丹过了渭河，回到表兄家，等表兄回来，得知刘志丹安全上岸，她才放了心。和表嫂拉了一夜话，就谋虑去照金的事。作了两天准备，便辞了表兄、表嫂，去找王纪。

这王纪，自从把刘志丹接出南山后，深得党员们的信任，被大家选成了渭南县的县委书记。王纪见了蕙琼就说：“我正要找你哩。夜里得到消息，咱们那个老杨，也回到了渭南；今天我带你去见他，他要托你给志丹同志捎个话。”

到天黑，王纪换了身杨虎城部队的军衣，蕙琼穿件蓝士林布大褂，罩件黑色毛线对襟短外套，把两条辫子扎成两个髻，同去找老杨。

杨伟林家，住在渭南县城里。走到大街中心地带，拐进一个小巷，便是杨宅。这是伟林祖上留下的两进四合头院儿，前院有东西厢房，住着同族的老小，人来人往，大门时开时闭。北房三间，中间是个穿堂厅。穿过大厅，进入后宅，西厢房便是杨伟林夫妇的住处。王纪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房门渐开。杨伟林夫妇见了蕙琼、王纪，亲热得一时不

知说什么好，把他们让进南套间，倒上茶水，伟林便问：“蕙琼真要去照金？啥时候动身？”蕙琼说：“马上就走！志丹他们是绕保安回照金，光走路就得一个来月；我抄近路，先赶到照金，好让那里的同志们有所照应，免得出什么事。——到处张贴着他的相片，凡是要路口，他都不能走，还不知多难呢！”

杨伟林把灰竹布大褂一甩，坐在靠椅上，操着渭南口音说：“对对对！两路回进，你的这个想法好！我赞成！”

伟林的夫人李静，笑得眼角显出鸡爪纹，拉住蕙琼说：“小蕙，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从一九二七年起，我就看你是个有心的姑娘，那时年龄虽小，心眼儿可多，遇见个事，想得周到。渭华起义后，要不是你，志丹回到西安城里，还不知遭什么难呢！你托我转给志丹的文件，都转给他看了。去年春天，他来西安的时候，看到文件，高兴得一夜没睡觉，一边夸你细心，一边连声感叹：‘井冈山的经验好！从前领会还不深，现在经历了失败，就更觉得井冈山的经验实在可贵了！’”

伟林忙把李静的话打断：“这次我托你给照金特委捎个话，对他们说：李可夫也联系上了，不久就去照金。请他们派人接一接；地点，还是渭河北岸固市镇的老白家。所以，这次你还得找一趟老白。”蕙琼说：“我原来倒没打算走这条路，因为三原、耀县那边都有亲戚接我，方便些。既这样，只得按你的说法走了。”然后又问：“你们两位去不去照金？”李静说：“我们要去张家口，冯玉祥、吉鸿昌在那里新成立个

“抗日同盟军”，事情也很复杂，许千峰派人来接了。”

蕙琼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紧握李静的手说：“我们又要分手，多会儿才能在一块儿工作呀？大姐，你可知道，西安我那个家，也完了……”李静不禁流下了眼泪：“那时我在河南，听说你的父母都被捉去杀了，……不知谁告的密，说一九二八年在你家窝藏了‘渭华暴动’的首领刘景桂……”蕙琼强忍着，可是那不争气的泪，总也擦不干。

李静见这情景，忙对伟林、王纪说：“你们在这里说你们的，我们到那边说会儿知心话。”

李静把蕙琼拉到对面套间里，两人坐在炕上，李静说：“小蕙，你喜欢我这件大褂吧？我看你穿上合适，咱俩的个儿差不多，我只比你胖些。”蕙琼笑出两个酒窝儿，看看李静手里提的大褂儿，是黑地白点儿，花纺绸料的，便说：“真好看！可是我不能穿，再素，也是花的、绸的，我是到乡下去的呀！”李静问：“我身上这件呢？”蕙琼仍摇头：“咖啡色上撒着白点儿，还是显眼！”

李静把蕙琼搂在怀里，说：“这里就咱们两个，没有外人。我问你，听说从前你妈给你说过一门亲，那个人是谁？在哪里？”

一听这话，蕙琼一双毛茸茸大眼，直望着李静：“大姐，你为啥问这个？——是有那么回事，我们一直谈不来。从前，我觉得他象陈独秀，后来，我觉得他又象杜康，一点不懂得实际工作，装腔作势的，还爱瞎编个歪理论。那些理论，都是他给自己铺的‘垫脚石’罢了。总把大话、空话、豪言壮

语当成‘真理’，夸夸其谈，一说一大套，真恶心！我没有和他订婚，组织上把他送到苏联学习，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到德国去了。我和他从没联系，也不通信，早过去八辈子的事了。”

李静迟疑了一阵，说：“小蕙，你已经二十多岁了，自己的事，全没个打算？”蕙琼说：“大姐，我想利利索索地活一辈子，不打算谈这些事。现在，我一个人，轻松得很！”李静见蕙琼口中虽这么说，却忍不住双泪直流，知道她一定有难言的心事，便说：“小蕙，你现在没了父母，我就是你的亲姐姐；你的心事不对我说，对谁说呢？就这么分手，咱们还不知啥时才能见面呢。我是放心不下呀！”

蕙琼摇摇头，脸也红了，眼神也发了呆，盯着花窗帘，只不言语。闷了半晌，才说：“大姐，我最了解谁，谁最了解我，只有星星月亮知道！互相了解的人，才能合得来；精神上有共同的东西，才能长久生活。人非禽兽，如果没有精神生活，那还有啥意思？！……”说着，掏出手绢，擦擦眼泪：“唉，我不喜欢的人，到处能碰见；我喜欢的人，却在天上！”说完，扒在李静肩头上，哭起来。

李静把蕙琼搂在怀里，摸着她的头发：“我明白，这事我早注意了。自从你和志丹一块儿去上海，扮成假夫妻跑交通，我就感到，你们两个再相称没有了，连敌人都想不到会是假的。去年我随便和他扯过这件事，可是后来一想，愁了！他从小就由父母包办，还没上中学，家里就给娶了亲。本来，摆脱封建包办，是革命行为嘛，伟林就是这样。所以，

大家都很关心志丹，还为他张罗过，这几年，各人岗位不同，他一头扎在山里，这些事，就撂下了。他和咱们是同样观点。但是，他只能替别人谋虑，一提到自己，他就回避。我冷眼看，他这个人，事业心太重，并不是向封建势力投降，也不是铁石心肠，少情无义。只因他的岗位是在陕北，陕北太封建、太复杂，各种关系，千丝万缕，绊脚缠身。他这个人，一有动静，就牵动全局。要把陕北的革命搞出名堂，他只有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个人的生活在内。对于你，他也说了：‘我很感谢她，我会把她当成亲妹妹对待！’”

听到这里，蕙琼哭得更伤心了。李静心想，让她哭一阵子也好，忍了多少年，不哭出来，怕要生病。便说：“小蕙，哭吧！我懂得你，太委屈你了！”边说，边抚摸着蕙琼的头发、肩膀。等蕙琼逐渐冷静下来，李静又说：“他还说，如果你能到苏区，他会尽力照顾你，你一个人在外边，他也不放心。”

蕙琼忍住眼泪，眉头一拧：“不要说了，我是哭我的爹妈，不是哭别人，没有人值得我哭。我也恨我自己，为啥不是个男的？单枪匹马，大杀大砍个痛快！”

蕙琼吐出这段话，象卸了个包袱，吁了一口气，昂首挺胸、双目炯炯，对李静说：“大姐，还是那句话，我要独身，独身！革命者，要洒热血，抛头颅，要什么也能舍弃！一切不相干的人、一切乌七八糟的事，都去他远远的！”

李静说：“小蕙，你太倔！唉！你是独生女，养成了这种性格。用在斗争上，是好的，用在生活上，就要吃亏！我不同意你有独身的念头，因为你的处境太难。你应该有个好

伴侣。遇见比较理想的人，还是要有个打算。要不，我的心揪得慌，人心也不平。……”说着，从炕上拿起件咖啡色的短夹大衣，给蕙琼披上，“这件衣服带上，眼看秋凉了。”

两人擦把脸，又到对面套间。蕙琼坐得端端正正，赶快把情绪一转，向伟林问道：“老杨同志，你们说说，汪台基起义是咋回事？”

在杨伟林脑子里，蕙琼很可造就，有胆有识，爱动脑子，又有韧性。去年领导西安学生打戴季陶，干得很出色；在西安和上海之间来回跑，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同志们都信得过她，能无话不谈。便说：“提到汪台基起义，话就长了。他之所以能够起义，原因很多，苏区的建立、朋友们的帮助，对他都有影响。比如，志丹就曾给他写过信。渭华起义时，他在志丹领导下工作过，他们的个人关系也很好。近几个月来，全国时局的发展，也促使他不能不多想一想。几个月发生了多少大事：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日寇侵占古北口；长城边上燃起战火；那些有民族气节的军队，在喜峰口抗击日军；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强令各军撤退；日寇进占滦东，蒋介石执迷不悟，在南昌召开七省治安会议，决定再次进攻苏区；日寇进至通县以北，蒋介石一再撤退，还与日本人签了个塘沽协定；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北平、天津的告民众书；蔡廷锴等通电反对华北停战，冯玉祥与吉鸿昌合作，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还听说，连小军阀苏雨生也跑去参加了抗日同盟军。日寇侵入察哈尔时，抗日同盟军坚决抵抗。这些远远近近的

消息，都刺激着有良心的中国人。作为曾经参加过渭华起义的汪台基，思想上能不起剧烈的变化？他想回到苏区，再不当那个渭北的‘剿匪司令’了。”

李静笑着说：“还有呢！前些时候，杨虎城和蒋介石正闹气哩，杨虎城从外国偷偷买回些好枪好炮，被蒋介石扣留了，正在头痛，趁这个机会，汪台基就干了起来。”

蕙琼的眼忽闪几下，又提出个问题：“咱们事先知道吗？”王纪插了话：“咱老杨走了一趟耀县——汪台基的骑兵团就住在那里，先和他谈了起义的计划，然后又找到耀县县委书记张英良，双方一块儿开了个会，决定在汪台基的骑兵团起义的同时，耀县的农民也起义。这一配合，就马到成功了。”

伟林笑了笑：“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省委被破坏前，就曾酝酿过，我看杜康的行径不对，就赶快跑去先干这件事儿。省委破坏时，我不在西安，他们也没捉住我。”

蕙琼说：“张英良这个人我见过，从前他在军阀甄寿山部队做秘密工作，我给他送过文件。中等个子，对人很和善，可是，性格也坚强。”伟林说：“就是他！甄寿山被杨虎城消灭后，他跑回耀县当了个小学教员，实际是做县委书记。在耀县发展了很多党员，这次起义就是那个基础。”

蕙琼听得眉开眼笑，心想，又遇见熟人了。便说：“这就好了！张英良的爱人我也认识，有一次送文件是到他家里，他爱人姓方，都称她‘方大姐’，是个贤良的内助。”伟林说：“对，她也是个好同志。你这次到固市镇老白家里，张英良

派个叫任华的来接你。那里需要妇女干部，也需要宣传干部，这两种工作你都熟悉。你的担子轻不了。”

蕙琼说：“越忙越好！我愿意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我的精力旺盛得很！”说得四个人都笑起来。王纪说：“咱们走吧！太晚了不好。你还得准备过渭河。”

临走，蕙琼拉住李静依依不舍，李静搂着蕙琼说：“小蕙！你是块金刚石。祝你一切如愿！我和老杨是你的后盾。……”

冯蕙琼本打算马上就走，根据老杨说的情况，她得改变路线，不免又要另作安排，耽搁了几天。表兄表嫂趁此机会，又留她多住几天，念起她没有父母，就想方设法，把平常她爱吃的，都办给她吃了个遍，才送她过渭河。

过渭河后，就直奔固市镇的老白家，蕙琼到的时候，刘志丹才离开这里两三天。她按照王纪说的地点，走进院子，看见个四十来岁的农民，正在做木匠活，便叫了声：“老白，我找玉红！”这是王纪给她说的接头话。老白便明白了：“你是蕙同志！”蕙琼点点头，就进了屋，任华也迎了出来：“我等你一天多了，英良说，叫咱们见面就走，先到耀县。”

玉红送来洗脸水，蕙琼洗着脸，老白说：“今晚好生休息一夜，明天走。”玉红说：“爸爸！这回我可该走了吧？”老白点了点头。蕙琼对玉红笑着说：“走，正好！我带你走！”

老白借了辆大车，天不亮就起身赶路，任华穿着月白竹布大褂，戴着眼镜。蕙琼梳了个“香蕉髻”，上身月白褂、下

身黑色西式长裤，披着咖啡色短夹大衣，脚穿黑色皮鞋。她那正合适的身条，那双黑茸茸的眼，半圈眼的眉，端庄的神态，使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为她是刚结婚的少奶奶。但是懂得青年心理的人，能看出她是个“独身主义者”。因为她母亲留下的金戒指，是戴在食指上。

玉红的小圆脸庞，甩着两条小辫，穿着蓝裤红褂子，是个朴实的农村小姑娘。两人坐在车上，还铺条花被子，身边两个小包袱、一个皮箱、一篮子吃食。象是出远门的样子。任华坐在大车前边，鞭子一甩：“达！”就上了正路。老白送了几里，才返回去。

任华是个高个头儿，体格健壮，典型的关中“冷娃”样：头大，脸圆，鼻子不高不低。眼睛虽小，倒是黑洞洞的，显得很聪明。他一路走，一路和蕙琼拉话。蕙琼也想知道耀县起义的情况，想起啥，就问啥：

“听说耀县成立了游击队，人多吗？”

“有二三百人。”

“你也在游击队里？”

“我是个战士。”

蕙琼做秘密工作惯了，观察人很细致，见任华额门上白净净的，没有那条军帽印子，手也不粗，没有枪杆子磨出的老茧，便说：“任华同志！我看你不象农民，当战士也没有几天，是个小知识分子，对吗？”

任华只是笑笑，没有言语。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蕙琼忽然想起，那天王纪曾给她讲过：耀县有个税务局长，实

际是张英良的同学、同志。耀县的坏家伙，都是由他指点着抓的。因为起义时，他没露身分，坏家伙们躲藏时，也不瞞他。等“肃反队”一成立，他便派人带着“肃反队”，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大地主、反动派，一网打尽。做得滴水不漏。直到如今，别人也不知底细。如果需要他到照金，他就穿上农民服，头上拢块白手巾，扛上枪，是个普通战士。需要他出外办事，他就穿上绸大褂，戴上洋草帽，又成了“税务局长”。蕙琼想：是了！可不就是他！

玉红说：“任叔叔！我能到游击队上去吗？”任华说：“怕你跑不动，听说你还上过中学，我已和你爸爸商量好，到了耀县，把你送到私人诊疗所里，那里有个老大夫，教你学几个月护士，再到咱苏区医院里工作。你愿意吗？”玉红说：“愿意！我就爱穿白大褂。”任华说：“现在苏区很缺医务人员，以后你还可以学成医生哩！咱耀县有个‘药王庙’，有古代‘药王’总结出的治各种病的药方，你抽时间去看看，把药方抄下来，到了苏区，再和老中医一块儿研究，把中西医都学到手，就很有用处。”玉红听着，喜得合不上口。

蕙琼说：“玉红！你啥时候决心要走的？”玉红的脸一红：“上次老刘和罗炎来我家住的时候，我爸就想叫我走。”任华说：“昨天我都问过了。这是咱老白的心意，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把她交到革命队伍里，还想叫她和罗炎结合，他说自己的同志可靠！”

蕙琼笑起来：“原来是这样！玉红，你愿意吗？我见过罗炎，他既年轻，又实诚。”玉红只是笑，不言语。任华说：

“我看好得很，罗炎今年二十二，玉红十七八，再过三两年，就都成人了！”

蕙琼怕这里边有包办，便问：“罗炎答应了吗？”任华说：“不要看他是个团长，脸皮薄着哩！在老白家住的时候，两个人就有点意思，心里愿意，就是说不出口，默认了！那人老成是老成，倒很有心眼儿，拿得稳。他参加革命那年，他家要给他娶亲，他撒腿跑了。如今二十多岁，满没谈过婚姻之事。见了玉红，两人说笑起来可热闹。”蕙琼脑子一闪，跳出许多想法：不管什么人，都要有生活，但是革命者的生活，要服从于革命，这是心甘情愿，是革命队伍里的自然感情。

任华赶车赶得熟练，很快就上了去耀县的正路。关中的大平原，一望无际。虽然黄土飞扬，但透过尘雾，也可望见那些稠密的村庄、绿树掩映的白墙瓦房。蕙琼问：“任华同志！这路你常走？”

任华随口就答：“常走！三原、耀县、富平，我常来常往。我们耀县是个交通要道，过去照金和省委联系，有时通过枸邑，有时通过三原，有时就通过耀县。三原午字区常受损失，干部们常往这里跑，我们都尽心安排。张英良这个人，对人很诚恳热心，是个畅快人。这几个县的同志，和他都是好友。我呢，是他说啥，我干啥。我常跑路接人、送人。我们领导群众闹分粮斗争，每年都闹一两次，都练出了本事。这里的群众，硬得很！陕西冷娃么！你到耀县就知道了。”

走了几十里，吃了点干锅盔，把黑瓷罐打开，每人喝几

口温开水。任华解开草料袋，喂了牲口，又牵到沟里饮了水。稍停，任华加紧赶车。大车走得咕噜噜的，摇晃得玉红睡着了。蕙琼虽然也累，却睡不着，兴奋得神思翻飞，一会儿飞到耀县，一会儿飞到照金，一会儿又飞到刘志丹、罗炎、王思学、葛明山四个人身上；如今，他们到了什么地方？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是坐车，他们可是走路的哟！千八里路，不知乏成什么样子哩！过渭河前，志丹身体很弱，看见水就头晕，过河后又走路，不知可有个喘息的地方？不那么走又怎么办呢？到处贴着捉拿他的告示。志丹已经过河好多天了，那些渡口上的匪兵，还拿着照片，要截刘志丹呢！西安城里，还在搜捕刘志丹呢！南山里还贴着布告：“活捉匪首刘志丹！”真是些蠢驴！

任华可是聚精会神地在赶车，连打盹也不敢。只听那走骡的蹄子“踏踏踏踏……”

中午，任华把车赶到个背静处，整了整衣服，戴上草帽、眼镜，下车步行起来。蕙琼问：“怎么？有情况？”任华指了指说：“你看远处那个寨子，就是南山堡，我得观察观察。”

蕙琼有些疑虑：“那寨子上还住着民团？”任华笑起来：“蕙琼同志，你大概也听说过，这个地方，就是三原午字区和耀县交界的地方。这个南山堡，还住着王茂臣民团，是专门和午字区作对的。耀县和午字区连不起来，就是隔着个王茂臣民团。”

蕙琼理了理头发，伸直腰往前看：“现在还有民团吗？”任华说：“现在还有，不过不敢轻易出来了。只怕有小爪牙

出来活动。小心无大差嘛！得随时准备对付他们。”说着，摸了摸身上别的家伙。蕙琼笑了：“老任同志，你这身装扮……”任华说：“我原是税务局长，现在还是这样。我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弄不清。”蕙琼“哦”了一声，心想，是不错了。

任华精心保护着蕙琼和玉红，那脑子里的另一根弦，却也有些翻腾。想起前些时候的斗争，心里美滋滋的，本想和蕙琼多拉几句，又怕人家说自己爱吹牛，便只在自己心里唠叨开了：张英良真嘹！第一支枪，是向同学借的；那枪，叫个“花机子”，一拉栓，“达达达达”，就出去一梭子弹！就凭这，他一个人就袭击了一个民团，缴来三支枪，这就是他第一次“起事”。这三支枪，他全交给了南山堡支部，让他们用这个本钱，去搞分粮斗争。虽然只有三支枪，可到了党支部手里，就如猛虎生翼。向群众一宣布，夜里就干起来。这里的群众真硬！南边有午字区，北边有照金，根本不害怕。一开始，就是轰轰烈烈，背粮食的，抓土豪的，直闹腾得地主跑去搬来民团。两边对着打，又缴来几支枪。群众有了经验，这次耀县起义，只一声号令，就起来了。……这些事，他在心里翻着翻着，忍不住对蕙琼说：“蕙琼同志，搞群众斗争，既要有武装，还要群众有斗争经验，缺一样都不行。这是英良总结的两句话。”

蕙琼说：“英良这两句话很对。不管什么人，只要敢于实践，都能总结出经验，说出个象样的道道儿。没有实干的经验，没有亲身体会，再大的人物，也只能胡说八道。我是个长期做城市工作的，就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将来到了苏

区,还不知出多少洋相呢!”说完,谦逊地笑笑,把夹大衣给玉红盖上,让小家伙好好地睡去。

一路上,蕙琼看见多少忙碌的行人,挑担的、推小车的、背娃的、抱病的,都是瘦骨嶙峋、衣服褴褛。蕙琼不禁叹了口气:“大好的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自古就称大粮仓,谁能占领,谁就能坐江山。长安、咸阳,曾是多少朝代的京都。出过多少文人武将,留下多少古迹遗产!可是如今,天灾人祸,弄得赤地千里,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中国的农民,有多大的忍耐性呵!他们默默地、为生存挣扎着。难怪志丹同志常说:‘陕西有搞头,农民一呼即起!’你们的耀县起义,就证明了这一点。”

任华说:“刘志丹有眼光!我们这达人,一提起他,都肃然起敬。从前杜康当红二十六军政委,把刘志丹压下不给工作,可群众还是说,那是‘刘志丹的军队’!刘志丹同志真把陕西摸透了。这次他真能回来,还有大闹头。我只见过他一面,是去年春天,在英良家里碰见的。英良对他说:成立‘陕甘游击队’,是刘林甫提出来的,杜康接受了。志丹同志说:‘刘林甫提得对!’刘林甫牺牲后,志丹还给他写了挽联。”

蕙琼很吃惊:“我在西安听说,方自强到处说,成立‘陕甘游击队’,是他提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任华说:“那是方自强瞎吹!刘林甫给杜康写的信,我在英良那里看见过,千真万确!”蕙琼说:“就这么一两年的历史,还有人瞎编呢!再过几十年,就要编得更离奇了。志丹同志是常吃亏的,因

为他什么也不说。”任华说：“好人常吃亏嘛！”

大车走上正路，急驰紧奔，直冲耀县。赶天黑，进了城，就住在任华家里。蕙琼向里外扫了两眼，便看出：任华虽是税务局长，家中并不阔气，只和亲戚同住一个院子。亲戚住正房，他住偏房。大概是为了工作方便，他外出时有人照顾家。任华住三间房子两头开，中间是客房，陈设也简单，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任华的妻子不在家，老妈妈给准备了一桌饭：四个菜，两荤两素，还有咸盐面儿、油炸“睁眼辣子”、白面蒸馍、绿豆米汤。玉红把蒸馍掰成两半儿，抹上咸盐、辣子，就吃起来。任华直让菜，蕙琼给玉红面前拣些肉片和粉丝，端给一碗米汤。

吃罢饭，玉红就睡了。蕙琼在省委时，搞过“调查研究”，每到一处，总要对那里的事情刨根究底，把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别人都说她是个“金刚钻”、“铁钻头”。到这里，也是这样。她认为，“耀县起义”是件大事，既到了耀县，就一定要对这事摸个底。这对今后了解各种事件、干部情况，都有用处。她洗了把脸，便要求任华再坐一会儿，谈谈耀县起义的情况。

任华见她比在路上更认真，也就一五一十，讲给她听：“张英良嘹得太！起义前一个星期，他跑到城外、和汪台基开了会。回来，就在县委会上布置：把全县的豪绅、地主、反动派，都作了分析，哪些该捕，哪些该斗，哪些该争取；先收谁的枪，后收谁的枪，人怎么组织，都作了安排。

“起义那天，汪台基在城外，先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开了

军事会议，向官兵讲了国内形势，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然后又开群众大会，发通电，释放政治犯，缴了耀县民团的枪。

“城内是英良坐镇指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先捉了段家、雷家两大财主，这姓段的是耀县头号大老财，在照金、庙湾、姚渠，都有他家的土地，总有几千亩。每年麦收、秋收以后，光收的租子，用大车拉，几天几夜拉不完。收的野物、山货，堆得到处皆是，真象《红楼梦》上的贾府收租。佃户们‘劳动一年不得闲，末后穷得底儿朝天’，民愤很大。我们先把段家掌柜的捉起来，在街上开了斗争会。英良向群众讲话说：‘现在革命了，政权是劳动人民的，大家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反动派……’农民越来越多，把那些金银财宝、狐皮、貂皮、绸缎、粮食，一股脑儿都分了。真是急风暴雨，敌人躲都躲不及。愿参加游击队的农民、城市贫民、知识分子，来报个名，英良给写个条子，就到汪台基那里领枪。城外‘阿姑社’那边，支部书记领导，发动群众，捕了区长左善初，区上的民团也起义了。形势逼人，敌人的政府人员，有投降的，也有逃跑的。东塬上、房家口村、宜阳堡、南山堡、桥上，都有党的领导，参加军队的不少。那几天可真热闹，‘克利马嚓’，一个‘耀县游击队’就组织起来了。当然，农民嘛！总是农民，谁不顾家？家里有老老小小、婆娘娃子的，如果没有弟兄帮手，要撂下家走，就有困难。所以，英良就讲了：‘家中有拖累的，不要参加游击队，留在地方上工作！’最后，组织起二三百人，算附近几县最大的游击队。”

蕙琼听得发了呆：“可惜我没赶上这个阵势，我应该见见世面。听说汪台基起义后，受了点损失，那又是怎么回事？”

任华说：“唉！我们太老实。原来决定，把耀县民团的枪收过来，武装农民，谁知团总雷天衣耍了个滑头，一收他的枪，他就给汪台基说：‘我认识英良，在甄寿山部队里共过事，听英良说过举红旗、闹革命的事。要求允许我也革命。’汪台基信以为真，把枪又发还给他，命令他去消灭王茂臣民团，拔掉反动钉子。三天以后，雷天衣仍按兵不动。汪台基却在三天之内，带队伍走了一趟三原，想和午字区的群众见见面，因为他起义前，袭击过午字区，这次要去受群众的洗礼。谁知雷天衣早打电报给陕西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主席和主任就下令：‘追击！’汪台基刚到三原，就碰上一个旅的迎击。恶战一场，损失极大。撤到照金时，只剩下一二百人！还没耀县游击队的人多。把他气得直跺脚，要砍雷天衣的头！”

蕙琼惋惜地说：“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和敌人打交道，得有一百八十个心眼儿，一发慈悲，就上当。不过，事情总算成功的，我们的力量还是增大了。……”

谈到半夜，临休息前，蕙琼和任华又商量明天的事，任华把玉红送到诊疗所去学医，托英良的妻子“方大姐”照顾；另派人陪蕙琼去照金。任华留在耀县等李可夫来。蕙琼问：“大车怎么办？”任华说：“我已和老白商量好，他送李可夫来后，返回去时，绕点路，拉一车煤回固市。有一车煤，把

车钱也打发了。”

虽然躺下了，蕙琼却未能立刻入睡，她想起杨伟林说过，张英良和志丹是朋友，一九三二年春，志丹被方自强打击后，曾在耀县和英良一同过元宵节。那是个什么滋味？特别想起杨伟林夫妇聊起志丹那些大计划：志丹早已设想，在陕甘边界的山区，建立红色根据地，然后向外扩展，让燎原之火，烧遍大西北。可是由于杜康等人的阻拦、打击，始终不能如愿。今后呢？能不能如愿？现在看来，他是对的。“一叶知秋”，从午字区的情况看，就知道，离敌人太近了不行。只能先占领山区，然后打下山来。古人也曾这样干过，程咬金先占瓦岗寨，李自成先起陕北，后占商洛……那些固然是改朝换代，或者叫农民起义，我们要为人民打江山，为什么不可以吸取些古人的经验？但愿志丹的设想能实现，杜康式的人物不要再来，徐一知、汪台基、张英良，能和他合作，能支持他。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打不出天下。他们能不能合作得好？还很令人担心……

第二章 在 照 金

冯蕙琼进入照金苏区，上了薛家寨大石山。那石山象个骆驼背，下边是树林，上边是一眼望不见顶的怪石，石头中间又有空洞。四面都没有路，要扒着石缝才能上去。这里，就是照金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驻地。原是防备敌人偷袭才搬上来的，苏区的兵工厂、医院、被服厂，都在这座山上。

特委书记迪伯仁，革命委员会主席徐一知，热情地接待了冯蕙琼，把她安置在附近村子的老干妈家住。徐一知对她说：“那个老干妈，可不同一般，能始终和咱们共患难。战争来了，咱们走，她全家跟着走；咱们回来，她全家才回来。她儿子是赤卫军的队长，儿媳也在妇联会跑工作。”

蕙琼到了老干妈家，老人听说是徐一知介绍来的，高兴地急忙扫炕，铺毯，拿枕头……一边张罗，一边说：“谁要是和徐一知共上事呀，才是烧了高香的！他实诚得掏心挖肝的，真比我的亲儿子还要亲。谁家有一百个儿子，恐怕也顶不上他这么一个。春种秋收的，他带游击队和我们一块儿干。”又指指窑掌放的麻袋：“你瞧，他想得多周到，那是公家的粮食，供来往干部吃的，——怕我管不起饭哩。其实，

这部是多余，再困难吧，还在乎一两人的吃喝？……”

老干妈说着话，就把蕙琼安置在套窑里，腾出手就去和面，烧水。蕙琼忙跟出来烧火、拉风箱：“干妈！这里煤不缺吧？”干妈说：“咱这山沟里有煤窑！推几小车，就能烧几个月。”“干妈，你的儿媳妇在哪里住？后窑炕上的铺盖是不是儿媳妇的？”

老干妈五十来岁，心地明得透亮，她忙说：“姑娘，我的身体硬朗得很，除了做饭我还能喂猪种菜，啥也不用媳妇帮忙。她除了下地，就是跑工作，住在隔壁窑里。后窑炕上住的是杨郁文，也是你们的女同志：她见天跑着办识字班，闹宣传，晚上才回来。”蕙琼心里踏实多了，原来这里还有个女伴儿。

锅里水开了，干妈下米，蕙琼去洗菜，切菜：“干妈！这白菜、茄子，都是你自己种的？”“都是我一手的活儿。只是茄子快拉秧了，有点老。”“干妈，你和那么多黄米面干啥？”干妈笑了：“这是我的心事，今晚发好面，明早蒸上，中午炸油糕，把徐一知他们都叫来吃一顿！一知受伤刚好，吃点儿可口的，叫他精神往好里长着。”

蕙琼笑了：“干妈，你老人家太好啦！你真是我们大家的干妈。”“姑娘，你妈也康健着吧？”

蕙琼不知怎么回答好，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最后还是说：“都康健着哩！”“成家了吗？女婿在哪达？”“干妈，我这么大了，还能不成亲？他在西安。”干妈好象替她放心了，“成了亲就好，姑娘大了，不成亲也是个麻烦。后窑住的那

个郁文，今年十九了，人家都说她和一知是一对儿，可不知为了啥，这几天老不高兴。昨晚我听见她‘哧溜哧溜’哭鼻子哩。我也没敢问，到底为着啥。今早连饭也没有吃，我很担心他俩闹别扭……”

吃罢晚饭，蕙琼洗了脚，就到后窑休息。她又添了一份心事：这个郁文，到底为啥不高兴？这么困难的战争环境，哪还有时间闹情绪？因为不熟悉，她不打算过问，翻个身入睡了。

杨郁文回来得晚，当夜两人没说成话。早上起来，蕙琼便叫了声：“郁文同志，对不起，我昨晚累了，没有等你。”郁文是个大手大脚的姑娘，头上吊着两条粗辫子，红脸蛋上镶着一双圆眼，把蕙琼看了又看：“我认得你！在西安闹学生运动，你是总指挥。我是女子中学的代表，听你讲过话。你认不得我，我可能认出你哩！”

蕙琼忙拉住郁文的手：“怎么样？从那以后，你就离开了学校？”郁文点点头：“坏孙们抓人，我跑了，我从前姓沈，现在姓杨了。”说完，咯咯笑起来。

原来，这郁文是个性格很开朗的姑娘。可是，她前天晚上为什么哭呢？吃罢早饭，两人跑到河沟里去洗衣服。在柳树下找块大石头，郁文把蓝布褂一脱，露出深红色的对襟衬衣，两袖一卷，把鞋袜甩掉，就下了水；蕙琼把袜子塞进鞋里，整整齐齐放在柳树根上，卷起衣袖，一边慢慢洗，一边和郁文拉话：“郁文，你有朋友吗？”“有，也没有！”蕙琼盯着郁文的小胖脸：“怎么？和一知同志闹别扭啦？”“闹什么别扭？

我们刚商量好，慢慢来。他说我还小。我给他定了个约法三章，叫他等着我，不许找别人。他都答应了。”蕙琼笑起来：“小鬼头！有这样谈恋爱的吗？”郁文站在石头上，“叭唧叭唧”踩起衣服：“我才不怩怩忸忸的呢！又不是闺阁秀女，敢在外边砸烂省党部的牌子，还不敢和苏区的徐一知谈话？”蕙琼笑说：“好厉害！他喜欢你吗？”“他敢不喜欢！我揪掉他的胡子！”蕙琼笑得忘掉拧衣服：“一知同志今年多大？竟留了胡子叫你揪。”“他才二十三岁，故意留的胡子。他说这是为了工作方便，我看他留了胡子倒好看！高鼻子大眼，象个哥萨克骑兵。”说着，从石头上跳下来，溅了蕙琼一身水。蕙琼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想：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既是这样，她为什么要哭？那一定是别有原因了。她这样的性格，是不容易偷哭的。便直截了当地问：“听干妈说，你前天晚上哭了鼻子，又是为什么？”

郁文突然把脸一绷，皱起眉头：“和我那个顽固的表大爷吵了架！你知道我表大爷是谁？就是红四团的团长王思农。他是我姑父的大哥。我姑姑叫沈梦云，就是王思学的爱人。”蕙琼说：“你姑父、姑姑我都认识。你们的亲戚都在革命队伍里，多好哇！你这个小鬼，为什么要和老汉吵架呢？”

杨郁文把眉毛竖得象个小刷子，说起她和王思农吵架的事：郁文和王思农的女儿同学，两家又是亲戚，思农把郁文也当自己的女儿看待。前天，思农把郁文叫去说：“我要回三原午字区，你回不回？”郁文说，她不回，又问思农

为什么要回去？是组织上决定的，还是自己决定的？思农说：“我是红四团的团长，想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还要谁决定？”郁文脱口就说：“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把思农惹火了：“黄毛丫头！吃屎的娃娃，你懂得个啥？倒教训起我来了！”

郁文说：“我要说得不对，那你等我姑父回来，和他商量一下，看他同不同意？”王思农说：“你姑父也管不了我！不要看他是二十六军红二团的政治处长，管不到我头上！”郁文一句也不让：“那你就成了老子天下第一？”思农一火，煽了郁文一巴掌。郁文一跺脚，哭着走了。这就是她前天晚上哭的原因。

蕙琼问：“这件事，一知同志知道吗？”郁文说：“我对他说了，他又批评我，不让我乱插嘴，他全明白。”

蕙琼感到，在照金苏区，干部的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她新来乍到，工作还未分配，也不便多问。可是话又说回来，虽然大目标是一致的，在具体作法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矛盾是层出不穷的。

蕙琼和郁文洗罢衣服，穿上鞋袜，回到干妈家，见干妈的炕桌上摆了许多小碟儿小碗，灶旁石板台上，晾了一大盆绿豆米汤，干妈正围着锅台，满脸汗水地在炸油糕。她俩擦了把脸，又替干妈擦了汗。徐一知、迪伯仁、矿工老吴、汪台基、杨冲、张英良、赵宝魁……都来了。张英良提着一包辣椒，递给干妈说：“老干妈，耀县辣子，你老可喜欢吃？”干妈接过去说：“我就喜欢耀县辣子，到底味道不一样。”

矿工老吴见了蕙琼和郁文，就说：“难怪前晌打柴的回来，说：河边柳树底下有一对翠鸟，深红配天蓝，喳喳的，好听得狠！原来是两位女将下了河！”蕙琼只笑了笑，没言语。郁文可不让人：“他敢当着我的面说，撕烂他的嘴！”徐一知忙说：“就你不是省油灯！”说得大家笑起来。

干妈让大家上炕。热油糕，泡酸菜，绿豆米汤，全端上了：“快吃！这东西一凉就发硬。一知，你比他们熟，你先动手！”

徐一知夹起一块油糕，放在汪台基的小碟上：“贵客先用！”台基问：“老干妈，我们这样吃，你们家的粮油可够？”干妈说：“偶尔吃一顿，一星半点的，不算啥。百姓好办，这山里的杏仁、核桃、菜籽儿、小麻籽，什么不能出油？勤快点，啥都有了。粮食也有，三口人劳动，养活三口人，又不交租子，吃得鼻子眼都是。怕的是敌人来抢，哪怕自己人吃！”台基说：“我在白军里干了好多年，老百姓从来不请我吃饭。这饭是回到苏区里的福气！”干妈说：“白军！白军一来就抓鸡拉羊，抢包袱的，百姓连锅都拔起跑了，吃他娘的个脚！”

徐一知哈哈笑起来：“干妈，你骂得好！”赵宝魁说：“吃起干妈的油糕，就想起南梁的黄米捞饭。咱们老刘回来后，可该往南梁打了吧？”徐一知说：“可能得这样。这是个战略问题，得等他回来再定。”赵伯仁说：“干妈！咱们的老刘快回来了，你给他吃个啥？”老干妈拉起衣襟擦擦手：“他要是回来，我们就念了佛，我给他做上八大碗，荤素红白都给

他端上。老刘头一次到照金，就先到我家，以后每来必看我，他算懂得百姓的心。连我纳鞋帮的麻丝，都是他从山外捎给我的。”

蕙琼拿着筷子，听大家谈起志丹，想着他的苦心，竟忘了吃油糕。

徐一知说：“那是因为干妈太好，我们哪次作战，你的永泰都参加，伤员都是送到你家。你成了我们整个部队的干妈！”提起他的儿子永泰，干妈说：“前天永泰去张洪镇侦察回来，他说民团上有个曹满囤，要求咱们赶快去打，他都准备好了。”台基望望一知和杨冲，杨冲低声说：“那是我派去的！”

这事又有原委，原来，还是原省委书记杜康，用威逼和欺骗的办法，把二十六军弄得南下时，三原午字区被敌人“围剿”。在高原平原上，渭北游击队顶不住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撤了出来。王思农主张暂时压下枪，搞秘密活动，有些战士思想不通。曹满囤虽然才参军一年多，却算是青年中的一名战将。他向杨冲要求：“叫我单枪匹马去找老刘吧，找回老刘就好办啦！”说着就哭起来。杨冲说：“现在红二团到了哪里，都还摸不准，凭个人力量能成什么事？这样吧，我派你去搞兵变，到大民团里去活动。成功了，就拉出来，咱们的力量大了，也好迎接志丹同志。”满囤便含着泪，离开杨冲，跑到张洪镇，在枸邑县民团里当了兵。

徐一知对干妈说：“永泰说的，我们全知道了。打是要打的。”杨郁文吃着油糕，突然叫起来：“老干妈，你偏心！今

天为啥不清我大伯来？就是我表大爷王思农！”老干妈笑起来：“这娃娃，你问得好！你不问，我还不好说哩。——你大伯的官大、架子大，我请不来，永泰给他捎了两回话，他都没来。”徐一知哈哈笑说：“他不是架子大，身体有点儿病！”

一大盆油糕快吃光了，喝起米汤，吃起酸菜，把大家香得满脸发红，一个个擦着汗，下了炕，向干妈道着谢。迪伯仁先把蕙琼叫出去，在院子里对蕙琼说：“志丹的情况我们正侦察，可能现在到了洛川。还有你的工作，特委讨论了，要你做特委的妇女委员，革命委员会的妇联会主任。今天下午李可夫就到，明天晚上在陈家坡开特委扩大会，你也去参加，到时候有人来接你。”蕙琼点着头。

就在迪伯仁说的那天晚饭后，李可夫到了干妈家，说是来接蕙琼。虽然他头一天刚到，但因为他和蕙琼认识，道路也熟，就请他代劳了。

李可夫穿着蓝竹布大褂，还没改装；蕙琼也还是头一天的穿着，天蓝单褂，黑色长裤，短发齐耳，百姓一看，便认出是刚从外边进苏区的。李可夫脸上的金丝眼镜，仍显出他那洋书生气，虽然他已经在游击队里磨练了一年多，经过了风雨。

两人出村向东，绕着山沟走，李可夫的话匣子打开了：“我在苏联的时候，认识你那位亲戚……”蕙琼问：“什么亲戚？”可夫支吾起来：“就是那个……他说是你姨母的什么

人。”蕙琼已经明白，他说的是姨母提过的那门亲，便斩钉截铁地说：“他也不用‘胡拉席子乱扯毡’，姨母婆家表嫂的表嫂儿子，隔了一百八十层，沾的什么亲？”“他还是很尊重你的，常常提到你……”“花和尚看泥菩萨，他看见了我，我可不会看见他。他烧的香，我也没受用过。”

可夫暗想，这位女同志，看起很文雅、温顺，没想到这么倔犟，原来她是外柔内刚呵！可见那个人说的靠不住，是漫地烤火一面热，自作多情了。

蕙琼的几句话，把可夫噎住了，半晌才说：“难道姨母说的亲事你不同意？”“我是共产党人，哪能任凭封建老太婆的撮合、包办？”“他也是共产党人呀！”“共产党和共产党也不一样：有往左扭的，有往右扭的；有冒牌的，有真正的；中国这么大，谁能个个用纱布滤过？”“新鲜！你的看法真新鲜！我从前可没想这么多，蕙琼同志，你说我这个党员是真的，还是假的？”蕙琼忍不住轻声笑了：“李可夫同志，你真是个好夫子，而且是个洋夫子，是个杂牌党员，要炼得炉火纯青，还差点火候儿。”李可夫脸上发烧、嘴嘴地笑起来：“你算把我们看扁了。”

上山坡的时候，李可夫跑前两步，回头伸出手，要助蕙琼一臂之力，蕙琼一扬手，就跑上了山。坦然大方，却也不无矜持，道：“干革命，还能让人拉着走？”

到了照金东十里路的陈家坡村，天已黑，人也到齐了，就在个大敞棚里开起会。人们有的拿个条凳，有的拿个小板凳，有的拿块砖或石头，有的坐在草堆上。蕙琼也往

草堆上一坐，就听见迪伯仁宣布：“今天开特委扩大会，主要研究解决王思农同志提出的问题。思农是个老同志，但他现在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眼前我们比较困难，红二十六军南下了，午字区失败了，敌人常常来‘围剿’，思农想带上红四团回午字区，我们觉得不合适，今天大家一块儿研究研究……”

会场内人多声杂，有咳嗽的，有抽旱烟的，有要求王思农讲话的。谁也没注意，那个不服气的姑娘杨郁文，也偷偷跑了来，站在棚子外边听起来。只听王思农说：“如今省委被破坏了，跑出来的人，一个也不见。关中、汉中、甘肃的党都被杜康搞光了。咱们的军队不多，敌人大过咱们几十倍，不如分散了，各回各地区。我们红四团还回午字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把枪压了，做秘密工作。”

李可夫说：“老王，不能这么说，省委跑出来的人，我见到了。杨伟林不是到耀县来过，组织了骑兵团和耀县农民起义吗？”王思农说：“光听说，没看见！”

郁文在外面骂道：“老顽固，真不讲理！”只听迪伯仁说：“老王的想法不行！这会瓦解革命。目前咱们有四五百人，合起来，就能坚持；如果分散，一个地方去几十个人，不到两个月，就得被消灭光。”徐一知说：“说破了天，也不能分散，应当立即成立‘红军指挥部’，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以少胜多，坚持开辟陕甘苏区。”郁文在外听着暗想，还是一知的想法好，难怪人家说他脑子利索，就是利索。

只听思农又说：“红四团只受省委领导，可不受照金特

委领导。”张武轩说：“现在没有了省委，照金特委就是最高领导，再大的党员也得受这个组织领导。军队是这个地方产生的，就得受这里领导，不能满天飞！”郁文在外面直点头：对！就得这样！

张英良是个和善人，听思农说出这些话，也来了气：“老王，咱们是老邻居。耀县和三原，是相依为命的，我可对你没成见。你这么个老同志，咋这么糊涂？为坚持个人意见，连组织也不服从了？！我就不同意你这主张，我们耀县游击队，坚决听从特委领导，听从统一指挥，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一个带军队的人，不听指挥，闹分散主义，很危险！”杨冲说：“我是红四团的政委，不同意回午字区，咱们的教训还不够？失败过多少次？压过多少次枪，损失了多少同志？你为啥不想想？为什么那么‘农民意识’？总离不开你那个家！”郁文在外面轻轻骂道：“就是农民意识！”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争论了半夜，还在搞“拉锯战”。迪伯仁没法，只好说：“咱们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我的意见是，在特委领导下，成立指挥部，统一指挥义勇军、红四团、各县游击队，为恢复红二十六军打下基础。行动方针：目前，还是以照金为中心，扩大陕甘苏区。同意的举手！”

表决的结果：徐一知、张武轩、老吴、杨冲、赵宝魁、张英良、李可夫、冯蕙琼，都同意。王思农还是不同意。伯仁说：“同意的是多数，不同意的是少数。”思农赌气地说：“多数也不一定正确！”武轩说：“不正确你再讲嘛！”王思农张张嘴，

又低下了头。杨冲说：“老王，你比我们大几岁，我们都把你当成老大哥，我一贯很尊重你，你在午字区的工作，是有功劳的。可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固执。难道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顶不住了？你冷静地想想，究竟是咋回事？”王思农闷声闷气地说：“不行？不行，回家务农！”徐一知说：“老王，这象你讲的话吗？”

王思农手一背，弯着腰走了。蕙琼紧追出来：“老王同志，我才从外面回来，你能听我几句话吗？”思农叹口气：“你说吧！”蕙琼说：“外面的风声很大，第一是汪台基同志起义；第二就是你渭北红四团了，都说你的力量强。如果你能和照金、耀县游击队合起来，大家都会拥护你的。我从前虽然和你不熟，可和思学、梦云都惯熟，知道你一家革命都很坚决，名声在外呀！”

思农似乎冷静一些：“好嘛，再考虑考虑！”

这时，杨郁文钻过来了：“大伯！听大家的吧！我全听见了，大家说得都对，人家都把你当成老大哥，对咱们全家人都好！”王思农又来了气：“你这个丫头，跑来干什么？偷听党的会议，是违犯纪律的！”郁文说：“是你一巴掌把我打来的！”蕙琼笑着说：“老王同志，郁文大前天哭了一夜，是偷着哭的，不是为那一巴掌，是怕你走了……”

思农把郁文拉住说：“不要给我记仇，我有点军阀作风，在杨虎城部队里当过团长，这是从旧军队带来的，我打得不对，那是在气头儿上呀！你去告我吧！我愿受处分！”郁文说：“大伯，你也别生我的气，我给徐一知说了，他还批评了

我呢，他说我的脑子是‘瓷壶’，不灵动，对大伯不尊敬，把矛盾激化了。”

思农掉下几滴老泪：“都对我不错，特别是一知，实在是个好同志！蕙琼、郁文，你们放心吧，我能考虑大家的意见。……”看见两个姑娘要走，他又说：“你们等一步，我送你们回去。”

一场争论过去，等王思农的思想逐渐扭转，才成立了红军指挥部。汪台基任总指挥，迪伯仁任政委。接着就准备打仗。

战争已开始，干部和军队都上了前方。革命委员会主席徐一知，留在后方指挥工作。冯蕙琼、杨郁文也都换了装，一色当地农民打扮，蓝布裤褂、布底鞋，到各村去动员担架队，组织洗衣队、做鞋队。还有个妇女游击小组，到各村巡逻。蕙琼是总指挥，郁文是游击组长。每天都跑到薛家寨石山上，向徐一知汇报、听取指示。

徐一知说：“咱们现在是老鹰抓鸡，能打多少是多少，以少胜多，集小成大。有的部队已打远了，你们只管消灭零散窜匪，可不敢走远！”

郁文说：“咱们的兵工厂可顶用，各村的妇女都发了手榴弹，每人身上三颗，谁还敢来？这次打张洪要不要我们上？”

徐一知摇摇头说：“用不上你们！义勇军、游击队，都上去了，连强大光带来的安定县游击队都上去了。你们能保

护好老百姓，就是出了大力！”蕙琼说：“昨晚永泰说，从石底子过来的人说，志丹到了保安县的安家沟，敌人去搜查，他们已离开，想是快到了。”一知说：“我们正探寻他们走的小路，估摸着这两天可能在哪里休息，我也正急着哩！他一回来，就有了主心骨，他到底经验多，见多识广嘛！大家都望穿了眼！”

这里正说着，赵宝魁满头汗水，急忙跑来：“好消息，张洪打了个全胜，曹满囤和我们里应外合，把柘邑县的民团全部消灭，县长、团总、局长抓了一大堆。那县政府的东西可真多，敌人把那里当成了‘保险柜’，几县的物资都藏在那里，我们一搜仓库，几头骡马都驮不了，还得用人背哩！你们女将们还不快去接？”两位女将抬腿就跑，到各村一吆喝，妇女队都出了村，迎着队伍跑上去。

就在张洪战斗的第三天，刘志丹真的回来了。那个热闹劲儿，谁家过大年也赶不上，把张洪缴获的吃食全搬上来了，人来人往不断头，谁都要看他，都要和他拉话。

等人少些了，蕙琼提着一篮子脆麻花，去看志丹。一进门就说：“快吃吧，干妈叫我送来的，明天干妈请你们去吃八大碗。野鸡、野兔儿，全是她儿子在山里打的，今天还杀了两只老母鸡，专挑乌嘴乌腿儿的，说是给志丹补身体……”

志丹忙说：“这可使不得！待一会儿你把话捎回去，再喜的事也不能破费，明天我们去看她就是了。”

志丹和王思学、罗炎、葛明山都向蕙琼问了好：“话不落

空，你果真比我们先到了！这里比西安、上海如何？”

蕙琼说：“当然不同了，吃饭、睡觉都踏实，回到了家嘛，一不需防盯哨的，二不需天天搬家！”回头又对大家说：“你们比我辛苦，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我们的人手多得很！”

志丹说：“蕙琼同志，你不要管我们，当兵的人，都会料理自己，听说你的任务很重，身体可支撑得住？”蕙琼说：“你看，我越来越精神了！”志丹点点头。

蕙琼把麻花倒在干脸盆里，向大家打了招呼，提起篮子就走。志丹跟着送出来，走到石窑外，志丹叫住说：“蕙琼同志，过一两天，抽个时间，咱们再拉话。不过，你进了苏区，我放心多了。以后的日子，不是你再为我担风险，该我照顾你了。”

蕙琼眼眶湿润，没有流出泪，志丹看在眼里，心里一沉，赶忙转换气氛：“你是个铁打铜铸的，没有高温，决化不成水！”蕙琼又笑起来。

从前，志丹被敌人追捕的时候，蕙琼伴护着到处躲藏，他们有时扮成假夫妻，有时扮为兄妹，只要蕙琼一犯愁，志丹总是说一两句玩笑话，使蕙琼破涕为笑。现在，蕙琼又勉强笑了：“是的，钢铁决不会变泥水！我曾想过，为避免记起我的爹妈，再不见爹妈的熟人，包括李大姐和你在内。可是，要革命，我又非来不可。这就是我的难处。”

志丹咬咬牙说：“你的想法不对！你太不理解人，难道我们都是石头人？或者是泥捏的？不为二位老人痛心？我

常梦见他们，醒来一阵烦恼……敌人太狠毒……就剩下你这根独苗苗儿，我要尽一切力量保护你。”

蕙琼凄然一笑：“谢谢你！战争年代，情况这么复杂，谁也不能装在保险柜里！就是坐在佛爷肚子里，要是佛爷被砸烂呢？再飞到空中？被高射炮打下来呢？”志丹急了：“小蕙！你……”

蕙琼神情冷峻：“过去的事，不许再提！我和你的想法不同，愿为你那个长远计划出一把力，能不能到陕甘边建立苏区？”

志丹答道：“可能有希望，这是人的问题。”蕙琼又问：“你估计，很快就会行动吗？”

志丹沉思了片刻，说：“我希望越快越好。要完成大计划，这个地方不理想。万一我先离开这里，你就和一知在一起，他是个好同志。你没有随军工作过，他可以照顾你。情况一允许，你就到军队上来。”

蕙琼沉静地说：“你不必为我着想，到了革命队伍里，到处是同志，我自有办法。我愿很快参加战斗。不会打仗，一切都是空话。”

蕙琼扬扬手，提上篮子走了。

第三章 进军途中

踏着月色，军队起程了，静悄悄地，离开了照金。

刘志丹上了山梁，再回头，望着照金的石山、土窑，还历历在目。薛家寨石洞里，留下了他的亲密战友：徐一知、张武轩、王思学、戴鸿远……那儿还有同志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和伤员们。他刚回来，却很快又离开了他们。这使他有点不忍，但，这是战争！战争不允许缠绵留恋。要赢得大胜利，往往必先有所割舍。好在，照金游击队，枸邑、耀县、淳化游击队，还有那个精干的妇女游击小组，都还留着。王思学同志，是个很不错的军事指挥员。碎来小去的敌人，还不敢逞凶……

刘志丹的瘦长身影，迎着秋风，在月光下前进。身旁走的，是壮实的汪台基。台基催着：“上马吧！”刘志丹再次回首伫立凝望，稍顷，毅然翻身上马，双骑缓缓并行。走了不远，便勒马闪在路旁，让大军前进。夜深人静，万籁无声，只听脚步嚓嚓，马蹄嗒嗒，偶然的枪托磕碰，偶然的碎石淌滚，偶然的咳嗽。队伍在谨慎、小心地快速前进。间或有那受惊的野兔、“噌”的一声，蹿向远处；一只野鸡，突然飞起，“扑棱棱”，不知又落到哪里去了……

刘志丹、汪台基，时而勒缰驻马，时而按辔徐行，前后照应，看着杨冲、王思农带的红四团，迪伯仁、罗炎带的义勇军，张英良、李可夫带的耀县游击队，强大光带的安定游击队，赵宝魁、葛明山带的后卫部队，一列列过去。他们要了解，有没有掉队的、走不动的、突然生病的……因为有些人，刚从南山突围回来，虽然在照金休息了一阵，但那受了损伤的身体，毕竟还不能立即健壮起来，刘志丹特别注意观察每个人的劲头。真是出人意外，只见队队身影，昂首挺胸、整齐迅速、行列均匀，毫无疲沓松散之状。志丹放了心，才又撒开马蹄，和汪台基赶在前边。

这条路，他最熟悉。一年零八个月之前，他带着部队，经这条路，由南梁，来到了关中。那时，他的部队，就住在南梁附近的林锦庙、东华池一带。省委一个命令，他就带队南下，虽然他思想不通，组织上却也服从。现在又向南梁进军，他心中异常兴奋。他边走，边给台基说：“咱们现在走的这条道，古来就是运兵大道，从三原直通西夏。你看！这路多宽绰，可以走几路纵队，行大车，运粮草。”一转眼，看见路旁那些黑洞洞，他想，这些古窑遗迹，也许是兵站，是兵营，是边民村寨；说不定正是古战场。在这里演出过一幕幕壮烈的历史剧。现在呢，只见一片荒凉，谁又能料到，如今，这古道上走的，是西北人中的大梢子！

台基一边点头，一边也在想：“确实！我们的战士，是人类的精华，心灵绝顶高尚，毫没想到自己，父母妻儿往家一丢，把一条命，全交了出来。”他突然问道：“如果先到合水，

需走几天？”志丹算了一下：“七天！咱不能使战士太疲劳，每天走个七八十里，睡好，吃好，保持精力旺盛，才能每战必胜！”

台基轻声笑了，又迟疑一阵，说道：“我向特委提的意见，你可知道？从前，你是我的领导，如今，我还愿受你领导。现在这样决定，我心里别扭。”

志丹早揣摩到了台基的心思。还在照金时候，特委书记迪伯仁，组织部长张武轩，都向他谈过。

原来，自他从南山回来，台基就提出：“渭华起义时，志丹是军委书记，军委主席，那时的干部都叫他‘刘主席’，我自己呢，才是个参谋主任。如今志丹回来了，我拥护志丹当总指挥，自己当个副手，帮助志丹工作，就心满意足了。”特委也有这个意思，觉得，过去杜康对志丹不重视，几年来总是打击，压制，迫害，照金特委坚决改变过去的作法，要志丹负责全面工作，担任红军总指挥。可是，志丹不同意，他对伯仁和武轩说：“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脱险途中，对好多事情都还是两眼墨黑，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这样做，对团结台基也不利。”武轩从前也是志丹的部下，虽然当了组织部长，也不好对志丹勉强，但他还是辩论了几句：“这是特委的一致意见，要你管全面，纠正杜康的作法。杜康拿真金当铁使，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志丹说：“我可不是和你为难，更不是不服从组织，如果指挥部需要我这个人，当个参谋、文书，都能起到应起的作用，台基刚起义过来，要照顾社会影响。他自己，只是自己的想法，社会上可不一样。敌人就会造谣：‘你

们看，刘志丹失败的时候，汪台基起义过去了，到了红军那边，还是不受重用，刘志丹一回来，就夺了他的领导权。’你想过没有？如果有这种舆论，我们去向谁解说？要求特委从大处着眼，不要考虑我个人的高低，起作用不在职位大小，我是共产党人！”特委再三考虑，根据志丹的一贯作风，估计他决不会接受这种职务，最后只得决定：汪台基任红军总指挥，志丹任参谋长，迪伯仁以特委书记的身分，兼红军政委。然后，才开了军事会议，请志丹讲了南山失败的经验教训、今后的行动方针，并当即决定，向南梁进军。在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掉下泪。赵宝魁哭着说：“这是用同志们的血，才换来今天呀！要不是杜康捣乱，咱们的根据地早建成啦！再不能三心二意，东歪西扭了。一定要象志丹说的，以桥山中段为中心，也就是以庆阳、合水、华池、保安几县交界处为中心，扎下根子，再向外发展！”……

现在，已经进军了，台基还在嘀咕，志丹说：“台基，你也是个死心眼儿，已经解决的问题，为啥还要提它？你放心，我一定会和你合作得很好，听你指挥！前些时候，你的党的关系没正式接通，我不好多说，现在，解决了，就好办了。我对你实说吧，特委接受了我的意见，我不但拥护你，而且保护你，你一定要当好这个总指挥！”台基仍觉过意不去，再三表示：“我这个总指挥，也象罗炎从前对你一样，你说啥，我听啥！”

志丹叹了口气：“唉！你们这些人，都是旧脑筋，脱不开老关系，一个时候是一个时候的事嘛！革命还能排辈数？谁

能干谁就干嘛！”

台基心里一酸：“志丹同志！指挥红军打仗，我确实毫无经验。要不然，一个千多人的骑兵团，起义不到一个月，怎会只剩下一二百人，连个游击队也不如了？！在那边，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没有心思打好仗。回来后，我对什么也不熟。老实说，我对你是存依赖心的。”志丹说：“这，我能理解。咱们互相依赖吧！咱们的感情，不允许不互相依赖，更准确地说，是互相信赖、帮助！我可以全力以赴，做你的后盾！”

台基见志丹这么诚恳，掉下眼泪：“志丹同志！我起义回来后，见不上你，哭过几次……那年在渭华，一打散，我再没找见你。以后又听说，你去搞兵运，被敌人追捕。你这样出生入死，杜康却不识时务，不认真人，我替你委屈……所以，今年二三月间，接到你的信，我就想回来了。听说你们要南下，我更着急，找到姓何的党员，和省委的人联系上了，才起义……”

台基的一片热情，也感动着志丹。他说：“一言难尽，事情象一团乱麻，以后慢慢说吧，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台基还想说什么，刚张开口，只听志丹说：“天快亮了，你看，这是天亮前的一阵黑，月亮下去了，咱们已走了三四十里，到了石门关，该叫大家休息了。”台基说：“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志丹下马站住，等杨冲过来，轻声对杨冲说：“向后传话，已到石门关，就地休息二十分钟，继续前进！”

部队就地坐下休息。台基向前仔细打望，只见在淡青色

的天宇衬映下，兀然立着两排黑糊糊的指天大石，中间露出一条青丝般的窄道。他知道这就是古代的关道——石门关了，果然好险！

志丹一连抽了两支烟，台基还没来得及看表，只听杨冲叫道：“往下传，起身！”部队已迅速整装，起步前进。台基手电一亮，看看表，果然已过二十分，便对志丹说：“这老杨真行，全军没有表，他能估得那么准？”志丹笑说：“穷有穷办法！他兜里装着香头儿，有烧二十分钟的，有烧三十分的！”台基叹道：“我到底和大家不同，短缺一大块。”

黎明前，起了晨雾。快行军三十里，应该快到马栏。志丹用目眺望，只见云雾遮天罩地，迷迷茫茫，便对台基说：“走过多少次的熟地方，今天成了‘不见马栏见晨雾’了。”

台基用望远镜看过，又递给志丹：“你看，眼看雾散天晴，马栏就要显形。川道那片房子，是否就是马栏？”志丹拿起望远镜，向山下一看：“到了！今天在马栏睡上半天！”

马栏镇，坐落在桥山脚下，在小川道上。两边是垂杨柳，山上是青杠树，顺川有条清朗朗的小河。这河，就是泾河的支流，南通柞邑县城，北通石底子。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几十户人家，倒是吃食店、杂货店，骡马店俱全。因为是个重要小镇，山上还修有碉楼，过去住着民团，早已被游击队消灭，如今只留下了空楼。

部队进入马栏，除了买些茶水，吃些干粮外，都上了山畔，钻进古窑休息。

汪台基拉上志丹，要下河洗澡。两人下了小河，不想杨冲早到一步，提着木桶，在河里捉螃蟹、泥鳅。台基说：“我的好老杨，难怪你长得黑红，象红萝卜蘸酱，原来你很会吃呀！”杨冲说：“你说错了！我呀，闻见这东西就反胃。这是咱老刘的主意，要给战士们吃一顿‘山珍海味’；宝魁、葛明山，都带人上山捡黄花、木耳、猴头去了。这山水富得很！等战士们睡醒，每连一桶，就上锅饼，美餐一顿，下午行起军，保准更神气！”

志丹、台基，已脱光膀子，擦洗起来。台基说：“看你瘦成啥样子，身上象块旧搓板，比在渭华时差远啦！”志丹泰然地说：“等占领了南梁，心情一舒畅，就会胖起来。这几年我有个体会，不在吃喝，只在心情，心情一好，喝口凉水，也壮筋骨。”台基听了，却又不禁鼻酸心动，觉得志丹这几年实在是把世界上的罪，都受遍了。就象当年“药王爷”找药一样，啥味道没尝过！他不由得拿起毛巾，给志丹擦起背来。志丹转过脸，也为台基擦洗。台基说：“象你这种身体，我能把你举起来！”志丹“哼”了声：“咱们试试！你虽比我小三岁，身宽体壮，可不一定摔打过我。我那位老爷爷，心事重，为了防身，从小就教我练拳，上房蹿屋，样样学过，不信试试！”话没落音，台基猛然上去，把志丹一搂，志丹顺手一纵，从台基头上蹿了过去，拉住台基一条腿，台基一滑，躺在水里。志丹又一手拉起台基：“老弟，怎么样？老兄虽瘦，可也不减当年。”台基擦着脸说：“说实在的，你这个人，文有文才，武有武才，身体一复元，高鼻大眼，一头髻发，不但是中国的美男

子，在外国也不逊色。只可惜，你这个英雄，还没遇见个美人！”志丹笑着，又擦台基一脸水：“你还这么调皮！瞎嚼舌头！”但情绪一转，再无笑容。

台基见志丹不言语，他又找话说：“我那个老婆，从小一达要过，有感情基础，通起信来，还满有味道！”志丹才开了腔：“打下南梁，给你接来！”

太阳从东向南转，两人回到古窑，躺下睡了。睡得好香、好死。一觉醒来，只听战士们说笑着，正吃“山珍海味”。两人也从皮带上取下搪瓷缸，吃了半碗，便收拾起程。

按志丹和台基商量的计划，今天要白天行军，因为从这里到石底子，全是大森林，古树参天，浓荫蔽日，虽也是古来大道，如今路断人稀，几乎没有人烟。

进入大森林，便是自由天地。部队浩浩荡荡、说说笑笑。有讲家乡神话故事的，有讲“三国”“水浒”的；有讲南山故事的，还有人讲起南山峪口的“刘秀窑”，便引起议论“王莽追刘秀”。战士们虽来自民间，可是那发生在陕西的、历代帝王的传说，谁也能说他十来八个。行军讲故事，倒能忘记劳累，速度也不慢。这次行军，台基和志丹都是步行，把马让给了炊事班，让他们轮换着，在马上打瞌睡。

森林里杠树、松柏、白杨、核桃树，到处皆是。战士们又象一九三〇年在芦堡梁大森林一样，捡起落地核桃，顺手一捏，边走边吃。只听见林中的主人——喜鹊、斑鸠、野鹿、野羊、野鸡，发出种种鸣叫，象是欢迎远方的稀客。那笨重的野猪，却似乎并不知道这里正发生什么事情，仍慢吞吞地沿

着树间空隙寻食。志丹叫了一声：“老杨，今晚再会一顿大餐！找几个猎手，捉几条野猪、野鹿，每连各分一只，足吃一顿野味。你看那野猪，足有二百多斤。”

台基笑道：“妙！这山里柴多，咱们吃烤肉，在大森林中，摆开筵席，来一顿野味，比《红楼梦》中的女娃们吃着烤鹿肉做诗，又是另外一番风味。就是少一壶‘太白酒’！”

部队行动速迅，中间稍一休息，又走，趁着白天，在森林中赶路。这一天，又赶了七八十里。傍晚，就宿进林中古窑。这一带，也属古道上的繁华之地。千百年过去，都成了古迹。志丹望着那一片片废墟，倒塌的村落，感慨地说：“兵将不知何处去，留下遗迹记春秋！”

老林里宿营，比别处有趣，也随便得多。说、笑、吃、闹，全没人听见。足足吃了顿野味，战士们便唱起来。有的唱宁夏“走西口”，有的唱甘肃“高凉腔”，有的唱关中“道情”，有的唱陕北“信天游”，热闹一阵，轻松愉快，往草铺上一倒，即刻入睡。

台基拉上志丹，另找个破窑，两人同盖一条毛毯，枕上砖头，躺下拉话。

台基这个人，虽生得一脸憨厚，心眼实在，倒也是个有心人。他不知窝着多少话，想和志丹交谈。这一两年，他虽在杨虎城那边，而这边的“反帝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中发生的事，也都顺着里风外风，吹进他的耳中，钻进他的心窝。那些东西象些小虫，常在心窝里翻腾，爬到

脑子里发问。趁着这个静夜，他打算和志丹深谈。怕换个环境，又打起伏，很难有这样好的机会了。他先开了口，亲切地叫道：

“志丹！你和方自强的关系如何？”

志丹没有在意，顺便答道：“好得很！你可知道，渭华起义，咱们都在一起，老战友了。他受了伤，我派人把他先送走，安置在朋友家中，替他治好伤，又送出山。回到陕北，他又到我家养病，搞兵运工作时，我本想用他，因为他病重，只得另选别人。为了他的安全，把他送到最保险的地方。河南人嘛！豫陕是一家，我要尽量照顾他。他在樊仲秀部干了多年，有些经验，所以，我们相处得不错！”

台基见志丹说得轻松畅快，便来个单刀直入：“为什么在‘十亩塬’要缴你的枪？”志丹还是满不在乎：“过去的事了，烟消云散，不必再提！”

台基定要追根究底：“都说你和他的意见不一致，两个老战友，为啥说不到一个点子上呢？”

志丹只得略提一下：“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他规定，不论官兵，每人月薪二十元，我说不可能，连中央红军也办不到。这就是我的一条罪状。”

台基笑起来：“说句难听话，这位老兄，既主观，又幼稚，连杨虎城的部队，每个战士的月饷，也不到十块钱，包括吃饭在内。杨虎城是个鼎鼎大名的十七路军，他有地盘，有税收，有买卖，还有蒋介石的中央，多少给发点饷，你们刚成立起‘反帝军’，几百人，没地盘，没进项，除了打土豪，别

无财源，咋能信口说大话，吹大牛呢？带军队可不能随便开玩笑！我们在外边也有议论。还有哩，是不是还提过整顿部队？”

志丹说：“部队当然是可以整顿罗！新成立嘛！”只见志丹屈着指头，计算一阵，才继续说：“我那个部队，除了少数共产党员外，一部分是饥民、一部分是小商小贩、手工业工人、一部分是起义官兵、一部分是无业游民；山西游击队过来的二十几个人，党员不少，思想作风也乱；还有陈宏受处分后，从外面弄来十几个人，简直提不得，老鸹窝里能下出凤凰蛋？再就是师介人的商贩队，虽然倾向革命，成分也较复杂。这么个大拼盘儿，如何整顿？自强说‘开除！缴械！’我说：‘人家既然投向我们，就是认为我们比国民党好；他们有毛病，可以慢慢教育、改造。个别难改造的，可以劝说回家，打发路费，以免树敌。’这又是我的一条罪状。最后，先把我缴了械。”

台基沉思了一会儿，说：“师介人跑到西安，有人问他，他说赖随太跋扈，自强太狭窄。陈宏和自强背后商量，要把你消灭，赶出部队。他想助你一臂之力，你又不动声色，他只好带上队伍跑了。他虽是商贩队的首领，却容不得不仁不义。他说，他见不得方自强那种‘白衣秀士’，更容不得陈宏那号‘泼皮’，只有一个‘走’字。”

志丹也很激动：“事先，我确实一无所知。再说，我怎能和师介人合起来对付自强呢？墙内墙外两码事，牙打掉咽到肚里，不能让外人见血！”

台基从心眼里佩服志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黄埔毕业生，竟能忍受那样的屈辱，世界上能有几个？将心比心，自己也是黄埔毕业生，也是要革命的，如果遇上这种事，能饶吗？再把事情反过来想，把志丹和自强调个位置，自强又会闹到什么程度？而志丹都吞下去了。难道他们是龙下的蛋！别人都是庶民百姓，活该受欺？志丹为什么忍？他的刚强劲儿呢？渭华起义时，他打仗那么勇敢，指挥那么坚定。起义前，有人不听省委指示，跟着军阀去打潼关，把自己的人损失一半，他气得拿起斧头去砸石头，眼里冒着火星，吓得谁也不敢去见他，怕枪毙。现在，他变了，也许是变得更成熟了。考虑得更多，忍耐性更大了。他心里装着大事，不屑于和那些猫狗计较。可是那些东西，却爬到他头上拉屎。想到这里，他不能闭眼，泪水象些小虫，爬到腮边。他心里还藏着一件事，决不能不告诉志丹：

“志丹！有件怪事，你可知道？”志丹将要入睡，又被台基推醒，答道：“除了我自己经历的，听到的，此外，一无所知。”

台基突然打开手电，从上衣掏出个小本子，在上边写了很长一段话，撕下来，递给志丹：“这是张汉民透露的消息。”志丹也打开手电，仔细一看，惊呆了：“我不相信！”顺便把纸揉成团子，撕成碎渣，用脚踩在土里。他不愿把这种事当成真的。

志丹的睡意全失，又重复一遍：“我不相信。当时国内形势大变，省委已决定，自己要搞自己的军队。他能那样

干？怕是你记错了！”

台基见志丹将信将疑，又说：“你很聪明，但又忠厚过度，难道你不认为‘十亩塬缴枪’和这件事有关？志丹想了想，说：“可能有关，但我一直不摸底，只是觉得，陈宏从西安回来不久，他们就缴我的枪，不知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表面看来，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原因。”

台基说：“据我的分析：第一，他怕你得知此事后，起来反对，甚至缴他的械。第二，如果他再继续进行，嫌你碍手碍脚。这件事，虽是汉民随便闲扯，他又对我说：‘不必再提！’对这件事，他也觉得荒唐。”

志丹坐起来了：“如果他真那样干，我非缴他的械不可！那时我的人比他的多，师介入也可以帮忙。这是为革命，不是为个人，性质不同，就得用不同的办法了。”志丹想了想，又说：“可惜，那时我全蒙在鼓里，当了牺牲品，我的那些干部，死得太可惜，都是有战功的人，被他们打死了。原来他们是要这样干！”稍停，却又说：“我还是不能相信，怎么能这样？”

台基说：“你可以不信，将来还会有人来告诉你，这事，不是一个人知道，起码有五六个人知道，杨的内部也知道。”志丹气得照自己头上捶了一下：“真丢人！”

台基见志丹激动，也坐了起来：“志丹，说实话，如果他们还在，我决不回来，怕他们搞我的鬼。现在好了。咱们好好干吧！我一定听你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是我的老上级，我太理解你了！”

两人又扯了些西安的事，才渐渐入梦。

天一明，就行军，又上了桥山古道。翻过艾蒿店，就到小石崖，志丹把军队交给台基，便去看小石崖民团的团总罗礼臣。这又是当年的患难之交。志丹带上葛明山、赵宝魁，并携带了些礼品。罗礼臣远道来迎，口里不断说：“到底是老弟兄，不忘旧情！”上了石崖，两人叙了旧情，志丹说：“今后咱们更要携手合作，为百姓打天下！”罗礼臣还象当年一样，抱着拳头，举了几举，行着哥老会的礼：“我的眼光到底不错，老弟确实是闹大事的！还是那句话，只要用得上我，一碗饭，两人分着吃！”罗礼臣要摆酒席，志丹说：“今天不打扰了，下次来，一定吃！”志丹下了石崖，罗礼臣送出老远。

在小石崖没有多停，就开到麻子掌。

麻子掌在塬上，是高地平原。指挥部下令，军队休息。指挥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要向南梁进军，必得先打合水城，因为它是通南梁的大道，也是属于南梁的重要地区。要攻合水县城，先在麻子掌练兵两天。

军队正练习爬城。安定县游击队长强大光，一路念叨着，来找志丹，一进门就说：“老刘，我是第二次回照金了，上次来，徐一知同志给我们补了些枪弹、干部，这次……”葛明山在旁笑说：“出嫁的姑娘，哪有光向娘家要东西的？”大光脸一红，说：“谁叫娘家养下我呢，我是要定了的！”志丹笑说：“这娘家也是给定了的。从照金起身时，不让你回去，就是另有打算。咱们准备打合水，这一仗打完，你们的问题

就解决了，人、枪，都给你补足，你看怎样？”

强大光，本是陕甘游击队的战将，春上回到陕北安定，很快就搞起个游击队，经历多次战斗，每战必胜。人枪不足，又回照金；补充之后，再回安定；打了一阵，再回照金。是这两年炼就的一块好钢。一听要打合水，东西也不要了，急问：“这次打仗，我们担任啥任务？”志丹说：“参加爬城可行？”大光说：“能成！我那群陕北娃，就是爬高上梯厉害！”说着就往外走。志丹叫住，说：“照金起身时，我对你说过，先把去陕北的干部打发走，把信送给陕北特委书记冯文方同志，是否都办了？”大光满脸通红：“老刘同志！到了马栏，我才打发他们走的，迟了一天。不过，每人给了一匹马。”志丹点点头：“你们的人，也去练习爬城吧！”

从麻子掌起身，又走了三天，所经之路，全是志丹走过的老路——盘客塬，古城川。第三天到蒿渠堡，就是当年志丹被追捕、姜海银和马罗武迎接他的地方。

志丹望着姜海银住过的村子，告诉台基：“这地方原有个民团，团总名叫姜海银，一九三一年起义的，全部参加红军，也被方自强开除过，我又把他找回来，在机子岭战斗中牺牲了。唉！真是‘旧地旧迹依然在，旧人离去不再来’！我们的同志，牺牲得太多了！”

台基默默听着，见志丹紧皱眉头，沉思神往，他心想：志丹心里装着多少牺牲的同志！在照金时，提起在渭华起义中牺牲的唐澍，他还流过泪水。他对战友、同志的感情太

深厚。每牺牲一个，就象割掉他一块肉，抽他一根神经。

蒿渠堡，也是个小川道。这川道，直通合水县城，距合水只有四十里路，人烟不多，产麦子玉米，山青水秀。军队在这里宿营，为的是侦察方便。

刘志丹没在川道里住宿，他约上汪台基，上了山神庙。进了庙，一股凉风吹来，他紧紧皮带：“这风，也象旧人一样，来迎接我了。这是我和海银、罗武，喝过水的地方，只喝了一碗水，抽了一支烟，敌人就来了。今天咱俩就在这里睡吧！”台基说：“我愿和你同温战友的旧情！”

两人抱了一堆杂草，背靠庙门，坐下休息。志丹想打瞌睡，台基又要问话：“志丹，我一直没弄透，根据地为什么不能建立在关中？在陕北？”

志丹说：“这问题争论了一两年，也瞎干了一两年，杜康一道命令、两道指示，要军队到三原、泾阳，建立平原苏区，一会儿又说，到韩城建立苏区，结果都是失败，没想想，那是十七路军的防地，能让我们站脚吗？”

台基问：“方自强当过几次政委，他是咋个想法？”志丹说：“他这个人，我不好说，都是老战友，我不能拆台，反正杜康眼里，他比我听话。杜康说啥，他都能照办。到一九三二年底，眼看弄不成，他又提出上陕北，把人撤出去，跑了一趟陕北，要收编什么人，又被打回来，那是井岳秀的地盘，也不允许咱们去。杜康又批评他，杜的批评当然不对，是乱扣帽子。关于根据地，等我们力量大了，不管关中也好，陕北也好，都是要占领的。但那是将来的事，把将来的事拿到眼

前干，就是倒穿靴，走不动！”

台基说：“我对南梁是一无所知。”

丹志说：“南梁主要是个‘三不管’。十七路军，顾不上；井岳秀，鞭长莫及；甘肃军阀，看不上眼。那里地广人稀，多是难民、佃户，群众条件好。人稀固然是缺点，可人稠的地方，都有官府重兵占领，只有人稀的地方没人去。那里就成了土匪窝，我们把土匪一消灭，南梁就成了我们的‘梁山泊’、‘瓦岗寨’。只要占了南梁，我们就可向四周发展，脚踏两省，眼观陕北、关中，可以翻江倒海了。古人有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来毛泽东同志也用这句话。从我们目前困难的条件出发，也只能这样，你说呢？”

台基听得出神，移动一下身体，紧靠志丹躺下：“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才会这样想，下这么大决心，吃这么大苦，把自己当作石子儿，为革命铺路。一般的人，谁不想进大城，住高楼呢？你却挖空心思，一再坚持，为我们找立足之地。”

台基说这话时，志丹已靠着门，进入梦乡，台基还在说：“在照金时，我虽同意了你的意见，可没弄深、摸透，现在我也心如明镜了。一定进军南梁！决不动摇！”

第四章 战 合 水

战争就要打响，不管是指挥部、各团部、营连部，还是后勤部，都紧张繁忙。

刘志丹和汪台基，也移到川道里办公。如今，他们军服整齐，皮带紧扎，领章、帽徽、风纪扣，都整齐端正。围炕桌坐着，守着清油灯，正在布置战斗。焕焕和曹满囤，也武装整齐，担任着指挥部的警卫，荷枪实弹，严肃地立在窑外。

刘志丹，手拿铅笔，在纸上画着、指点着。汪台基看着，不断地点头。迪伯仁迈着大步进来，往炕上一坐：“咋样？两人捏估好啦？”台基说：“地形、干部，志丹都熟；他设想得很周到。你再看看！”迪伯仁接过一看：“对！这办法能成！罗炎指挥攻城，思农、宝魁、大光，各带一队配合。可夫管民运，英良摸敌人党政情况，明山搞后勤，杨冲总管，就这么办吧！”这个老工农干部，说得实在，笑得朴实，他那宽眉大眼，笑开了花：“有你们这两位诸葛亮，我们把心，都放到肚里去啦！”想了想，又对志丹说：“还有你那个想法：保安几县游击队的问题，啥时候宣布？”台基看看志丹，说：“我们商量过了，下一步再说吧！先打两仗看看，如果顺利，就一下通过去了。你

看呢？”伯仁“呵呵”笑道：“我一百个放心！你们商量过就好！对于打仗，说实在的，我不懂，只能撑腰打气，敲锣打鼓地助助威。真正办事，还要问‘智多星’老刘！”

三人正议论，赵宝魁进来报告：“我亲自侦察的，敌情没变化，还是驻着一个营、两个连，装备比我们好。”志丹先没答话，只是抽着烟，望望台基、伯仁。台基问：“合水城比张洪如何？”宝魁说：“合水城和张洪镇不同，筑有碉堡，兵力也多。依我看，只可偷袭，不可强攻。”台基笑着说：“我喜欢宝魁的心直口快，也欣赏他出的点子。”说完看着志丹。志丹点点头。伯仁见志丹点头，拍了宝魁一巴掌：“师傅高，徒弟不扭腰！你师傅点了头，批准啦！”

当夜，就组织力量出发。大个子罗炎，是个“心里美”，不管有多少聪明，却是个“闷葫芦”，没有言语。他带着短枪队，先走了。后边跟的是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安定游击队。没走多远，曹满囤飞跑追来。罗炎急问：“黑小子！你跑来干啥？”言语虽突然，却使满囤心里热呼，这是他刚参军时，老刘对他的爱称。满囤说：“老刘派我来的，我从小跟爹来合水讨过饭，爬过城墙，叫我来带路！”

罗炎又是别种想法，志丹心细，想得周到。可事先为啥不告诉我？怕我反对？我当然要反对！一个指挥部，就不留个精干小伙子？打张洪时，满囤是里应外合的主力，灵得透亮，打仗当然顶用。可你老刘也九死一生了，还这么大意？唉！真叫人不放心。

满囤并不知罗炎的想法，紧跟在罗炎后边，想听罗炎说

话，罗炎连一个字也没说。部队越走越快，罗炎的思想也转向了合水城。他记得：合水是个靠山城，半山半川，城墙是半土半砖，城外是成片的旱烟叶子地，城上有个城门楼，老百姓把它叫“炮楼”，是全城的最高点，不好爬。是刀山也得爬上去！没有走不通的路！心里正谋虑，只听满囤说：“老罗同志！到了！我看见了‘炮楼’！”罗炎眉头一展说：“好！准备吧！考验的时候到了！”

趁着黑夜，罗炎带着短枪队，绕过烟叶地，逼近城墙，只听头上有人哼哼，贴着墙一听，是哼小曲儿。罗炎一摆手，爬城队绕路前进。走了一段，声音听不见了，才吩咐快架云梯，云梯刚架好，曹满囤脱光双脚，向上一蹿，象只猴子。前手后脚，都象爪子，抓紧梯子，两脚三蹬就爬了上去。用手一摸，找不上顶，急得直咬牙。忙弯下腰，“嘘”了一声，罗炎紧跟上来，满囤悄声说：“梯子短了，快给我把刀！”罗炎“噌”一声，拔出刺刀，忙递上去，满囤把刺刀使劲往墙上一插，左脚蹬上，又回头要了一把，再插上去，右脚蹬上。只见他，两把刺刀，迅速轮换，手脚利索，好似猴子爬树，先上去了。

罗炎紧盯满囤，迈着急腿，也踩着刺刀，爬了上去。往城上一站，便往下放绳子。那绳子一摆，下边也有了动静，罗炎和满囤同捉一条绳头儿，用力向上拉，吊上一个又一个。上来的人越多，吊得越快当，一连吊上去十来个。罗炎喘口气说：“好啦！分成三组，同时吊！”只见几条粗绳，同时晃动，几个黑影，同时在半空打秋千，霎时间，短枪队全

上了城。

天还没亮，罗炎把鞋带又紧了紧，带人去摸炮楼。炮楼坚固，里边住着敌人一个排。罗炎轻脚飞步，接近哨兵，影影绰绰地看见，那哨兵，怀抱着枪，蹲在避风处，正打瞌睡，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听见有动静，才爬起来，问了声：“谁？”罗炎低声说：“查哨的！”不等对方清醒，上去扑住脖子，满囤跳到那人背后，冲背插了一刀，那人还没哼出声，两人把头脚一抓，便扔下城墙。

罗炎把手一挥，短枪队全进了炮楼，把枪一举，喝道：“交枪！”敌人正做美梦，听见喝叫，才迷迷糊糊，往起爬，眼前一片抡着的枪机，也不知哪来的队伍，吓得愣愣怔怔，全举起手来，象赶羊一样，全被吆了出去。

炮楼扫光，罗炎擦把汗说：“把城门打开！”一队人下了城墙，摸进城门洞。罗炎一亮手电，看见城门上，挂着钵子大的铁锁，满囤从腰里抽出小铁锤，照锁上梆梆狠敲，锁环松了，拔下锁，城门大开。罗炎站在城门口，冲天放了两枪。这边信号一响，对面也响了枪。罗炎对满囤说：“你听！大光他们也开了城门！”这时满囤才想起穿鞋。罗炎心里高兴，忙中取笑：“黑小子！真有两下子！光着脚，脊梁上挂着鞋，腰里别个铁锤儿，手上提着枪，再出名的画家，也想不出这个模样儿。”

两边枪一响，全城响起枪声，志丹骑着枣红马，威武飒爽，带着骑兵，长驱直入。只听东西南北，炒起“开花豆子”。敌人的指挥部一时摸不清风向，以为起了兵变，派人出来探

风。刚出门，被强大光的人，劈胸揪住，登上枪，押到一边。部队冲进敌人的大门，在院内肉搏。刘志丹带的骑兵，穿过大街，已攻进县政府，见人捉人，见枪收枪，俘获了一大堆。刘志丹命令，“全交给张英良处理！”

天光大亮，部队在城内穿梭来往：有追击的，有押豪绅、俘虏的，有去接收物资的。

忽然，杨冲打着马屁股飞奔，后边跟着马队。原来，从拐角蹿出一股残敌，往南跑了。他带人追击。

志丹下马，杂在人中，向前了望，只见人群拥挤，时走时停，迎面过来一群犯人，蓬头垢面，光腿赤脚，铁镣银铛，跌跌撞撞，往这边移动。志丹眼睛敏锐，老远看见，有个反穿老羊皮的，特别眼熟，他急走几步，心里一震：“那不是小盛？”

阎小盛眯缝着眼，也向四处寻找，恰好看见了志丹，一时，血往上涌，急欲向前。东歪西趔，被脚镣绊得向前一倒，趴在地上。志丹紧赶几步，一把扶起。小盛“哇”的一声，双手抱住志丹，又强忍住，哽咽欲歇，说不出话。志丹忙说：“小盛！我接你来了！”小盛泪如雨下，忍了半天，才说出：“志丹，说不成了！”志丹也激动得心里突突，手打哆嗦。这是他的孩提之交，日夜思念的战友。他紧咬嘴唇，忍着痛，摸着小盛的干草乱发，安慰说：“我们，也刚从南山回来，听说你坐牢，打算派人救你，后来要打合水，就没单派人了。”小盛点着头说：“我想到了……”

志丹悲喜交集，心绪繁杂，脑中闪着往事：小孤儿、破砂锅、牵着狗、硬肚儿、游击队员、“反帝军”大队长，如今，

是个“要犯”……志丹说：“唉！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别难过，能见面，也不容易……”

志丹转过脸，叫声：“焕焕！快找人开镣！”又问小盛：“有多少人？”小盛说：“咱们的人，有十来个，都走不动，在后边坐着哩！”战斗还没结束，志丹顾不上细问，恰好李可夫走来，志丹招招手，对可夫说：“这就是阎小盛，快给他找个地方休息。凡是‘政治犯’，先砸镣，一律休息吃饭，晚上再说。”李可夫早听说过那场旧戏，拉着小盛的手，拍拍肩，点点头，长吁口气。

志丹又问李可夫：“安民布告出了没有？”可夫说：“贴在十字路口了！”“宣传队呢？”“庄凡带着，正在分片宣传哩！”

把可夫和小盛留在后边，志丹向前走了。走到个热闹处，只见宣传科长庄凡，引着几个宣传员，一边贴标语，一边向群众宣传，哪里人多，往哪里去。这庄凡，就是生着几颗白麻子的年轻人。去年到午字区给志丹送过信，原是高陵县的县委书记。关中党被破坏，他跑到照金，如今是红军指挥部的宣传科长。庄凡是个好口才，说上几句，就把人吸引住了。他被百姓们围着，操着关中口音，正说得热闹：“……大家都听说过红军吧？我们就是红军。就是你们从前听说的‘刘志丹的队伍’，现在我们打到这里，要为百姓除害。大家可看见了？把那些‘刮民党’的军队消灭了，县党部、县政府的人捉光了，豪绅拴住了。大家都畅快吧？”百姓们笑着，点着头，互相议论着。庄凡说：“只要大家和红军抱成团儿，咱们合水的天，就放晴了，胜利就在眼前。现在，我不多说

了，大家快到县政府分东西。回头再找大家拉话……”

合水这地方，红军没进过城。前几年，从四乡里革命的风风雨雨，传来不少：刘志丹在太白镇消灭民团，赵宝魁在南梁打土豪，蒿渠堡姜海银民团起义，上下都只几十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加上照金闹了一两年的红区，虽离得远些，消息也传过来了。如今一说红军来了，刘志丹来了，百姓没有个害怕的，也没个不喜欢的。葛明山走到县政府门口，看见百姓们，都背着口袋，拿着绳子，往县政府跑，要分粮食，分布匹。县政府门前，一时成了集市，小商小贩，担担子、提篮子的，卖鸡蛋、挂面、烟卷的，都来做买卖。红军战士、采购人员，都是公买公卖，连价钱也不还。百姓们互相传着消息，人越来越多。

有个白胡子老汉，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紧忙追上庄凡，一把拉住，悄声说：“老乡，我问你个话！”庄凡低下头说：“老人家，你只管说。”老汉说：“这老刘可来了？”庄凡问：“你认得他？”老汉说：“虽不认识，他那名字，我们这达人都听熟了。前几年就盼他来，今几个来了，都想见见，又不敢冒失，推出我这个上年纪的，来碰碰。”说完，谦逊地笑笑，摸摸胡子。庄凡笑说：“就是这个意思？容易！你对大家说吧，抽出身来，老刘就给大家讲话哩！”

刘志丹到山头上视察了地形，布置好警戒，回到城里，一眼望见，街上熙熙攘攘，好多孩子不穿裤子，拦着红军战士讨吃。志丹叫道：“娃娃们！县政府正分衣服、粮食，还不快去！”孩子们卷风般跑了。志丹叹口气：偌大个合水县

城，还是个有名的粮仓，却到处是讨钱要饭的，哼！国民党不垮才怪呢！

志丹边想边走，来到县政府，见张英良、葛明山，领着一群干部，正给群众分东西。小盛也瘸瘸拐拐，帮葛明山清点。他们是老伙伴，不让帮忙也不行。那些弹药、布匹、衣服，堆得象小山包，还有几千两大烟土。据查问，都是四乡的豪绅地主存进来的，有些是军队、民团出去抢来的，也有县政府的存货。葛明山正在登记、列帐。谁知那十来个“政治犯”，也不愿到屋里休息，都坐在台阶上看热闹。身体太坏的，就歪在地上，叫着人问话。志丹忙过来了解情况，知道有的是红军战士，受了伤被敌人捉去的；有的是地方干部、积极分子。志丹想赶快解决他们的问题，眼前这么忙，各人守着一摊，谁也腾不出手，可是又拖不得，因为红军马上就要撤离。一抬头，看见组织科长老吴，正在登记“犯人”名册，便抓住了老吴：“老吴同志，你登记得好！登记完，能否就考虑他们的工作和休养？”

矿工老吴，笑开了脸，又皱起眉：“能工作的，马上就能分配，咱们正需要人。养伤养病的，可有些难：这地方刚打下，还会有战斗；回照金又太远，附近也没根据地，不知放哪里合适？”志丹蹙眉急思，脑子象闪电，当机立断，马上写了封信说：“你派个干部，带几个战士，化装成便衣，带上这封信，把他们用牲口驮上，送到太白镇‘蒜客’那里。他见是咱们的人，就会有个照顾。钱、衣物，都带够。那里离南梁近，只有三四十里，等咱们打到南梁，再去接他们。”

这边正说话，葛明山从背后过来，给志丹披上件衣服，志丹回头一看：“干什么？”明山说：“天冷了，你还穿一身单，我看这件棉袄你穿合适。”志丹顺手一推：“别打扰我，快拿去！”

“这是没收委员会分给你的，不是我要私情！”

“不要管我！快去办正经事，把红军需要的物资，尽快送到指挥部。”

志丹又去找阎小盛，见他皮包骨头，走路直晃摇，把他拉到身边说：“先不要忙，好生歇息，还怕没你做的工作？”小盛听了，只叹气：“我还能干什么？那些吃人贼，把脚窝筋给我割断了，成了残废。”说着，撸起裤管，指给志丹看。

志丹看见小盛的刀伤，闭了下眼，想起当初，方自强把小盛开除的时候，多么凄惨、窝气！小盛是个大队长，被人无辜开除，忍着气走了。他虽精明强干，一身本事，一片忠心，却不让他革命，他是哭着离开部队的。如今对他该说什么？小盛见志丹不言语，知道他也不是滋味儿，便对志丹说：“赶出来那天，我就和王兆平商量了，‘非再干起来不可，谁也挡不住谁革命！老子是自己干出来的，不是你方自强、陈宏招兵买马来。中国这么大，谁还能挡住我打国民党？’兆平去保安，我来合水，想活动些枪，就被敌人抓了。关在牢里，天天受刑。逼口供、设鬼计，我也骂了他们。我说，‘和你们这些狗东西没有可说的！我这一身伤，就是你们欠的债！’他们还想引我上钩，说：‘我们调查过，你是被开除的，他们不要我们要，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干，能当比大队

长还大的官儿。’我说：‘我只会打土豪！’关这一两年，按着日子审讯，说要枪毙，夜里拉出去，在野地里打一顿，没有口供，又拉回来。我心想：把我剥成肉馅儿，老子也不投降！人心是肉长的，不是泥捏的。”小盛越说越激动：“今天总算见了你，死也能合眼了！”志丹拉住小盛说：“你是死里逃生。千锤百炼，才能出好钢。咱们的心，越贴得紧了。你去养养身体，我再接你回来，咱们的闹头儿还大着哩！”

小盛沉默半晌，连声叹气：“休养有啥意思？随便给点干头儿都行。”志丹说：“实在不愿养伤，也不勉强，我和伯仁研究后再定。今晚咱们睡一盘炕，掏掏心里的沤麻，倒倒肚里的恶水。拉拉旧话，畅快一夜！”见小盛皮袄上爬虱，提起一抖，地上象一层糠皮，随把明山送来的那件黑袄，给他披上，说：“把那件老羊皮扔了吧，换个模样儿。”小盛的泪，又滴在那件袄上。

葛明山赶着十来头骡子，正装运物资，一眼看见罗炎、强大光，正押着一批土豪。明山叫道：“老强，快开单子，来领东西，迟一迟就留不住了！”强大光，外号叫“噙鸡蛋”的，有话说不出，今天嘴可利索，“嘿嘿”笑道：“人家吃饱了肚子，你才请客。我要的东西，没收委员会早给打点好了。你看我们手里拿的啥？一崭新枪！”又说：“老葛，你要不要？这几个土豪白送你。”明山说：“那是阎王爷的判官，我要他干啥？还得管饭吃。”这话都被志丹听见，便打断说：“先送到牢里关上，等指挥部进城再处理！”罗炎笑说：“哪还有牢房？咱们一进城，犯人就砸监，门窗全拆了。”几个“犯人”也插

话：“费那个事！不如敲一梭子。这些家伙，见天上呈文，催着杀我们、剿我们的。今天轮到了他们。”吓得土豪们直筛糠，抖成个团儿。志丹咳了一声，几个人才住口。李可夫忙派几个战士，把土豪押在一个空房里。

将近中午，总指挥汪台基、政委迪伯仁，也进了城。他们和王忠农、赵宝魁，堵击敌人去了，直把敌人消灭，才进城。志丹和他们一块儿，边介绍情况边走，在城内绕了一遍。志丹见台基疲劳，便说：“从夜里出发，脚板儿都没停，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台基摇摇头：“一高兴，啥都赶跑了！出师第一仗，打破这个城，谈何容易？”拉住志丹又问：“你那个大队长，可找见了？”志丹点点头，又摇摇手，指指宝魁，台基会意，不再问了。几个人在街上没多停，就回到县政府。

进了县政府，吃喝洗涮完毕，志丹才对宝魁说：“小盛在老吴那边，你去看看吧！”宝魁头上一轰，象触了电，“喔”一声，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着：“小盛……”

庄凡引着那个老汉来见志丹，老汉换了衣服，穿着大褂，戴个瓜壳帽，手里提根烟袋，进门就拱手，志丹忙让坐。老汉说：“我要见你。庄科长说，等你讲话，我说等不得，叫我先见见再说，我和‘蒜客’是朋友，也姓李，名叫李安。早听说过你老人家。”庄凡笑道：“老先生，你看我们老刘有多大年纪？”李安老汉说：“少说也该有四十多。”庄凡笑说：“他去年才二十九岁，今年平三十，不是‘老人家’。”老汉眼一瞪，张着口：“啊！前几年就听说‘老刘老刘’的，我估摸，少说也得有四五十了，怎么还是个年轻人？”庄凡说：“我们叫‘老

刘’，是尊重他，是亲热的意思，实际他并不老。”李安老汉把大拇指一翘：“真是个伟人，伟人哪！”志丹笑说：“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老汉说：“今天既见了，你们一个不能少，走，都到我家吃饭去。我在街上开个小杂货铺，街上的小商人，见了布告，都说红军英明，联合起来，备了点粗茶淡饭，要请诸位尝尝咱合水的土味。”志丹说：“老先生，不打扰了。你这一说，咱都是朋友。你回去对大家说，红军公买公卖，保护工商业，只要不是官办的，你们只管好好干，将来也帮咱红军买些东西。”老汉说：“红军早晚用啥货物，只管说，这伙人，南里北里都能跑。”迪伯仁说：“老先生，就在我们这里吃顿大锅饭吧！”老汉说：“不敢、不敢！”拱拱手，就往外退，庄凡一把拉住，硬不让走。老汉急得说：“家里一群人，都等着我来请客，倒叫你们拉住，这还象话！”挣脱手走了。

志丹和伯仁、台基几个人，研究俘虏处理问题。决定把教育局长放了，其余一律管押。军队俘虏，经过谈话，大部愿意留下，少数要回家。留下的马上编入各班；回家的，今晚就发路费。豪绅拉到南梁山里，劳动改造。

对于处理敌方的党政人员，张英良提出个问题：“这公安局长李叶咋办？都说，阎小盛没有枪毙，是李叶保着哩……法院和县党部早说要枪决，他老是说：等一等，让我再查查。一直查到现在。他还托人给小盛送过东西，冒充是小盛家里送的。”志丹说：“这倒是个希奇事儿，小盛是个孤儿，哪来的家？把公安局长留下，派人调查清楚他的社会关系和真实面目，慎重研究处置。”

第三天，早晨起来，强大光带着游击队，要回安定县，指挥部派了魏子荣去当政委。志丹掏出封信说：“这是红军指挥部给陕北特委的，你们回去抓紧搞，要经常请示特委，冯文方同志对开展游击战争很积极。你们的枪、子弹都够了吗？”大光说：“八十条枪，够了，什么也不需要了。希望以后多派些干部来陕北，我的经验太少，一满弄不出个路数。”志丹说：“我看你现在满不错。不过，你放心，指挥部短不了要派人去。”强大光和魏子荣离开志丹，去参加欢送会。

志丹又去找阎小盛，谁知赵宝魁比他到得还早，正抱着小盛哭哩！志丹对他们两个，是一清见底。从小，人家说他们是一条藤上的两颗苦瓜，这两颗苦瓜，就是自己部队的两个大队长，正抱着头恸哭。人不伤心不落泪。他们是够伤心的，受敌人的气，还受自己人的气，敌人把他们打不哭，是自己人把他们气哭的。叫他们哭一阵吧！再哭，也就这么一阵了，马上就要分手，谁也不愿去惊动他们。志丹在远处站了一袋烟工夫，才轻轻走来，按住两人的肩膀，两人一回头，见是志丹，忙擦了泪，拉志丹坐下。

志丹对小盛说：“指挥部决定，留你在合水组织游击队，你可愿意？”小盛看着志丹，叹口气，半晌不说话，拉着志丹的手说：“又要离开？”志丹说：“我也舍不得，战争么……我们往南梁打，只隔几十里，随时可见。”小盛咬咬牙说：“服从组织决定！”志丹笑道：“你是受过考验的，也有战斗经验，工作怎么做，用不着多说。我只提醒你一点：要注意政策。我们的军队，任务很重，又要打仗，又要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到

末后，还要分配土地。所以，政策和枪杆子同样重要。你记得‘楚霸王’吧？他很能打仗，可惜他不懂政策和策略，失败了，只得来个‘霸王别姬’。”小盛边听边点头：“你把话说到底了！”志丹又说：“指挥部决定，给你十条枪、十个人，再给你一匹好马、一个通讯员，照顾你的生活，虽然人枪少些，我相信你有办法，很快就发展起来。”

宝魁在旁插了话：“小盛！我看这行，咱们不干谁干？”小盛看看宝魁、志丹，眼里又闪出当年的光，笑出泪花：“算你们能知我的心，我还能说啥？”

志丹又问小盛：“你在狱中，可有人给你送东西？”小盛说：“送过两次，有衣服、有吃食，说是我家送的，当时我纳闷儿：哪来的家呢？后来一想，大概是你托人送来的。”志丹笑了：“你可认识公安局长李叶？”小盛瞪着眼：“我能勾结反动派？”志丹说：“不是！我们已调查清楚了，他是咱们个同志的亲戚，同情咱们，暗中保护你的，要不然，早把你毙了。”

“这么说，我还得见见他？”

“要见的！我们把他留下工作了，以后你俩配合着，先搞部队，后建政权。他是‘地头蛇’，你是‘林中王’，这合水县，就交给你们了。”说得宝魁、小盛都哈哈大笑起来。

志丹给群众讲了话。红军就要撤出合水城，百姓们沿路送行。李安老汉带着一群商人、手工业工人，抬着些猪肉、点心、糖果、毛巾，拉住红军的马，非叫驮上不行。教育局长宋超，也带着小学教员、学生，排着队，沿路呼口号：“红军是老百姓的救星！”“坚决拥护红军！”……

第五章 第一次反“围剿”

合水县城打开，是个新震动，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第一次震动。首先震动的，是十七路军，西安的司令部着了慌。总司令有点恼火：怎么搞的？红二十六军已在南山消灭，三原午字区的游击队也已逃跑，汪台基的人，早打得只剩下多少，只有个照金苏区，才有盆子那么大，用几县民团围着，怎么一下子插上了翅膀，飞到合水去了！飞到合水干什么？想脚踏两省？我不答应！剿！——于是，连夜下命令：冯钦哉、杨子恒、何高侯、孙辅臣各派一个团；再令民团联防司令部派几个县民团，进剿！

红军撤出合水县城，向北走了几十里，到城壕川宿营。进入城壕川，便是陕甘边界的风光，那川道，那群山，树木成林，流水如云；半山镶着土窑，村旁豆架蟠藤。南瓜露脸，谷穗随风摇摆。刘志丹和汪台基，一早上山，站在糜谷地里，观望着远山近水，议论军情。

赵宝魁迈上山来，粗声叫道：“老刘、老汪！小盛、李叶送来情报：十七路军出动了，孙辅臣的特务团，已由小邱向照金进发；何高侯的一个团，已从枸邑、淳化北上；冯钦哉的

一个团，已向中部、宜君开动；驻甘肃的杨子恒，也派来个赵文治团，正迅速东进；还有耀县、淳化几个县的民团，都配合着行动，敌人总有五六千……”

汪台基说：“哟！我们只有四五百人，值得这么大动干戈？看来，西安还真瞧得起咱们呀，哈哈，是不是？来来来！宝魁，你也是个‘小诸葛’，咱们一块儿摆弄摆弄。”又对志丹说：“刚开张，便要做大买卖，这算第一次‘围剿’吧？”志丹笑说：“这帐没法算，以前的‘围剿’，数都数不过来了。从这次进军起，可以算第一次‘围剿’！”

一面说话，三人蹲在糜谷地里，捡起几块小土圪塔，摆弄开了。台基摆个土圪塔说：“这是孙辅臣，头冲照金，可能想趁咱们北进，袭击照金。”宝魁说：“照金的游击队，能顶几天。万一用重武器，就得撤。”台基说：“早就商量过的，必要时，可以暂时放弃照金，不死守山堡。”宝魁又拿两个土圪塔，放在东南方向说：“这是冯钦哉！”又画个道道：“方向是中部、宜君。”又向西南放块土圪塔：“这是从枸邑、淳化来的何高候，都是老交情，交手多年了。那些民团更不用说，都是韭菜炒韭菜，没味道。大概只有杨子恒算是初交，呃、呃！志丹！你看，咋弄法？”

志丹笑说：“我琢磨出点味道，好弄！重点在于杨子恒这个团，团长赵文治，可能是个‘少壮派’，带着千把人，来得猛，撞劲大，要抢冠军。咱们把他拖疲了打，割碎了吃，‘杀鸡给猴看’，把那几股吓回去！”台基说：“你是说，先牵住赵文治的鼻子，连拖带打？”志丹说：“便是这个意思！”

三人下了山，把指挥部的人、各部队的头头脑脑，都叫到窑洞里。刘志丹宣布了敌情、打法，便传令吃饭起程。

红军大队人马西进，曹满囤骑马来报：“赵文治团，绕东边来了！”刘志丹命令：“调头西南！”架势是佯攻庆阳。敌人拼命追了两天，刚到庆阳，红军却不见了。

红军提前一天赶到三十里铺，志丹命令罗炎：带义勇军扫一下谭士林。

提起谭士林，又是个老交情。一九三〇年，刘志丹打太白镇民团，就是借用谭家番号，打的谭家民团。如今，谭士林还是“陇东民团军”的司令。赵文治从甘肃出击，来到合水、庆阳一带，正在谭士林地盘以内。红军从庆阳南边连夜向北，趁谭士林不防，突然出现在庆阳西北的三十里铺，消灭了谭士林五十多人，收了几十条枪、几匹战马。

三十里铺有个洋教堂，里边有个神父，外号叫“洋叫驴”。曹满囤带着少先队娃娃就闯了进去，捉住洋神父，拉上走，百姓们见少先队打了教堂，都跑来看热闹，娃娃们挤进少先队，有的叫“洋叫驴”，有的叫“洋地主”，有的叫“洋阴阳”，还有扔石头，打土块的。

汪台基听见百姓说：“这东西把我们糟害苦了，圈地太多，坑人太甚，不能便宜了他！”

台基叫来罗炎，说：“把这家伙押进劳改队，引杨子恒上钩，杨子恒勾着蒋介石，蒋介石勾着‘洋大大’，拴一个蚂蚱，引一群苍蝇。”罗炎向曹满囤摆摆手，曹满囤把“洋神父”交

给了葛明山。

不出所料，赵文治听说红军打了三十里铺，捉了洋神父，急忙赶到三十里铺，一打探，红军早走了。

究竟红军到了哪里？赵文治摸不清，只管督促部队：“追击！追击！”可惜他的兵不争气，经不得拖。连天急行军，一天百十里，顾不上吃，顾不上喝，顾不上睡，到个地方，又总扑空。几天来，已经是掉队的掉队，逃跑的逃跑，少了一半。

刘志丹带着部队，又绕了个圈子，回到城壕川，敌人又追赶几天，扑到城壕川，还是空的。赵文治气得直打人。

红军又走了几十里，赶到三十里铺以北的毛家沟门。这里地形特别，两山夹一沟，易守易攻。刘志丹对汪台基说：“这里地形不错，可以和赵文治见面了！”

那天晚上，红军住下没动，美美睡了一夜，拂晓，赵文治果然赶到。

红军向后撤了撤，只留少数人在前面诱敌，赵文治发现了红军，以为目的已达，急攻猛进，如同饿狼扑食。赵文治发下一道又一道命令：“啃住不放！”“不许放掉一个！”“马上总攻！”

敌军几百人一齐出动，发现小股红军往山上撤，赵文治用枪督战，向山上爬，刚到半山腰，只听号声一响，山头象塌了一样，红军齐顶压了下来。

汪台基、迪伯仁、刘志丹，各带一股，从三面冲锋。杨冲、罗炎、宝魁，飞步跑到前边。敌人三面受敌，支持不住，边抵抗边跑，爬上对面山，红军又返向对面山，满山遍野是

人。红军战士追上去，扭住肉搏，号兵紧跟在后边，吹吹跑跑，不料碰上一颗子弹，倒了。宣传科长庄凡，跳过去，夺过号又吹。

红四团政委杨冲，边冲边叫，带队专抄后路，打击要害处。他提着短枪，闪到树后，掩护战士前进，敌人过来一个，被他放倒一个。直把子弹打光，又从地上检条长枪，把子弹打光，倒提着当棒子使，把个枪托打得稀巴烂，剩下个枪筒子。庄凡也紧跟在后、放倒几个敌人，往前跑。猛然发现，鲜血顺着杨冲的脚印直滴，庄凡抢前一步，一把拉住杨冲，叫声：“老杨，你受伤了！”杨冲回头一看，血印子拖了老远，立时感到腿软，打了个趔趄，志丹恰好赶来，一把抱住，扯下自己一块衣襟，给杨冲扎了伤口，抓过一副担架，就往肩上放。伯仁从后边赶来，推开志丹：“我来！”伯仁和庄凡是一对壮汉，抬起杨冲飞走。庄凡用绑腿把担架吊在脖子上，边走边吹号。

志丹见汪台基提着枪，走在义勇军前边，一直往前跑，台基的枪打到哪里，军队就冲到哪里。敌人已溃不成军、钻沟溜洼，躲也躲不及了，直往坡下滚。志丹向庄凡摆摆手说：“不要吹了，不要冲了，现在是收拾残兵的时候。”

太阳西沉，枪声渐止，敌人的溃兵，三十、二十的，在周围村子乱窜。红军各部队，也驻扎在各村。赵宝魁出去巡逻，在树林里窥探，看见这里的百姓，也想拣枪，溃军一停，他们就呐喊：“红军来了！”敌人丢下枪就跑。

残兵跑到另一个地方，百姓放两枪，又喊：“红军来了！”

敌人又跑。

罗炎带些人，到谭士林驻地，监视和侦察：按照敌人的部署，谭士林应当配合赵文治行动，但是，红军打了三十里铺，谭士林有点胆怯，想等赵文治把红军打垮了，他不费一枪一弹，来捡便宜。赵文治吃了败仗，谭士林不但不帮忙，还想在赵文治身上发点洋财。一见赵文治溃散下来，谭士林的人也喊叫：“红军来了！”吓得赵文治的兵乱跑。谭士林也捡了些枪。罗炎暗暗发笑：“到底是军阀，各自顾各自！”

在红军休息的各村，老百姓都跑来送枪，送子弹，要求消灭谭士林。罗炎说：“谭士林这家伙，迟早要消灭！”

红军歇了一夜，队伍向南梁进发。志丹骑在马上，没走出多远，张武轩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那匹马，差点儿累趴下。志丹跳下马，拉住武轩：“怎么样？”武轩说：“薛家寨失守！”一句话出口，就低下头。志丹问：“人都出来没有？”武轩说：“思学、鸿远，带着游击队到了七阶石。”志丹问：“一知呢？”武轩说：“他患了伤寒，病得很重，但是他说，那里需要人给群众壮胆，叫我们撤出来，他一人留下。”

志丹沉默着，皱皱眉头，然后说：“他比别人想得多，他和群众最连心。不过……他还病着。”

武轩说：“你们打下合水，敌人急疯了，特务团就直奔薛家寨，用大炮轰了几天，还出动了四架飞机，也没攻下薛家寨。我们把大行李都撤出来了，他们才找到个叛徒带路，夜里上了薛家寨。我们的人冲下山，在河滩里展开激战，把他们的四路纵队都打散了，我们就上了北梁。当夜，我们又袭

击了柳林民团，才撤到七阶石。”

伯仁问：“敌人那两个团没来？”武轩说：“开始听说他们很积极，赵文治、孙辅臣没占上便宜，冯钦哉、何高侯那两个团也缩回去了。”

台基笑说：“打掉一个，吓回两个，这可是好买卖。至于放弃薛家寨，咱们早有准备，不可放在心上。只是徐一知害病是个意外。咱们才离开半个月，他就累病了……”罗炎闷着头说：“得把一知接出来，安置个地方养病。只有一个人，怎么坚持？要不，我去接他！”

志丹对徐一知更揪心，来回走着，考虑如何办才好。突然站住，摸出铅笔头，在石头上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王思学、戴鸿远的，叫他们把徐一知接出来，送到小石崖，一封是给小石崖罗礼臣的，托他照顾徐一知，掩护他治病。马上就派骑兵送走。

武轩还在坐卧不安，直叹气。志丹说：“丢就丢了吧，只要人回来，就是胜利。敌人‘围剿’，是要消灭红军，拿那个大石寨有啥用处？他们也住不长，过几天还得滚回去！”武轩说：“这我明白，只是，丢了那个寨子，怪揪心的，守了一两年！”迪伯仁笑道：“老弟，这着棋是他们输了。你看，打垮了赵文治，咱们可以直接向南梁进军了。”

武轩说：“还有个女同志，杨郁文，她坚决不撤出来，带着她的游击小组，跟上徐一知转哩！”志丹说：“你不早说，把她和徐一知接到一个地方，能照顾的尽量照顾。游击小组交照金游击队代管。”武轩又想起个人：“妇联会主任冯蕙琼

咋办？”志丹说：“暂时调到李可夫部队上，他们很熟识，也有个照顾。你辛苦一趟吧！赶快去下命令。”张武轩掉转马头就走。

红军连续作战，也有些疲劳，指挥部决定，开到莲花寺休整。

莲花寺，属合水县管，在平正川口上，是个镇子。镇上有个古寺，军队就住在古寺里，很快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决定：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因为退出照金以后，敌人造谣吹牛，说红军已经彻底消灭，再闹不起来了。如今恢复红二十六军，就击破了敌人的谣言，鼓舞人民的斗志。这个问题，早在陈家坡会议上提出来过。如今，一连打了三个胜仗，部队又有扩大，打起红二十六军的旗帜，正是时候。

会议还决定：部队重新编制，成立四十二师，汪台基任师长，迪伯仁兼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红四团改为骑兵团，团长赵宝魁，政委王思农；把耀县游击队和义勇军合编为红三团，团长罗炎，政委张武轩。师里成立了党委会，由张武轩任党委书记。杨冲受伤，暂时休息。

武轩未回来前，师党委书记暂由伯仁代理。他主持会议，研究扩大红军、发展根据地问题。迪伯仁说：“还是用点老办法，‘狡兔三窟’吧！建立三个游击区，才周转得开；征集兵源，筹粮筹款，也好有个着落；各游击区还可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只一个地方，太蹩脚。”罗炎说：“依我看，至少建

立三个游击区，咱们要去的地方周围有一两千公里，不各设指挥部，就没法抓挠。可以这样考虑：第一路，陕北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总指挥强大光，政委魏子荣，这叫‘就地取材’；第二路，陕甘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总指挥杨剑，政委李可夫；第三路，关中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总指挥王思学，政委张英良。这是三原、耀县的‘顺理良缘’，‘名将结亲’。这三路，也不能各自为政，必须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进出各游击区之间，协同各路游击队作战，不得有误！这是个人想法，供大家研究。”

罗炎说完，大家笑起来：“别看老罗不言语，肚子还满有‘墨水’哩！说得好！”汪台基、刘志丹都同意，又进行表决，全体通过。

赵宝魁说：“依我说，打到南梁，咱们就成立省委，领导各游击区和根据地。自己打天下，自己还不敢领导？”大家又笑起来：“你倒敢说敢干！”宝魁又说：“我可不是说笑话。省委破坏了，一时找不上，咱们不许成立一个？咱们不比杜康干事差，将来和中央接关系就是了。”伯仁笑说：“也不是不可以，咱们还是谦逊些好，先成立个特委，然后再说。小庙里也能养大神。”

会毕，大家都喘口气，睡个安生觉。志丹躺在庙台上，睡得正甜，台基推推他，志丹睁开眼，台基塞给他一封信。志丹打开手电一看，是豫陕边界某旅长给台基的信，说他有心起义，要台基去帮助策划。志丹忽地坐起来，一把拉住台基：“啥时候接到的？你怎么想？”

台基说：“这信是从豫陕边界送给耀县的任华，任华又带给武轩，武轩前天给我的。那个旅长是我的老友，来向我求援，我焉能不去？否则，世人该骂我得意忘友了。我是想去，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志丹冲口而出：“我不同意！咱们刚搞出点名堂，你又要走，这里难道能离开你？”

台基有点为难，话被志丹噎住了。很久，才低声说：“我刚把党的关系接上，想为党多干些事，把红军再搞大些，能拉出那个旅，可是个大力量！”志丹说：“你不比从前，骑兵团起义后，轰动了几省，连蒋介石都气冲斗牛，报上天天登着核桃大字，悬赏几万元捉拿你，万一落到敌手，就很难挽回。再说，咱们正开辟新区，急需人，难道咱们这水浅，养不住你这条鲸鱼？”台基很为难：“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的心事，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没把握的事我决不干，我们既是朋友，就说一不二，只要我去，准能办成。事在人为，能拉出那支军队，人力物力都不同了。这次再搞起义，我也有经验，保证比上次搞得好。放弃这机会，也是个损失。至于个人安危，全不在话下，在陕西境内，我的关系多，目前判断，也出不了大漏子。”

台基为说服志丹，百话说尽，但是志丹还是说：“我很相信你，但是这件事，我万难同意。我们是同志，又是知心好友，不能让你去冒险！”

为这件事，台基好苦恼，矛盾重重，一时难排解，去找师党委，党委也不同意。他坐不稳，吃不下，又再三向师党委申述，师党委左右考虑，不好硬留，终于勉强同意了。

师委会既已批准，就赶紧为台基做准备。人、枪、钱，安排妥当，化了装，才送他走。志丹骑马送出几十里，才快快地不悦地返回。到指挥部，倒头便睡了。

台基一走，干部又得变动；推举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师长，还得兼参谋长。罗炎提出了意见：“这师长就是军长，军长就是师长，虽然人还不多，事可不轻，还会越来越重，志丹兼参谋长，能不把他累死？身体还没恢复呢！”志丹并不怕受累，就是对于汪台基的走，老是放心不下，出来进去总是念叨：“不该叫他走这一趟！”

忽然，葛明山提个口袋跑来，笑嘻嘻地说：“志丹，你身上还有没有钱？”志丹把口袋翻转过来，精光！明山摆摆手要走，志丹问道：“你这样募捐，大家有什么反映？”明山说：“庄凡开了个宣传动员会，把师委会的意见一讲，说‘咱们打了几个胜仗，并不是拿不出一两个人去上海的路费，这是提高大家对党的观念，为了找中央，每个人都贡献出一份力量’。咱们的红军战士就是认真，都说：‘只要找到党中央，别说捐几个钱，把命捐了也不惜。’所以，把口袋都翻得净光。有的人，把老婆给的‘体己钱’都捐出来了。”又摇摇口袋：“大家使尽了劲儿，才有半口袋。”

志丹脑子一闪，想起战士们那股子韧性，叹口气说：“不要嫌少，这是大家的心，咱们的队伍，从来没发过‘饷’，也没发过‘补贴费’，所有的指战员，除了吃饭穿衣，不拿一个钱。捐这点钱，不是从家里带来的，就是亲戚朋友给的，或者是出差省下来的伙食费，这就是大家的心。”明山说：“‘瞎子吃

饺子’，谁心里没个数儿？不够的，只得去找财务老秦了。”
扭头就走。

志丹叫住说：“现在正式通知你，任命你为军队的后勤部长。‘胡子老秦’留在骑兵团搞财务，以后再调地方，你去骑兵团，把宝魁叫来。”

宝魁进来时，志丹正伏在木板上写毛笔字。宝魁虽粗，也没敢大声说话，只站在旁边看着。志丹写完，递给宝魁说：“任命你为陕甘后方游击队联络员。这是二十六军指挥部的命令。”宝魁说：“又要调换工作？”志丹说：“本想派你先去南梁，一研究，保安、庆阳、安塞几个县的游击队，得尽快搞起来，你人熟地熟，跑一趟。已经搞起来的，联系一下；没人的，你张罗着搞起来。老杨剑和李可夫是外地人，人地生疏，怕一时弄不成。你搞好后，交给他们。现在骑兵团长由杨冲兼任，他的伤不重，他说骑上马还能干。”

宝魁说：“听说王兆平早在保安搞起来了！”志丹说：“那更好！你明天就出发。有困难没有？”宝魁说：“回到了家乡，人熟地熟，如鱼下水，还有啥困难？我明天一早起身，一个蹚子就赶回去了。”

第六章 占领南梁

打发走赵宝魁，志丹独坐发呆；万般思绪，齐涌心头。想起汪台基，不知他现在走到了哪里？想起王兆平，他和阎小盛受了同样的打击，现在是否搞起了游击队？阎小盛呢？合水游击队可有个头绪？徐一知何时能到小石崖？病是否能快好？有了这些人，咱们就成了“千手千眼佛”，再加上眼前的同志们，可以展翅飞翔，翻江倒海；没有这些人，就成了“独眼龙”“断臂将军”。人！太重要、太宝贵了。……思想走远了，又拉回来，现在，不得不考虑如何占领南梁了；那些土匪、民团、杂牌军，如何消灭？

志丹把曹满囤叫来说：“你骑匹快马，到林锦庙村东，找个姓王的老汉，叫他给赵羔子捎话，后天上午到林锦庙等我，能不能办到？”满囤说：“只要有人名地名，准能办到。”

其实，赵羔子早已走在路上。打罢合水十多天了，隔山隔水不隔音，那么大的哄动，不要说别的，那外逃的豪绅地主，就能窜出几个县，绕过百个山梁，将讯息广为传播：“红军打开合水城！”“红军到了城壕川！”“打了洋教堂！”“打了

谭士林！”赵羔子正在山上拦羊，听见消息，把羊往家一赶，披件破棉袄，头上拢块羊肚子手巾，脚穿“踢死牛”硬鞋，提着放羊鞭，“通通通”地就走了。

羔子先追到城壕川。百姓说：“早走了！”陕甘边界这地面，行人稀少，人情厚道，陌生人也能找上吃住。羔子在城壕川睡了一夜，胡思乱想一阵。不要看这个拦羊汉，粗手粗脚的，个子不大，心里可精灵；他一听说红军要和赵文治交战，心想，麻烦了，还不知怎么“游击”呢？我还能追着红军转圈儿？听老刘说过，他迟早要占领南梁，占南梁，必在林锦庙停脚，他决心先奔林锦庙。

红军浩浩荡荡，一路急行军，赶了两天，夜里到了林锦庙，顺便消灭个小民团，斩个小爪牙，使大家住得安宁些。这地方离南梁堡约六七十里，离南梁的大镇子荔阳堡，只有二三十里。也是山川林木，水草丰茂，既能放牧，也能务农。老早以前这里人烟稠密，确也有个古庙，满清年代“回汉斗争”，双方拼杀，曾经斩尽杀绝，断过人烟，那庙，也就成了废墟，连个神像也找不见了。“回乱”之后，才迁来些外地难民，有几十户人家。

一九三〇年秋，刘志丹打太白镇，在林锦庙消灭过一个连，还抓住个连长。一九三一年秋，“师介人大队”要找刘志丹，也在这里住过。这里的百姓，不但和刘志丹的队伍惯熟，也还知道个“师大队”。当夜，百姓听说刘志丹的队伍回来了，婆姨女子、都忙着烧火做饭，小伙子们帮着铡草喂牲

口，忙活了一大阵。

天明，赵羔子就来了，一进门，就先叫“老刘！”志丹正在刮胡子，扔了剃刀，一把拉住羔子。赵羔子高兴得冲口而出：“咱们的队伍真的来啦！我还以为你给我吃‘宽心丸’哩！”志丹微笑说：“是呀，上次和你没谈痛快，这次可要你这个‘区长’汇报情况了。”赵羔子象吃了“鹿心血”，心里蹦蹦跳，不知从哪句话谈起。志丹说：“咱们真要占领南梁了，你说说眼前那里怎样？”

赵羔子说：“南梁眼下住的是张廷芝的队伍，一个补充营住荔阳堡，营长是梁邦栋。另一个连住阎家洼子，连长叫李天才。再有就是民团，主要是‘二家川’的赵富奎，其余都是些三二十的小团。还有土匪，最大的一股有四五百人，是从黄龙山跑来的杨木子，在梢山老林里出没无常，天天出来抢人。张廷芝的人和土匪穿的一条裤子，土匪抢人，张廷芝的人出去放几下空枪，回来就向老百姓要款，说是收‘剿匪费’。土匪抢的东西，又和张廷芝对半分，土匪中也有张家的人。张廷芝名义上是官兵，实际上比土匪还土匪。土匪拿单份儿，张廷芝拿双份儿。”

志丹坐在炕桌边，右肘放在桌上，手掌托着腮帮，聚精会神地听完，凝视了一阵子，递给羔子一支烟：“抽吧！打合水的战利品。”羔子打着“火石”抽烟，把鞋一甩，上了炕，半个身子坐在炕上，一条腿吊在炕栏半空，仰脸望着志丹。只听志丹果断地说：“咱们先消灭张廷芝，然后收拾民团和土匪。明天一早，你走一趟南梁，联络咱们的人，也作些侦察，

看敌人的动静。你见机行事，我们跟脚就到。”

志丹和羔子约好了情报暗号，天不亮，羔子就起身，顺着葫芦河走了。太阳泛红，就赶到南梁，跑到井岔沟白文秀家里。井岔沟距荔阳堡只二里路。了解罢情况，又派人送了几根甘草给志丹。甘草，是南梁的丰产药材。志丹和赵羔子约的暗号就是“甘草”。拿到甘草，就知道敌情没有变化，敌人也没有准备。

这时，志丹已带队伍走在路上，下令：“急进军！”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到荔阳堡附近，把队伍分成三股，采取包围形势。

荔阳堡，是川道上的镇子。有个旧堡子，敌人不住在堡子里边，营部驻在堡子北边的瓦房院儿，各连分驻在街上平房。刘志丹带着一股人，上了南山头，用望远镜向下一看，见赵羔子背个镢头，上边挂一小捆甘草，站在河畔，正和个担柴的百姓拉话。

赵羔子问：“老乡：往哪儿送？”那百姓擦着汗说：“给梁邦栋的队伍送柴，一天一回。”羔子说：“咱们一块儿走，我是挖药的，进去找个熟人。”赵羔子和背柴人一前一后，到了敌人营部门口。哨兵问：“干啥的？”赵羔子指指前面：“他送柴，我挖药。”不等哨兵问第二句，羔子掏出手枪，“叭”一声。

这一响，红军立即从三面冲了过来：跟刘志丹的这一股，是罗炎带的红三团，大个子罗炎紧护着志丹，从堡子后山冲下来；杨冲带骑兵从西川下来；王思农带一股，从北沟

里出来。把个镇子团团围住，这边打营部，那边打连部，整个镇子到处响枪。罗炎带的人占领了营部。那个背柴的百姓，摸不着头脑，吓得到处乱钻。跑到后院，后院打得热闹，敌人的营长梁邦栋，被绑得两头梆梆硬，倒在炕上，还有背枪的押着。那百姓跑到前院，前院更热闹，双方正对打。赵羔子拉住他说：“老乡，不要怕，这是红军来了。”那百姓才跑出院子。

百姓到了街上，红军正集合起群众讲话。只见那个人，长方脸，有几颗白麻子，操着关中口音，站在土岗上正讲得热闹。群众问：“这是个谁？”有个战士说：“他名叫庄凡！”只听他大声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为解放劳苦大众来的，今天把张廷芝的一只爪子砍了，百姓再也不用送粮送柴了。‘坏孙们’再不能到处抢人了。……”那送柴人顾不得回家，拿着扁担，直往人群里挤，听上瘾了。

这边的敌人消灭了，红军又跑到阎家洼子，去消灭李天才和赵富奎。阎家洼是个大村子，离荔阳堡十五里路，同在一条川道上，消息最灵通，及至红军赶到，李天才和赵富奎全跑了。刘志丹命队伍，就在阎家洼宿营，同时派出警戒和侦察。

军队刚住下，戴鸿远带着警卫队、修械所、被服厂，押着些豪绅地主，也赶到这里。伯仁和志丹商量，把豪绅地主押送到南梁堡附近的西梁村，和合水的豪绅押在一处。

点上灯，志丹和伯仁、杨冲、思农、罗炎、李可夫、矿工老吴，围坐一盘炕上，正研究如何消灭民团和土匪。赵羔子进

来对志丹说：“郑大爷、白文秀、高生华，还有好多人，都要来看你。”志丹说：“叫他们暂时不要来，到见面的时候，我通知他们。”羔子说：“他们心慌得等不住，都在白文秀家候着哩！”志丹笑说：“你对他们说：我明天就去看他们。”

这边还没说完，外边有人报告：“有人要见老刘！”志丹叫羔子出去看看，羔子回来说：“是个团丁。”志丹一愣，羔子说：“是尚占武。”志丹想起来了，是南梁本地人，随宝魁参加游击队的那个雇工。去年冬天，打保安时受伤，派他回南梁的。志丹说：“这人倒要现在就见！”羔子又出去一趟，一路说着笑着，引回来尚占武。

尚占武有个特点，双耳有点向前煽，当地人叫他“煽耳子”。见了志丹，就笑着说：“老刘同志，我这个‘走狗’，可是当够了，你们一来，我这张‘狗皮’也该扒下扔了吧？”志丹说：“这一年多，委屈了你，情况怎样？说说吧！”

尚占武自从离开陕甘游击队，回到南梁，先养好伤，就到民团上“掂了枪”，为的是打入内部，多了解情况。这是按照当初志丹的指示办的。尚占武当即向志丹报告：“赵富奎民团有一二百人，百多条枪，红军来以前，大部分住在阎家洼一带，听见红军打了梁邦栋，他就向庆阳方向跑了。另有十来个人，七条枪，守住南梁堡子。我就在这个小民团里。小头目是白玉文，这人最刁滑。他见我和他不一心，又常找战士们拉话，总怕发生事变。听说红军到了莲花寺，他就把这十来个人解散，枪也藏了。还有些小民团，比如麻连岔民团王占才，白马庙民团李文英，都只有三四十人，如今都守

着堡子没动。大土匪、小土匪，一听说红军来，都钻了梢林。”

听到这里，志丹点点头，心里盘算：敌人跑了，不算我们胜利。这里山大林密，要我们钻梢林“追剿”，就费事了。得针对不同情况，用不同方法，各个击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于是，他就问：“你们那七条枪能弄出来吗？”尚占武说：“能！白文玉虽然跑了，刘寨头儿可没跑。他是寨头儿，对这个民国也负点责任。抓到他，就能把枪弄出来。”志丹问：“刘寨头儿和谁惯熟？”尚占武说：“郑大爷。”志丹说：“好吧！明天你跟去取枪！”

早上起来，志丹带着些警卫队员，骑上马，上了南边的大山梁。走了二十多里，来到郑大爷家里。郑大爷一见志丹，就拱拱手说：“我以为你不见我呢？”志丹笑说：“老兄不要见怪！晚见一天，你老兄好说话，许多事都要请老兄帮忙哩！”

郑大爷一边叫媳妇准备酒饭，一边倒水递烟袋，把志丹让到炕上，才哈哈笑着说：“我约摸你是这个意思。南梁这一伙子，杂乱得很，深不是，浅也不是，你打算咋个弄法？”志丹问：“这些头头脑脑的，你都惯熟？”郑大爷说：“我在南梁当这个哥老会头目，象个‘开店的’，谁来了也得应酬，防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嘛！”志丹笑说：“‘龙头大爷’也怕这个？”说得满窑是笑声。

志丹考虑，除了郑大爷，事情还真不好办，便说：“老兄！你可不可给那些人捎个话？叫他们来投降！是土匪，只要

改邪归正，不骚扰百姓，不与红军为敌，我们就不打他们。红军为的是穷人翻身，打的是地主豪绅。他们愿干，就来；不愿干，就地为民；将来也能分一份儿地，劳动吃饭，过太平日子。还有那些民团，愿归红军收编也可以，愿就地为民也行，和百姓一样待遇。要是坚决与红军为敌，可别说我们不给面子。大势所趋，这地方，红军定要占领！”郑大爷说：“依我想，你们早该占领！你们来了是百姓一大福！你的想法我也赞成。马上就弄！我托哥老会的人给捎个话，看他们是啥打算？”

两人围炕桌坐，边抽烟边拉话，烟灰磕了一碟子。志丹又问：“还有个刘寨头儿，你可惯熟？”郑大爷笑说：“你倒忘了！大前年你来时，我要请他陪你吃饭，赵羔子把他的名字勾了，怕他不可靠。”郑大爷迟疑一下，才又说：“这人原也是种地的，后来雇了长工，日子过宽绰了。自从他主办修下这个‘南梁堡子’，就当起了‘寨头儿’，人都称他‘刘寨头儿’。替官府收款收税的，拉扯不少。认真说，他也没敢十分作恶，儿儿孙孙的，全家都住在这达。坑害百姓太甚了，他也站不住……”志丹问：“南梁堡民团埋了七条枪，能不能叫他交出来？”郑大爷说：“我把他叫来问问看。”

中午，郑大爷摆了酒菜，请志丹喝了自做的黄米甜酒，吃了些荞面饸饹。饭毕，郑大爷打发人去找刘寨头儿，两人又躺在炕上拉话。

下午，刘寨头儿来了，志丹一眼扫见，这人是个粗胖老汉，四五十岁，吊马壶脸，撇把胡子。见了志丹，只靠窑门站

着，眯着眼，低着头，动也不敢动。志丹问：“你叫啥名字？”他低声答：“我叫刘生元，是这里的寨头儿。”志丹说：“你不要怕，坐吧！我早知道你。”郑大爷拉条板凳，让他坐下。刘寨头儿见志丹很和气，才敢抬起头来，说：“听郑大爷说过，你老人家带的是红军，专为老百姓，我不反对。白文玉那七条枪，郑大哥捎话说要取，你派几个人，我带路去取。军队还需要什么，我尽力帮助。”志丹说：“眼前我们不需要什么，只要你能懂红军的政策，多在百姓里传说传说，也对民团上传传话，不要反对红军就行。”

刘寨头儿慌忙点头说：“是！师长说的，我一定照办！”志丹又问：“你可知道赵富奎哪里去了？”刘寨头儿说：“听说要跑庆阳，才走一天，也不会远，他儿子还在这里，可能钻了梢林。”志丹“嗯”了一声，说：“你给赵富奎捎个话，三天以内，叫他把枪交来，要不，我们可要动手了！”

刘寨头儿刚回到家，志丹派尚占武带着几个人，去找刘寨头儿。刘寨头儿带路到梢林里取出枪。尚占武回来向志丹作了汇报。志丹说：“再给你们个任务，侦察侦察赵富奎的儿子藏在哪里。”尚占武夜里就出去了。

过了三天，尚占武来报告说：“侦察到了，赵富奎的儿子藏在森林古窑里。”志丹说：“严密监视，不敢让跑了！”

又等了一天，郑大爷说：“赵富奎还没有回信。”志丹就命令把赵富奎的儿子抓了来。又写了封信，请郑大爷托人捎给赵富奎。信上说：只要把民团的枪全部交来，就放回他儿子。果然，不到两天，赵富奎捎来信说：“全部交枪，本人

愿到庆阳为民。”刘志丹派罗炎去收枪，同时把儿子带给赵富奎。

罗炎押着赵富奎的儿子，在前边走，警卫队在后边跟着。罗炎见那小伙儿很年轻，实在可惜，便问：“你这么年轻，将来要干啥？”姓赵的说：“我是糊涂人，只跟老子吃碗饭，没啥本事。”罗炎说：“老年人，已经半辈子了，走的老路，你是个年轻人，可不能走老路。”又指着后边说：“他们都是年轻人，决不干民团。他们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农民，都跑来当了红军，将来天下是他们的，你可想过？”姓赵的说：“我的脑子不开窍，我老子更不开窍，一斧头打不烂的石圪蛋。”罗炎说：“你这回回去，对你老子说说，只要你们不反对红军，将来有见面的机会。那庆阳城，将来也是我们的……”姓赵的一惊：“庆阳城你们也要占？”罗炎说：“远的暂不说，陕甘两省，都要归我们，你要多想想，啥时候要来，我们也收你。”姓赵的向罗炎一躬到地：“谢谢你的教诲！”

到了约定的森林边沿，见有两个人，赶着三条毛驴，驮了几捆枪等候。罗炎命尚占武检查了枪。一手交枪，一手交人，各自转程分路。走了几步，姓赵的又追上来问罗炎：“贵姓？我回去好报告家父。”罗炎说：“你就说是刘志丹派的人！”

赵富奎这个大民团被消灭，几个小民团也跑来接头。麻连岔团头王占才，愿全部投降，归红军收编。只有白马庙团头李文英最狂，扬言说：“誓死不投红军！”刘志丹又派罗炎带了些人，化装成便衣，暗中包围了堡子，着人下了埋伏，一

连等了几夭，不见动静，李文英也以为平安无事。有一天，他一露头，出了堡子，刚走了几步，就被伏兵抱住了。大伙儿冲进堡子，打了个落花流水。把几十个团丁，全打死在堡子里。

属于南梁这个范围的民团，不论大小，一概扫清。剩下的只有土匪了。土匪这东西，又是一个样子。见红军把民团消灭干净，又听风传着红军的政策，他们也派来“说合人”，要求谈判。头一回来的，是杨木子的代表。杨木子在这一带，是“山大王”，志丹估计，这家伙不会有诚意，是来探风，就请郑大爷接见了。郑大爷讲的，也是红军的政策。二一回，杨木子本人来了，要见刘志丹。

郑大爷和志丹商量后，设下酒菜，把杨木子引到家里。杨木子是个大胖子，两眼滚珠儿一般，滴溜溜乱转，一看志丹不在，便野里野气地问：“刘大人不愿见我？”郑大爷说：“即刻就到！”说着，志丹从窑里出来，后边跟着罗炎和曹满囤。志丹没有说话，只做了个手势，便坐下来。郑大爷今天摆的是大方桌，志丹居中，罗炎、满囤一边一个，郑大爷和杨木子坐在下首。郑大爷对杨木子说：“你要见刘师长，刘师长就来了，把肚子掏掏吧！”杨木子见志丹那么沉稳，罗、曹那么精干，自己有点沉不住气：“我这个人，前几年，在渭河南岸跑过，后来在黄龙山也干过，黄龙山人多头杂，我才跑到这里，只要红军不嫌我难摆弄，我甘愿受红军收编。”

志丹回想起那些传说：这人有两下子，打仗诡计多端，

那年在渭南，带着几十个人，夜里光屁股摸进军官营房，“叭叭”两枪，官军慌忙爬了起来，穿上衣服，杨木子又大呐大喊起来。官兵以为光屁股的是自己人，专门打穿衣服的，杨木子一伙儿也打穿衣服的，几十分钟工夫，把官兵消灭好几百。这件事在渭河两岸传说好几年。如今这人盘踞南梁，官军也把他没办法。但是他若想向红军逞威风，可是瞎了眼。

志丹轻声一笑说：“红军是个炼钢炉，进来就变形，‘歪把铲’能变成‘金钩锄’，什么人也不怕，只要真心过来，都可以收编，人是可以改造的，只看双方有无诚意。”

杨木子一听，皱皱眉、咧咧嘴，半晌才说：“既然红军决心占南梁，我就得让位。各山有各山的‘山大王’，离了南梁，哪还有我站脚的地方？红军的主张到处传，我那些部下也分了心，都嘀咕着要投降红军。如今我只有一条路：归顺红军！说实话，我向来没投降过！”

志丹笑着说：“投降红军和投降国民党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你看看我们的官兵，哪个是要升官发财的，完全为劳苦百姓。国民党是干啥的？你也见过世面，不用多说，从蒋介石起，哪个不是喝人血养肥的？”杨木子突然站起，拱拱手说：“聆教，聆教！一言为定，归你收编！”

过了两天，杨木子带了二三百人，来到二家川，由红军改编成补充营，让杨木子当营长。红军也派进去些干部和战士，对土匪进行改造。自此以后，那些小股土匪，也来要求投降，都由伯仁、罗炎他们，顺手办理了。

高生华来看志丹。一见面就说：“百姓可喜啦！南梁周围百十里以内，没有了土匪，没有了国民党，百姓心上千年的石头一把掀了。走走！到我家喝稠酒去！”

不知谁引的头儿，许多人驮着、背着，来给红军送粮食。红军一概不收，战士们一个劲儿解释，“我们老刘有命令，红军只买粮，不白吃群众的粮。你们驮回去，等红军来买。”百姓也有说词：“你们对老刘说说，这是百姓的心意，军队不吃粮、怎么打仗？难道有白军吃的，没有红军吃的？”

财务主任“胡子老秦”，刚迈下山坡、见满地堆着粮袋，乐呵呵地对百姓说：“老乡们！我是专门给红军管给养的，就是不收群众粮。指挥部有命令！如今红军只吃土豪劣绅的，不吃穷人的。只吃敌人的，不吃自己人的。不够的时候到处买。”百姓们嚷嚷说：“自古到今，老规矩，‘兵来见啥拿啥，百姓见啥藏啥’，哪有百姓送上门，军队不收的？”“红军也是人嘛！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哪行？”

有个七十八岁的老汉，用烟袋锅敲着石头说：“打我记事儿那年起，就没听‘老先人’说过有这种年月，南梁的人要是不受匪灾兵灾，太阳从西边儿出来。如今叫我碰上了，百姓哪有不喜的？送几颗粮算啥？”胡子老秦说：“好事在后头哩！过些时候，一分地，不给地主交租，粮食打得更多！”老汉笑得直流口水：“有今天这世面，就是眼下死了，留下儿孙后代，我也放了心！”

师委会又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本打算在南梁继续

扩展,同时深入群众工作,不料张武轩回来了,带来王思学的信,要求红军主力回师关中。他认为:目前南方正闹“福建事变”,国民党中有人对蒋介石不满,在福州成立了人民政府,与中华工农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发表宣言,反对蒋介石卖国。蒋介石方面,也正忙着和日本人拉关系,企图和日本人合作镇压“福建事变”。这样一来,西北方面的军阀也在观风,对红军的态度可能有所转变。红二十六军不如趁此机会,回师关中,恢复照金苏区,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把枸邑、淳化、耀县地区的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打通第三路游击区和第二路游击区的联系,给下一个战略计划打下基础。

志丹向来认为,王思学能独立思考,对他的意见特别重视。看了信,再三考虑,去是不去?去呢,这里政权要晚建一步;不去呢,两边打不通,也影响南梁的进展。那边是南大门,大门不保,后院不安。便和迪伯仁、张武轩商量,决定回师关中。

南梁这边,由伯仁负责,以南梁为中心,积极开展保安、庆阳、合水、安塞几县的游击战争。留下得力干部,先把南梁的基本群众组织起来。志丹和伯仁商量:“主力红军撤离南梁。为确保安全,赶快通知赵宝魁,把周围的游击队,都往这一带集中,保卫南梁。为防万一,凡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一律暂用秘密方式,依靠群众掩护,等大红军回来后,再公开成立政府。”伯仁对于志丹的意见,是“言听计从”,完全同意,认为“这样比较稳当”。

这边刚商量好，忽听有人喊叫。伯仁、志丹跑出一看，是徐一知和杨郁文，穿着农民装，骑两头毛驴，已到窑前。两人忙上前迎接，伯仁扶着杨郁文，志丹扶着徐一知，都下了毛驴。志丹拉住一知说：“这场病把你害瘦了，为什么不多养几天？”徐一知哈哈笑着：“我哪能养得住？听说你们打下南梁，我的心早飞回来了，罗礼臣再留也留不住。”志丹问：“罗礼臣还好？”徐一知说：“对咱们不错，不是他掩护，给我送药送饭的，哪能好得这么快？”志丹说：“休息两天，我们走，又把你留下了。你做群众工作是个特等手，这回又得你出马了。这工作好比‘荒山开田，乱石造屋’，够你跑的。”转脸笑着对杨郁文说：“郁文同志，感谢你对一知的照顾！”

郁文的脸，霎时从脸蛋儿红到耳根子，很久才说：“他不听话，不是我捏鼻子，他就不喝药，都是我灌进去的。”葛明山正往树上拴毛驴，“扑哧”笑出声来：“好厉害！”志丹笑说：“没人管过他，这是头一回，你得耐心点儿，可不敢拔胡子！我们走了，一切又拜托你了。”

徐一知笑着直摇手：“这女子比小子还泼，头回上小石崖，她把我背上去的，说我病重，不能爬坡，人家都笑她，她把手榴弹一拉：‘有啥笑头？你们家里人不害病？’把团丁都吓跑了。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大家都冲着郁文笑起来：“好个泼姑娘！”

要走的人就要出发，杨剑拉匹马，要去庆阳，问志丹有信带没有。志丹说：“没有什么信带，见了熟人，就说咱们要在南梁建立根据地，就全有了。碰见兆平的游击队，叫他带

到这边来。”

天黑之后，志丹带徐一知、庄凡，去见郑大爷，托他多帮忙。然后又到白文秀家里，把高生华也叫来，对他俩交代说：“你们两个的身分还没公开，把徐一知、庄凡就交给你们了。他们都是关中人，对此地不熟，口音也不同。你们要掩护他们工作，照顾生活，一切由你们负责。大红军暂时离开南梁，你们也暂时暗着些儿、不可张扬。”

白文秀说：“你放心！叫他俩都住我家，我以性命担保，出不了漏子！”高生华比从前年轻多了，眼也不红了，喜笑颜开地说：“咱们一家住一个，一知同志住我家，女同志和我婆姨就伴儿住，庄凡同志住文秀家。”志丹说：“怎么住法，听你们安排，他们要挨户工作，你们还得带路。不好去的地方，请郑大爷帮个忙。”白文秀说：“我们两个能引路，走遍南梁地区，没有我没走过的路，村村都有熟人。”

徐一知见志丹明天要走，便对志丹说：“回到照金，看看老干妈好了没有？敌人进攻时，她把我送到梢林里，藏到石崖里，给我做些干粮带着。我要找谁谈话，她就叫儿子去找谁。晚上把我接出来，做些白米饭，腊猪肉，叫我吃得饱饱的。夜里给我安排住处，她和儿子轮流放哨。听说有个人要叛变，我叫她捎话去，把枪要回来，她真把话捎到，枪也要回来了。那人也没敢叛变。不知咋搞的，敌人把她捉了去，浑身打烂，头打得肿多大，那老人一句软话没说，直骂到声嘶力竭。……”志丹说：“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她，安排好她的生活！”

要走的，要留的，都做好了准备。徐一知坐在炕上，不愿躺下。他有点疑虑不安：主力都走，究竟好不好？老刘也离开，行吗？刚占领南梁，没他这个人，谁出谋划策？想到这里，他就去找迪伯仁、张武轩，三个人一商量，建议红三团留下，志丹留下，指挥全局，由杨冲带骑兵团回师照金。三人又去找志丹、杨冲。杨冲说：“我一百个赞成，主帅应当坐镇南梁，小弟虽不才，只要有令箭，保证万无一失！”大家都笑着骂杨冲：“活象个唱武生的！”

志丹说：“我接受大家的意见，也相信‘杨大胆’，回师照金，委你全权指挥！”又轻声说：“这次把补充营也带上，看看杨木子的表现。万一出事，你全权处理！”

第七章 汪台基遇难

张英良奉命回照金，路过石底子，就碰上王思学。英良传达了莲花寺决议，成立了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思学任总指挥，英良任政委。就带队伍去收复照金。走到马栏，得知“福建事变”等事，王思学就给志丹写了那封信。要求二十六军回师照金。但当思学、英良去袭击照金时，敌人听见风声，抢先跑了。照金已经收复，他们又上了薛家寨。

王思学、张英良，把各县游击队指挥员找来，在薛家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保卫照金，扩大苏区，阻击进攻南梁的敌人。任华匆匆由耀县跑来，找张英良。英良一见任华，马上宣布：“散会！”

任华把英良拉到石崖下，轻声说：“汪台基出事了！”英良急得跺脚：“咋咋咋？他会出事？”头上一轰，急出一身冷汗。张英良这个人，外表是个典型的耀县人，圆鼻、圆眼、赤红脸，但他的性格，却不那么强悍、火爆。他是又善又慢，见人先笑后说话，从来不发火，可是现在，他也忍不住了！自从汪台基在耀县起义，他俩就结成了生死之交。虽然现在对台基的事还不摸底细，不应露声色，他却不能保持冷静，忙叫来思学，一说，思学也炸了，象“生辣椒泼进滚油锅”。

“噫”一声冒了烟：“营救！”英良说：“快刀斩乱麻，你带淳化游击队、化装去摸情况。这里的事，全由我管！”

王思学把游击队摆在后边，自己先骑上马走了。思学记得，台基路过石底子时，说过他的打算：先到淳化，找保卫团长马云从，那是他的老朋友。在淳化稍事休息，由马云从派人送他到渭南；到了渭南，关系就多了，那边有渭华时的老朋友，和豫陕边界常来往。思学根据台基讲的线索，顺藤摸瓜：先到淳化，去找马云从。谁知马云从去了西安。

王思学脑壳利索，一转：就到西安摸情况！他化了装，先闯进三原城。三原城，一半繁华，一半荒凉。靠北城墙全是耕地，住着些农户。他悄悄钻进草棚，找个姓杨的老汉，杨老汉正抱着黑瓷罐喝水，见思学进来，手一抖，罐子掉在地上，碎了。“思学！人家都说你是渭北的红司令，怎么敢进城？”

思学笑说：“常来常往的地方，怕啥？”

杨老汉当即从木架上拿下张报纸，递给思学：“这是娃娃们拿回的，上边有怪事儿。三原中学的娃娃们都吵闹着，‘汪台基被捕了！’”思学展报一看，上边登着：陕西省长安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给马云从的祝捷电，说他擒获叛匪汪台基，建立了奇功。

思学骂了一阵，一屁股坐在小凳上，暗暗琢磨：原来马云从起了歹心，卖友求荣。和党部挂了钩，开起了“黑店”。这台基也太麻痹大意，怎么能把狼窝当佛洞，把蒋门神当鲁智

深呢？

思学要弄清台基被关押的处所，随即别了杨老汉，到街上找个饭铺，刚坐下，任华穿着长袍大褂来了。两人各要了碗“圪塔面”。吃着面，思学把报纸递给任华。任华说：“看过了。英良叫我来配合。咱们的人都化了装，有拉洋车的，有卖烧鸡的，有拉洋片的，有讨饭的，都进了西安。你呢？”思学说：“咱们在西安王家巷接头，我老婆在那里生孩子，门上挂了个红布条：‘院内有产妇，严禁入内’。”说罢，把面碗一推，思学先离了饭铺。

第二天黄昏，思学穿件黑绸团花长袍，戴着眼镜、礼帽，左膀挎着夫人沈梦云。梦云也大变样儿，粉面油头，点唇画眉的，穿件深绿丝绒旗袍，金戒指，金耳环，灯光下显得珠光宝气。到了巷口，坐上双人洋车，思学叫了声，“长安县党部！”那洋车就拉得飞跑起来。冬天日短，跑到县党部门口，街上已行人稀少，思学上了台阶，问声：“书记长可在？我是从南京来的。”传达说：“今天在省党部吃饭，庆祝生擒汪台基！”思学心里一沉，但还是不露声色：“我就是要查这案子，南京要人！”

里边出来个拿文明棍儿的：“你住哪里？”思学说：“杨公馆！”说着，拿出张名片，那人接过一看，是南京中央党部的特派员，连忙打躬作揖：“原谅！自己人！”又凑到思学耳边：“汪台基已解到军法处！南京要人，不好押运，怕路上劫走。”思学把礼帽一扬，下了台阶：“洋车！到省党部！”

夫妻俩坐着洋车，到了北大街，思学叫住说：“站住！”任

华按住车把，对思学说：“咋办？”思学说：“明天咱们的人，都到军法处门前做买卖，见机行事！”任华拉上车走了，思学夫妇回王家巷。

只过了一夜，天一明，任华就带人赶早市。军法处附近，洋车成排，烧鸡、麻花、江米酒、油条、酱牛肉、火烧篮子，都杂在人群里。就在这天，摊贩上摆着《西京日报》，上边登着：“奉南京蒋介石电令，将汪台基就地正法。”

思学气得一夜没睡：这是件大事，还没向志丹报告。谁知在陕北，王兆平截了保安县的邮差，把消息送给志丹，志丹已派张武轩到王家巷找王思学，要他们千方百计营救汪台基。武轩连夜赶到和思学商量后，又去找张汉民，碰巧汉民不在西安，去找杜斌丞，杜去兰州没回来。两人换上杨虎城部队的军服，闯进西安皇城，去找十七路军的王参谋，老王说：“咱们都是朋友，你们想救汪台基，我何尝不想？难处是省党部插手了。省党部书记宋子先，死守台基，寸步不离。”思学问：“你们的老头子呢？”老王说：“老头子是军阀，军阀就是军阀，首先是利己，台基没起义，都是朋友，一起义，就翻了脸，他怕烫着自己，引火烧身。不好向南京交待！”

思学、武轩，心里冰凉，低头出了皇城。见皇城内外，汽车川流不息，军警穿梭来往。看起来，正反两面，都在为汪台基周旋。

思学、武轩，到皇城东门外，买了些烧鸡、牛肉、葡萄美酒，又送给老王，掉着泪说：“送给台基吃吧！愿他能熬过这

灾难。”

思学、武轩、任华和游击队员们，在军法处门口转悠着，准备在台基临刑前，去劫法场。

两三天过去，不见动静。思学和武轩又进皇城找老王。老王那脸，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蜡黄无神、少气无力地说：“宋子先和十七路军的人，合伙把台基打死了！说要送台基去南京，台基刚迈出屋门，背后就挨了一枪，打死在军法处的院子里，怕的是有人劫法场。”

思学冒了火：“你们！你们太狠毒！为什么不打伤抬出来，我们会把他救活的，你们趁危打锤，连救也没救了！”武轩说：“把尸体交给我们，他是我们的人，将来有算帐的时候！”老王说：“宋子先还监视着哩！”

王思学、张武轩、任华在西安的时候，杨冲已带骑兵团到了照金。大红军一到，群众立刻活跃起来。政府委员王喜堂老汉、贫农团长老田、附近的百姓们，都跑来迎接。喜堂老汉老远就招呼：“咱们的人回来就好啦！”跑来拉手接行李。老田欢天喜地地嚷着：“百姓们盼呀盼的，把北山都盼穿个窟窿。我说不忙急，过几天还会回来，果真叫我说着了。”顺手拉住杨冲的马缰绳，百姓们拥过来，围得八面不通风，拉着干部们的手，问个没有完。杨冲说：“老乡们！咱们红军这回撤走，叫大家受惊了！你们可知道，咱们又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它叫‘南梁’。以后咱有两处家了。这条五六百里的路，也通了，咱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地盘也广了，照金的人也

可以去南梁，南梁的人也可以来照金，你们看多美！”大家高声笑着：“这样越发好得说不成了。只要咱们能大发，百姓吃点苦，也是‘芝麻炸香油，烂了也香在锅里’，喘口气儿，我们也走一趟南梁！”老田说：“叫老杨他们歇歇，有话慢慢拉。”

一时百姓散开，帮红军拉牲口，铡草，拌料，收拾窑洞。有人扛着红缨枪，跑到山上放哨，妇女游击小组，也由永泰媳妇带着，背着手榴弹跑来：“我们的组长呢？”杨冲说：“又在南梁干上了！”

“我们的冯主任呢？”

“在军队上扛枪哩！”

部队宿营后，杨冲要去看老干妈。喜堂老汉说：“你不用忙，她一刻儿就会来。”杨冲问：“她老人家的身体可好，徐一知惦记得很！”喜堂老汉说：“如今康健着哩！”

说话间，窑外叫着：“谁回来啦？”杨冲忽地站起：“老干妈来了！”连忙把老人扶进窑：“我就要去看你……”干妈说：“听说你们来，我哪能忍着性子在家里等？老刘没来？”杨冲说：“他离不开，他是一家之主，一知拉住不让走，就派我来了！”杨冲拉住老人的手，又问：“你可见好？”老人擦擦眼说：“哦！对了！你是个‘杨大胆’，好个硬棒汉！说半天我才想起来。我好啦！大家照顾得舒舒适适，十来天就养好了。如今过了一个月，满都康健了，你别操我的心。我在村里人手多。”

杨冲说：“徐一知嘴里老念叨，放心不下嘛！老刘也记

挂着你。”老人又擦擦眼泪：“老刘也是个把心操碎了的人。一知……”刚说两个字，就哽咽起来，勉强忍着，才又说：“这人的心太好！敌人‘围剿’，他正发烧，害了伤寒，还休息不下；稍一清醒，就找人谈话。指点着叫百姓坚壁哩，清野哩，黑天半夜还领着赤卫队，帮助百姓收秋，怕百姓吃不上饭嘛！庄稼收完了，他也躺下动不得了……还是那句老话：有一百个儿，也顶不上他一个！”

老田在旁插嘴说：“共产党就是这样，是百姓的老子，又是百姓的儿子，一个心为百姓。”

杨冲从马搭子里取出一包白糖，递到老人手里：“这是徐一知捎给你的！”老人接过白糖又是哭。老田说：“不在东西多少，是个心意。”老人哭得更厉害：“他病成那样子，还想着我！”杨冲说：“他也好了，在南梁工作哩，过几天又要当南梁的政府主席了。”

老人正擦泪，又笑起来：“多会儿我得去看看他！”杨冲又叫供给部拿来一匹蓝布，一百块白洋，放在炕上，说：“咱们红军打了好多胜仗、东西多了。你也苦了一辈子，又被敌人打伤抢光的，红军指挥部托我带给你这些，做身新棉衣、买条牛，叫永泰种地过日子。”老人家双手推开：“老杨，说啥话也不能，红军虽然东西多了，可人也多了，吃的穿的多少是个够？我们庄稼人，有啥好坏？能将就就对了。牛不用买，都有了。”

老田说：“一知同志临走对我安顿过，叫我照看老人家，还叫我安排烈军属的生活。老人家的伤，我们大伙儿给治

了。被敌人抢走的东西，能补的都补上了。牛也有一头，都是游击队从白区打来的。”老干妈说：“这就足天了，老百姓要是靠红军打回来吃，那还象话？大家心齐，啥事都办了，只要你们都好着，我们心里就松快。”

杨冲这个人，性子是个响叮当，打仗硬梆梆；可他是个念书人，办事总有个分寸，该文就文，该武就武。他盘算：群众是觉悟高，真是心诚意坚，敌人可是飞机大炮都来过的呀！受害的人家少不了。便说：“这么办吧，叫供给部再拿几匹布，拿些钱，你们政府委员，贫农团长和群众一块儿商量，看谁家最困难，就给补上点儿。咱们是一家人，谁也离不得谁，谁好过些，就互相帮助，要是不收，就是把红军看外了。”

老人家一听这话，倒皱起眉来，想了想说：“想得周到，咱们后山倒有几家烈属，把他们照顾照顾吧！虽然村上都给安排了代耕，这也是红军的一片心意。”杨冲说：“到底是老干妈，句句说得在理，大家看着办吧！明天红军全去慰问烈军属！”

杨冲在这里活动了十来天，能办到的，都办了。革命委员会、贫农团、赤卫军、妇女会，都活跃起来。张英良现在兼革命委员会主席，主持开军民大会，请杨冲讲话。正讲着，村口叫着：“王思学回来了！”

人们忽洒洒地跑来，把思学围住，要问个长短。思学低着头，啥也没说，把马鞭子一扔，走了。人们又闷着散开，不敢多一句嘴，杨冲、英良、武轩，都跟在思学后边，没人出声。

王思学脚步沉重，走到谷场上，一屁股蹲在谷草上，哭起来。三个人也蹑在场边儿，伤心落泪，谁也没说什么、谁也明白：台基牺牲了！忽然思学吼起来：“天塌下来吧！有老子顶着哩！打死个汪台基，叫你们拿一千个顶！在北方枪打汪台基，在南方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你蒋介石的江山能祖祖辈辈坐下去？……”

因为没有救出台基，思学特别苦恼，总觉没尽到责任。三人围着思学，坐在谷草上。还是武轩先开口：“这是一股逆流！全国性的逆流！据任华送的情报看：蒋介石镇压了福建政府，又调大军‘围剿’中央苏区，东北军源源开往鄂豫皖，张学良当了鄂豫皖‘剿匪’司令，全国又开战了。”

思学含泪低声说：“我在西安得到情报：西安绥靖公署也接到命令，要配合全国的‘围剿’计划，准备对陕甘边界和二十六军进剿。”他从内衣里摸出张纸，递给杨冲。杨冲念道：“命令冯钦哉，派两个团，一路从耀县北上，一路从洛川北上；孙辅臣团，由小邱北上；杨子恒派三个团，一路从正宁，一路从庆阳，一路从合水，向陕甘边界包围；命井岳秀，派张瑞芦团，从延安、保安西进，配合作战。……”杨冲骂道：“这家伙象蝎子，撅着尾巴乱蜇！”忽地站起来：“咱们不叹息，不畏惧！思学，起来！咱们先开个追悼会，把台基的事告诉大家！然后，研究反‘围剿’！同时派骑兵通知老刘！”

在绣房沟的后坡上，杨冲对大家讲：“从我们向南梁进军以来，敌人已经对我们进行第二次‘围剿’了，要打破敌人

的包围，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三路游击队在南线袭击敌人，骑兵团回师南梁，配合红三团和二路游击队，进行合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部队准备半夜出发，正打算早点休息，张武轩慌忙从外面跑来，对杨冲说：“杨木子有点不对头，路上怕会有变。”杨冲说：“在南梁起身时，我就不想带他，那是块生铁，不好使唤。有啥动静？”武轩说：“喜堂老汉来报告，昨晚他见杨木子不对头，就没敢睡觉，半夜起来装着喂牲口，听见窑里骂着：‘自由自在的日子不过，要找个婆婆管着’。”杨冲说：“这话里有话嘛！明明是说他当土匪自由，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要抢谁家就抢谁家，归红军收编了，就得听指挥，受调动，不自由了。又听说敌情严重，他就动摇了。”武轩说：“今天不能出发，再观察观察情况，免得路上哗变，咱们会吃亏。”

杨冲立即叫通讯员到各连传达命令：今晚不出发。

张武轩蹑去观察情况。到喜堂家墙外走了一圈儿，月暗头天，看得不清，只听远处有人说话。武轩顺着人声走去，朦朦胧胧，见大树旁有两个黑影，武轩倒退两步，闪在半截墙后蹲下，只听见一个大嗓门儿说：“不听我的你小心着，他们给了你啥好处？”另一个声音：“当初投红军你也同意的。弟兄们都觉这是条正路，到红军中同吃同住同打仗，人家也没把咱当外人。如今你后悔了，倒来埋怨我。”大嗓门儿说：“咱们先头过的啥日子？吃喝玩乐都随便，如今归了他们，这个纪律，那个规矩，把人弄得象个和尚。见老百姓还得说好

话，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愿听我的，今天起身，把咱们的人带好，凡是他们的人，统统打掉，跟上我另走。不听我的，你当你的红军，我上我的南山。”

武轩听到这里，肯定杨木子要叛变了。站起来，掉过头、回到团部，把情况说给杨冲、思农、英良、思学。思农说：“这人是惯匪，一时改造不过来，留下也是麻烦，但决不能放虎归山，给百姓留下祸害。”杨冲觉得，这位老大哥，轻易不说话，说几句，还挺有分量，大家都同意。英良和思学说：“要干就‘克利麻噻’！”

杨冲一挥手，马上布置兵力，就找杨木子谈话。杨木子自以为足智多谋，不会透风，便大大咧咧地走进指挥部。这时天刚麻亮。他一脚跨进门槛，便被警卫下了枪，带到杨冲眼前。只见杨冲沉着脸，皱着眉，两眼冒火，但目光一转，换了口气：“听说你不想干了？既是江湖人物，就要来得光明，去得磊落！我们可没亏待你！”

杨木子见事不妙，便豁了出去，鼻子一哼：“干了一辈子，只有人听我的，没有受人管的！”接着把眼一瞪：“说实话，我是赌气来的！”说完，扭头就跑。他以为凭着力大如牛，跑出一半里，钻沟溜洼，翻墙跳房，绕几绕，就能脱身，谁知刚跑出几步，就被打死在大门外。

土匪头子被打死，杨冲把杨木子的部下集合起来讲话：“大家要拿定主意，愿留下的，红军照旧收留。杨木子是杨木子的事，决不连累大家。不愿留的，说清就走，照发路费。”

杨冲声如铜钟，震得窑洞瓮响，杨木子的人，多是“泥鳅扎在污泥里”，没有几条干净的。又经杨木子来回鼓捣，有人已心慌意乱，可是另有些人，和红军生活了一阵子，感到待他们不错，脸上也有光彩，早想摆脱杨木子。杨冲估计，三言两语说不清，得做细致工作，目前敌情紧急，得快刀斩乱麻，派政工干部，连夜谈话，过筛子，去秕留精。

在紧要关头，部队里割了毒瘤，轻松一大块。第二天下午，杨冲、武轩、思农，便带队轻装起身：北上。

杨冲这个人，既胆大，又心细，他不直接北上，绕着圈子，边打边走。先向南行动，打了姚渠，缴几十条枪；再往东，打了宜君的大石板，又缴几十条枪；再往北，打了五里镇，又缴几十条枪；再向北走，绕到照金以北的店头镇，又打第四仗。既为三路游击队开辟了地区，又使红军得到补充。

提起“店头”，陕西人都熟悉，陕西境内有不少叫“店头”的，就象那什么“湾”、“峁”、“沟”一样，到处都有。凡是称为“店头”的地方，附近都有个“客店”，或者“骡马大店”之类的东西。这个店头，是在宜君县的边境上，靠梢林边上的大镇子。这地方粮食多，水土好，出的好烧酒。提起“店头酒”，陕西人没有不知道的，可与“太白酒”比美。

天气渐冷，山区比平原冷得更早，雪冻风寒，红军进了镇子，闻见酒香，真想买点儿尝尝。掌柜的也殷勤招待，杨冲下命令：每人不得超过四两，以班为单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免得人多易乱，掌柜的不好算帐。

杨冲虽是好酒量，他却不沾唇，亲眼看着给每个战士分

酒，有个别爱喝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有的只啜一点。大多是拿酒洗脚，擦背，活活皮血，治治冻疮。烧坊掌柜的，也是个有趣人，硬要送一瓮好陈酒，请战士们喝喝。杨冲把掌柜的肩膀一拍：“好意应有好报，不听就是不恭，你试试看，有没有痛饮的？”掌柜的拉起围裙，往腰里一掖，搬出一瓮陈酒，往案子上放：“好陈酒，来四两！”叫了几声，没人理，掌柜的才说：“几十年了，我见过多少过路军人，哪个不喝得稀泥烂醉？”杨冲笑说：“凤凰草鸡不一般！”掌柜的笑道：“这话倒真，我仔细看了，有的硬是不沾唇，都洗了脚，为的是行军轻快。是不一般！”

红军在店头休息一夜，又出发，直奔南梁。

这次回到南梁，到处一看，情况大变：李可夫和杨剑领导着，已把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四个县的游击队统一起来，成立起二路游击队指挥部，调动指挥自如了。

杨冲、武轩和思农去找志丹。迪伯仁说：“接到你们的信，下去组织反‘围剿’去了。你们歇歇，再去看热闹，这两天正成立‘陕甘革命委员会’。”几个人顾不上歇，先到山上绕一圈，看见山头上已有红缨枪哨岗，农民赶着毛驴，往山上送粪，那山下，有剪羊毛的、割草的。思农说：“是不同了，象咱们的地盘儿，一知真有两下子！”杨冲说：“他有个金刚钻儿嘛！”

徐一知的办公地点，设在寨子湾村。武轩、思农和杨冲一进窑，满屋旱烟叶子气，进进出出，尽些些拢羊肚子手巾、抽旱烟锅的人。有人还喊着：“徐主席！我家办喜事，你一

定得去！”

杨冲说：“真成立了政府、当上主席啦！”徐一知笑着说：“刚弄成，群众急得没法，想一觉醒来就成立个苏维埃，怕没个政府不好办事！”思农说：“我们临走时，还怕出乱子，说慢慢来，咱们又保守了！”伯仁说：“咱们的陕甘特委也成立了，我是书记，老吴管组织，志丹是军委书记，庄凡管宣传，武轩专任四十二师党委书记。”武轩只点头，没答话。

庄凡老远叫着进来：“你们晚了一步，革委会成立那天，家家户户贴了新词对联，闹社火，扭秧歌，请吃饭，真是热火朝天。郑大爷备了一桌酒席，请我们去‘过年’，百姓们提着油炸糕、黄米馍馍、黄米甜酒、煮鸡蛋、挂面、油酥散子，到处找红军、游击队送吃喝，有的把酸菜坛子都搬来啦！”

正说着，有个愣头小伙子，进门二话不说，抱住一知摔跟头：“看谁的力气大！”徐一知往炕上一跳，说：“明天咱们下沟担水，看谁跑得快！”杨冲把小伙子一拉，摆出个架势，伸出手：“试一试，看谁扳过谁？”愣小子一看：“徐主席是文人，你是武人！”刚一伸手、看见杨冲的粗胳膊，一伸舌头，跑了。

愣小伙子刚跑开，苍沟的马大爷、太白镇的“蒜客”，都提着酒，远道跑来祝贺，进门就叫“老刘！老刘！”一知说：“老刘还没回来，我正等着哩！”警卫人员接过客人的东西，就弄茶水。

庄凡走进另一个窑，见杨郁文正帮着压饴饴，郁文光着脚，坐在饴饴床上，一边说笑一边压。庄凡说：“今天要压细

些，有远路客人。”生华婆姨说：“郁文，今天你压不好，到你结婚那天，罚你剃荞面！”文秀婆姨说：“不要看你是个洋学生，入乡随俗，得按我们的规矩办：戴上银手镯，剃得叮当响，才算有本事！”郁文咯咯地笑起来：“大嫂子，你不用吓唬我，到那一天，你们干啥，我就能干啥！”生华婆姨说：“新媳妇头一天要扮成个妖怪，穿上长袍，前后心贴上红布，头上盖着红布，骑在毛驴上，两边两个小鬼判官，腰里别着大刀弓箭……婆家才能来接人……”

郁文笑得捧着肚子：“嫂子！明天你先把我和文秀扮成妖怪，咱们先试试！”三个妇女一台戏，把个窑都笑翻了。

第八章 第二次反“围剿”

葫芦河川道上，在距南梁堡几十里以外的林锦庙附近一个小村里，刘志丹正开军事会议。这是接到杨冲、王思学、张武轩从照金送来的敌情报告之后。

普通民窑里，炕上炕下，坐得满是人。条凳、小板凳、砖架的木板上，座无虚席。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杨剑、政委李可夫，红三团长罗炎，庆阳游击队长赵宝魁，保安游击队长王兆平，合水游击队长阎小盛，安塞游击队长李实，二路游击队宣传科长冯惠琼，二十六军后勤部长葛明山，还有特委宣传部长庄凡，陕甘革命委员会民运部长赵羔子，南梁的保卫队长尚占武，都在会场。

刘志丹坐在炕桌正面，等人都坐稳了，他第一句就说：“同志们，现在，敌人对我们进行第二次‘围剿’了！”这句话吸引着全部目光，大家望着志丹那舒展的脸，空气异常严肃、认真。志丹脸上闪光，眼睛黑亮，目光如电，射向每一张脸，神情刚毅沉着。他介绍了敌情，又说：“大家都是‘诸葛亮’，大家出主意，咱们要打得巧，打得妙！还要打得狠！”

一阵沉默，谁也没先说话。志丹坐下抽起烟，只听有人小声骂道：“十七路军和咱们打了三年，还不罢休。说他和

蒋介石有矛盾，现在看来，他和咱的矛盾还是第一位。”有人说：“军阀就是军阀，咋有利咋干。对于军阀，虽然有时可以和我们联合，但都要看到他反动的一面。”

罗炎低头闷坐，他在和敌人生气，咬咬牙说：“井岳秀那个张瑞芦团，谅他不敢马上西进；谁跑得快，谁自投罗网。甘肃杨子恒那三个团，插上翅膀也不会飞那么快。咱们先钻个空子，打了张廷芝和谭士林，除了陕甘内部的祸害，削掉‘围剿’军的爪牙，先把内部打扫干净！”

王兆平还是那个精明劲儿，从脸上看不出被人打的伤痕。他的伤痕，藏在内心，从不外露，见了熟人，只是点头微笑。这是他和志丹别后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参加志丹主持的会，此情此景，别的什么话都只好咽了下去，反“围剿”第一。他说话很平静：“我同意罗炎的意见，张廷芝、谭士林和咱们打了多少年了，是两条有实力的地头蛇。现在张廷芝也归了井岳秀，和张瑞芦抱的一条腿，原住在安边，如今正向这边集中，一个营已进入三道川，总的行动目标，是配合十七路军的‘围剿’，进攻南梁。谭士林守住元城子没动，派人到处探风。我们的侦察，常和他们的侦察撞上。”

赵宝魁说：“要打这两个坏种，就快下手，我们庆阳游击队先拴住杨子恒一个翅膀，叫他扑腾慢些儿，他们分进合击，咱们分头拦击，然后揪住要害，再一锤打下去！”

志丹问李可夫、老杨剑：“你们二位高见如何？”杨剑说：“这办法能成！小盛在合水，拦击冯钦哉那两个团。通知三路游击队，打击何高候和孙辅臣。”

李实也是和志丹别了五年，第一次见面，啥也顾不上问，只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安塞游击队，都是本地学生和农民，对延安、安塞、保安这个三角地带，我们都熟，可以牵制高玉亭和张瑞芦。”

李可夫问阎小盛：“小盛，你的任务是不是重了？”小盛说：“我一条腿顶敌人十条腿，冯钦哉有啥了不起？又不是没打过！我们还有李叶，他一亮相，旧公安人员跟上他的不少，那些人鬼大，时常夜里摸敌营，弄得敌人日夜不安。”

志丹见大家已把意见摆开，他说：“到底是诸葛亮！都能说到点子上。我就把大家意见归总说几句：我们的主力，现在只有红三团；杨冲带骑兵团回来后，马上参战，共是两个团。当前的目标：张廷芝、谭士林。保安、安塞、庆阳、合水几个游击队，尽力配合，各把一关，全听杨剑、李可夫指挥。尚占武的保卫队回南梁，防止敌人偷袭，搞宣传的庄凡、冯蕙琼，马上展开宣传，就说红军要打保安。散会！”

炕桌、条凳、板凳、木板叮咚乱响，大家都站了起来，往外走。李可夫叫住蕙琼说：“小冯，咱们一块儿走，我把你的马和我的拴到一块儿了！”蕙琼说：“不用！杨剑同志把马给我捎到了门口！”说着快步飞走，出了窑门，跳上马跑了。

各县游击队回各自岗位，庄凡、赵羔子、尚占武都回南梁。

红军从林锦庙出发。队伍比打合水时增加了一倍，骡马牲口也摆开一里多长。刘志丹和罗炎骑马并行。队伍经过金鼎山、小蒜川，只见冯蕙琼穿着便服，带着宣传队员，沿

路贴标语：“打进保安城，活捉高玉亭！”“打进保安县，活捉赃县官！”百姓们都大声小气地传说：“红军要打保安县城了！”有人说：“县里的高玉亭这两天慌了，到处布岗派哨的。”

红军涉过洛河的冰水，又走了一天，突然返回向西。原来打保安是虚张声势。到了西川，路过刘家砭，恰是志丹的家乡，他离家又四五年了，今天路过家乡，公务在身，不准备回家，却可重观旧景。他指指山头对罗炎说：“这刘家砭离我家只五里路，你看这山上的长城，是周朝时修的。我家在长城内，刘家砭在长城外，古代我们是长城内外两个国家，后来我们成了一个刘家。”罗炎仰望那山顶断墙，随着山脉的起伏、蜿蜒逶迤，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惊讶道：“我原来还以为修长城是秦始皇发明的呢？”志丹笑说：“除非你一听秦始皇，就吓糊涂了，才把什么都说成是他的创造发明，其实，到这里一看，就明白了。到榆林那边，才是秦始皇续修的。”罗炎说：“这历史考证起来还挺有趣。”

小河边站着些老汉、后生、婆姨、娃娃，远远看见志丹，都连声招呼：“不家去看看？”志丹忙下马招呼，人们忽的围上来，拉住马辔头，叫家去喝口热水。志丹笑说：“这一歇，敌人就要跑了！你们准备好茶水，等打了胜仗回来，咱们热闹热闹。”

志丹跳上马，扬扬手，开始急奔。夜里赶到金汤镇附近，稍一打尖，拂晓行动，带少数骑兵，冲到三道川的蔺家砭，打了张廷芝的看家狗——把蔺士殿的两个连消灭了。在

这同时，罗炎带红三团，急行军二十里，冲到崖窑沟，剿了张廷芝的后方，连修械所带军队，一锅端。

两下里，消灭敌人二三百，缴枪三四百，好马几十匹。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只这两下闪击，气得张廷芝上下蹿，直骂安边那两个营不来配合。万没想到，安边那两个营，被王兆平的人挡住了，只有蔺士殿陪张廷芝落荒而逃。蔺士殿是张廷芝的一条警犬，一提起他，这一带群众都背后唾骂。一九三〇年“三道川事变”时，他跑到永宁山追捕过刘志丹，那时就被李宜如吓唬过，被老县长奚落过，被刘志丹当面骂过。

在洛河北岸的金佛坪，张家一窝老小，听说张廷芝打了败仗，都从金佛坪往豹家寨子跑，那个乱劲儿，象滚水灌了蚂蚁窝。男女老少，穿长袍的，披马褂的，束长裙的，挂斗篷的，擦胭脂抹粉梳圆头的，扎喜鹊簪的，留剪发头的，梳长辫的，唧唧哇哇，齐往寨子上奔。奔着命，还不舍财；背着红绸绿缎被，拖着嫁妆衣，抱着梳妆台，挟着手饰匣，提着干粮袋，捎趿里背的是大烟家具。前拥后挤，黑天摸地，哭哭啼啼，奔丧一样。金佛坪是张家的小团城，离山寨只有二里路，在这条路上，在洛河的冰块上，月经纸，针线包，绣花枕，红裤子，绿腰巾，哩哩啦啦，掉得满路皆是。

群众都躲在山屹崂看着，骂着。特别是保安县的游击队员们，不少是拦工汉，吃过张家的亏，早已恨在心头，便冲着那群人，“通通”放了两枪，吓得那群狗男女如同苍蝇，

“噙”地一下，挤圪塔乱跑，哭叫嚎啕，不知往哪里钻。王兆平在山上看见，忙下来叫道：“都是些婆姨娃娃、老不中用的，打他做啥？跑叫跑去！寨子上这种人越多，他们的包袱越大，留在下边，倒是咱们的麻烦。咱们只监视好，不许寨上的人下来就对了。”

说完，兆平又上了山，一眼盯住豹家寨子。因为那寨上住着张家的另一支队伍：张福的民团。只要张福一露头，兆平马上就开火。兆平的游击队、除督视着张福民团外，还派另一些人，切断安边通往三道川的大小通道，阻止张家那两个营来会合。兆平在洛河川上撒下各种尖兵，一会儿送来豹家寨的消息：张福露了头，看见游击队，又缩回去了。兆平说：“不要理他，现在不是打的时候！”一会儿，又送来西边的消息：张廷芝那两个营从安边刚出动，被游击队一顿手榴弹，轰回去了。

再说元城子那边。元城子，在庆阳西北，距庆阳城一百多里，距荔阳堡也只一百多里，是个旧寨子，是谭士林的老家。谭士林老奸巨滑，听说红军又来打，跑进庆阳城，躲了起来，只留下儿子守老窝。那儿子也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帮手，和张廷芝的资历差不多，外号“谭大少”。

谭家兵，上次吃着甜头，占了赵文治的便宜。这次见要打仗，谭大少亲自上山观风。只见张廷芝带着残部直往西奔，他本想喊叫“红军来了”，借此吓唬一下，再捡些便宜。可是又想，这张廷芝可不是赵文治，他是本土老鼠，弄不好，记

下仇恨，再钻自己的老窝，岂不弄巧成拙？忍了几忍，放他张廷芝过去。看看后边没有追兵，便回去休息。还没坐稳，忽听外边枪响，忙跑出去叫声：“红军来了！”吓得摸不着大门。

原来，红军打罢张廷芝，紧接着就挥师西进，一天一夜，就到了元城子，扫了一道川，谭大少见红军骑兵赶到，拉匹马就往南跑。不想大个子罗炎从后边追来，“当当”两枪。谭大少丢下马就跑，罗炎拉过那匹高头大马，飞跃而上。在元城子周围转了一圈儿，见寨门紧闭，不打算攻寨，直奔南边的李家梁。

李家梁，正是谭家屯兵之处。罗炎刚到，就看见远处一队骑兵，抢占山头。那骑兵跑得象飞一样，为首的却是老杨剑。罗炎当即调动队形，绕到敌人侧面，拦住敌人的去路。战士们依着各种地形射击，有的射骑人，有的射马肚子，谭家兵没防这一着，被逼得滚鞍跳马，溜坡淌沟。杨剑又绕着圈儿，带骑兵冲过来，象“吆羊群”一般，边追边打，把敌人的几个连，消灭得干干净净。

只这两仗，红军又得好马百十匹，好枪百十支。

杨剑跑来向志丹报告，志丹决定，把这次缴获，完全补充庆阳游击队。这支队伍立时壮大起来。

赵宝魁带的庆阳游击队，就在元城子、李家梁一带活动，听说罗炎来打谭家兵，早鼓上劲儿了。谭家兵一动，杨剑就去抢占李家梁山头，宝魁就带些人马，在庆阳和李家梁之间来回游击，拦阻庆阳敌人增援。战斗一结束，他就飞风

般跑来说：“老刘！杨子恒那三个团，一个绕道向合水方向去了，另两个团，还守着庆阳没出来，咱们得想法搞他一家伙！”

志丹正在李家梁附近休息，见宝魁穿着缴来的棉大衣，腰里扎着皮带，身上背着长枪短枪，跑得满头冒气，那高鼻大眼，棱角分明，个头威武英俊，便笑道：“古人说，甘肃出战将，你倒象个马超了。”宝魁瓮声说：“我可不是陇人。不过甘肃这伙人，咱们都打熟了，闭着眼也能摆弄他们，只要叫我撞见，跑不了一个。”

志丹想起，当初宝魁在南梁搞队伍时，陈瑋璋来“围剿”，他光脚追赶敌人，七枪打死七个。吓得敌人全跑了。

志丹把杨剑、罗炎、赵宝魁……都叫到一起，分析情况。志丹说：“前边这几个战斗，算是第二次反‘围剿’的序幕，正戏还没开场。据目前看，敌人也鬼得很，打算等咱们往南梁撤时，来个两边夹击。咱们呢，不打算回南梁，就在庆阳、合水之间搞他一家伙！最积极出动的，是杨子恒的另一个主力——王子义团，装备也比赵文治好些，打了他，咱们的装备也可解决一部分。”

志丹决心已下，当夜就下命令：阎小盛的合水游击队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李叶带上，箝制杨子恒窜到合水那个团，阎小盛带一路向这边集中；赵宝魁带庆阳游击队，去袭击庆阳，把敌人引出来，找机会消灭他；王兆平带保安游击队，监视保安一带民团，不许他们配合；再把王思农派回照金，帮助王思学，打击孙辅臣和何高侯；另派些人，抄冯钦哉

的后路，逼他向后撤；命杨冲带骑兵团，速来和红三团会合；李实带安塞游击队，拦击并岳秀那个团，不让他西进。

命令下达后，各路人马都在运动，志丹叫上罗炎，倒在炕上睡了一觉，吃完饭就出发。

红三团在庆阳、合水之间绕了一圈儿，杨冲已带骑兵团赶到。杨冲一见志丹，就叫着：“老刘！你又要把敌人切开吃了！”忙乱间，志丹顾不得多问，只说：“你赶到了就好！咱们马上返回合水，集中主力钓大鱼！”

骑兵团、红三团到了合水，李可夫、老杨剑带二路游击队的部分人来会合。李可夫和杨剑都跑得风尘仆仆，胡茬上挂着冰珠，但都是精神抖擞、红光满面。后面跟的是冯蕙琼，脸蛋儿冻得象红苹果。老杨剑一见志丹，就摸着短下巴颏说：“听你摆这阵势，我就说，能行！准能打他个鸡飞狗跳！”李可夫擦擦眼镜，往炕上一坐，“唉”了一声，“我一路走一路想，几年了，现在才摆开棋盘大走了。这三路游击区也分得对，南边的敌人，被三路游击队‘别着腿’，前进不得，咱们可‘将军’了。”说完，又感慨地补了几句：“要是‘杜康大人’还在，准不许这样干！”

老杨剑一边解扣脱大衣，一边说：“杜瞎子，就是瞎子嘛！不但不许这样干，一提起到南梁，他就‘谈虎变色’，好象要他‘上刀山，下油锅’似的，连忙用‘梢山路线’来压人。真是‘坑人害祖宗’，说实话，那几年我都灰心了。越干越扫兴，现在才提起了精神。”

志丹把大家带进个拐窑里，叫煖煖烧堆柴火，大家围火

坐着。志丹叹口气说：“过去的事不提了。我们这些人，是靠党性工作的。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可是‘冒牌货’一掌权，就出歪主意，我们还不能反对，一反对，就是反对‘党的路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中央’，就是‘右倾’，就是‘反革命’，一大堆帽子，压得你动不得。所以，权大的人，说句歪话，就使千军万马跟着瞎跑。这也是由于我们普遍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低，识别能力差，又有封建传统思想意识，往往不自觉地吧领导当成‘皇帝’，把他的吧当作‘金口玉言’。只要是领导，就把他当成党的化身，把巫神当活菩萨敬了。”

杨剑说：“着着着！这话算说对了，我早看出是这个道道，就是没有你说得透。我那时也不敢说，咱们把‘粪爬牛’当成了‘金凤凰’。你要不是太‘正统’，信佛心切，就可早些带我们上南梁。”

李可夫摇摇头：“不不！现在这么说，那时可不行，果真那样做，我这个陕甘游击队的政委也不敢支持。因为杜康可以向中央告状，造谣。中央万一听了他的一面之词，就会向全国发出通报，说‘刘志丹叛党’，不服从党的领导，带上队伍上南梁当‘土匪’去了，把老刘的红脸能画成个‘白脸’，越发说不清楚了。”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一阵。

冯蕙琼不以为然：“西安早有人说杜康是‘卖狗皮膏药’的，你们还那么信服。要是我呀，宁可戴个‘反党’，也不能听他摆布！”李可夫说：“小冯是有股倔劲儿，是位强项令，我应当向你学习！”蕙琼翻他一眼，没理。

志丹笑说：“小孩子么，‘初生牛犊不怕虎’，她不知道‘紧箍咒’的厉害！”蕙琼看了志丹一眼，志丹再没说下去。补了一句：“从前的事放下！眼前的事要紧，打仗！”

红军和游击队同时出发，中午到了合水县以南五十华里，在西华池宿营。老杨剑对志丹说：“你们先休息，我去布置警戒！”

西华池一带，是高地平原，东西两边，都是深沟。塬上住着二三百户人家。部队宿营后，忙着做饭，饮马。村里没有水，骑兵得把马牵到三四里外沟里去饮。志丹刚歪下，老杨剑回来了，后边跟着阎小盛，还有些游击队员。

志丹见那些队员，模样都很相似，披的都是老羊皮袄，便打趣说：“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小盛说：“你看我这伙人，都是壮后生，打不烂压不断的，打起仗象些小老虎，能踢也能咬！”志丹笑说：“阎小盛到底是个阎小盛！怎么？棉袄又扔啦？不穿老羊皮，就得改姓名！”小盛说：“我又弄了件老羊皮！这老羊皮可是个宝，天冷正穿，天热反穿，不用买布买棉花，省多少事！你给我那件棉袄，只穿了三天，我就送给个烈属了，还是老羊皮方便，走路睡觉都是它，不怕风吹，不怕雨打！”接着又问志丹：“来合水那个团打不打？”志丹说：“命令上不是说了吗？它不是主力，叫李叶带些人，先给他兜圈子，缠住他，宝魁一抄他的老窝，他就得往回跑！”

小盛把自己的人集合起来，领到草窑里休息，又跑回来对志丹说：“听说那个大家伙出了庆阳城，……”罗炎一骨碌

爬起来：“它真露头了？这么热心？我们要的就是它！”志丹抽了几口烟，在炕沿上磕着烟灰，不紧不慢地说：“他们上了赵宝魁的‘当’，是谨慎的指挥员，不会来这么快。如果他很骄傲，想犯错误，就来吧！”

老杨剑摸着短下巴颏，慢悠悠地说：“宝魁怎么没来消息？咱们稳住点儿，再侦察侦察！”小盛一听，提起枪就走。

大家估计，这一股敌人，不会来得这么快，志丹传令：吃饱睡足，准备后半晌行动。罗炎怕战士贪玩，翻身起来，挨门挨户检查去了。

不多会儿，赵宝魁派人送来报告：那天他刚到庆阳城外，转悠了一圈儿，敌人就出来了，他们走，敌人紧跟，看样子，敌人是求战心切，急于求成，也很骄傲，八九个连一齐行动，他们绕到侧面，敌人还是向前赶，目标是直奔大红军，现在距西华池有十几里路。

志丹看完说：“他急于求成，正好，紧急集合！”司号员吹起紧急集合号，老杨剑急往外跑。志丹又对可夫说：“这个仗打起来可能很热闹，情况不简单，请你总指挥，我到侧面助威。”李可夫说：“不行！还是由你总坐镇，我去指挥庆阳游击队，老杨剑指挥赤水游击队，咱们打他个干净利落。”说完出门，骑上马跑了，志丹笑道：“李可夫不简单，懂军事了，想的路数很对！”

志丹、罗炎、杨冲，都上了旧城墙，拿着望远镜，观察一下，见敌人密密层层，越来越近，只有二三里路了。志丹双

眉一皱，放下望远镜叫道：“准时来了！”

杨冲的望远镜一直举着，见敌人几路纵队，急头绪脑，象奔丧一样，不禁笑道：“好家伙！‘司马懿的兵’，跑得好快！”敌人从西南方向，象潮水一样，直向这边涌。从望远镜里看，有一两千人，三个营、一个机枪连、一个炮兵连，后边还跟着二三百保安队。杨冲说：“这不止八九个连，中途加了人！”

志丹又前后环视，红军占的是洼地，背后是高地，西边是庆阳游击队，已经拦住打上。可是敌人不理，队形不变，只顾往前赶，来扑主力红军。罗炎上了火，把大衣一扔，捋起袖子：“给个迎头痛击，杀杀他的骄气！”志丹也笑道：“这么骄傲！这地形易守不易攻，他自找苦吃！”

志丹一转脸，当即布置：“罗炎带红三团，向高处撤撤，依靠旧城，把正面敌人顶住！杨冲带骑兵团，把他的阵营打乱！”说完，坐在城头上，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敌人。罗炎说：“你下去吧！下了命令就行了，何必都待在前边！”

这是罗炎的老习惯，一到紧要关头，他就劝志丹靠后，自己靠前。这多年，遇的逆境太多，总怕伤了志丹，使自己失了主心骨，同志们失去核心。志丹也理解罗炎的心情，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决不离开前线。他说：“这个仗，是这次反‘围剿’中的第九次战斗，也是最重要的战斗，我一定看着打！”罗炎说：“你放心，准能打好！你待在这里，我老不放心。”志丹怕他分心，只得暂时下了城墙。

罗炎先摆一个连，顶住敌人的先头部队。刚一打，敌人

就逐渐散开，机关枪、迫击炮，都叫起来。杨冲的骑兵也是先上去一个连，连长刘三丙，是个“冒失鬼”，不等后续部队上来，就冲开了。敌人火力强，刘三丙冲了几下，被顶回来。刘三丙垂头丧气，跑来请罪。杨冲气得脸色发紫，要发作，又忍住，只说了一句：“急什么？忍住点不行？”说完，把脸一扭，撇开刘三丙，自己拍马而上。

敌人见刘三丙后退，自以为得势，越发疯狂，马上集结队伍，发动攻击。志丹一看，杨冲的骑兵全部上阵，忙又跑上城头。拿望远镜观察，见不远处拴着匹马，架着机枪，断定是敌人的指挥所。便对罗炎说：“这样打，劲头不足。先摧毁敌人的指挥所，捉住指挥员，这仗就顺手了。”一句话点破了罗炎。罗炎马上命令：“曹满囤，带一个连绕到敌人后边，专打指挥所！”黑小子一吆喝，带人就冲过去了。

志丹又命令：“骑兵冲击敌人的指挥所，步兵跟上去！”

杨冲立在白马上，把鞭子一扬，骑兵旋风似的转了过去，一个猛浪，把敌人冲开个口子。志丹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杨冲。整个塬上，打得烟尘遮天，分不清谁是谁。敌人抱成团儿，挤圪塔，不让冲散。志丹透过雾，忽然又看见杨冲，跨着白马，象驾云一般，朝树后穿过去，后边跟着一溜马队。转眼间，象开了电钮，敌人的整个阵地都被牵动，左右翼都着了慌，齐来包围杨冲的马队。志丹高兴地喊道：“好个杨大胆！冲到要害上了！”转脸对罗炎：“快！准备抓俘虏！”

罗炎奔下城墙，带着一个连和少先队的娃娃们，呐喊着扑了过去，展开肉搏。罗炎命令：“围射机关枪、迫击炮阵地！”战士们绕到侧面，专射机枪手、迫击炮手。炮手们被射得东倒西歪，罗炎迈开长腿，一个蹦子跳过，拌住机枪手的脖子，两个少先队娃娃，小牛跳在敌人脊背上，伸过双手，抠住敌兵的眼珠，小福一头撞进敌人怀里，上去咬住敌手。焕焕一气，跑到志丹面前，敬个礼，志丹点下头，焕焕象只鹰，飞了出去，冲着另一个机枪手，打出一排子弹，跳过去，把敌人一脚踢倒，抓住机枪，向敌人扫射。

杨冲冲垮了敌人的指挥部，曹满囤带人甩出一排手榴弹，把敌人的指挥官炸倒了。群羊无头，敌人成了受惊的羊群，满壕乱跑。壕上到处响起：“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右翼大路，被李可夫和赵宝魁带的庆阳游击队卡住了。赵宝魁枪法好，一枪一个。手枪子弹打完，又用长枪。游击队员们扔出的手榴弹，在敌群里到处开花。

敌人又被逼得向左逃，恰好老杨剑和阎小盛带合水游击队顶上来，拦住一阵好打，敌人落进天罗地网，急得连人带马往沟里蹿。哪知这水沟，有齐腰深的淤泥，那些骡马、机枪，混着泥人，越陷越深，再也拔不动腿，塞了一沟。

阎小盛把皮袄一脱：“捉活的！”扑通跳了下去。游击队员们也跟着脱衣跳沟，阎小盛虽然断了脚脖子筋，但他一咬牙，使身体的灵活不减当年，一跳下去，恰好骑在敌人的背上，抓了两把泥，就往敌人的眼上抹。游击队员们，有的跨上敌人的脖子，有的顶住敌人的屁股，使敌人趴下；有的骑

在骡马上，抓住机枪，有的用脚顶住敌人的肚子，有的抓两把泥，往敌人脸上糊。

沟里的敌人，凡是能喘气的，都象挨了刀的泥母猪，血浆混着泥汤，哭天喊地，一面爬，一面叫：“红军爷爷！饶命！”

阎小盛抹了一把脸，大声叫道：“叫他们爬上去！”

红军战士，登着枪，把那些滚泥的，没滚泥的，一齐押到塬畔上，集合报数。又见敌人腰里都拴条绳子，马后捆着绳子，便一把拽住：“这是干啥？”俘虏们一面哭，一面解绳子：“这都是‘当官的’主意，命令每人必带绳子，打了胜仗，好捆红军和百姓。”游击队员一脚踢开绳子，冷笑道：“哼！蠢猪！这是‘作茧自缚’！”突然眉头一皱：“过来！手背过，把你们先捆个样子看看！要不，你们的绳子白准备了。”

正要动手，阎小盛从淤泥里跳出来，把枪在空中一挥，将那队员拉到一边，悄声说：“快别胡闹！老刘再三嘱咐，要注意政策。你看，老刘过来了！”队员的脸一红，忙丢了绳子。志丹远远笑着过来：“快拾起来，绳子还有用，送给百姓捆柴草，不是好东西？”自己弯下腰，把绳子收了一堆：“可不能捆俘虏。对敌人仇恨是对的，你们今天打得很勇猛，都是好样的！敌人缴了枪，就不同了。咱们不是叫着‘缴枪不杀’么？说话要兑现，才称得起‘红军游击队’！”

红军出奇制胜，打扫战场。捉了七八百俘虏，缴获一千多长短枪，四挺机枪，两门迫击炮，骡马，物资，都正在整顿。志丹把葛明山叫来说：“这些东西，一部分补充红军，一部分

补充游击队。庆阳的已补充过；合水、保安、安塞，都给分配些。这个仗是集体创造。还有那些俘虏，叫小盛派人押给李可夫，都交给冯蕙琼审查。”明山说：“我知道，这次战斗前，李可夫给冯蕙琼分的任务是审查俘虏。已经带着些人，在村里等着哩！”

合水游击队近水楼台，首先得到补充，红缨矛子全换了洋枪。阎小盛叫着：“老刘！行啦！我的基础打下了。很快就能搞成‘游击支队’，看我的吧！”志丹一高兴，打了小盛一拳：“胃口还是这么大！”

农民见游击队枪多了，成群往游击队里跑，要求参军。小盛说：“要参加的，我都收，快来编队！”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该驮的，背的，葛明山带着些人，都打点好了，准备往后方送。

罗炎那边，为两门迫击炮发生了争论。罗炎说：“咱们有骡子，都驮上走！”战士们坐在炮上不让驮，伸着脖子争：“我们有的是人，为啥不让背上？头一回缴到迫击炮，骡子驮上碰坏咋办？”罗炎耐心解释：“好同志哩！这怎么能背呢？一个人连个炮筒也背不动，还能背大炮？我从前和你们一样，试验过、背不动！”战士们说：“从陕甘游击队起，就没缴过大武器，这是头一回，还不让背上？”罗炎笑了：“我再说一遍：这种傻事我干过，做兵运工作的时候，看见人家的大炮就眼红，总想背回来一门，结果连个炮筒也背不回来，反把自己的脚砸伤了。同志们！快让骡子驮上走，要不人家都起身了！”

第九章 “千家万户的长工”

正象刘志丹估计的那样：西华池一战，结束了敌人对陕甘地区的第二次“围剿”。那几路敌人，有缩回去的，有不敢动的，有被游击队打散的，南梁根据地得到相对安定。刘志丹带上队伍，回南梁休整。

这次回南梁，一进苏区，就感到特别安然、和谐。只见百姓们赶着成群的牛羊牲口，放牧在各个山头；麦子抽穗，青草肥嫩。满山遍野的野刺梅、野百合、红山果，也都争奇斗艳。森林茂密，百鸟争鸣。这里的牛羊也和蝴蝶一样，吃百草生百色，黑、白、黄、灰俱有，还夹杂着花斑。战士们说：“看着这景致，真想把家搬来！”曹满囤开玩笑地说：“再遇见比这好的景，你又想搬家了。”两个人一说，引起七嘴八舌，山梁上一片笑语。

刘志丹上了山梁，就见徐一知夹个蓝布办公包，汗流浹背，从堡子东边转过来。志丹下马，叫了声“一知！”招着手：“你忙成这样子，哪里去了？”徐一知三步两脚走来，握住志丹的手：“这几天正分牛羊牲口，我怕出麻烦，到各川检查检查。听说你们回来，我又往回赶。西华池打得好凶，啃了块硬骨头，担架队回来传说很多。”志丹说：“后方的牛羊分得

好，群众满意，生产劲头大，支援前方劲头也大，赵羔子带的担架队，见一个伤员，抬走一个，弄得井井有条。”

徐一知向东一指说：“你看东山那群羊，盖满了山，总有几千只，是咱们公家的牧场。红军往后方送羊，游击队也往后方送羊，鸿远调了少先队几个娃娃去管理。没收敌人的牛羊，变成咱们的国营经济了！”说完，又哈哈笑了一阵。志丹望着东山那群羊说：“小苏区，初具规模了！”徐一知说：“戴鸿远押着豪绅，打了许多新窑洞，如今各机关都有新窑住了。”志丹说：“有些可杀可不杀的犯人，可以编成队，劳动改造，改造好的，可以给个工作，或者放回去，人嘛，在一定环境里，总会有些变化。”

说着来到革命委员会，赵羔子跟脚赶到，进门就说：“老刘！你们只管放心休息，军队的住处，我都安排好了。”说完扭头就走。焕焕刚把志丹的马拉走，志丹往炕上一坐，一知先给志丹端碗水，又给找换洗衣服，志丹忙站起，提起木桶，倒了盆冷水，就洗起头脸。一知问：“洗澡吧？”志丹说：“上山以前都在沟里洗了。”一知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黄米馍馍，“先吃上两口，等一会儿吃饭。”两人啃着干粮，顺便就谈工作。谈谈前方，又谈后方。

天黑，吃了些小米干饭，土豆酸菜汤，两人就躺下，睡的一盘炕，盖的一条被。迪伯仁来看志丹，走到窗前，已无灯光，在外面叫声：“睡啦？”一知说：“躺下说话哩！你进来吧！”伯仁说：“你们说吧！我明天再来。”

伯仁走在回头路上，脑子不停，对于一知和志丹的关

系，他有一种想法：徐一知虽然劲头大，脑子快，但比起志丹来，还是嫩些儿。见了志丹，总要把自己想的问题，想做的工作，向志丹倒倒，讨个主意；志丹呢，也和一知有共鸣，什么他都关心。在他看来，创建根据地的一套工作：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各种政策，是一环套一环，哪一环扣得不紧，跟不上去，都影响全局。他对徐一知的工作最满意，见了徐一知，也总是把心掏出来，用心血浇灌这棵壮苗。一知比他小几岁，很小就参加工作，经验不少，脑壳灵动，热心快肠，就是比志丹念书少些，可他现在看起文件过目不忘，一目数行，过耳不漏，想问题深，对于志丹，比自己的亲兄长还要亲。迪伯仁对他们这种关系，既羡慕，又满意，因为自己是工农出身，文化低，有了这两个人，他一百个放心。

伯仁也明白，自己当特委书记，这是党的政策，中央有规定，党的领导人，一定要工农干部。虽然工农干部和无产阶级思想不能画等号，可已经执行了几年，现在也改变不了。伯仁认为：自己和志丹无法比，和一知比，也够不上。只有虚心学习，听大家的，按实际办事。志丹和一知越研究问题，他越高兴。因为志丹和一知也很支持伯仁。

这天晚上，志丹和一知，谈了政权建设、财政经济政策、粮食政策，也谈了土地问题。志丹说：“根据创建照金苏区的经验，咱们得稳扎稳打，不要急急忙忙分配土地。南梁的情况又特殊，土地是裕茂隆、恒义兴两家大地主的，他们都住在庆阳城里，自从红军占领这里后，再不敢来收租子。况且，革命委员会已经宣布过：凡是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律不

再交租，谁种的归谁。就这块地方说，目前的土地问题，已算基本解决。等苏区再巩固一些，再正式调剂土地、抽肥补瘦、固定地权、发土地证。至于边沿地区、红白插花地区，还要更晚一些。”徐一知说：“你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说到我心坎儿上了。”

第二天，志丹又跑到特委，看看迪伯仁和矿工老吴。两人又留他拉了半天。伯仁告诉志丹，冯蕙琼也住在附近，她对所有的俘虏都审查过，今晚向特委汇报，希望志丹参加。志丹答应：“一定来！”

从特委回到军委，郑大爷、白文秀、高生华等一窑的人，都在等着他。志丹又趁机询问各种情况：群众有些啥反映？对政府有啥要求？几个人象开了闸门，滔滔不绝，直扯到天黑才走。临起身，郑大爷对志丹说：“哥老会的人，都对我要笑：‘郑大爷，把哥老会解散吧！有了共产党，哥老会算个啥蛋？’我说：‘愿散就散，我这个龙头大爷，也不愿当了。如今我是革命政府的委员，不信那一套旧把戏了。’”志丹拍着郑大爷的肩膀笑起来：“这虽是必然趋势，不过，咱们不提‘解散’。它是民间组织，到处都有，让它自生自灭吧！”

刚送走客人，李可夫陪着冯蕙琼来了。后边跟着伯仁、老吴、徐一知。一进门，老吴说：“怕你太累，我们都到你这儿谈吧，免得你来回跑。”志丹让大家都上炕，给蕙琼拉了块小木板，让她坐在炕头儿。蕙琼一看，新盘的土炕，潮呼呼的，连块炕席也没有，才明白志丹的意思，怕她受潮。她没有立刻坐下，跑到外面，抱了一捆干草，往炕上一扔：“大家

都坐吧！这么湿的炕，睡几天就会生病。”志丹说：“这里有的是木料，等会儿焕焕会送来些木板。这种炕，到今年冬天才能晾干。”

蕙琼穿着西服黑长裤，月白衬衫，外披一件草绿军衣，那军衣，也是改造了的，象件合身的外套，她把外套扣好，就开始汇报，看了一下小本子，不打磕地说下去：“……可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合水县的敌人党政干部，一部分是毛家沟门和西华池俘虏的军官，再一部分是土豪劣绅。我审查后，认为：属于国民党的党务人员，大部是做特务工作的，不可留，也不可放。有血债的共三个，要马上处决；没有血债的，关押个时候，再作些调查。行政官员中，有一个是财政科长，贪污很多，应交合水县处理，把赃款吐出来，交革命政府。有个科员，揭发不少，可放回去，交李叶安排。军官中，有个营长，很顽固，骂我们是‘共匪’，坚决和我们为敌，他是大财主的儿子。此人需要长期劳改。有几个连长，表现较好，谈了敌人许多内部情况。有个姓褚的，他舅父在西安绥靖公署任职，愿意给我们搞情报。我的意见可先把他放了，其他几个迟几天放。豪绅地主中有个娃娃，才十五岁，是他父亲逃跑时，没来得及带，把他丢下的，念过高小，我给他看了些小册子，他一口咬定‘红军好，共产党好，地主不好’。我说要放他回去，他说：‘坚决不回去！我喜爱红军！’我的意见，可以留下，小娃娃嘛、可以教育。人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纪还小，可以教育好。咱们的老同志中也有家庭是地主的，照样革命。其余的，可劳改个时候，

只要和敌人没勾结，表现好的，可以放！不好的，继续关押……”

不等蕙琼说完，李可夫就插上话：“小冯到底有见识，看问题深，政策水平高。我赞成！”伯仁和老吴也说：“可以这么办！”徐一知说：“要放的人，一个一个放。要杀的也一个一个杀，不要放在一块儿。”

蕙琼抬头看着志丹：“志丹同志！先把姓褚的连长放了好不好？”志丹说：“我同意！先放姓褚的，给他个任务，到绥靖公署探探消息，看敌人有啥打算。给他匹马，快去快来，作为对他的考验。办好了，回来后嘉奖！”

散会后，蕙琼抢先头前走了。李可夫叫道：“慢点儿，天这么黑，我给你照个亮。”只听远处答道：“我自己有手电，用不着借谁的光！”老书记迪伯仁说：“这个蕙琼，脾气就是怪，小心碰上狼！”念明着就往前跑。

早晨起来，志丹正洗脸，外面有人叫“景桂！”志丹一探头，见是郑万银老汉，便赶快跑出接梢碁，让老人坐，倒上开水。又叫通讯员去给准备饭。温存地说：“好老人家，昨晚住哪里？这么早就来了。”万银说：“昨晚住荔阳堡，今早天不明就上山。”

志丹双手给老人捧过开水：“听说你跑莲花寺找过我？头天我出发了，没见上。这回又跑三四百里，这么辛苦，有啥要紧事么？”万银老汉说：“我找你两回了。头一回，听说你到了安家沟，兆平求我去找你，没见上。二一回，听说你

到了莲花寺，兆乎又求我去，又没见上。这回可不是兆乎求我来的。”说罢，眯起眼，打量着志丹，又摇摇头：“景桂！你咋还是这个模样儿？”

这位忠厚老人，满以为，志丹的事闹大了，总会闹气些。进来的时候，还有点拘束。哪知志丹刚从前方回来，穿的是徐一知的衣服，既不合身，又破破烂烂，到处是补钉。那年轻的脸上，虽然泛红，可留着粗黑的胡子茬。万银老汉感慨起来，用老茧手，摸摸志丹的头发，叫着志丹的奶名儿：“好来生哩！几年没见面，你还是那么瘦？”志丹微笑着。他从小对这位老干大就有感情，听老干大喊自己的奶名，顿时暖流穿心。递过去纸烟说：“抽这个吧，这是缴获品。我给你擦擦烟袋锅。”

万银老汉精神起来：“这娃娃！还是老样儿。这么大的官，还给我擦烟袋锅？”接着又叹口气：“你们这些娃娃，吃没好吃，穿没好穿，都图的啥？”志丹说：“老干大，咱们闹革命是图个大家有吃穿，不受欺负嘛！哪能只图自己？想想，每到年关你为啥老躲着？那些人，为啥砸你的锅？”万银老汉愣了一阵：“是呀，你是操心多。人家说，你是‘黄埔毕业’生，和你同学的人，都在‘那边儿’闹成了‘大官’，什么旅长、军长，什么司令长官都有。凭你的学问、本领，再大的官也能当，可你不愿意，甘愿在咱们这边受苦，有人说，你还受了不少气，可是当真？”

志丹心想，这位穿破袄，腰系麻绳的老农，肚里可装得不少，知道得满多哩！便解释说：“老干大！不要听人胡说，

当‘大官’的是替敌人干事，我现在是给自己人干事，你从前是‘一家的长工’，我现在是‘大家的长工’，给千家万户当‘长工’。这是心甘情愿！你们都是我的主人。至于‘受气’，那也没有啥奇怪，一家人过日子，还有‘勺子和碗不碰叮当’的？人都有个‘你长我短’的，何况这么多人在一起，是个大家庭嘛！”

万银老汉总觉得，自己才是志丹的知音：“不是！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有人对你恶得很！气得我时常睡不着。我也不愁，你对我说清楚，好叫我放心，睡个安心觉。”

志丹听了老人的话，比自己的父亲还体贴，还心细。他想了下，怎么说呢？又不能把过去那些事都端出来，也不能什么都不说，他便打了个比方：“每家都有个公婆，有的公婆精明能干，‘治家有方’，媳妇也好当，有的公婆，‘嘴刁心恶’，媳妇不免生些闲气，可总还是一家人嘛！”老人听到这里，掉下眼泪：“来生！我亲眼看着你在地里、学里跑着长大的，你念过那么多书，能文能武的，心肠又好。我总祈祷你一辈子顺顺当当，大吉大利的，我的气才顺。没想到你也是忍着公婆的气，甘心为大家闹腾呀！……”志丹笑了：“干大！你听我说，这是过去的事，现在好了，没有那些‘闲气’了。”老人把眼一瞪：“那些恶婆呢？”志丹说：“都改好了！”老人把脸一扭：“我不信！恶婆要用恶媳整，象你这种人，心慈手软的，能斗过人家？”志丹不言语。老人说：“是不是被敌人吓跑了？要不，前几年传说那么多！”

志丹手里拿着纸烟、凝视窗外，空山静林。想起自己的

千军万马，一旦化为灰烬，那英勇忠诚的战士，死于妖言骗术的决定，何其痛心！志丹沉思着，万银老汉以为他在发愣。直到烟头烫了手，志丹才醒过来，指头起了泡，才觉得疼。

老人急了，还是满脸愁容：“你莫非是叫人气傻了？他们是不是被敌人吓跑了？要是真跑了倒好，免得好人吃亏！”志丹见老人激动，才说：“是的！”老人笑起来：“他们是‘软骨头’，还能在革命里当‘公婆’？”志丹说：“正因为是‘软骨头’，革命队伍再不要他们了。”老人说：“对嘛！我盘算也得是这样，老戏上都唱过么，‘忠臣前方打仗，奸臣后方告状，奸臣一跑，万事皆了’，要不，你们如今打仗能这么顺当？”志丹笑起来：“干大好记性！”

两人又叙了一阵子家常，万银老汉打怀里掏出一封信说：“我是替你爸爸送信的。”志丹问：“他在家吗？”万银老汉说：“你们一闹事，他啥也干不成了。谁家还能要他？回家好多年了，也是‘老百姓’一名。”志丹把老人看了一眼：“既然早就不干了，就该抖落些，这信多半是为张家说情的吧。”老人只微笑，不答话。

不出所料，刘培基的信，正是要替张廷芝的老子求情。上回打三道川，红军拉走张家一些骡马，张鸿儒诡计多端，便给刘培基写了封信，说有些马，是他自己的，有些骡子是张老大的，有些是张六的，都不是张廷芝的，求刘培基看在亲戚面上，劝志丹把那些好骡子好马，退还一些。志丹把信放在炕上，一边给万银擦烟袋锅，一边笑着问：“有人要管闲

事，你看咋办？”万银老汉说：“给他牲口？依我说，把张鸿儒也宰了！”又摸摸胡子，转了口气：“不过，你爸爸写信说情，也得多少给点面子。”志丹笑着说：“你前面的话对，后边的话不对。红军缴了敌人的东西，怎么能送人情呢？他几时送给过我们？退还过我们？……他想得太美，睁着眼做梦！”万银老汉说：“你说该咋办就咋办，我还解不开这些道理。不给也行，看你爸爸的面子，给一点也可以。那些东西，早晚还不都是你们的。”

志丹把烟袋锅擦亮了，还给万银老汉。万银老汉说：“我这烟袋锅离了你，就发黑，一见你，又亮了。我回家后又是多时见不上你，谁给我擦烟袋锅？”老汉滴下眼泪。志丹说：“我看，你也该离开家了吧！你帮人家做了半辈子，现在还给做，算啦！出来闹革命吧！把长拴他们都叫出来，干革命吧！”

万银老汉那两个儿子，都是身强力壮，忠厚老诚，从小都给人家拦工。二儿子郑随军，已经到了王兆平的游击队上。刘志丹早想把万银和大儿子长拴，都叫出来闹革命。万银老汉说：“早出来了。前年兆平到家，常给我们说这说那，说闹革命好，共产党好，打土豪，分田地，穷人闹翻身……他们几个年轻后生，地也无心种，就跟上兆平跑，天一黑就钻窑洞，不知都说些啥。你四舅，你表哥，都跟着黑天白天跑，闹得可欢！近几个月，越宣传得欢了。听说是打游击！随军刚到游击队上几个月，长拴也偷偷跑去了。”说完，望着志丹。志丹说：“对，就是要这样。都出来干，革命人多势众，

把豪绅地主、反动派都打倒，你老人家那些陈年老债也不用再还，彻底翻身了。你回去也到处宣传宣传吧！”

谈了半夜，万银老汉还没忘记来意，便问：“张家的骡马到底给不给？”志丹又笑了：“你这老人家！真实诚……回去说吧，就说我答应了。不过眼前不行，红军力量还小，需要这些东西。先借用着，将来红军力量大了，再还不迟……”郑万银笑得把烟袋锅都掉了。“你这娃娃！说话真有趣，将来红军力量大了，把他们都打翻，连命也没有了，再还什么？”志丹也笑起来：“你回去就这么说，说是我说的，我还写封信请你捎回去。”

两人同炕睡了一夜，早上起来，请老人吃了黄米干饭，猪肉烩扁粉。志丹给父亲写了信，托万银老人带上。这地方不出棉花，特别缺布，一件棉袄穿一辈子，万银家里更难。志丹把小包翻开，挑出一套半新衣服，一双新鞋，都给了老人。徐一知批了个条子，经济委员会给了条毛驴和路费。打发老汉上路。

刘志丹把老人扶上毛驴，自己前边牵着，要送老人下山。……万银老汉流下热泪：“景桂，你还是老样儿，对我这么好……”志丹说：“郑干大！你送我到永宁山上学那年，咱们是咋走的？你忘了，我可没有忘。你是我的老人么！”万银老人越发激动：“景桂！你到底是共产党，有情有义的，唉！我还有啥说的？叫随军、长栓，跟着你们干一辈子吧！我全放心了！……”

第十章 挖 祖 坟

(第三次反“围剿”)

红军在南梁休整半个月，这里又成立了“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志丹任主席。军委工作刚安排好，就接到张英良、王思学来信，要求志丹带主力红军到关中进行反“围剿”。因为何高候和冯钦哉又来围攻照金，已经窜到马栏。……

志丹把迪伯仁、徐一知、张武轩、老吴、李可夫、杨剑、杨冲、罗炎都请来商量，大家一致认为，三路来求援，红军一定去援救。决定：志丹带红军南下，留二路游击队保护南梁。

红军急行军，进入三路地区。趁敌人不防，打了个圈子，路过马栏镇，这里已被冯钦哉的人占领，红军把迫击炮架起来，打了几下。战士第一次使炮，手不熟，打得不远。志丹命令：“架机关枪！”扫了一阵子，敌人乱了套，叽里咕噜滚下碉堡。正好王思学带人赶到，接上又打，马栏镇又被三路游击队占领。

红军和游击队又绕到淳化，志丹准备“围城打援”。思学说：“这一带，何高候长期盘踞，城里城外，都有他的人，尽是一些土匪流氓，枪打得熟，脑壳顽固。近几天，插在淳化和

照金之间，来回骚扰，对群众糟害很大。游击队武器不行，还啃不动。这家伙，只有红军才能收拾，还得用点什么‘兵法’。”志丹笑说：“用你对付杜康的办法！虚晃一枪，引他出来，兜个圈子，逼他下马。”转脸就布置：红三团先围淳化城，把迫击炮、机关枪都架上，骑兵沿路伏击，游击队去诱敌。安排就绪，思学说：“我钓鱼去了！”带游击队就走了。

志丹跟部队走了一段，就爬上个房顶，用望远镜观察。过了不久，就看见敌人向淳化城运动，路过三里塬，碰上红军的骑兵第一连，刚一接火，杨冲带骑兵出现在敌人背后，罗炎的红三团，从侧面赶到，双方在平原上展开激战，几个钟头，把敌人全部消灭，俘虏了不少人枪和马匹。王思学带游击队打扫战场，押解俘虏。

战斗结束，志丹说：“思学，这些缴获全归你们！”两人正要研究下一部行动，赵宝魁、冯蕙琼带着褚连长赶到。志丹一惊：“你们跑来干啥？”宝魁把志丹拉到一棵树下，才说：“褚连长跑到南梁找蕙琼，有重要情报，我们赶快来找你。”说完，招招手：“褚连长，请来谈吧！”

几个人坐在树下，褚连长说：“我叫褚纪安，感谢这位女同志不杀之恩，放我到西安工作，现有一份情报，请长官过目。”志丹接过一看，是敌人内部的重要情报，仔细看后，对宝魁、蕙琼说：“看来，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就要开始，这几天打的这些，就是‘围剿’部队的一部分。”

志丹把杨冲、罗炎、思学都叫来，大家研究敌情：敌人够

狡猾的，他们要钻我们的空子，想趁红军南下，抓紧时间“围剿”，一方面在关中消灭红二十六军，一方面趁大红军远离南梁，迅速占领南梁，使红军进退不得。这次敌人布置得很凶：杨子恒的仇良明团，配合一个骑兵营，加上张廷芝的残部、谭士林的五百保安队，由庆阳出发，挺进南梁；井岳秀的张瑞芦团，由东向西进攻，和仇良明会剿；甘肃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团，宁夏马弓章的“治骠子”骑兵团，由南线追剿红二十六军；杨子恒的晁广顺团在枸邑堵击；何高侯的部队在淳化堵击；冯钦哉的邢海亭团，向马栏、转角一带追击；冯钦哉的另一个团由郿县黑水寺向太白镇一带截击。兵力总共是十个团，有一万大几千人，形成对红军的包围，对南梁的威胁。

褚纪安说：“红军在毛家沟门、西华池，打了杨子恒后，杨子恒向西安绥靖公署请战，绥靖公署很恼火，下了决心，要动员陕甘宁三省人马‘围剿’，不消灭红军，誓不罢休。下的是死命令。”

志丹和褚纪安握了手：“感谢你的诚意，希望你留下工作！”褚纪安说：“将来我会来的，现在到西安更有用处。”蕙琼今天也是武装整齐，象个军官，上前一步，和褚握了手：“再见！以后有事，就找我。我姓蕙，名叫玉清。”褚纪安向大家敬了礼，转身上马走了。

志丹笑着问蕙琼：“你一直没说过真姓名？”蕙琼点点头。志丹说：“到底有经验，连我都没想到。”宝魁说：“人家一来，就找姓蕙的女同志，她就出来接待，把我都弄糊涂了。

我也只得依着他叫。”蕙琼笑说：“红区白区不一样，因为他要红白两地来回跑，我不得不如此。同志们别见怪！”杨冲说：“褚纪安立了一大功，也是蕙琼同志的一大功。你这办法厉害，把手伸进了绥靖公署！”

大家都觉得敌情严重。罗炎说：“幸亏有这个人送情报，否则更被动。”志丹考虑：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在平原上不好打，又怕敌人进攻南梁，决定迅速往南梁撤，赶快突围。

临走向王思学交待任务：三路游击队要尽量缠住何高候、冯钦哉的腿。

谁知敌人受过几次教训，也改变了战术：层层堵击，紧紧跟踪，又抢先一步。红军到了黑牛洼，敌人已在马栏和刘家店子之间，列阵截击。部队就在马栏下川宿营，先封锁消息，吃饭后过封锁线。一夜急行军，天明到北五顷园子。打算歇歇脚，还没来得及安营，马鸿宾、马弓章的一千多骑兵，流星一般，忽然追了上来。敌人把马鼻子塞上棉花，使马出不来气，马群张着大嘴，拼命疯跑。红军的骑兵少，步兵更是跑不过骑兵。一条窄路，施展不开，一下子被敌人的马队冲散了。

幸亏是熟地方，第二天又在石底子集合起来。志丹让各团清点损失，丢了一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伤了几十个人，丢了些骡马和大行李。

志丹气得脸色铁青：“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防敌人这一手。自古用兵，贵在神速。这次，敌人抢在前边，我们吃了大亏，还不知南梁如何呢？”杨冲说：“这次光骑兵

团来就好了，热心过分，也必有失。不过，我们骑兵团多了两个人，一个是赵宝魁，一个是冯蕙琼。”志丹这时才想起那位女将：“她受伤没有？”杨冲说：“不但没受伤，还搞了敌人一匹疯马。”

部队被冲散后，别人都是熟路，只有蕙琼不熟，她灵机一动，紧跟赵宝魁。宝魁本是一员战将，枪法好，路也熟，宝魁在前，蕙琼在后，宝魁跳沟，蕙琼也跳沟，宝魁爬山，蕙琼也爬山，眼看疯马追到，宝魁跳下马，向沟里一滚，蕙琼也照样跳马滚沟。疯马过去，两人抄捷路，绕到疯马侧面，“当当”几枪，打得敌人滚鞍下马。两人跳过去，骑上疯马就往回跑。到原地方，找到自己的马，在梢林里躲了一阵，到天黑，两人带着四匹马，找到了骑兵团。

人找齐了，志丹整顿人马，往南梁进发，半路上迎着马罗武。一见面，马罗武就说：“徐一知派我来迎你。不要忙回去，仇良明已经逼近南梁，后方机关都转移了。”志丹沉着脸问：“可夫和杨剑呢？”罗武说：“正和敌人交战，不是一股子，是几股子同时进攻。”志丹问：“还有啥消息？”罗武说：“你家里人全逃出来了。”志丹问：“兆平呢？”罗武说：“他带游击队帮助徐一知，掩护着南梁的群众撤退，谁也顾不上家里人。”志丹说：“都做得对！”马上又叫：“焕焕！向各团传命令：团长来开会，布置打仗！”焕焕答应着，拉匹马就走。焕焕走后，志丹坐在石头上对罗武说：“我们从侧面插过去，先打合水那一路，也给他来个两面夹击！”

敌人挖空心思，下了血本，在南线大动之前，就从西线行动，向南梁进攻了。刘志丹带着红军，和敌人在北五顷园遭遇的时候，敌人已到南梁附近，刘志丹和马罗武相遇的时候，这边已经打了十来天。

杨子恒的部下——晁广顺团一出动，正遇上杨剑带的庆阳游击队，开了火。

仇良明团，纠集起谭士林、张廷芝一伙地头蛇，由张廷芝的人引路，骑兵打前锋，后边紧跟机关枪、大炮，还抬着几口铡刀，要把南梁的干部和百姓斩尽杀绝。谁知跑到南梁，徐一知和王兆平接到李可夫、老杨剑的通知，早已掩护群众‘坚壁清野’了。敌人没有找到一根人毛毛，连顿饭也吃不上。

杨子恒训练出来的仇良明、老奸巨滑的谭士林，都是一些愚顽残忍的家伙，一进入苏区，仇良明便志得意满：“刘志丹是闹大事的人，一定是他家老坟埋得好。咱们挖了他家老坟，破了风水，全家自会败落。”谭士林也胆壮气粗起来，捋着山羊胡子，大发议论：“这刘志丹，是陕甘宁几省一大害，我吃了他几次亏，弄得连家也不敢回。咱们挖掉他家的祖坟，斩他个满门，才能解除心头之恨。”仇良明三十几岁，正在得意，头回和红军交手，要显显他的威风：“我们十七路军的决心很大，杨师长的决心更大，不把刘志丹消灭，他不姓杨。我比杨师长的决心还要大，要把这一带杀个鸡犬不留，我要这里的空山血水，永远记住我仇良明！”

张廷芝拍马赶上，说：“我和刘志丹，是从小打到大，几

个月前，他还把我的人搞掉一部分，不是家父支援，我几乎成了光棒子，我们两家成了世代血仇。抄他的家，我做向导，我和姓刘的沾亲，早年就去他家，只要有我，包管刘家老少男女，跑不出半条腿。”

严重的局面开始了，当地百姓，把这次大“围剿”，统称为“仇团围剿”。因为仇良明的根子粗，兵力比张廷芝、谭士林的兵力都大。他们见人就杀，给百姓留下了深仇大恨。

仇良明、谭士林、张廷芝的人马，浩浩荡荡，开到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楼子沟村，破门砸窗，狼奔豕突。谁知刘家的老老小小、婆姨娃娃，都被群众引着，跑光了。没有捉到一个。匪徒们就破坏了窑洞、门窗，把粮食、家具，统统烧光。“跑反”的群众，后来说：“刘志丹家里的火，直烧了三个月，把人心疼死了！人家祖宗几辈留下的家当，成了一把灰！”

刘家的坟园，就在家门的对面山上。老树荒草，凄清冷寂。敌人开去一个团的兵力，发疯一般，挖坟砸碑，扬骨焚棺。山风一吹，满坟火舌狂舔，顿时满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几十里远的山头上，都照见一片红光，满天飞着黑烟。

当坟园大火高起时，大风忽忽，带着“唿哨”，敌人以为“鬼魂显灵了！”一个个吓得夺路奔逃。但是，匪徒们并不甘休，又到处搜捕刘志丹的亲戚，只要和刘志丹沾亲带故的、能找到的，都绳捆索绑，拉到金鼎山，统统用大刀砍了。悲壮的消息，一个一个在山沟里传：

刘志丹的二姐夫宗有仁，从吴旗镇的白沟洼，跑到金佛

坪，为王兆平探买子弹，路上被张廷芝的暗探枪杀了。

刘志丹的堂表兄王永庆，为游击队跑交通，被匪徒堵在家里，捆上吊打，王永庆不住口地骂：“红心没有投降黑心的，要杀就杀，要剮就剮，只有你们绝根的，没有我们失败的！”匪徒们点着一把香，用火烧王永庆的肉，烧一块，问一句：“投降不投降？”王永庆咬一阵牙，骂一声“老子的心是铁打的，干红军没有投降的！”匪徒们把王永庆的全身烧烂，王永庆还是不住口地骂。匪徒割下王永庆的头，挂在大门口示众，到夜里，百姓偷偷地把王永庆的头抱走了。

刘志丹的亲表兄王兆吉，前半夜送走刘志丹的父亲，被“七麻子”看见了，向敌人告了密，后半夜匪徒们就跑到金汤镇，把王兆吉拉到金鼎山拷问，要他交出刘志丹的父亲，交出刘家的大人和娃娃。王兆吉把嘴唇咬出了血：“你们没有家？刘志丹啥时候挖过你们的祖坟？杀过你们的家眷？张廷芝的家眷从金佛坪往豹家寨跑，刘志丹的队伍亲眼看着，没动过一指头。两兵交战，杀对方的家眷，不算高手！你们越残忍，百姓越要保护他们。”匪徒们割王兆吉的肉，割一块，问一声：“交不交？”王兆吉说：“要杀就快拿刀，别惹你爷爷生气！”匪徒们又劝说：“为人要放聪明，为亲戚送命划不着！”王兆吉骂道：“呸！别装不要脸！保安县人口少，拐弯抹角都是亲，有革命的，有反革命的，我死了是为革命，不是为亲戚。你张廷芝也和我有亲戚，我逮住你光砍头还不解恨哩！”匪徒们直把王兆吉大腿上的肉挖光，兆吉还是叫骂着：“张廷芝、谭士林、仇良明，我羞你们八辈祖宗！你们这

些驴日的，不是人养的！”匪徒们跳起来，把他按倒，用铡刀齐腰铡为两段，鲜血四溅，英雄的眼还在瞪着，手还指向敌人，嘴还在动。……

再说刘志丹的另一个表兄王兆和，也豁出了性命，带着刘志丹的一家老小，连夜外逃，里边有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有刘志丹的继母，继母生的小儿小女，有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同桂荣背着五岁的女儿。还有志丹的几个弟媳，弟媳生的儿女。十几口人，背背抱抱，拉棍子拄拐杖的。最可怜的是初生婴儿，只得裹在母亲裤腰里。

郑万银和老伴，也由王兆和带了出来，和刘家结成群，摸着黑路，爬山翻沟。天将亮，连忙钻进山水洞子。敌人到处搜，暗探到处查。赶天黑，兆和又带他们钻进森林，饿了吃把“燕麦炒面”，渴了喝口柳根水。

王兆和见老老小小可怜，他暗暗心酸落泪：“红军家属，转眼变成流浪难民。尔刻才明白，古代那些忠臣后代，两兵交战中的眷属，为什么无处安身？那些奸兵降将，为什么‘富贵荣华’？志丹呀志丹，你算献出了一切！……”他偷偷跑出森林，找到个亲戚，拿回些食物，给大家分着吃。

敌人又搜过来，“叭叭”两枪，远处叫着：“不出来就放火烧林了！”继母怀中的娃娃饿得直哭，刘培基嚷道：“快把娃娃甩了，咱们快走！要不敌人顺着哭声找来，全家都葬送了。”继母只得把娃娃扔在树下，流着泪，跟上全家走。

王兆和头前带路，黑夜中摸着石头，抓着梢草爬坡。一连翻过几架山，离敌人远了，才坐下喘口气。同桂荣把背着

的女儿放下看看，孩子已饿呆了。兆和忙递给一个馍馍，让桂荣哄孩子。兆和见志丹的继母偷偷擦泪，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便说：“大姑，你别难过，你们先在这达睡会儿，郑干大放会儿哨，我去找娃娃。”说完，飞快跑了。

天快晌午，兆和把娃娃抱了回来，继母接过娃娃，搂在怀里，捏鼻子揪耳朵的，揉搓半天，孩子才动口，想必也是饿坏了！一家人擦着眼泪，出口长气：“没有被狼叼去就算万幸！”

王兆和又偷偷钻出森林，到处打探消息。一天，他回来对刘培基说：“现在红白对立很厉害，两下谁也不饶谁，李可夫、杨剑带的二路游击队，去打庆阳；赵宝魁从关中回来，又带些骑兵冲了敌人的指挥部；仇良明、谭士林、张廷芝的人，暂时往庆阳那边撤了撤。咱们家乡那一带，兆平的游击队也去了，正在打土豪！”

第十一章 王兆平翻江倒海

王兆平配合徐一知，把南梁的群众隐蔽好，抽出些人，和尚占武的保卫队合在一处，成立了南梁游击队，由尚占武带着，住在南梁一带，随时应付敌人。

徐一知听说仇良明的目标是刘志丹的家乡，要挖刘家的祖坟，捉刘家的老小，急得牙根都肿了。催着兆平赶快回保安，把反动派的根子挖了。

王兆平带人连夜往保安县开，一下子插到刘志丹的老家——第六区。正赶上敌人撤退，抢前拦住，打了张廷芝的尾巴。

兆平进入中心地带，找些基本群众了解情况，群众说：给敌人带路烧杀抢劫的，除张廷芝外，就是民团、地主、豪绅。敌人来时，给民团都补充了枪，豪绅地主门前，“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家里天天摆酒设宴，张灯结彩；地主豪绅的“太太姑娘”，都打扮得油头粉面，花枝招展，陪着敌人的军官打麻将、抽洋烟；豪绅地主们叫着：“刘志丹家的祖坟挖了，红军消灭了，还是‘有钱人上天，穷鬼们下地狱’！”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总怕红军再来，趁着乱世，赶快嫁闺女，娶媳妇，准备跑起来方便。

王兆平把情况弄清，带着游击队，连夜开到山洼里，举行全体会议，他第一句就说：“贼无底线，寸步难行，民团、豪绅就是敌人的底线！挖掉敌人的根子，也顶挖了他们的老窝！”

百多条小伙子，同声叫道：“对！只有先打民团豪绅，才是个点子！打到敌人心窝上了！”可是也有人小声说：“咱们可都是本地人呀，在自家门口打，敌人不报复？家里都有老小……”

兆平很理解这种心情，都是些农民，谁没有点“家庭观念”，谁不怕抄家烧杀？但是，他没有解释，就直截了当地说：“要革命，就得有决心，不交手，比不出好汉，怕烫嘴，吃不了热油糕！在自家门口闹革命，更得有点子气魄！要打的，要杀的，都是熟人。虽说是熟人，你不打他，他也要打你，当不得‘东郭先生’，狼总是要吃人的。事情就摆在眼前，哪个民团、豪绅地主，给咱们留过一点情面，少收过一粒租、一分债，不杀游击队员，不杀咱们的家属？王兆吉打他们了吗，王永庆杀他们了吗，宗有仁拔过他们一根毫毛吗？为啥都死得那么惨？咱们也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留情，不怕烧，不怕烫。都是本地人，谁都能照上谁。我的亲戚、刘志丹的亲戚中，都有豪绅、地主、反革命。打蛇先打头，先打了那些自以为有仗势的，其余土豪的硬气就瘫了。”

大家一听，剑拔弩张。王占海站起身说：“兆平的话，正对我的心，在保安县，姓王的和姓刘的是两大姓，不知有多

少户、多少人，有穷有富、有好有坏，你只要不怕，敢打，依我看，哪个土豪也能打。”王占海，是王兆平的远房亲戚，听了兆平的话，去年从张廷芝队伍起了义。他本是个赤贫户，被张家抓了兵的，起义时，还带了几条枪，几个人，都归了王兆平游击队。

王兆平当场提出：“先打王三夸子，这人是我的近亲，堂祖父。是恶霸地主，儿子还带着民团，父子俩合伙坑害人，吊打人，逼死人。这次‘仇团围剿’，他家也是一条恶狗，挖刘家的祖坟，他家也是带路的。”大家一听，目瞪口呆。兆平决心最大，头一个就打自己的爷爷。兆平又接着说：“王三夸子那个村，名叫丰家洼，在山沟里，可是他离民团近，离金佛坪张家的老窝近，离张福的民团近，一打枪，几处都能听见。咱们要防止‘一声狗叫，百狗齐汪’，要打得巧，打得好，才能成功！”

兆平越讲，大家情绪越高，究竟怎么打法，希望兆平讲出个道道，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谁也没经验。前个时候，都是和二路游击队配合，抄敌人的后路，在远处截击敌人，如今在家门口单干，万事开头难。究竟咋个弄法？只听王兆平大声说：“王三夸子，是我爷爷，我最摸他家的底，今天半夜跟我走，一切听我指挥，各分队、排、班，把人组织好，不许掉队，不许说话。”散了会，兆平又和各分队干部作了商量，连夜带上人就出发。

王兆平领路先行，翻山越岭，偷偷进了丰家洼。

王三夸子家，是个山村的四合院儿。兆平一纵身，翻过

院墙，刚跳下去，王家的狗，“喻”的一声扑过来。兆平从怀里摸出个干馍，扔了出去，那狗叼上馍馍走了。兆平又一个箭步过去，踢开窑门，把枪一登：“不许动！”

王三夸子从被窝里露出个头：“谁？”兆平用手电筒照上那张大烟脸，夸子把头又缩回去，兆平忽地把被子揭开，夸子成了光屁股，象条大毛虫，蜷成个团儿。

郑随军也登着枪，带人进来，点上油灯，夸子捂着脸，从指头缝里看人：“哦！我当是谁，是兆平！半夜三更有啥事？”兆平说：“别装糊涂！你不知我是红军游击队？打土豪，打劣绅，打民团的？今天拿你开刀，快起来！”

几句话，把夸子吓得脸色刷白，一哆嗦，伸手去枕下摸枪，郑随军上去一把按住，把枪夺了过来。三夸子的老婆，把“红裹肚”往下拉拉，遮住肚皮，边穿衣服，边往起爬，坐在炕上，哭天叫地起来：“你这娃娃！咱们是一家子，你咋能吓唬你爷爷？把我们弄得丢人现眼的！”兆平把眼一瞪：“什么爷爷奶奶的？红军白军两股岔，驴皮贴不到人身上！你们这些恶霸地主，豪绅民团，作了多少恶？你们盖的是绸缎被，睡的是暖窑热炕，穷人谁家有几块被子？全家有几条裤子？你装的啥糊涂？今天百姓要革你们的命，要你们还剥削债！快把银子、元宝都交出来！”

天亮，门已大开，游击队员已把附近百姓叫了来，屋子、院子，围得象看高台大戏，人声嗡嗡嚷嚷。兆平给百姓讲话：“我们共产党，红军游击队，打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高利贷，保护的是穷苦百姓，要把穷人的苦日子翻过

来！王三夸子这一家，几辈子都坑害百姓，是压在百姓身上的青石板，今天要把他掀倒，财物没收，给大家分了。……”

百姓们喜在心，忍着笑，绷住脸，悄悄议论：“这下子好了！前年王兆平回来，就引着咱们围过一次县政府，把县长都吓住了，那年咱就没交租子，人家王兆平是共产党，还打不倒个王三夸子？”

王三夸子气得直摇头：“要杀要打随你便，要东西我没有！”王兆平见三夸子耍赖，把眼一瞪：“拉出去！叫百姓给他算帐！”郑随军拿根绳子就要捆，百姓们围上来，喊着要打。三夸子的老婆忙跪下磕头：“我给我，你们千万别动手。”

郑随军嘴里不说，心里灵，四下一看，没等那老婆站起来，便把炕洞撬开，从洞里拉出几个黑釉瓷罐，把盖子一揭，元宝、银元，都露出来。外面的游击队员，也从地窖里挖出些布匹、粮食。把牛羊牲口圈打开，一伙儿都赶了出来。游击队员都是本地百姓，有些是地主家的长工，什么路数都清楚。

没收委员会立即清点物资，当场分给百姓。百姓们悄悄对兆平说：“这老家伙的帐约还多着哩，可把我们压垮了，利息一年一个‘滚儿’，一张纸顶块千斤石，不烧帐约，还是压着我们。”兆平马上宣布：“把王三夸子的帐单、文约，统统拿出来烧了，永生永世再不能讨租要债！”

王三夸子把头一抱，往墙上撞：“有文约天打五雷轰！”兆平喝道：“别耍无赖！这是群众的要求，叫群众自己动手！”

三夸子的老婆，又钻到人前：“好你的，我找我找！”便“拧拧达达”跑到后院，从地下挖出个小瓷缸，取出帐约，交给兆平。兆平抓起抖了几抖，翻着看了个来回，点上火，对百姓说：“大家看清楚，一火全烧了，再不要交租还债了。王三夸子再讨租要债，找我们游击队去！”郑随军把三夸子拉上就走，百姓们才放下心。背着粮食布匹，赶着牲口牛羊，欢天喜地往家走。

打罢王三夸子，百姓到处传开了：“王兆平可不留情面，先打了他爷爷的土豪，头一把火放得就好！这游击队才真是老百姓的，一点不含糊，真是打土豪的！是咱穷人的枪杆子，咱们这达，真又闹起革命了！”

趁热打铁，兆平带上游击队，连续作战，打了马营冯举人的土豪，礼拜寺王占魁的土豪，这一下更红火了。那些贫雇农，一天跑来四五十，见了兆平就说：“从前你宣传，我们心里明白，就是有点儿‘怯火’，如今一撕破脸，鼻子脸都露在外边，啥也不怕了。快给我们发枪，都干吧！‘尔刻’谁还能甩手看热闹？”兆平说：“欢迎！越多越好，先说清楚，咱们目前人多枪少，你们一人先弄根矛子、大刀，打了胜仗，再换枪。”

兆平又从老队员中抽出些人，去组织贫农团、雇农工会、赤卫军、妇女会，发展党组织。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组织到哪儿。干部们刚出村，郑随军对兆平说：“你看！那是个谁？”

一个象“骆驼”样的大个子，披件破棉袄，声音象喇叭，

跑着叫着：“哦——，我‘山羊人’来啦！”兆平向他忽扬着手。“山羊人”是他的外号，就是因为他个子大，长胳膊长腿，一对黄眼睛，对人又热火儿，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山羊人”。山羊人跑到跟前，兆平说：“你怎么也来啦？”

山羊人往地下一坐，喘口气说：“怎么？不要我？”兆平见山羊人那惜惶样子，脸无血色，不由也就地坐下，和山羊人靠在一块儿，叹口气说：“我早想叫你出来，可是，一见你炕上那窝子娃娃，都光着屁股，身上没一寸布，炕上没一片毡，娃娃们象一窝‘燕儿子’，张着嘴，没吃的，我的心直扑腾，若没有你，他们咋活法？你们家再没有劳动力呀！”

山羊人的黄眼睛流出热泪：“我这么大的力气，不就是种那几亩地嘛！掏一辈子，都是给人家掏的，娃娃们多会儿也没往兜里吃过，婆姨女子连条裤子也没有，算啦！我也掂上枪干吧！把那些坏种干完了，谁家还再光屁股饿着？收下我吧！不要再惦记我那个家，暂时还饿不着，不是分了几斗粮食么？”兆平说：“好吧！那就给你分个任务，你给咱办外交、传宣，捎带搞点侦察！”山羊人拍拍屁股站起来：“放心！就是‘照猫画虎’，我也能弄出个样法儿！”

晚上，兆平和干部们合计：“明天打吴家老庄！”

提起吴家老庄，兆平清楚记得：一九二九年刘志丹领导饥民斗争，在那里挖出几十石粮食。这庄子既有寨子，又有吊桥，道路曲折。如今还住着民团，团总就是本庄大地主。这里离旦八寨子近，旦八也住有民团。要攻吴家老庄，不能

硬打，只能偷袭。

王兆平派大队长郑随军，去通知贫农团，给百姓通个气，把狗都锁在窝里，鸡、猪圈好，赶天黑，把树上的老鸦轰一轰。一切安排妥当，等到夜深入静，兆平带上游击队和赤卫军就出发。经过几条川、几架山，都是静静悄悄，人不知、鬼不晓，就把吴家老庄围定了。到拂晓，百姓也成群结队撵了来，都背着口袋、绳子、镢头，到寨墙外，学着游击队、赤卫军的样子，悄悄趴在杂草棵里，一动也不动。

天大亮，守寨门的民团哨兵，俯视山下，四处无人，以为安全无事，便吆喝一声，寨门慢慢咧开了缝。王兆平带着游击队，突然冲了进去，先收缴民团的枪，把团头捆上，抢占了寨墙。号声一响，赤卫军、老百姓，都冲了进来。侦察员“山羊人”见大事已成，便背上捎旌，骑上快马，到处去喊叫：“吴家老庄打开了，赶快来分东西罗！……”

周周围围的几条川——罗儿坪川、小蒜川、牛家沟川的老老小小，都赶着牲口，骑着毛驴，潮水般往这边涌。大家都清楚，吴家老庄是老地主，底子厚，油水大，百姓们既是来分东西，也是来看热闹。人山人海，赶庙会似的。几乎轰动了半个保安县。

百姓们围上，一迭声叫着：“老团总！把金银财宝都交出来！”老团总吓得不敢抬头。二大队长王占海，领着人找粮窖，郑随军催着团总老婆交文约。团总老两口，只是支吾，不说一句正经话。王兆平下了命令：“快交出来，留你一条老命，要是抵抗到底，百姓决不答应！”百姓们又叫起来：“把

‘老驴日的’吊起来打！”老家伙当年吃过一次亏，学鬼了，干笑一声，对儿媳妇说：“碧莲！这里边有你的亲戚，咱家有啥没啥，你都清楚，替我求个情，饶咱这一遭，我一辈子感恩！”

吴家老庄的儿媳妇折碧莲，也有了经验，“扑通”跪在兆平面前，恸哭开了：“二位表兄，可怜可怜我们吧！自从那年饥民闹后，我们实在啥也没了，那次挖了粮窖，到如今还没喘过气来。……”兆平见碧莲“干嚎”，声音虽大，没有眼泪，料定其中有戏，看了随军一眼，随军马上领悟，眉头一皱说：“把她押起来！”又给他哥郑长拴递个眼色。三大队长郑长拴，就动了手，长拴和随军一边一个，把折碧莲拖进窑洞，把门一拉，从外面上了锁。

折碧莲，就是当年给赵宝魁指路挖粮的童养媳。今年二十一岁，她是郑万银的外甥女儿，郑长拴、郑随军的表妹。如今把她锁在窑里，她倒清闲了，也自由了，愿咋想就咋想。她坐在炕上，想自己的心事：她是吴家老庄化银子买来的，到“上头”那年，她十七岁，女婿才十三。公婆待她不如牛马，骂她是“穷鬼”的“孽种”，上不得“台盘儿”，走不得“门户”。婆婆指着她的鼻子骂：“你不要‘痴心妄想’，我儿子长大了，还得娶个门当户对的正房，你做个小，侍候他一辈子，就够抬举你了。……”

折碧莲每到晚间，不是哭湿枕头，就是哭湿被头，她想爹，又想娘：我的娘死得好苦，好冤呵！要不是穷得饿断肠，她能把我兄弟从奶头揪下，去当奶妈吗？地主家的小老婆跑了，硬赖我妈给牵的线儿，我妈能干那种事吗？地主家老

头子，硬是把我妈的奶头割掉，头发拔光，折磨死了，还把她扔到山里喂了狼。想到这里，碧莲把头埋在被窝里呜咽起来。哭一阵子，又叫爹：“爹呀爹，你上当了，二十块钱就把我卖了，你可知我在这世上象个人么？受的是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食。爹呀爹！你到底走了哪里？给人家‘扛活’，也熬死了么？怎么不托人捎个话，偷偷看我一眼呢？”折碧莲做着饭想爹娘，推起磨想爹娘，梦里也想爹娘，哪知爹娘早已死光，她的苦海哪还有个边沿？

如今听说红军要来，公婆又变了一副脸。婆婆对碧莲说：“这几天风声不好，你可小心着点儿，你是我们的儿媳妇，咱们就是亲一窝儿，可不敢胳膊肘往外扭，咱们的日子好过，有你享的福，日子瞎了，咱们都受罪。我和你爹能活几天？说不上哪天一蹬腿儿，就咽了气，留下的家业都是你们的。”

不管老鬼们怎么花言巧语，碧莲心里明白，吴家老庄的日子越好过，她越倒霉，前两个月还听说，老鬼要把她卖给白军做小，要一千两银子，因为他们的儿子快十八岁，要正式娶亲，嫌碧莲在这个家里丢人碍眼。碧莲的心早已盼着红军，把眼都望穿了。

如今，兆平和随军把她锁在窑里，就由她自己拿主意了。想咋办就咋办，她走到窗前，用舌头轻轻把窗纸舐个小洞，向外看看，没有老财家的人，便轻声叫道：“随军哥，我有话对你说。”兆平和随军，正在院里指挥开仓找粮，都听见了，开了门，故意大声嚷道：“不许哭！也不许上吊！要听游

击队管教！”

随着声音，两人踏进门，碧莲擦把泪，小声说：“你们都是实心人，仓里哪有粮？早都藏了。这几年，收的租子，民团出外抢的，多得很，都随藏随窖，寨子里不多，都在外边。山窑子里，山岭岭上，场边边上，山背后石洞里……你们尽管挖，银元、元宝、粮食，有的是！”兆平、随军一听，骂了声，“哭什么？”迈步出门。又把门反锁上，派人放了哨。兆平命赤卫军：“快领百姓挖粮，随军指挥。”

这一下更红火了，到处是人，挖的挖，找的我，一边挖，一边分，接连搞了三天。光粮食，就搞出百十大石，总有几十万斤。白洋几千块、元宝上万两，赶出大牲口几百头，羊千把只。头一天，兆平就给没收委员会下了话：“粮食，大部给百姓分了，小部留给游击队吃，牲口、羊群，也大部分给百姓，留一点赶到后方，交给公家的牧场。银元和元宝留着，太穷的百姓给一点，其余送到特委，作为党政军的经费。”三天三夜没休息，百姓们来往运输不断头儿，真比哪个庙会都热闹。

打罢这个寨子，百姓们说：保安县的第六区全红了，是咱保安县的头一个红区。

王兆平没有喘气，休息了两天，就决定：打朱家行庄。

在决定之前，兆平就派山羊人去侦察，山羊人回来说：“这庄子也不简单，是洛河畔上的头号地主，家里有百十口人，光年轻后生就有五六十条，能编一个队，有土炮，有快枪，最奇怪的是个‘盘形路’，小石砭。要是晚上偷袭，山上

有哨，山下有一群恶狗。若要白天攻打，进不了门，进了门，也不知如何走法。还听说：民国初年，有一股带枪的人，头目是郭金榜，打过这庄子，刚打进去，就被顶出来，因为路不熟。……”

听了山羊人的报告，兆平蹲在石崖畔上，摔着头，苦思冥想，忽然想起个人，忙叫了声：“袁二刚！”袁二刚应声而至，兆平说：“咱们要打朱家行庄，你在他家当过长工，怎么打法，你出个主意！”

袁二刚是个精豆儿，张口就说：“不就是那个‘盘形路’吗？我闭上眼，能摸他八个圈儿。包在我身上，我领头进！”兆平说：“得先捉个拿事的，拿住个掌柜的，群众才能斗美！煞煞地主的威风，东西也好弄了。”袁二刚说：“掌柜的就是朱三，比渭北那个胡三还精，是老奸巨猾的大烟鬼，要去，咱俩化了装进去。”

兆平二话没说，拉上袁二刚就走，连夜把游击队整顿好，埋伏在山沟里，天明以前行动，顺着洛河的石埝子走。兆平和袁二刚，一人穿一件大皮袄，包上头，猫着腰，顺着石埝子速进。朱家行庄的地势虽高，洛河的堤岸也宽，站在庄子上，看不见石埝子下边走人。

天亮进了村子，几条恶狗同时狂叫乱吠，朱家的人都出来探头探脑，墙头上，石砭上，窑背上，一层层的院子里，全是人头。袁二刚向前投块土坷垃，大声嚷道：“咬什么？不认识我？”一听声音，狗是不咬了，可是朱家的人听出是二刚，喊声四起：“快捉袁二刚，他是王兆平的人！”

兆平跳前一步，护着袁二刚，忽地把皮帽子一甩：“王兆平就在这里！”朱三在上边看见，双手一扬，大叫一声：“我的天！王兆平来了！”撒腿就跑，这一跑不要紧，吓得朱家的人四处乱跑，袁二刚短小精悍，跳上石砭，“叭叭”两枪，满村人都喊着乱打。趁这个乱劲儿，游击队全进了村，一层层堵住打。

老朱三顾不得头脸，只顾翻墙跳沟，往山里窜。王兆平一眼盯死，紧紧追赶，朱三跳墙，兆平也跳墙，朱三跳沟，兆平也跳沟，一气跑了三里路，到了个拐渠边，忽然不见朱三了，兆平四处寻找，见旁边有个山水洞，就钻了进去。走了几步，向前一摸，正抓住朱三的腿。兆平一把揪住说：“你出不出来？不出来就打死你！”

顺着声音，袁二刚也赶来，一人拉住朱三一条腿，死拉活扯就是不放。朱三叫起来：“兆平，不管见没见过，歪好我还算你个姨父哩，你咋能打我嘛！”兆平狠狠踢了一脚：“呸！别胡卷舌头乱咬口，少废话！快出来！”朱三哀求说：“你千万别开枪，我自己出来。”兆平一把揪住领口，就提溜出来。

把朱三一抓来，可热闹了，山羊人又跑到各村叫着：“捉住了老朱三，快来开斗争会罗！”百姓们一听山羊人叫，“刷刷”地都跑进庄子，上下围得象“千层饼”，要聚几场。百姓们问一条，朱三答一句，条条罪状摆满，才让游击队押上走。

斗罢朱三，分财物，又弄出粮食几万斤，衣物、布匹数千件。没收委员会上下张罗，按上次的分法，赤卫军和百姓们一块儿往外运。

扫个黑点儿，洗净一片，开了朱家行庄，保安县的第五

区全红了。

山羊人出去侦察回来，向兆平报告说：“有新情况，这湫山寨子，不是刘志丹的表岳丈家嘛？昨日鬼的，周老二和周老八，新近搞起个民团，敌人县政府给的枪，他俩一个是正团总，一个是副团总，还说是专门对付‘土共’的，这不是专门和咱作对是干啥？”兆平一听，气炸了，把帽子一甩，叹口气：“我表嫂，被敌人撵的钻了梢林，如今还不知下落，如果她在，把她送上寨子，去开导开导，总算是她娘家人么，把民团解散就算了。现在可真难办！”

山羊人说：“这不能等，趁他翅膀没硬，赶快抓住整治了，反正周二和周八都不是她的嫡亲，如是嫡亲，就不能干这种事，给刘志丹丢人，这分明是和刘志丹作对嘛！”

王兆平气呼呼地说：“是嫡亲也要打！”郑随军说：“如今斗争尖锐，是亲、不是亲，只要不是一条根，都走了岔路，脸也不要了。”兆平的气虽很大，也有点为难，难就难在不是自己的亲戚，而是表嫂的娘家。如是自家的亲戚，马上就打。是表嫂的亲戚，不好下手。可是又想，不打这些王八旦，对表嫂有啥好处？管他是谁，只要危害革命，就得打。和随军商量后，便说：“走！立刻动身，趁他羽毛未丰，把它宰了！”打开包包，找了套志丹留给的旧衣，穿戴好了，又化了装，带上游击队就开步。

到了湫山，把寨子一围，郑随军跑到山下叫道：“喂！快下来接女婿！”寨子上也回了话：“是刘志丹，就叫上来，不是刘

志丹，不许上来！”郑随军指着远处说：“那不是刘志丹是谁？”

周二和周八远远一看，大红马上骑着个穿灰军服的，高鼻子大眼，象是刘志丹。便说：“只准他一个人上来，不准带人！”兆平悄声说：“老家伙在弄鬼，想把刘志丹骗上去，向敌人请赏了。你对他们说，如不开寨门，刘志丹生了气，可要带领红军来收拾他们了。”

郑随军照样向上一喊，果然有效，寨门开了，兆平带着游击队冲了进去。敌人招架不及，周二和周八，都被抓住，绳捆索绑拉了下来。民团的枪，全部被缴械。

周二和周八，被拉下寨子，两个老家伙叫道：“不是说刘志丹来了吗？他在哪里？我们要找他讲理！”兆平说：“你们办起民团，专门和红军作对，他能饶你们？现在就把你们送去，见了刘志丹，首先得宰你们。”

老家伙哭丧着脸：“志丹婆姨呢？她是我们的表侄女儿呀，你们就不看她点面子？”兆平说：“你们干出这种事，给她留下啥面子？她看见你们这样‘丢人败兴’，也会煽上两耳光。她是我们的红军家属，和你们不是一条路！虽然生在一个村，长的是两样心。”

郑随军把周八、周二、朱三、吴家老庄的团头、王三夸子，一伙都捆绑好，交给赤卫军，押送后方关起来。

王兆平游击队的声势，越来越大，趁胜开到樊家砭。

樊家砭，是一九二九年，刘志丹领导饥民，来吃“大锅饭”的地方，也是一家地主，可是这家地主另是个样子，老地

主樊枫，听说游击队来了，忙开门迎接，口里不住地说：“我们随潮流走，当年志丹兄给我谈过话，对于‘革命’二字，我也有所领悟，我欢迎红军游击队，你们叫咋办，我就咋办！”

兆平一听，心里盘算，对这种人，应当有所不同，不能狐狸山羊一锅煮。从前也听志丹说过，此人比较开明，这次“仇团围剿”，也没听说他作恶。便给游击队下命令：“大家不要动手，樊家砭的人既然不反对咱们，咱们也要讲政策。”游击队马上原地休息。

兆平当即和樊枫谈判。樊枫把兆平让进客窑，献上茶水，攀谈起来。樊枫摸摸八字胡，笑着说：“我是个念书人，守着祖业吃碗饭，没敢干坏事，愿听游击队的命令。”兆平也很客气：“我们也不是核桃枣一块数，对各种人，用各种待承，决不乱打乱杀。我们的游击队，你也看见了，很有纪律，很讲理，不知你打算对财产如何处理？”

樊枫陪笑说：“如今是土地革命，我都明白，愿意把财产全部捐献。”兆平说：“这么办吧！我们把你的财产清点一下，给百姓分一部分，其余给你留下，也得让你过得去。”樊枫一听，忙拱拱手说：“万分感谢！游击队对我如此宽厚，我也向你表个决心，我的全家人，决不逃跑，甘愿随从红军，以后红军需要什么，只要说一声，我尽力照办！”说后，马上通知家里人，赶快杀猪宰羊，好生招待红军，留红军在这里休息，不许走漏风声。

兆平正召开群众大会，讲红军游击队的政策：“我们红军游击队，对于恶霸地主和开明士绅，不是同样对待，对于

通敌投敌、办民团的人，和安分守己的普通地主，也是两种待承。对于前边那号人，要坚决消灭，对于后边这种人，要给以生活出路，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

突然，山羊人拉匹马，慌忙跑来，马上驮着个婆姨，头上还包着白布，白布外边印着血迹。那婆姨从马上跳下，一把抱住兆平的腿说：“快点吧！张贵的民团要打你们！”

兆平低头一看，是折碧莲，便扶她坐下细谈。碧莲说：“夜里，我婆婆叫她儿子去找张贵，说你们到了樊家砭，叫张贵来打你们，为她的老头子报仇。”兆平问：“你怎么逃出来的？”碧莲说：“老婆子把儿子打发走了，就把我锁在窑里，半夜她又进来，拿把剪子，要挖我的眼珠子，我一折身，和她厮打起来。她扎破了我的头皮，我和她吵着嚷着就跑出来，跑到天亮，碰见山羊人……”

兆平一跺脚说：“狗杂种！这么坏！袁二刚，去把那个恶婆子抓起来！”碧莲央告说：“我是再不能回去了，你们给我找个去处吧！”兆平说：“不要怕，我们把你送到妇联会，治好伤再说。”

满村的婆姨女子都围上来，问长问短，要看碧莲的伤，有人送碗开水：“快喝口吧，穷人家的女子，惜惶死了！”

王兆平马上集合队伍，去打张贵。

提起张贵，人人痛恨，此人就是多年在吴旗镇行凶的那“黑猴脸”活阎王，是张鸿儒的堂弟，张廷芝的“叔老子”，十几年前，就当着靖边县民团的团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逼得马罗武上吊的就是他，王兆平听见张贵的名字，牙咬得

咯吱响，“哼！张贵，你今天落在我手里，就别想再回去！”

话一落音，就出发，走到半路，就和张贵的民团撞上了。游击队抢先一步，占了有利地形，兆平拍马跑在前边，郑长拴随后跟上，兆平瞄准张贵的马，“当当”两枪，那马随声栽倒，长拴是个高大个子，一伸手，便抓住了张贵，随军也跳到跟前，先夺了枪，弟兄两个，把张贵的双手向後一扭，用枪顶上腰眼儿，张贵再扑腾不动。郑长拴从小受过张贵不少气，他父亲郑万银，给张家揽过工，被张家逼过债，拉过兵。张家年年到郑家找茬逼命、砸锅捉鸡拉牲口。长拴早年就被张家拉去顶过苦工，已恨入骨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如今抓住了张贵，眼珠子都滚到一块儿了。顺手抽出一把小刀，割了张贵一只耳朵，兆平摆摆手，长拴把张贵拉到一边，用脚踩上。

等游击队把民团全部消灭，开了公审大会，当场宣布处决。长拴红着脸，瞪着眼，提把大刀，对兆平说：“交给我吧！”兆平点点头，一摆手，长拴照张贵腿弯子踢了一脚，张贵往下一趴，长拴、随军两人把张贵捆上，拉走了。

听说消灭了张贵，折碧莲又撵来了。兆平说：“你不好好养伤，跑什么？”碧莲说：“尔刻妇联会人手不够，叫我跑一趟，金汤镇王兆吉的婆姨，藏在山洞里不敢回家，她说在金鼎山侧王兆吉的时候，张福的民团也是同伙儿，大家要求快把张福民团也打了，留下早晚是祸根！”兆平说：“你快回去，对家属们说，今天就消灭张福。哪个民团也不留！”

张福的民团，就住在金佛坪，张福是张贵他哥，当年在

吴旗镇开赌场，逼死姜海银的父亲——姜老大的就是他，外号“乌头蛇”。提起他，没人不骂他宗祖八辈的。兆平又想起了姜海银，被张福逼成个孤丁，到处流浪，后来跟上刘志丹闹红军，英勇牺牲了。多少深仇大恨，全涌上心头。

兆平把王占海叫到个山坡上，两人商量开了。兆平说：“群众要求得对，得先打张福，你看怎么打法？”王占海说：“要打张福也不难，就是他的人多点儿，枪好些，刚从豹家寨搬下来，又钻了窖子，白天出来糟害百姓，晚上守着窖子不露头。我在张家当兵几年，寨子、窖子，全都透熟，你只要发话，有我王占海，跑不了他张福。”兆平说：“好！今天就由你带队！”

王占海带上游击队，晚上钻了半山坡的水渠渠，水渠离张福的窖子很近，不熟悉的人，绝找不上这种绝路。天亮以前，王占海又爬近窖子口，眼看民团就要出窝。东方露出鱼肚白，团丁一个一个往外爬。占海脚踩石塄，背靠石壁，双手抠住石缝，闭紧嘴，屏住气，一动也不动，眼看着把团丁都放了过去，单等着张福。王占海聚精会神，死盯窖口^①，张福一露头，王占海身子一纵，蹿到窖口，掐住张福的脖子，三拳两掌，打得张福动弹不得，又提起双腿，从高空扔了下去，摔成烂油糕，脑袋开了花。

这时，王占海才打了第一枪，王兆平带游击队，四处围上，枪声乱响，民团招架不住，只有各自逃命。游击队跟踪追击，团丁死的死，缴枪的缴枪，张福的民团全部完了。

^① 窖口，半山腰的石洞口。

山羊人背个捎襖到处跑：“张贵、张福的民团全完了！咱保安县的七个区红了六个，老乡们！都不要怕了，咱们红了，红了！刘志丹的老家也红了！”

“别吆喝了，把我都吆喝来了！”山羊人一转脸，见从沟里转出个骑马的，胖圆脸，有几颗白麻子：“你是个谁？”那人说：“我是庄凡，找你们的领导人王兆平！”山羊人又吆喝了一声，才对庄凡说：“跟我走！”

山羊人调转马头，往金佛坪以北的山上跑。庄凡也拍马跟在后边，到了山后村子，山羊人叫道：“兆平，有客人找！”兆平出来一看，跳起来，抓住庄凡的膀子：“老庄，是特委派你来的吧？”庄凡笑说：“还是个指挥员哩，象个憨娃娃！特委不派我，我能自由行动？”山羊人说：“别看他是指挥员，今年才二十三，要是别的小伙儿，正玩花红柳绿呢！”

庄凡下了马，进了窑，放下捎襖，往炕上一坐说：“徐一知、迪伯仁，催我几次了，叫我快来，听说你们这里六个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党的区委也建立起来了，叫我赶快来建立县委。”兆平说：“我就盼着这一天呢！我们又得打仗，又得建立地方组织，顾不过来。”庄凡说：“这几个县，数你们打得好，开辟得快，变成咱苏区的中心县了。地方工作都交给我吧！我就是这个县的县委书记。”掏出个介绍信，递给兆平。

兆平一边叫人给庄凡烧开水，搞饭吃，一边拉着话：“有个问题够你头痛的。”庄凡问：“有啥特殊难题？”兆平说：“是这地方的特殊问题，这里是边远山区，文化落后，女人没识字的，没有敢说话的，最难的就是妇女工作，游击队上没有

女队员，地方上没有女干部，现在的妇联会是家属们捎带管的，开起群众大会，婆姨女子们都用羊肚手巾蒙着头，羞羞答答连脸都不敢露，更别说发表意见了，要给妇女们宣传点什么，还得先找老太太，再由老太太传说给年轻妇女。唉！我这个游击队长，还得兼妇联会主任。”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庄凡说：“哈哈！这都是新问题，也是经验。”兆平说：“别当笑话听，快派个女干部吧！”庄凡说：“除了游击队员、宣传队员外，咱们一共有三个女干部，一个是沈梦云，在照金，一个是杨郁文，在南梁，一个是冯蕙琼，在二路指挥部，特委准备给你们一个，快来了。徐一知说，要把冯蕙琼派到你们这里，因为你们这里成了中心县，工作走得快，需要在这里取得经验。”

兆平高兴起来：“好哇！难题解决了。我们现在只有个逃出来的童养媳，胆子大，能跑路送信儿，就是没有知识，不会做工作。冯蕙琼来了，童养媳给她带上路，就可以开展工作了，给我们培养一批女干部，她再走。”

一提起冯蕙琼，庄凡的话就多了：“冯蕙琼也愿意来，在二路指挥部搞政治宣传工作，很不错，李可夫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想和她谈恋爱，冯蕙琼说，‘我向李静大姐说过，决不谈恋爱，你千万不敢傻想，庸人自扰，就会影响工作。’年轻女同志，遇上这些困难，她就要求调动。”兆平说：“我听志丹说过这人，很能干，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和她碰过面，那次军事会议上也有她，稳稳重重，不多言语。”庄凡说：“她现在还兼管敌工，外边送情报的人，都是找她。”

庄凡在这里吃了一顿“荞面饸饹”，高兴地说：“难怪志丹说保安的荞面好，就是好！吃了肚子舒服。”吃罢饭，庄凡说：“咱们谈谈大事吧！”

两个人进了套窑，坐在炕上，兆平向庄凡汇报些情况：“……我们还帮助成立了靖边县游击队、定边县游击队，都在各区分散活动，打了不少民团，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庄凡说：“迪伯仁、徐一知，都有这个意思，要把靖边、定边游击队，和你们这个保安游击队合起来，成立个游击支队，由你总负责，你的意见咋样？”

兆平迟疑一阵说：“我服从特委决定。不过，我的能力可有限，不一定搞得更好。”庄凡说：“现在只能这样，时势造英雄，你不是干出来了嘛？特委还有个意思，叫你休息一下，到南边去，和庆阳、合水游击队来个会战，再给敌人点颜色看。”

兆平想了想说：“也可以，我马上就走！这个游击队现在是五六百人。给你留一部分，再把靖边、定边的人调来一些，合起来力量也不小，你带上，在这里坚持。”又问：“志丹的家属呢？志丹回来没有？”

庄凡说：“徐一知正派人四处找家属。志丹现正在东南边作战，和冯钦哉打上了。”

山羊人突然跑进来说：“麻子川那边打响了，枪声象大鼓小鼓齐擂，噼里啪啦，咚！咚！”兆平急问：“谁打谁？”

山羊人说：“刘志丹打高玉亭！”兆平说：“志丹不是在东南边吗？这么快就转到了西边？老庄，你给咱守摊子，我带上人去看看，抄打高玉亭的屁股。”

第十二章 森林之音

徐一知派赵羔子，四处寻找刘志丹的家属。可是保安县，山如繁星，林象绿海，山渠水涧，象蜂场的蜂窝，到哪里找呢？

赵羔子到底是本地人，先跑到金汤镇。“仇团围剿”刚过，百姓还未回来，只留个老汉在探风，问起来，老汉说：“是王兆吉送走的，如今王兆吉遇了害，家属也藏了，晓得都到了哪里？”羔子问：“王家还有什么亲人？”老汉说：“有个兆平，带上游击队正打得欢，还有个兆和，听说到南边去了。”

一听说起兆和，羔子想，有门儿！那年就是这个兆和，引着“师大队”到南梁找的刘志丹。他决不会一人走，准和志丹的家属在一达。羔子不敢久停，别了老汉，马上就往南走。

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一家子，郑随军、郑长拴的父亲——郑万银一家子，在森林里流浪一两个月了。老人、娃娃，都瘦得不成样子，家属们时刻都在提心吊胆、愁眉苦脸，从未舒展过。只靠王兆和，出去跑跑，探点儿消息，弄点儿

吃的。

这天，王兆和又从外边回来，对大家说：“尔刻消息好多了，兆平在保安县打了许多土豪劣绅、民团寨子；前几天，又到了南边，和赵宝魁的庆阳游击队，阎小盛的合水游击队，合在一块儿，在南梁和庆阳之间，打了几个胜仗，南梁也收复了。当年张廷芝和赖老大搞事变的那个三道川，也红了。水范台寨子，踏儿湾寨子，都打开了。兆平又猛然返回去，到了北边，把顺宁川高风海民团一消灭，保安县的七个区全红了。在靖边、定边、保安交界地带，都有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

两个月来，家属们第一次舒展眉心，面带笑意：“这就好了！”刘培基说：“兆和！咱们是不是就回去？住在楼子沟，喝口凉水也放心！”兆和说：“不行！楼子沟被‘仇团’烧光了，要啥没啥。再说，虽然家乡全是红区，还在打游击，保不定敌人还会来。‘狗忘不了吃屎’，尔刻是你死我活的搏斗。”

兆和也是念书人，当过小学教员。自从志丹、兆平闹起红军，他书也不教了，种几天地，跟着兆平跑几天，把婆姨往娘家一送，“无家一身轻！”豁出去了。培基深知兆和忠心耿耿，又有知识，对于兆和的话，他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听兆和说不能回家，老人不觉又愁上了：“多会儿能熬出个头？尔刻该咋办？不能常住在老林里，铺没铺，盖没盖，连个烂窑也找不到，眼看要病倒了。难道把老骨头扔到老林里喂狼？”

兆和的心，照样火烧火燎，面上又得若无其事，他要给

家属们壮胆，宽心。下了决心：第一，要保住这一家，不能被敌人发现。第二，不能让家属们病了。万一有个好歹，对不起志丹和兆平。多少亲戚、朋友、群众，都牺牲了；志丹、兆平、随军、长栓，都在前方浴血奋战；自己尽不到心，对不起同志，对不起朋友，没有脸见人。“人生几时也是死，臭活一生羞先人”。他说：“姑父，这两天我也想了，到南梁找徐一知去，他准接待咱们。又想，战争正热，兵象‘无定河’的水，今天东，明天西的，跟着他也得跑，不如暂时待着，我给你们搭个草棚，家属们都躺下，能动的，捡些蘑菇、木耳，用脸盆煮上吃，郑干大就着伴，我出去来回跑着，探消息，弄吃食。一平静，咱们就走！”

培基想了想说：“这也是个权宜之计。”兆和临走时说：“一有动静，就往南走，千万不敢走远了。这一带树大林密，没有人烟，敌人不易发现，我速去速回。”

刘培基抽了两袋烟，睡了一觉，兆和就回来了。背了一捆干树枝，一面解绳子，一面说：“这东西多得很，森林么，哪年不刮掉些干枝子？”郑万银和年轻的家属们，都动了手，把绳子都搜寻出来，人多手稠！一顿饭工夫，在老树下搭起个棚子，搂来些树叶，铺了个地铺。万银老汉说：“这倒软和，顶上榆林的栽绒毯！”兆和说：“这还不行，躺久了发潮，等我出去弄些干草！”又跑了。

兆和一下子背回两捆干草，弯着腰，伸着脖子，往回走。万银老汉跑去接：“这娃娃，不会少背些？”兆和放下草，从兜里掏出一堆山桃，“叫娃娃啃去！这东西有的是！”

大家动手，把干草一铺，都排队躺下，娃娃们啃着山桃，打着滚儿。老汉抽着烟，兆和又解下个布口袋：“林子外面遇上个乡亲，把干粮口袋给了我。”培基翻个身说：“遇见的是啥人？他们到哪达去？”兆和说：“是咱们西川人，也是‘跑反’的，尔刻要回家，说保安平静了。保安虽说民团稠，凡有寨子的地方都有民团，王兆平也打得凶，一连消灭了四五百处民团。除了永宁山、旦八、金鼎山，几个反动孤点外，一满没事了。”

这又引起培基思家之情，他问：“咱们呢？”兆和说：“百姓可以回去，都急着回去分土豪劣绅的财物。咱们还得等一等，刘家的目标太大，树大招风，仇人眼红，咱们得沉住气。”培基只得认可了。

兆和又说：“百姓提起刘志丹、王兆平，直淌泪。说‘刘志丹打老虎，王兆平打狗狼，咱们那达，是狼、是狗，都打光了，积德罗！’”

兆和又说了王兆吉一些人的死，培基老人哭起来：“都是为我们家嘛！我咋对得起人？”老人止住泪说：“张廷芝、谭士林、仇良明，一伙伤天害理的东西，决不能轻饶！我再见上志丹、兆平，得给他们鼓劲，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古就是这个道理。前一晌，张廷芝他爹还托我求情哩，我心一软，还写了封信给志丹，幸亏志丹不理。志丹到底不同，我是老糊涂了。什么亲戚不亲戚？前几年我还糊涂，这几年我渐渐清楚了。这一回我更清楚了。他们用得着，就叫你亲戚，一得手，就杀你家满门。志丹和兆

平，看得比我高，娃娃们早几年都比我清楚，一代比一代强呀！”

兆和说：“可惜兆平念书少了，若要住住中学，还要了不得！”一句话戳了老人的疤，培基说：“这都怨我，那时我想，志丹走了，兆平不能再走，我得抓住一个。我暗想，第一，不能让他念书，越念书越飞得远。不过，那时我也困苦，供不起。第二，给他娶个婆姨、把他拴住，生儿育女的，也对得起他爹娘。管他亲的表的，在我身边就是了。”

兆和笑起来：“按常情说，你对他够好了。不过，你把他当成了替墙砖！”培基说：“那时也有难处，我一家十几口，没有一个象样的劳力，尽是些婆姨女子，娃娃蛋蛋的，总得有个男娃娃跑腿担水么！就把他误了。可是这娃娃，就是不要婆姨，他说：‘我少爹没娘的，地无一垄，房无片瓦，我一个人吃你就够了，再拖家带口的，给你增加累赘？’”老人笑笑说：“其实，他心气高，另有打算。”

兆和特别为兆平惋惜：“幸亏老爷爷教他念了书，不然更亏！不是因为我是堂兄，才说这话，百姓都那么说。”

培基第一次笑出声：“那娃娃象心里装个铃铛，一动就响。脑子象张纸，一戳就破。志丹他爷最喜爱他，常说：‘兆平念起书，象喝书，咕咚就下去了。放完羊，背书，不打磕，一年就背完《四书》。’爷爷再给他讲唐诗、古文，什么《战国策》、《左传》、《史记》，挑着捡着给他讲。他就看起了《三国志》、《水浒传》、《岳飞传》。以后志丹把‘榆中’的课本都给了他，每天晚上抠，真是废寝忘食。志丹是个有心人，从北京、

天津、上海、广州，都往家给他寄书，他也不负志丹的心，把书都翻烂了。按文科说，他也顶个‘榆中’毕业生，你看他那一手字，比刘三丙写得还好。刘三丙也是咱县的人，‘绥德师范’毕业，一问三不知，写字象狗趴的。人比人，差一轮。兆平没住过军事学校，他看了书就能用，比我强多了。话又说回来，我喜爱这娃，可没给过好脸看，骂过，打过，把娃亏待了！”老人又擦起眼泪。

兆和又解劝起来：“小的不怪老的，过去就忘。志丹对他可不错，象亲骨肉。”万银老汉说：“连我那两个娃娃，都是志丹、兆平教的字，开的脑筋，不然也不会这么有出息！将来我得给兆平瞅个好婆姨，谁家闺女要是给了他，算有福了。”说得连婆姨娃娃都笑了。

过了两天，王兆和又出去找吃食，这次背回个捎裤，掏出一堆“燕麦炒面”、黄米馍馍、烤干饼，还有个水葫芦。万银老汉问：“咋弄的？”兆和说：“我出了林，往坡上一爬，碰见些赤卫军，是林锦庙人，我熟识。他们问我‘在这达干啥？’我说‘逃难的，饿慌了’，他们见我这人鬼不象的样子，就匀给我一捎裤。”

刘培基虽上点年纪，心里可精明。忙坐起问：“赤卫军往哪达走？”兆和说：“刚跟着红军打完仗，往家走哩！”

“大红军打了个谁？把你听到的都说说！”

“那个赤卫军队长可说得有盼头：上次志丹从照金回来，走到白砂川，听说敌人正‘围剿’，便上了火，当时就组织反‘围剿’。马罗武把附近的赤卫军也带上去，准备大打。志

丹给全体指战员讲话，赤卫军也围着听。志丹说：‘……要沉住气，不要看敌人张牙舞爪，不要听他吹牛。他们说，刘志丹的军队在北五顷园被消灭了，陕甘边界已无战争。可是，冯钦哉的军队为什么还往太白方向开？去打土坷垃？仇良明、谭士林、张廷芝，还在保安、南梁、庆阳之间窜什么？这说明，牛皮吹得越大，他们心中越怕。国民党反动派再三动员，强调各部队要协同动作，共同消灭‘共匪’，可是他们协同不起来。井岳秀那个张瑞芦团，接到过几次命令，要他西进；他为保存实力，始终守在延安，不敢往西迈步。从白砂川往东，一条川出去，就是延安，他们真要协同得好，咱们今天就开不成会。所以，咱们要利用敌人的矛盾，钻他们的空子，找机会，各个击破！’

“当时志丹就布置了兵力：仇良明、谭士林、张廷芝一伙子，交给二路游击队；王兆平、赵宝魁、阎小盛三个游击队，同时动作，发动群众，在这个地区和敌人周旋，把他们牵住，一刀一刀切。各县游击队、赤卫军，还要清除残敌，消灭民团；李实的安塞游击队，在东边卡住张瑞芦团，不让他西进；杨冲带骑兵团向西南，专打马家的骑兵；红三团向南，打击冯钦哉，不让他到南梁；然后，骑兵团、红三团再回来，和二路游击队会合，防止仇良明再来。

“一切安排就绪，志丹随红三团，就向太白镇进发。走到义正川口上的和尚塬，遇上冯钦哉的先头部队，双方就展开激战，打得那个凶呀，机关枪、大炮，崩得山上的石头满天飞。整整叮咚了一天，消灭冯钦哉一个团。冯钦哉老贼狡

猾得很，见势头不顺，赶快收兵，怕伤着筋骨，缩回去了。

“马回回骑兵跑来增援。杨冲的骑兵飞奔截击。双方马队腾空飞战，胶在一起，互不相让。赤卫队长听说，从前，马回回用过疯马，这回杨冲也用了疯马。疯马对疯马，都张着大嘴横冲直撞。杨冲骑了匹疯马，冲入敌群，专射马嘴。霎时间，马家的疯马，变成了低头驴，被杨冲冲得七零八落。敌人被迫调转马头，带着残兵，往西南逃窜。

“红三团又折回来。到了保安一带，得知仇良明、谭士林、张廷芝，又来吃‘回头草’，便和南梁游击队配合，杀上阵来。迫击炮、机关枪，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无法还手，只有逃回老窝。”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刘培基笑道：“这不是全胜了吗？难怪敌人要抓咱们、杀咱们的。有咱活的路，就没有他们活的路！”兆和说：“就是这个理！”培基咂着烟袋锅：“我再能年轻十年，也加入志丹的部队，助他一臂之力！”

大家正高兴，忽听外边“咕咕！咕咕！”郑万银提醒着：“听：‘水咕咕’叫了，是不是要下雨？”话没落音，又听见“咕咕！咕咕！”兆和说：“不对！怎么越叫越近？小心着！”

突然象阴云遮天，大家慌忙站起，夹起包包，往森林深处跑。兆和轻步跳到森林边上，也学着叫“咕咕！咕咕！”外边的声音停了，只听“喔——”一声长叫。兆和断定，有人来了。估计，眼前敌人已经败退，不会是搜林的，可能是砍柴的。他也“呜——”了一声。外边有踩树叶的“飒飒”声，叫

道“谁？”兆和不答。随又叫道：“谁？”彼此都听清声音，外边大声叫道：“我是赵羔子！你们是谁？”里面答：“我是王兆和！快进来吧！”兆和往外跑，羔子往里跑，两人跑了个面对面，抱了起来。

羔子急问：“你一个人？”兆和说：“刘家老小、郑家老小，都在这达！”

“我接你们来了！”

兆和忙大声吆喝：“大姑父！郑干大！赵羔子来接了，快出来吧！”羔子、兆和，急忙跑过去，羔子一手拉一个老汉，“老人家！受惊了，受罪了！”家属们都哭起来。

赵羔子说：“为找你们，我跑几十天了，山洞、梢林，跑个遍，真象海底找珠，我跑到林锦庙，听赤卫军说，在这一带见过兆和，我才到这里，不是赤卫军，还不知找到哪天哩！”

刘培基擦擦泪说：“你送我们回楼子沟？”羔子说：“不！都回南梁。徐一知主席，派我来接你们。徐一知有指示：把刘、郑两家，都接到南梁，公家养上。战争期间，免得老人们再受惊。”

家属们又破涕为笑：“再好没有了。难为徐一知这么操心！”羔子说：“你们收拾东西，我去叫人。赤卫军拉了几条毛驴在林外等着哩！”

家属们把破盆、烂锅都捆绑好。吃了些干粮，抱起葫芦，每人喝几口水，毛驴也牵来了。老汉老婆、婆姨娃娃，都被扶上毛驴。赵羔子派赤卫军，一人牵一条毛驴，慢慢出了森林。

从这个原始森林到南梁去，有三天路程。赵羔子是个有心人，带来的赤卫军，全背着新缴来的枪，多捎来一支，是给王兆和的。

赵羔子腰里别着短枪，王兆和背着长枪，走在家属后边，前后照看。羔子和兆和边走边拉上话。

兆和说：“不是怕这些家属没人管，我也跟上兆平的游击队走了。干啥也不如打仗痛快！”羔子说：“这话对我的劲！老刘一来南梁，我把婆姨扔下就蹦了。”

“你过了打仗瘾吧？”

“没过够！敌人攻南梁时，我带南梁保卫队打过几仗。平时，徐一知给我分的工作是专管民运，捎带训练赤卫军，说我人熟地熟，能跑能扛。不过，这次为找你们，顺便参加了个大战。”说着眉开眼笑。兆和羡慕得直咽口水：“打了冯钦哉？”

羔子说：“不！我说给你听，你也过个瘾，那天我离开金汤镇，准备翻山找你们。没走多远，听说高玉亭来了。我一听，好狗日的！又是个死对头。那年刘志丹的队伍离开瓦子川，就是因为高玉亭来‘围剿’。夜里，我送了几十里，回家哭了一场，窝了几年气。这回我可得揍几下高玉亭。顺着消息跑到麻子川，正好碰上罗炎。他带红三团来了。我迎上就说：‘要打高玉亭？我也上！’罗炎说：‘来吧，跟上团部行动！’我把手枪一掏，就跟上了罗炎。忽然听说：西边来了杨子恒，东边来了井岳秀的一个营，外带三四百民团。我正纳闷，尚占武来报告：杨子恒这个团，是来接替仇良明。井

岳秀那边的指挥官是高玉亭。这时刘志丹上来了。他头一句就说：“高玉亭也来撒野？想趁红军和杨子恒交战，来抄后路？没他占的便宜！”那阵势是这样的……”

羔子对“阵势”好一番绘声绘色的讲叙：

原来，到麻子川前，志丹曾和罗炎商量：红军连续作战，太疲劳，要稳住脚步，向后撤撤，争取个暂时休息，然后再战。

敌人得知红军转战日久，偏要钻空子，缠住不放，已经赶到麻子川。

刘志丹又对大家讲话：“再鼓把劲儿，打个漂亮仗！麻子川是南梁的北大门，为了保卫南梁，不但要打，而且必须打胜！”

罗炎也给大家讲话，而且讲得更细。他说：“这个指挥官高玉亭，虽然是个‘绿豆官儿’，可挺讨厌，是咱的老对头。当初，游击队刚起来，住在瓦子川打土豪，头一个来‘围剿’的，就是这个高玉亭。逮捕李宜如的也是他。几年来，这家伙一直守在保安，专门和红军作对，是个‘反共专家’！红军几次打保安，抵抗红军的，总有他一份儿。这次不给他个颜色看，他总不知天高地厚！”罗炎越说，战士们越窝火，都跳着脚叫起来：“消灭高玉亭！打烂‘反共专家’！”

志丹笑起来：“对！大家是一个想法！”然后，用望远镜察看情况：“这里对我们不利，两边正在行动！”当下写个条子，派骑兵送出：“叫赵宝魁抄西边敌人的后路！”又对罗炎说：“把杨子恒那个团牵回去，咱们专对高玉亭，这七八百

人，可就地消灭！”

志丹带上队伍，上西山一看，敌人正在运动，要和红军抢路。把望远镜递给罗炎，说：“你看，咱们得抢前一步！”罗炎看着，直皱眉。志丹一挥手：“夺下西山头！”

西山头是制高点，高玉亭也要拼命，挑出二百个老土匪，编成敢死队，发动反扑，要和红军争夺山头。敌人每人两支枪，一长一短。这一年，他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也备足了子弹。红军连续作战，缴获多，消耗也多，从上午打到下午，山头还没夺下来。那山，光秃秃的，没个遮拦，不利作战。

志丹忽地跳过去，把队伍带到腰岭里，重新调配力量。对大家说：“同志们！这是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必得打好！现在，要集中使用力量，人手集中，子弹也要集中！”战士们一听，马上数子弹，三颗、五颗、十颗、八颗，都亮给连长看。

志丹挑出五十个特等射手，把子弹交给他们：“要互相掩护冲锋，先拿下山头！”回头一摆手：“少先队，跟我来！”罗炎急了，一把拉住说：“你留下，我带队不行吗？保证拿下山头！”志丹说：“部队有伤亡，万一敌人再续部队，怕误时间。走！都上去！”罗炎阻止不住，只得抢前一步，往山上冲。

志丹又组织侧面射击，进展飞快。五十个特等射手，分两个组，轮番掩护，层层推进。少先队都是些放羊娃，跑惯了山，弯着腰，象箭一样，也射了出去。

志丹向西一望，疯狂的杨子恒部队，突然向后撤了。志

丹对罗炎说：“赵宝魁又打上了火。”

原来，李可夫和杨剑，也在庆阳那边搞了个突击队。骑上快马，奔到庆阳城下，攻打庆阳，吓得杨子恒发出急令，调东进部队返回，打游击队的后路，保住庆阳城。不想，赵宝魁拦腰杀出来，杨子恒的人又折了大半。

高玉亭这边，见杨子恒的人往回撤，自己也发了虚，抢夺山头的人，一下子溃退下去。志丹、罗炎，带人猛压下来。少先队的子弹少，为了节省，便使出吆羊战术，到处叫着“叭叭！”边追边打，子弹、石块、土坷垃，弹弓子儿，专打敌人的脸。

正在这时，王兆平游击队赶到，拦住高玉亭的后路，冲开了。高玉亭进退不得，钻空子逃跑，王兆平扭住不放，打得死尸遍地，血水滴坡。有几个敌兵刚逃出，少先队又蹿到跟前，抱住腰，掳住脖子，用牙咬，枪把子打，和敌人抱成圪塔往下滚，从山上打到沟里，从沟里打到川道，扯了十几里远。敌人的枪支子弹到处丢，游击队、少先队，边捡边射击。

俗话说：“三十岁撵不上二十岁的，二十岁撵不上十几岁的。”论跑路，高玉亭的兵，可不是娃娃们的对手。

天黑，战斗结束。高玉亭的人，没跑脱几个。高玉亭吓破了胆，连夜逃回保安城，再不敢出来。

不前不后，杨冲的骑兵团，又扫了西兰公路，打败了马弓章。宁夏的敌人，也往后撤，去保老窝。……

听到这里，王兆和笑起来：“你真是四川人‘摆龙门阵’，听了半天，只听出你跟指挥部观战，听不出你参战。”羔子

说：“你忘记啦，我是放羊出身。领着少先队把高玉亭当羊咤的就是我。我一枪打掉了高玉亭的帽子！”

“可见你的枪法还不过硬，打掉脑袋才算过瘾！”两人说说笑笑爬上山坡。

一群人，晓行夜宿，一连走了三天，才到南梁。上了山，赵羔子带路，直奔徐一知处。徐一知听见声音，忙跑出窑。先扶下刘培基夫妇、郑万银夫妇，然后一把抱住刘志丹的女儿，亲了一口。又叫声：“刘嫂子，你们受惊了！”

刘志丹的妻子，大家都称她“刘嫂子”。她没出过远门，这回算受了锻炼，爬了一两月山，钻了无数水渠山洞，穿过不知多少梢沟森林，苦是吃够了，但是，她还有点封建，见了生人就脸红，不敢言语。

徐一知是个热心人，上下跑得满脸通红，把他们让进窑，洗了手脸，吃罢茶饭，便对刘培基、郑万银说：“刘干大、郑干大，给你们准备好了窑洞，各家都有。”又对赵羔子说：“你把他们送过去，把窑洞分好，安置一下；粮食由警卫队送过去；以后挑水，砍柴，警卫队都照顾。都是些老人，婆姨娃娃，没有一个劳动力，山高水深的，不照顾不行。”

赵羔子答应着，徐一知又向二位老人介绍说：“赵羔子是我们的政府委员！”刘培基惊得张口结舌：“你派政府委员接我们？我们都是百姓么！”羔子说：“我也是百姓，拦羊的！”徐一知又对兆和说：“你操心受累了，也去歇几天，留在政府工作吧！”

打发他们起身时，徐一知又对刘培基、郑万银说：“老干

大！现在放心吧！有红军游击队保护着哩，安心把身体养养，你们算是到了自己家。”刘培基说：“好多家属都受害着哩，咋办么？都来南梁？”一知说：“你老放心，我们通知了各县，由各县革命委员会安置家属。”

人都走了，剩下刘嫂子，徐一知说：“刘嫂子！你的窑洞就在下边，我送你过去。”说着，抱起小女儿就走。下个小坡，向东一拐，就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窑洞。进了窑，刘嫂子看见炕已烧干，铺着炕席，还有一条被子，便问：“这是谁的行李？”一知说：“这是没收委员会送来的，你们都成了‘赤贫户’，每家分给一两条被子。”

谁知这句话勾起刘嫂子的心事，掉下眼泪，又怕一知笑话，忙解释说：“这比我们成亲时还富哩！那年，是他家最穷时娶我过的门，被子是借的，三天我‘坐娘家’回来，就没了被子，一人盖一件棉袄……”徐一知说：“现在不叫你盖棉袄了。这是我们为志丹准备的窑洞，你们可以团圆了。四五年没见了吧？”刘嫂子只是红着脸笑，没答言。

徐一知特别细心，怕刘嫂子孤独，临走，把杨郁文从高生华家叫来，和刘嫂子做伴儿。

杨郁文是个热心人，进门就叫：“刘嫂子，我可以替你担水，背柴，可你得听我的！”刘嫂子在山村生长二十几年，从没见过这种洒脱姑娘。心想，这人象戏台上的“杨排风”。微微一笑：“你是谁家婆姨？”

郁文哈哈笑起来：“我不是婆姨，我是女子！你看，我还没梳你那个纂，穿你那种红袄！”说着，就去抱柴，烧炕。刘

嫂子说：“天还不冷，烧炕做啥？”郁文说：“这炕长时不睡人，有潮气，我给你薰一把！”刘嫂子又觉得，这女子很懂事。

晚上，三人睡一盘炕，等小女儿睡着了，郁文往刘嫂子跟前挤挤：“刘嫂子！你是几时订婚、几时结婚的？”刘嫂子用被头捂住脸：“小女子，问这做啥？”

“人家都说你是‘奶头定亲’，那是咋回事？”

逗得刘嫂子笑起来：“傻女子！奶头定亲就是吃奶时候就定了亲，自己啥也不晓得！”郁文“嘎嘎”笑起来：“你们没见过面儿？没说过话儿？”

“我们这达不许。你啥时定的亲？”

“我自己定的，两人一说就定了！”

“是个谁？”

“徐一知！”

“徐一知家里没定过？”

“没有！从小也提过，他爹不愿意，怕儿子长大不满意，等他自己长大看中了再说。他一长大，就住了学校，闹起革命，再没人提这事。所以，我们俩一谈就成！”

刘嫂子扑哧笑出来：“我们这达要有这种事，脊梁骨能给你戳个窟窿，祖宗三辈都得挨骂。再‘洋’的学生，统统是家里包办，没有一个能‘自由’的。”郁文一愣：“你们这里更封建，统统包办，能把人憋死！”

“你还不成亲？”

“我呀！等不打仗了，也穿一个妖怪衣，你穿过没有？”

“谁也一样，都得穿！”

“嫂子，明天你给我打扮一下，试试看！”

刘嫂子咯咯笑起来：“这女子不害臊！”

一夜之间，两人就厮混熟了。早晨起来，趁刘嫂子梳头，郁文拿把剪子，从后边“咔嚓”一下，把刘嫂子的头发剪下来。羞得刘嫂一天没出门。到了晚上，她又拉上刘嫂子的脚，把布袜子揪下来：“叫它自在些、放大些，要不，人家说：老刘是个英雄，婆姨还这么封建。”刘嫂笑着说：“我一过门，人家就不让缠脚，说我封建，难看，尔刻放大多了，就剩这一点袜子，你还给我扯了！”

郁文心直口快：“从明天起，我教你认字。要不，你啥也看不懂，不怕老刘离婚？”刘嫂说：“不怕！我们这达不许那号事，要是休婆姨，得拿住婆姨的大错；拿不住，娘家就不依，百姓也会闹起来，能闹得几个县风言风语，编成‘口歌’唱出来。我们这达旧规矩，只许娶小，不许休妻！共产党又不能娶小。”

“他对你好吗？”

“好着哩！人家是念书人，又是红军，对谁都讲理，从来不打不骂的，说我也是从小吃了旧社会的亏。遇见不高兴，他就坐下不说话，光抽烟。”郁文笑说：“原来你是进了保险箱！”

“你干啥工作？”

郁文说：“妇女工作！这一片的妇女，都归我组织。我也会打仗！‘仇团’来‘围剿’，我带上妇女转移。这一带的妇女脚不小，是半大脚，跑起来还可以。个别的老太太，是小

脚，走不动，我就把她背上，来回背过十来个。”

“敌人追来咋办？”

“不怕！我有手榴弹，也有短枪。人少我放枪，人多我扔手榴弹，一扔就吓跑了，跑不了的就见他‘外婆’去！”刘嫂说：“到底是你们用处大！老人把我们都害了，只能推磨滚碾上锅台！”

“刘嫂！你用处大着哩！我办了个被服厂，你参加被服厂，给红军做衣服！做鞋袜！”两人说说笑笑没个完。

第十三章 百事缠身

麻子川战斗后，志丹、罗炎，带队伍回南梁。两人骑着马，上了“走马梁”，抬头一望，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志丹说：“今晚咱们可以‘夜宿走马梁，举目望星辰’了。你看这梁，又长又宽，树少人稀，气候不冷不热，睡在山上比窑里还舒服。今天少走些路，叫大家好好歇一夜，明天一早下山。”罗炎说：“是该叫大家松快松快了！”

下午，罗炎派人，到前边村里打前站，准备第二天的早饭。部队就地休息，吃些干粮，喝口水。梁上宽阔敞亮，没有人家，大路旁有些麦谷地和打谷场。每排战士，围着一堆草垛睡，七八百人，摊了一二里远。

刘志丹仰脸躺下，眼望繁星，思绪万端：第三次反“围剿”已结束，趁这机会，得整顿一下，百端待举、百事待兴了。第一个在他眼前晃的，是黄龙山的郭保权，听马罗武说，他从黄龙山回来过三次，每次向徐一知汇报后，又派回去。罗武还说：“你南下照金的时候，郭保权带着人马，路过太白镇，和咱们接过头，因为李可夫、老杨剑招待得太‘殷勤’，保权心里恐惧，连夜跑去投了杨子恒。当然，也是因为来的人马不是郭保权一股，而是三股，大红军不在，怕出意外，李可

夫和杨剑就虚张一下声势，郭保权不解内情，只得跑了！争取了一两年，才引上门的人马，一转眼，前功尽弃。”

志丹清楚记得，和尚塬战斗后，他写过一封信，叫罗武再跑一趟，带上礼物，去慰问郭保权。结果如何？因为战事繁忙，还没听到消息，也许罗武回来过？也许他到庆阳帮赵宝魁工作了？无论如何，得把郭保权的事弄出个头绪。这个土匪，和杨木子不同：杨木子已“土匪成性”，郭保权是逼上梁山的。听韩城回来的伤员说，这人很正派，没有搞我们的鬼。改造和争取土匪，在我们来说，也是件重要工作，南方北方大致相同，山区人口稀，兵源少，改造好的土匪是有战斗力的。这件事，决不能放松！

还有许多事，首先是部队的安排、调整……想了一阵，翻个身，马上入睡。月落起身，集合队伍，天明赶到坡下村子，正好吃早饭。饭毕，不再歇脚，一气就下到荔阳堡。

谁知，特委书记迪伯仁，革委会主席徐一知，都带着东西来迎接。军队还没进镇子，伯仁、一知，就领着镇上的群众，迎着军队走来。宣传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吹起唢呐，十分红火，那“得胜回营”的曲调，吹得人眉开眼笑，精神振奋。战士们走起整齐步伐，拍着手，迎过来。伯仁、一知和志丹、罗炎，挽着膀子，走进小镇。

南梁的妇女主任杨郁文，带着些妇女，正等着给战士发慰问鞋。一筐筐鞋子，摆得象刚收场的谷草垛。志丹见这阵势，一挥手，战士们原地休息，自己也就近坐在石头上。杨

郁文带着妇女，排成队，按次序给战士发鞋。最后到了志丹跟前，郁文先笑笑，拿出一双又精致又结实的鞋子，塞到志丹怀里：“这是刘嫂子特意为你做的。”志丹问：“他们都在哪里？”郁文说：“刚到南梁，我每天和她做伴儿。”又笑着说：“我把她的头发剪了，天天还认字。”志丹说：“你要对她多做宣传，让她多懂些政治，学点文化。叫他们都参加支援红军的工作，不要吃闲饭。”

郁文说：“他们的觉悟都高，不用说，都很积极，染布的，做军衣，做军鞋，啥都参加，连刘家妈、郑家妈，都为公家干活儿！”

志丹转了话题：“啥时候喝你的喜酒呀？”郁文把双辫一甩，跑到徐一知背后，指着徐一知的脑袋：“你问他！”徐一知刷地满脸通红，哈哈大笑起来。

当天，战士们会了餐，晚上，伯仁、一知、武轩、老吴、罗炎，聚在平房里拉话。不想，杨冲也赶了来：“老刘，我没赶上迎接，恕小弟无罪！”武轩笑说：“真是个戏子！”志丹一把拉住他，说：“你比我回来得早一步，到底是骑兵快！”杨冲说：“骑兵有骑兵的难处，步兵光喂人，骑兵还得喂马，我们都扎在了山后，山沟里草肥，好喂马，我住得就离你远了。”

伯仁挤在志丹跟前说：“老刘，你还没回来，我们就交换过意见，这回可要把你扣下了！”志丹笑说：“大家要扣就扣吧！怎么好，咱就怎么办！”

志丹未到之前，特委就研究过，希望志丹留在后方，专任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统一指挥红军、游击队、赤卫

军。同时，也为整个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出谋划策。大家觉得，急需这么个全面坐镇、通盘运筹的人。因为伯仁、老吴，文化低；一知、武轩，太年轻，社会阅历少，难免有想不到的地方，还有个社会威望问题。志丹在陕甘的影响大。

对于干部的调整，也有初步议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由杨冲担任，政委由李可夫担任，师党委书记还是张武轩，这三个人，一定跟着军队行动，骑兵团长，换上赵宝魁，红三团长，还是罗炎。在关中新成立陕甘南区特委，领导关中各县，书记是张英良。三路游击区总指挥王思学，英良兼政委，杨剑仍任二路游击区总指挥兼政委。下边各县游击队，另提拔新干部。陕甘特委宣传部长庄凡已走，再补个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人选是冯蕙琼。

听伯仁谈后，志丹说：“我同意，这些我也想过。只补充一点：是不是让王思农任关中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将来情况需要，把思学调来四十二师当政治部主任，思农兼三路总指挥，再配个年轻的副职，好接上茬儿。政府工作也可配副职，免得一人数职，忙不过来。”伯仁说：“我们也考虑过，总觉得思农别扭！”志丹说：“这几次反‘围剿’，他也受了教育，表现很好，也承认过去有些想法不对头。”

伯仁有些犹豫：“再和大家议论议论吧！”志丹说：“议论时，不要只议论错误，要全面议论。必须照顾团结。这么艰苦的环境，这么大的战争，这么长期的斗争，复杂的情况，谁能拿得那么准？看人要看本质。他把全家的人力物力，全

部投入了革命，不是真心实意，谁能这样干？有个一差二错，说清楚就算了。”徐一知说：“我看，是得这么考虑！”

红军在荔阳堡休息了一两天，特委就开会，通过了那些人事变动，通知各地。

志丹把后方的事，作了安排，就动身到各县，去巡视工作，打算摸摸情况，回来全面筹划。

他出门很简单，只带了个交通员焕焕，每人骑一匹马，就上路，打算先去庆阳。焕焕如今已长大成人，象个军事干部了。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总是带个警卫排，冲在前边。哪里缺人，往哪里跑；哪里出空子，往哪里堵；经过一些战斗，练出一身本事。长短两枪，可以轮换使用，一遇情况，挺身而出。志丹对他很看重。快到二路指挥部，志丹对焕焕说：“这次把你留在庆阳好不好？”

话来得突然，焕焕答不上来，迟疑一阵，才说：“你咋办？我不放心！照顾你惯了。”志丹说：“你已长大成人，要单独锻炼，你没听老话说：‘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咱们换句新话说：‘钢不炼，不成材！’既然炼出好钢，又不用在刃上，就可惜了！”焕焕说：“我算什么好钢？比我好的人，多着哩！”志丹说：“你想想吧！想通了再说！”

两人拍马疾驰，一天工夫，就赶到庆阳城外。焕焕心细，早已打听好地点，跑进个四合院，叫声：“老杨同志！老刘来了！”

这个四合院，原是地主的住宅。战争一来，地主逃跑，

指挥部便就近利用，四合院里东西南北，全是瓦房，油漆门窗，花花草草，前后栽着果木树。

老杨剑、李可夫、赵宝魁，听见声音，抢门而出，拉上志丹，进了北大厅。里边干干净净，炕上放着三条毛毯，一看便知，是三个人的行李。李可夫拿把条帚，给志丹扫尘：“你真是戎马倥偬，不喘口气，就往外跑！”宝魁端碗开水，递到志丹手里。杨剑说：“你们先说话，我去一下就来！”志丹叫住说：“老杨，你干什么？咱们坐会儿，要做猪头肉，咱俩一块干！”

老杨笑起来：“你咋知道我是做猪头哩？”志丹说：“老习惯了，还不清楚？”可夫说：“你们俩算是‘肝胆相照，彼此心通’了。我们并不知你要来，前天他去买了个猪头，收拾干净，放在地窖里。今天你进门，就知他要做猪头，哪根神经把你们拴在一块了？”杨剑说：“我约摸他得来看咱们，只有这个时候，余下没空闲！”几个人一片笑声。

将要吃饭，拉开方桌，焕焕端来一小盆猪头肉，宝魁拿来小米干饭、红豆米汤、酸菜。杨剑说：“看看！我没动手，焕焕也做出来了！”宝魁说：“焕焕早把你的手艺学会了。小伙子是个能人，见啥会啥。听说有猪头，他就下了手。”

吃罢饭，志丹说：“这饭配得好！小米饭就猪头肉，米汤加酸菜，吃完还有余香。”焕焕收拾家具，端上走了。四个人围着方桌谈工作。

可夫、杨剑、宝魁，做了汇报、说明，这个地区，除了元城子、五角镇、庆阳城之外，全部成了红区。庆阳游击队发展很快，都是打出来的棒小伙儿，论装备，枪炮都有。

志丹把特委的意见传达之后，就说：“这里干部要调整，可夫回四十二师，宝魁回骑兵团，蕙琼回特委……”杨剑说：“蕙琼早走了，在保安！”志丹说：“我知道。这么一来，老杨成了一条顶梁铁柱，总指挥还得兼政委了。你老兄有啥意见？”

杨剑说：“没事！人老雄心在，啥也难不倒！你把焕焕给我留下，我再提拔几个新干部，照样打得欢！我是个总指挥，各县有游击队长，怕啥？”宝魁说：“我看焕焕能当庆阳游击队长，打了两三年仗，还参加过南下，受过考验。西华池战斗的时候，志丹一转眼，他便跑去夺了挺机关枪。小伙子机灵得很！”

志丹说：“你们一定要，就把焕焕留下，这好办！我们要往远处看，时局一发展，需要更多干部，要注意从基层干部中选拔。老杨同志也可能要走，准备把阎小盛提起来当二路总指挥。”

李可夫把眼镜一摘，一边擦眼镜，一边瞪着眼说：“我可没想那么快！”志丹说：“敌人对我们压力越大，我们反抗越强，部队发展越快，地区开辟越宽，人也需要得多！这也是个辩证法！”可夫笑着说：“我把辩证法都背熟了，还没用上呢！”宝魁说：“我老听你们说‘辩证法’、‘辩证法’的，原来是要这样看问题！真是这样：敌人要不残害百姓，百姓的反抗力也不会这么大，对咱们也没这么亲。革命，是压出来的！”老杨剑拍手笑道：“宝魁也悟出理论来了！”

志丹说：“可夫、宝魁走之前，还要把这里的工作布置一

下,准备第四次反‘围剿’。敌人决不会善罢干休,还不知要‘围剿’多少次呢。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是‘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直到他们彻底失败!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常备不懈!要加强对各方面的争取工作,努力壮大自己,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用兵,只是一方面;用政策,是另一方面。顺便提一下,黄龙山有个郭保权,我们争取过,此人现在庆阳,可能要过来。你们随时注意,发现动向,通知后方。马罗武来过没有?”宝魁说:“来过,打罢杨子恒,他走的,也说了郭保权的事。”

谈得太晚,老杨剑催着休息。志丹说:“老杨哥,叫他们休息,我给你刮刮胡子,打仗打得你胡子满脸,象个‘意大利牧师!’”李可夫摸摸自己的脸:“生胡子也是个负担,我就没这个麻烦!”宝魁笑说:“你不长胡子,也是个缺点,等到老了,人家看不出你是个老汉,还是个老婆子?”可夫笑着踢了宝魁一脚。大家笑起来。志丹见可夫与工农干部也亲密无间了,心里高兴。想起三年前可夫刚来时,那个矜持劲儿,谁也不敢和他开玩笑,也没人理他。是战争把他换成了另一个人。

别人都睡了,只有志丹,还在灶房门口,凑着热水,给杨剑刮胡子。刮完,杨剑又为志丹刮。杨剑说:“看你这脸,比南山回来时多了点肉。你觉得精神是不是好些?”志丹说:“现在虽然天天行军打仗,和那时可不同了。打了胜仗,一高兴,能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身体也就一天比一天壮起来。我才体会出,人,不怕累,就怕上愁。心情好了,再累也

不要紧。”

听着志丹的话，杨剑点点头，悄悄对志丹说：“最近可夫眼看瘦多了，也不知为啥，我也不好问。”志丹有点惊疑：“你看他从几时发闷的？”杨剑说：“发闷时间长了，还不太明显，从蕙琼走那天起，咽口饭都是难的。”志丹“哦”了一声：“年轻人，也许有点多愁善感！”杨剑说：“他比你还大一岁呢！人是好人，就是爱闷头想心事。我们惯熟了，都心疼他，怕他闹出病来！”

第二天大早起来，志丹先找焕焕谈了，说老杨、宝魁都要求把他留下。焕焕说：“只要工作需要，我可以豁出去，可就是舍不下你。”志丹说：“咱们需要干部，你能把这里的工作拿下来，也省我一份心。今天上午我就走，宝魁送我。你留下多和可夫、杨剑同志谈谈。有事，也可给我写信。你不是会写信了吗？”焕焕点点头。志丹说：“好吧，你先去帮我收拾行李，我找可夫同志谈谈。”

志丹打发走焕焕，去找可夫。可夫刚起床，看那眼神，象失眠的样子。志丹说：“老李，跟我出去散散步吧！等会儿我就走了。还得到合水去呢！”

可夫擦把脸，就跟志丹出大门，两人沿着小路，走进小林。志丹先开了口：“老李，我看你象是越来越瘦了，这是咋搞的呢？”可夫低头漫步，没有答话。志丹说：“咱们共同生活，快三年了，有话不对我说，对谁说呢？我很理解你。是不是惦记家？离家太久了，是否有些孤独感？”

可夫叹口气：“家，早就没什么可惦记的了。老家在江

苏无锡，是个小地主兼资本家。自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和他们一刀两断。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家里也包办过妻子，我离家时，已经声明脱离关系，让她改嫁。生过一个孩子，也死了，毫无纠纷。”志丹说：“这是中国社会的通病，总在婚姻问题上给人找麻烦。包办！包办！语言不通，感情不通，也得生活，不知苦了多少人！可能南方比北方好点儿。”

可夫得到志丹的同情，便渐渐掏出了心里话：“江苏比这里开化些，我那个离了婚的老婆，也是个中学生，虽然有点文化，可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根本不想理她，又怕闹得声势大了，引起左邻右舍笑话，影响我的名誉，暴露我的政治身分，所以还不得不应付她……虽也是同乡，沾点儿亲，算是亲上加亲，但她是另一种人，问起国家大事，一问三不知，说起吃吃穿穿，一说一大串。和她在一起，象碰见个‘活死人’，她不接受一点大革命的思潮，她要我继承父业、升官发财，越来越距离越远。我在北平念几年书，她骂我早晚要砍脑壳，挨枪子儿。气得我妹妹和她打了一架，闹得我父亲把我叫回去。最后，我只得下决心：砸烂那个枷锁。把亲戚朋友请来，当众声明，脱离关系。所以，我是无家一身轻！”

志丹说：“我很同情你，这是‘五四’革命的精神，陕西的革命者也是这样，比如杨伟林，把他的包办老婆，当作‘清朝’的辫子，剪了！你现在怎么想？”

可夫长吁短叹的：“我可能有些虚无缥缈，空自妄想。薰琮一走，我象失去了什么……说心里话，我觉得她可爱！她

不象一般的女流之辈！”志丹很能理解可夫的心情：“她对你好吗？如果她也有意，你们倒是很相称的一对儿！”

可夫见志丹诚心相待，更敞开了思想：“自从见面那天起，她就占据了我的心，也许我太轻易。那时我想，有了她，刀山火海我也愿上。我们还要什么？除了革命，也想有个理想的伴侣。……”他突然停住。志丹说：“这种想法也合情合理，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况且，都在一条路上。”

可夫眼里滚着泪水：“那次她去照金，听说被敌人骑兵冲了，我几夜没合眼，总怕她有个好歹。她一回来，我就和她谈了。她冷冷地说：‘不要胡思乱想，我有爱人！’我不相信，问她在哪里？她说：‘在天上！他的灵魂升了天！’我觉得她开玩笑，问她是否也是空想，要求太高？她又说：‘没有人值得我想……图个清静罢了！’”

两人都沉默了。志丹心想：如果蕙琼和可夫真正能互相建立感情，倒也了却他一桩心事。他觉得她太需要照顾、需要有个伴儿了。可是，为什么她不愿意呢？

志丹突然说：“这样吧！你很快就要回南梁，她迟早也要回去，再找她谈谈，争取有个圆满的结果。我也可从旁助一臂之力，成全你们。当然，这事和别的事不同。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是谈感情，就得找个志同道合，一心一意，彼此知音的，否则，宁可不谈！……”

可夫也同意这个论点：“我也是这么想。如果不成，我就不再谈这些问题了。”志丹说：“如果你们成了，她有个三长两短，你出于忠心，守她一辈子，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不

成，那又另当别论，不能凭空幻想，吊死在一棵树上。那样，不但太浪漫，而且近于虚无。将来时局一发展，会有大批女干部涌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嘛！”

可夫说：“我有点古板，从来没有喜欢过谁。自从我心中有了她，便没有容纳另一个人的余地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热恋。最真诚、最热烈，然而，也最苦闷、最烦恼，简直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志丹说：“也许是这样，在中国这个社会，受这种折磨的人不少，有男的，也有女的，但是，总得想得开，能成，自然是幸福，万一不成，也不能为此伤了身体。我们不能拿起放大镜来看这些事嘛！”

可夫听得入神，便问：“你也有过这样的事？”志丹答道：“我们有所不同，我不会让他有！我不找苦吃，也不给别人增加痛苦，我的精力不在这上边！”可夫垂下头：“你比我刚强。到陕甘边界后，我听说过关于你的传说。我佩服你的毅力，你能自我克制，你能自我牺牲，不受儿女情的缠扰，也能正确对待家庭包办婚姻的既成事实。你是因地制宜处理生活的，把一切都投进了革命。严格要求起来，我应当象你一样，把一切置之度外，这么紧张的战争环境，何必找这个麻烦？”

志丹很激动：“我们难得有今天的畅谈。人生，千变万化，不能千篇一律，我的重心在另一边，对于儿女情，只能淡然处之。遇见苦酒，把脸一蒙，一饮而尽，完了！不贪图葡萄美酒，更不牵肠挂肚地消耗精力。我的生活，是特殊环境的特殊产物，和别人不能相比，也不希望别人都象我。我愿

你能得到幸福！”

两人都在掏心，焕焕跑来叫吃饭，只好散了。

吃罢早饭，志丹动身去合水，赵宝魁骑马相送，可夫、杨剑、焕焕，跟在马后，恋恋不舍。志丹回头招招手，打上马，跑远了。

志丹在西华池停了一天，谈了工作，才去合水。宝魁把志丹送到合水，又返回庆阳。

合水情况不同，一方面是合水城早已打开，全县皆红，另方面，小盛办法也多，遍撒侦察网。游击队指挥部，就在边境上。小盛一见志丹便说：“走！到我家去，吃顿合水饭！”志丹问：“怎么？你有了家？”小盛笑说：“我老婆找我来，哭得泪人儿似的，我坐了几牢，她哭了几年，也没变心。”志丹笑说：“算是患难夫妻了！”

志丹语言不多，想得却不少；当初，小盛被赶出部队，那罪状中，也有一条是：“行军带婆姨！”小盛是在南梁娶的婆姨，军队要南移，怕敌人和土匪迫害，便把她带上到织田镇安家，还没到织田镇，陈宏就找茬儿，把小盛打了一枪，开除了。逼得婆姨要自尽。小盛又把她引到合水。她给人家做针线，小盛跑着弄枪搞队伍。小盛一被捕，她只得又躲回娘家。如今能找上来，也是小盛的福分。一个残废，有个头痛脑热的，也有人照应，心里窝了气，也有人说。志丹为小盛有了家而暗喜。

想着说着，到了小盛家，一间小民房，收拾得干净利落，

那炕上的铺盖，整得象豆腐块儿，锅台擦得象镜面儿。婆姨正在炕上缝军衣，听见小盛回来，忙下炕烧火做饭，抿嘴笑道：“这不是老刘么？真是稀客罗！”志丹也招呼说：“你也跟着受了罪！如今团圆了，给你们贺喜！”

婆姨是个精明漂亮人物，瘦高个儿，黑红脸，头上梳个高纂，象个印度姑娘，可她的妆扮是陕北人。是横山逃到南梁的难民，是阎小盛的老乡，民国十八年大灾之年逃出来的，她一见小盛就喜爱，同情小盛的孤苦，喜欢小盛的聪明能干。算是自由恋爱。难民和难民谈情说爱，不受当地封建势力的干涉。因为他们象“吉卜赛”人，今年在这里，明年又到那里。

婆姨做着饭，小盛把烟茶都拿出来招待志丹。两人盘腿坐在炕上。志丹说：“咱们略谈谈，你陪我到外县走走，我的时间不多。”小盛说：“别的情况你都清楚，现在有个问题，不知怎么搞法？李叶表现很好，能不能当革命委员会主席？他有点文化，理解政策很快。”

志丹说：“特委已经研究过，要调些老党员到各县当县委书记。快来了。李叶可以当革委会主席，将来还可以当苏维埃主席。他军事上也不外行，你们可以合作得很好。另外，你这个游击队，和庆阳、华池，几个游击队合起来，成立游击支队，你任总指挥兼政委。要抓紧时间，赶快整顿，准备第四次反‘围剿’。赤卫军组织得越多越好，不脱产的好办，不减少劳动力。”

小盛说：“将来咱们不能多搞几个团的正规军？”志丹

说：“都有计划，哪里条件成熟，哪里先成立。不过，你得准备接任杨剑的工作，这也是长远打算。把曹满囤调来，给你做个帮手。”小盛说：“满囤也算一名小将了，会打仗，也会出主意。要来就快来，一发展，干部还差得多，新参军的没经验，暂时还提不起来。”

两人说着话，婆姨擦了炕桌，摆上一些小碟：葱花、韭菜、芝麻盐、香菜、辣椒、酱油、醋。又端上些象丝线样的面条、猪肉、黄花、木耳汤。都是本地土产，本地吃法。叫做碗大、汤宽、面少，一碗汤里只一小撮面。吃完再挑。

吃着说着，志丹问：“中部、宜君、甘泉、酃县、延安的情况你可清楚？”小盛说：“游击队是早有了，都在东半部活动，政权不知建立没有。”志丹说：“吃完饭咱就走，多走几个县，一天看一个。”

“这么紧张？”

“没那么多时间，要随时准备敌人‘围剿’。到了中宜县，你就回来，曹满囤在那里当游击队长。叫他送我到关中。”

吃过饭，一抹嘴，两人就起身。志丹向小盛的婆姨打个招呼：“谢谢你的好细面！”

那婆姨说：“能给你们做上饭，也是我的福气！”说着，拉起花围裙，擦上眼泪。

困难出真情，小盛也没把志丹当外人，当场就安慰婆姨说：“悄悄！不要哭，我几天就回来，再不会把你丢下几年了！”又笑着对志丹说：“老刘！明年你更得为我贺喜，我可能要当爸爸了！”说得婆姨捂着脸笑起来！

第十四章 人非草木

冯蕙琼到保安之前，去过一次南梁，是找迪伯仁谈工作。路过革命委员会时，忽听笑声嚶嚶，象百灵鸟叫，转身一看，山坡树丛中，坐着两个人，背靠着背，谈笑风生，指天划地。听声音，象杨郁文和徐一知，暗想：“好个良辰美景情意绵！”她捡个土块，投了过去：“傻丫头！树上的喜鹊都被你笑飞了！”

郁文抬头一看，撇下徐一知，就往坡上跑：“蕙琼姐！等等我！”蕙琼不理，直往前走。郁文撒开疯劲儿，一气跑上山来，把蕙琼又拖了回去。蕙琼笑说：“早知是对鸳鸯，不该投那土块儿，打惊了！”说着扭转身，不愿下坡。

徐一知站了起来：“小冯，你们俩好久不见，说说知心话吧！我走了。”一知爬上坡，和蕙琼握了手，自己走了。

蕙琼和郁文，回到原地方，靠树坐下。郁文摸摸蕙琼的脸：“累瘦了，饿吧？我这里有杜梨。”从兜里掏出一把，塞给蕙琼。蕙琼说：“你这杜梨一定甜，本地人说：‘苦人栽果苦，甜人栽果甜！’也许你摘的果子也甜吧？”

郁文一把搂住蕙琼的脖子：“难道到你手里就苦了？”

“不苦也有点涩酸！”

“蕙姐！我从你眼里都看出了涩酸，谁难为了你？给我这个傻子说说吧！虽傻，我也是个女的，常惦着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么！你不相信我？嫌我水平低？不配和你拉心事？”

“傻丫头！你倒学会了‘将军’，偏不和你说！”

“不说我也知道，有个人，要找你的麻烦，‘拜倒罗裙下，至死不回头！’”

“疯子！你舌头长了，嘴也刁了，听谁造的谣言？”

“谣言？庆阳来的人当笑话说的，看见李可夫哭过。”

蕙琼想：糟了！不说清楚，难免有种种误会。便一五一十对郁文说了一遍。

郁文说：“你难道是块木头、石头？人都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夫有情，也不能怪他，你无情，倒是个怪事，旁人冷眼看，你们是挺合适的一对儿，他在国内上过大学，还到外国留过学，是咱们二路的政委，你是个女中豪杰，能文能武的，年龄也相当，他比你大几岁……”

蕙琼皱起眉：“这种事，谁也不能代替，更不能掂着算盘珠儿掂斤拨两。旁观者不是当事人，我自己心里明白，我们谈不来。”

郁文站起来，两手按着蕙琼的肩膀，跳着：“我的好蕙姐！人家都说你比我还傻，太不现实！人家走平路，你要跳断崖！”

蕙琼一惊：“断崖？谁说的？什么意思？”

郁文坐下，用头靠着蕙琼的膀子：“大家都很关心你，连

老书记迪伯仁都唉声叹气的：‘蕙琼太倔，姑娘大了，找个伴儿，更方便嘛！老这么单着，啥时候是个了？我老为她揪着心，总怕有个三长两短的。要是我的亲闺女，我就得和她谈谈，可夫哪达配不上她？人家在外国，有不少女的要跟他，他都不要，如今到了蕙琼眼里，谁也不值钱了！’”

“这么严重？我成‘众矢之的’了！”

“你也不要多心！人家都是关心你，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你说说，我有歪心？李可夫有歪心？还是老书记有歪心？不都是太喜爱你，太操心么！人家本地习惯，女孩到了十八，不出嫁就叫‘十七八的大姑娘’了。我今年二十，群众都叫我‘大女子，大女子’的，何况是你，二十多了！”

蕙琼感到一时说不清，可是，她决不能让别人背后说她要走“断崖”！对这件事，她也考虑过，比较过，横竖衡量过，说服过自己，内心有过斗争。她咬咬牙说：“我不埋怨任何人。李可夫同志，是个忠厚人，我决不怪他，一切都是为我着想，我很感谢他！但是，第一，我们谈不来，他是温柔之乡长大的，我是孤身奔波出来的，许多经历不同，习惯不同。第二，我要找，得找个干干净净，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拖累，甚至没有谈过恋爱的。至于文化程度，地位高低，出身贫富，全不在话下。要心相通，意相连，能理解我，才能为伴！”

郁文嘎嘎笑起来：“说是条件不高，其实，你这条件苛得很！和你年龄相当的，哪还有个赤条条的，没有结过婚，也没碰上过爱情？”

“一知同志呢？也谈过？也结过婚？你就愿找那个麻烦？从前我不懂，现在越来越清楚。还是晚点儿好，‘宁缺毋滥’！当然，我决不会当封建思想的清心尼姑！”

“我的蕙姐！就你这条件，还得选他十年八年！”

“疯丫头！不和你磨牙了。我得找伯仁同志谈工作去！你缠起来没个完。……”说着，拉起郁文就上山。

蕙琼到保安后，象顺水行舟一样，工作顺溜溜地就开展起来。庄凡、兆平，都尽力为她创造条件，她自己更是勤奋刻苦，一丝不苟，有时跟着游击队行动，有时到妇女中工作，一身轻松，再无烦扰。

蕙琼跟着兆平，到靖边打了个圈子，消灭了靖边民团，活捉个土豪高虎。走到路上，又遇上井岳秀的一个连，双方接了火。蕙琼怕游击队分散精力，自己拿着短枪、押着高虎，一直送回保安后方。然后又返回去，走到保安边境，找上兆平，报告新消息：“咱们离保安几天，敌人又造谣言，说游击队走了。有些豪绅，又偷跑回来，要反攻倒算！群众要求，趁早捉拿！”

兆平是个急性子，一听蕙琼的话，饭也不吃了，把碗一推：“走！各队立刻出发，专捉回逃的豪绅地主！天黑以前，个个盯死，一个不许放走！”

蕙琼也拉匹马，跟上兆平，风驰电掣一般，走了。兆平回头一看：“小心！马放慢些！”蕙琼在马上一扬鞭子，大声喊道：“放心！不要紧，我在照金就学会骑马了！”忽地一下，

跑到兆平前边。兆平急速赶上：“不要抢路，天黑路不熟，跟我走！”蕙琼放松马缰，跟在兆平后边。再后边，是游击队员。

到个三岔路口，人马分了四路。长栓、占海、二刚各带一队，分开各上一面山。蕙琼紧跟随军、兆平，认准目标，一连跑了十来个村。捉了十来个豪绅，然后押上豪绅，绕着小路、回到宿营地。

赶天明，各队人马到齐，一清理，一共捉了二十七个大豪绅。蕙琼说：“都交给我，审查后处理！”

这天，各山川都传开了：“王兆平，夜里堵了狼窝，一捉一个准，没跑掉一个！”百姓们高兴，豪绅们发抖，那些想回逃的豪绅，走到边沿上，又往外溜。百姓们兴致正高，撒开天罗地网，到处探访，跟踪追查，想再捉一批。

第三天，刘志丹到了保安县。

刘志丹在陕甘跑了十来个县，又跑一趟关中，二十多天后，才到保安。他是来视查工作，了解情况的。

兆平听见志丹来检查他的工作，喜得上下跑，张罗警卫、吃住。但他也是一则喜，二则惧。喜的是，盼了两年，终于有了今天，能和志丹谈谈；惧的是，志丹要求严，特别是对于他，一有漏洞，马上批评。

志丹先和游击队员们见了面，又是鼓励，又是慰问。又去看了县委书记庄凡。然后通知干部来谈工作。

保安县妇联会主任冯蕙琼，被邀来谈话。蕙琼穿一身蓝布裤褂，完全是本地妇女打扮。不同的，是外面罩了件黑毛衣。一进门便说句：“你好！”坐下之后，再不开腔。虽

然,在这个地区,她最相信的人,还是志丹,最了解她的人,也是志丹,只有见了知己,才压不住,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不便说。信任、同情、尊敬,搅拌一起,心中蕴藏着各种想法,什么都值得!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值得!如今单枪匹马独闯,值得!为真正的同志献出一切,值得!人逢知己,可以血染青山,骨抛黄河!从可夫那里,她又听到关于志丹的许多事情,更使她对志丹的遭遇感到不平,对杜康的昏庸、霸道无比愤恨,志丹虽坚强,他总不是硬木顽石,也是人生父母养,有血有肉的人,难道他的心,不受摧残?因此,她悔恨自己的冷言冷语,不该再给他增加精神负担,她应当随时准备和坏人作斗争。一旦再遇上杜康之流,她定要挺身而出,死而无怨!

蕙琼的这种心情,真的见了志丹,一句也说不出,只见志丹端坐着,抽着旱烟,微笑相迎,指指炕桌对面:“往上面坐!”此情此景,蕙琼的话,全咽了回去。一张口,就转了话题:“我在这里工作一段,了解情况不少,你那个家,被敌人遭害得不能提了。”话刚出口,哽咽住了。她怕真的哭出来,赶快再压,再转:“伯父、伯母、刘嫂子,都吃了苦,你看他们了吗?”

不知咋的,志丹也有些激动,强压着说:“忙得焦头烂额,心神如麻,谁还顾得家?喘口气,定定神,回到南梁,再看他们。”志丹也是同样,一见蕙琼,就想起西安的一段经历,在他面前坐的,既是一位知己,患难战友,又是烈士的遗孤,他的心情,象大海涨潮,不断翻滚:“小蕙,你的父母对我

太好！太好！那天夜里，在西安，伯父在前面应付敌人，伯母在后院搬梯子，把咱俩送上房顶，跑脱，她老人家又扛上梯子，扔过了墙，急中生智，一位老年人竟有那么大的力量。若不是他们，咱们早已尸烂骨干！可是，万没想到，我们死里逃生，二位老人却……唉！他们永远、永远埋在我心里……我常常思绪万千……”

蕙琼的脸，板得平展展的：“为革命牺牲，总比病死强，这也是死得其所。往事不必再提，如今，我在这个大家庭里，万事顺心，无忧无虑，你也再不要为往事咬心。同志们就是亲骨肉！特别是你的那位亲戚王兆平同志，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分愁解忧，心净见底。”

志丹不解其意，只说：“兆平，还有我的大姐、二姐，对你早已熟悉，虽然没见过面。我一九二八年回来，就向他们说过这些事，对于你的家庭，你的为人，他们也是一清见底，不但感激，而且喜爱、尊重……”蕙琼忙问：“大姐二姐？你还有两个姐？”

志丹象回忆往事：“是的！我的大姐、五妹，都是从小卖给了张家，那时我还小，什么也不知道。如今双方摆开战场，她们也不知死活。我的三妹，早已卖掉，是我父亲告县官那年，官司打输，经不住官府敲诈勒索，结果把我三妹卖掉了。三妹做了填房，忧郁而死。这些事发生时，我都不在家。二姐的丈夫，最近牺牲，大姐十八岁守寡，是个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还有些小弟、小妹，都正年幼无知。我的家庭，如此而已。”

蕙琼再也按捺不住，掉下一串泪珠，感情不从一处来，几乎呜咽起来：“你的家庭，在这一带，敌人最恨，毁得最惨，我去看了，目不忍睹……你的一家人，都为革命付出了代价。我很尊重这个家庭。别人我没见过，只见过兆平，虽不是你的亲骨肉，却带有你的气质、作风，心地善良，对人诚恳，光明磊落，干事实，在，脑子利索，从不拖泥带水，我很喜欢他。”

志丹长出口气：“兆平这孩子是聪明！从小父母双亡，是我母亲养大的，我们从小一块儿生活，也是我的知心好友，无话不谈，可惜他从小孤苦，没机会进学校，把他误了。我常为他的事，内心不安。”蕙琼问：“他为什么能看书，写一手好字呢？”志丹说：“是我祖父教的，他自己也用功，见啥看啥，见啥学啥。我也给他介绍过一些书。”

蕙琼点着头说：“我明白了，好不容易！真是聪明人！我还以为他念过什么大学呢！”志丹笑起来：“社会大学！劳动大学！他很能干，是在实干中练出来的。他干事，我一万个放心！从前刚组成队伍，哪里困难，我把他放在哪里，从不误事！”

蕙琼沉默很久，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最后还是鼓足勇气，摊了出来：“志丹同志，我现在是个孤人，又非草木，也有些想法，不知对谁说好，想来想去，只有对你说了。大概你也听说过，李可夫对我很好，我嫌他书呆子气。我原也对李静大姐说过，决心独身一生。前些时候，又听些风言风语，一咬牙，我只好改弦更张，不能走死胡同、跳断崖……因此，自从见了兆平，我的思想逐渐变了。……也说不清为什么……

还有,我想,如果我真的长期孤身下去,会引起许多风波,给别人增加精神负担。……”

志丹沉默不语,不知说什么好,想起可夫的苦衷,想想蕙琼的处境,决心再替可夫说几句话:“小蕙!关于你的事,我想过千回万次,到庆阳时,可夫把一切都说了,他是诚心诚意,挖心掏肝的。如果你们能好,我倒很赞成。人嘛!总得有个伴儿,不能长期孤身流动……”

一箭穿心,蕙琼几乎晕倒,嘴唇发白,她用力长出口气,才镇静下来:“‘响鼓不用重敲!’我全明白,都在为可夫帮忙……可我嫌他不干净!一是书呆子!二是结过婚!”志丹也愣了:“原来你有这种想法!可夫早已离婚!”蕙琼说:“离了婚我也不要,我还有封建思想的烙印,和别人生儿育女的,我嫌他脏!”

“原来你对结过婚的人这么厌恶!你究竟怎么想的?”

“我喜欢兆平!我的心,已许给他!”

志丹严肃起来:“小蕙!兆平是我的表弟,和一母同胞一样。你也应当成为我的亲妹妹,我应当对你们负责,否则,对不起你们的父母。你是知识分子,兆平什么学校也没住过,算是工农干部,将来闹起矛盾,是个怎么结局?至于别人的精神负担,你倒不必担心。我希望的,是你有个心满意足的人,能理解你的人,将来我万一战死,也能瞑目。”

蕙琼听着这些,心里发颤,她想痛哭,但又忍住,才说:“依我看,兆平能理解我,我和他不至于三心二意。他不比谁差,写起报告、总结,比我还快;解决问题,比可夫干脆!

这个人，干净！单纯得透亮！和他在一起，我感到舒坦安然，你可以一百个放心！不过，你千万不要对他说，我只是把心事告诉你，是把你当成我的家长看待的。”志丹笑起来：“小蕙！你放心！我决不会说，看你们自己的发展吧！千万慎重！”

志丹万万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个小兆平。蕙琼既然向他说了，就是下了决心。她是个洁身自好的女子，如今一反常态，也许她真的动了心，和兆平一见如故？怎么办？将来结果会如何呢？这两个人，都没有亲属，他要对他们负责。可是对这种事，他既不能拦阻，也不能成全，因为他怕不合适。他想了想，还是暂时不谈这些，转为和蕙琼谈工作：“小蕙同志，特委决定，调你去特委任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你有啥想法？”

蕙琼很意外，眼睛盯住志丹，好久没说话，志丹问：“你有想法，尽管说，我现在是代表特委通知你的。”蕙琼说：“我没有意见，只要求慢点上任，让我在这里再干一段。可不是为了兆平，是为工作。这是个中心县，妇女工作刚开展起来，可以取得一些经验。”志丹说：“好吧！你暂时干着，我把你的意见带回特委。”

送走了蕙琼，志丹又找兆平谈话。两人围着炕桌，点上青油灯。兆平拿来个磕烟灰的破碗，往桌上一放，准备长谈。

自从一九三二年分手，两人再没见面，虽然近一年有时碰见，因战争频繁，总也没机会畅谈。志丹对兆平是领导，也是知心朋友，彼此都能体谅。他们的心都受过伤，也

都是捂着伤疤在拼命。志丹，比兆平高一等，早不想了。但是，对于兆平，他不能不安慰几句：“大家都说，你这个县搞得好，这就证明了一切，证明你是一心为革命。不用写鉴定书，这个县的工作，就是你的鉴定书。”

几句话，兆平被打动了，对志丹说起知心话：“两年了，我都忍着，陈宏他们对吗？把我们统统开除！难道他们不懂得，我们会搞武装？我们搞起来，他们解散，我们还会搞！革命，谁也不能独占，谁也挡不住路！中国这么大，连国民党蒋介石都占不完，你个小小的方自强、陈宏，能霸占完？南方不亮北方亮，他们在关中搞，我会在陕甘搞，若不是保安党被破坏，我回来后，就能马上拉起武装。当时不是为你的处境难，我能把他们宰了！他们为啥打死我们的人？简直是一伙政治流氓！要尽阴谋诡计！”

志丹忙接着说：“在我面前出出气，算了！从前的事，一笔勾销，谁是谁非，自有实践说明。”

兆平稍微平静一些：“我们可以不提，但是‘十亩堰’的老百姓都记着哩！将来要写进历史！”志丹说：“历史叫人民写去！我也给小盛谈过，他是对的，你也是对的，整你们的人是错误的。你们是经过考验的，特委信得过你们。特委还有个意思！要把阎小盛那个游击队也变成游击支队，把庆阳、西华池、合水、甘泉、鄜县，几个游击队都归他领导。不要看他是个瘸子，打起仗来凶得很！你这个部队，将来可能编成红二十六军的红二团，现在你就得准备，把质量好的赤卫军培养成游击队，红二团走了还有游击队。再从群众中发展赤卫

军。一茬接一茬，象养蚕抽丝，扯起蚕丝不断头，越扯越长。”

兆平说：“我现在工作顺手，没有人掣肘，庄凡是县委书记，我们合作得很好。还有那位女同志冯蕙琼，把妇女工作一搞起来，能帮很大忙。”志丹接着说：“你要尽量照顾冯蕙琼，女同志有女同志的难处。她的家庭，你是知道的。”兆平说：“放心！我全明白，我能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尽量照顾她。她对我也不当外人，处处替我着想。一打完仗，就抓住我不放，催着赶快写总结。她要依照总结写宣传品。你听听她编的歌：

山连山来，水连着水，
山洼洼进来游击队。
游击队来显神通，
连夜把豪绅都捉定哟！

豪绅地主少猖狂！
要想倒算难上难哟！
群众眼象满天星，
山山洼洼看得清哟！

狗窝狼窝老虎洞，
镗头铁锹掏干净哟，
回来一个逮一个，
回来一对捉一双哟！

兆平又笑着说：“她为劝妇女不要缠脚，也编了一首歌：

你当红军我宣传，
裤腿腿卷在膝上边哟！
天生大脚多自然，
走起路来实好看哟！

她编的歌，宣传队到处唱，都是本地民歌调。自从她来之后，这里风气大变，年轻妇女抢着放脚。从前在人前，谁是大脚，都缩在后面，怕人看见。如今是，谁是大脚，都伸在前面，怕人看不见。妇女来参加群众大会，头上也不蒙手巾了。讲起话来，也头头是道，把头发一剪，都变成了短帽盖子。蕙琼光脚淌河，妇女们也光脚淌河。她们搞宣传，送情报，抬伤员，什么都干！……”志丹说：“嘴！这个蕙琼，还真不简单！我还以为，她在城市工作惯了，到山里使不上劲儿哩！谁知她碰上啥，会干啥，真是棵好苗，放在哪里，都能生根！”

兆平说：“群众都说她是‘锁阳城的樊梨花’。”兆平说话无意，志丹听着有情，心中暗暗称赞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自自然然，把对方装进了自己心里。但对于蕙琼向他的倾诉，他却始终没流露一句。兆平心底干净，除工作外，别无杂念，只想问问志丹，下一步怎么办？

兆平一出口，志丹说：“我正要谈这个问题：现在，就要开始反第四次‘围剿’了，敌人不会善罢干休，我们也决不放弃。第一，既要保住南梁，又要消灭敌人。我马上就回去布

置。各路游击队配合大红军，同时动作。第二，你一定要把进入保安的敌人消灭干净，机动灵活，能先干哪个，就干哪个。任命你为保安游击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定边、靖边、安塞，都归你管。另外，既然蕙琼能帮上忙，就请她暂时当政治部主任。”

兆平一听就说：“既是这样，我希望你明天就走，我派人送你，你走晚了，我不放心……”

天一亮，就派郑随军，把志丹送走了。

志丹刚走，兆平就召开党委会，把县委书记庄凡，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兼县妇联会主任冯蕙琼，都请来参加，兆平把情况一讲，庄凡说：“坚壁清野，由县委去发动群众，担架队、运输队，都由县委派人负责。”冯蕙琼说：“侦察、情报，我们妇联会可以搞，你们放心！现在各村都有我们的侦察网。”会开得很短，一散会，大家都分头去做准备。

蕙琼先走一步，去布置情报网，分路侦察。她还不放心，自己又化了装，梳上纂，插根银簪子，穿件蓝布衫，胸前戴着花围裙，带着折碧莲，每人手里拿根棍，跑到吴旗镇附近，钻到老乡家里，和妇女拉话去了。正好碰上老乡往外逃，她俩也混进老乡中，扶上老太太，随群众上山。钻进山水洞，她就给兆平写信。

天阴下雨，游击队正在大房子里，听王兆平讲话，赤卫军送来鸡毛信。兆平打开一看，是冯蕙琼写的：“井岳秀的军需官，押了一批军用物资，刚到吴旗镇。”

兆平一高兴，从土台跳下来：“同志们：这次咱们可要

‘一箭双雕’了……”

出去看看天，雨越下越大，兆平骂了一句：“天也混蛋！下刀子也走！赶快集合！”

游击队轻装起身，翻山越岭，抄近路走。遇到下山，把枪一抱，坐在枪把子上，两腿夹紧，“刺溜”，就滑了下去。小伙子们象生了翅膀，一夜之间，飞出一百几十里，到了吴旗镇附近，雨还不停，也顾不得拧衣服，便沿着路边，下了埋伏。

郑随军带几个人，摸到敌人营房顶上，天麻麻亮，往敌人院里扔了几颗手榴弹，把敌人一叠脑儿都轰了出来。敌人急忙外逃，又中了埋伏。兆平向前一跳，先抓住敌人的军需官，那人要还手，被袁二刚一枪撩倒。枪声四起，敌人乱跑，死伤大半，大批物资都丢下了。

游击队在吴旗镇洗脸吃饭，山羊人正带人清点物资，冯蕙琼和折碧莲，头上蒙着羊肚子手巾，骑着毛驴赶到。兆平一见，就叫道：“谁家的婆姨？刚打完仗，瞎跑什么？”

蕙琼把手巾一拉，笑说：“我家的婆姨！”大家见蕙琼那身打扮，都笑起来。兆平又来了气：“这么大的雨，谁叫你们来的？你们这么跑，谁能放心？”蕙琼笑着说：“我们比你们近！”

雨一停，蕙琼就从油布捎裤里取出写好的标语，折碧莲提着浆糊罐，就往街上贴起来。一霎时，把吴旗镇都贴满了：“全苏区的人民武装起来！”“消灭井岳秀、屈子朋、张廷芝！”“打倒土豪劣绅、反动派！”“穷人闹翻身！分牛羊，分田地，不还债！”“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坚决拥护共产

党!”

兆平沿街看一遍，又笑起来：“你们倒想得巧！”碧莲说：“有我们主任领着，什么也能干！她会写能指点，我们就会说能跑！”蕙琼笑道：“我们又不是‘闺阁秀女’，怕羞害臊，一步三摇的，干革命要踢破天，哪能小脚小手地不敢迈步？还怕下雨湿衣裳？”

兆平叫声山羊人，说“快给两位女将找住处，弄饭吃，换衣服！”又对蕙琼说：“看你全身湿成啥样子？都贴在一块儿了！”进了房子，蕙琼笑着说：“给我们发套军衣吧！”兆平说：“敌人的军衣你也穿？”

蕙琼一边解头发，取簪子，改发形，一边说：“管他什么军衣呢！有穿的就行。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军队发展这么快，咱们的布又缺，眼下许多人还穿着便服，不要太讲形式了。把缴获的衣服都发下去，有灰的，就穿灰的，有草绿色的，就穿草绿色的，你就给我们先发一套灰军衣吧！我们穿上，戴上领章帽徽，群众不会把我们当成国民党！谁都清楚，敌人的帽徽是‘青天白日’，咱们的是‘红五星’！”

兆平笑说：“这次战斗有你们一份功，给你们每人奖一套！”山羊人说：“蕙琼同志是政治部主任，还不该穿一套新军衣？”

蕙琼又笑着说：“我是给你们开玩笑！我穿不穿是小事，这次缴获了这么多，赶快给游击队补上衣服、子弹。给赤卫军补上枪。这次的缴获可以装备一个团。”

兆平点着头说：“到底是政治部主任！说得差不多！”

第十五章 赤安情

(第四次反“围剿”)

吴旗镇，就是刘志丹娃娃时赶庙会，和张廷芝打架的那个地方。镇子坐落在“三不管”的要道上。自从冯蕙琼在镇上贴了标语，消息顺风跑，一下子传遍几个县。百姓又送来鸡毛信，说：“井岳秀真的出动了，派屈子朋配合张廷芝，绕着北边，正向楼子沟方向前进。”

兆平把帽子一甩：“这次井岳秀想立功，派了两个干儿子打头阵。黄鼠狼要偷鸡，咱们专逮黄鼠狼！立刻集合，追击！”

离开吴旗镇，绕山路走，只有二十五里，两个小时，就赶到。

到了楼子沟附近，只见百姓们老老小小、婆姨娃娃，都背着铺盖，提着小铁锅，往山水洞里钻。冯蕙琼正领着一群姑娘，向百姓们讲形势，分析敌人的行踪。

有人不明白，冯蕙琼为什么能早到一步？一打听，原来她是从白沟洼来的。

在吴旗镇那天晚上，山羊人把蕙琼和碧莲送到白沟洼休息。白沟洼村，离吴旗只十五里路，是刘志丹的二姐家，

住上安全。二姐成了烈属，见两位女同志，都穿着灰色军衣，头戴红五星帽，腰里扎着皮带，别着枪，便笑吟吟地说：“你们就是兆平队伍上的女同志？”蕙琼笑说：“我们干地方工作，也干游击队！”

二姐刚逃难回来，见了她们，喜之不尽，亲热得不知拿什么招待才好。连忙洗手和面，要做“剁荞面”，给客人吃个新鲜。一边做饭一边说话：“跑贼跑得啥都摸不着了！看这家里，乱糟糟的，锅碗瓢勺扔得满地，哪还象个家？我是听说兆平到了吴旗镇，才回来的，还没来得及收拾。”碧莲去抱柴，蕙琼收拾家具，扫地：“二姐，家家户户一样，以后会好些！咱们人强马壮，敌人站不住。”

二姐手脚麻利，说着笑着，切好调料，做了汤，剁上荞面，饭，就算好了。吃上荞面，二姐问：“好吃么？”蕙琼说：“比西安的白面还好吃。从前听志丹同志说过，这是你们家乡的特产，和别处的不一样。”碧莲说：“冯主任，你永远别走了，我们这达好吃的东西多得很。桃杏瓜果、脆梨酸枣、黄米甜酒、杏油麻花、羊奶米汤、手抓羊肉、荞面凉粉、油炸软糕、红豆角角、豌豆杂面……要是不打仗，二姐能给你吃个见天不重样儿！”二姐说：“我的茶饭比我妈做得差远啦，要是我妈活着，给你做的花样更多！”

蕙琼抬眼细细端详着二姐，只见她苗条清秀，高鼻大眼，红唇端正，细皮白肉，黑发长眉，举止庄雅，虽是农村装束，战火中逃生，也仍能看出刘家的人品家风，难怪志丹的模样特别。听说，这里本是匈奴人的老家，也许他们是匈奴

的后代？或者是混血？为什么头发都有些鬈曲？想着，就笑起来。二姐问：“笑什么？”蕙琼说：“二姐！我真喜欢你！”

吃完饭，二姐照顾客人睡觉。三人睡在一盘炕上，躺下后，二姐还摸摸枕头，又摸摸被子，蕙琼说：“二姐！别操心啦，睡好了！”

三人睡定，息了灯，志丹的二姐问：“你就叫蕙琼？”蕙琼闭着眼说：“怎么？二姐，你知道我？”二姐说：“唉！志丹多年不回家，每回了家，总把外边的事说几句，谁对他有点好处，他一定要我们这些姐姐弟弟知道，万一他牺牲了，叫家里人报答人家。你们家里的事，他也说了，我们早想见见你。”蕙琼笑着说：“将来打完仗，我到你家住好不好？”二姐说：“那就好得不能提了！我说句难听话，你可别生气！要是我再有个这么大的兄弟，就把你娶到我家来！”说完，两人笑个没有完。

二姐不但听说过蕙琼，而且早想见见蕙琼，如今到了眼前，睡在身边，觉得姑娘这么清秀，这么使人心疼，光那肤色，就喜人，真是象人说的，“不爱白，不爱红，紫糖色的爱死人”，一点不假！那脸上，棕色套红，红色套棕的，比我们的肤色都好。看那样子，娴静又能干，模样，好象在哪张画儿上见过，哪出戏上见过。那能干劲儿，象穆桂英？还是樊梨花？那俊劲儿，象王昭君？还是香山寺里的“唐王公主”？不！她比“唐王公主”结实。越想越喜欢，闭上眼，又睡不着，不由得想和蕙琼拉话：“你们家老人多大岁数？”

“死那年五十岁，要是活着，也五十六了。”

“听志丹说，你们家开个铺子？”

“我老家是河北保定人，父亲在北京念书，后来到陕西教书，是中学教员，因为抱打不平，和校长闹翻，辞职不干了。西安有些朋友，对他同情，凑了些钱，叫他开个杂货铺，来往吃住，多是革命的人，我父亲掩护他们……”

二姐说：“原来你爸爸是个念书人！老母亲呢？”

“母亲是陕西人，当过小学教员，父亲不教书，她也不干了，帮父亲管家务。说家务，其实也不多，我没有兄弟姊妹，就我一个。她管的，就是我父亲管的那些事，得了空，就看看书。”

“哦！就你一个，太孤了！还有什么亲戚？”

“亲戚不少，全是我妈的兄弟姊妹，表亲嫡亲的。我的亲骨肉，一个也没有！”

二姐惜惶地说：“可怜的！连个亲姊妹也没有，你今年多大？”

“我二十三，虚岁二十四！”

二姐说：“你和我表弟兆平同岁，你和他熟么？”

“熟得很！我看你们楼子沟的人，长得都一个模样，你真象志丹同志！兆平也有点象，虽然他不生在楼子沟。”

“你还没见我那小儿子呢，和舅舅一个模样儿！”

两个说得热闹，碧莲听得有趣，也插了话：“冯主任！你成亲没有？”蕙琼说：“这个碧莲！哪一壶不热，你提哪一壶！”碧莲说：“我早想问你，就是不敢，不听二姐问话，我还

不敢说哩！”二姐说：“这事也不是提不得。听说你念书早，十五六岁就工作，也七八年了，该想想这些事了！你几岁念书？”

蕙琼不说别的，只是说：“因为父母是教员，四五岁就念上书，小学上了两三年，就毕业，到高中毕业我才十五岁，因为家里有人教么！”

碧莲还是要说那件事：“冯主任！我不怕你恼，请二姐把你说给兆平同志，正好是一对儿哩！”蕙琼把碧莲推了一把：“不敢胡说，传出去影响不好！”

二姐倒赞成碧莲的意见：“蕙琼，你不要恼，碧莲倒说了句实话，我心里也这么想。你要是点个头，我就给兆平说。如今，你们革命队伍上的人，又和百姓不一样。象你这个境况，我也愿替你做个主，志丹把你当救难之人，我就是你的亲姐！”

蕙琼说：“二姐！我一见你就感到是亲姐！今天咱不说这些，快睡吧！明天还有事呢！”

睡到半夜，有人来报信说：“敌人又往楼子沟那边窜了。”蕙琼霍地起来，定要先走，二姐再三拦阻：“黑更半夜的，女人家不能走。我的老汉就是半夜走路被人打死的！”蕙琼说：“二姐，不怕的，我们身上有枪，有手榴弹，碰上就打！你只给我找个带路的就行。我先走一步，能给兆平帮上忙。”

二姐无法，只得擦着眼泪去找人。没多大工夫，就叫来个年轻后生，三个人摸着黑走了。抄近路，在山里转了几个

弯儿，就到了楼子沟附近。群众正要“跑反”，她就凑进去，了解情况，讲话。

兆平带游击队一到，百姓一窝蜂地围上来，问长问短，拿出干粮，抱着开水罐，叫战士们喝。蕙琼在人群中挤了好一阵，才找上兆平。把他拉到一边说：“我已调查过，屈子朋和张廷芝不在楼子沟，往北走了。估计、屈子朋今天到礼拜寺，张廷芝到沟岔村。”

兆平对这些村子透熟，上下不过三里五里、十里八里。敌人既往北走，马上不会回来。擦了把汗，就吩咐山羊人：“把缴获的东西拿来，给百姓分一些，敌人已来过两次，群众受害太大。”

山羊人忙找人帮忙，卸驮子，解绳子，把东西在山坡上摊开。一面分东西，兆平就给群众讲话。他提高嗓门儿说：“乡亲们！不要怕，敌人住不长，他们没锅灶，没粮食，没有老百姓，光饿也把你们饿跑了。咱们的大红军，也在南边开了火！你们都知道杨冲、罗炎、赵宝魁吧？他们带着骑兵、步兵，都打上了。这次‘围剿’，也不是这一股子，光凭他们，也不敢进来，他靠的是南边、西边的援兵。打败援兵，这股子就吓跑了！”

讲到这里，群众都叫着“好哇！”兆平又说：“今天晚上大家不要睡觉，在山窑子里听着，看我们怎么整治那些‘贼娃子’！”

百姓们笑着，交谈着：“今晚看看热闹，见见世面！”说着，都转向山后，上了山窑子。这山窑子是个宝，都在山坡

的草丛中，敌人看不见百姓，百姓能看见敌人。

当天夜里，兆平派郑长拴、郑随军，各带一部分人，顺着敌人的去向，插到两股敌人的中间，躲在破庙里，等敌人睡定，就分两股攻打。郑长拴在右边，专打屈子朋；郑随军在左边，专打张廷芝。打了一阵，又钻空撤出来。

这一打，引出一阵热闹，两股敌人同时行动，屈子朋向张廷芝这边打，张廷芝向屈子朋那边打，黑天黑地，谁也不知打的谁。双方不知死了多少人。游击队和老百姓，都站在山上看热闹，枪声响了一夜，山上的人也看了一夜。

蕙琼站在兆平身旁，只是轻声笑：“你这人真鬼！哪个兵书上告诉你的，想出这个绝窍？”兆平伏在蕙琼的耳边、悄声说：“兵书上没找到，想省点人力、子弹，只得让敌人自己打自己。是逼出来的！你不是也逼出来了吗？总想跑在我的前边，摸着黑，也能跑山路。”

蕙琼摇摇头：“不！也能套上古人的‘议兵’，叫做‘兵不血刃’！”兆平说：“你不是读的新书么，怎么也要瞎套‘古书’？”蕙琼说：“我爸爸懂古书，常给我灌一点！”一股山风吹来，蕙琼打个趔趄，兆平一把扶住：“小心滑下坡！”

天亮，蕙琼拉了匹马，又去白沟洼跑个来回，回来对兆平说：“二姐家有消息，吴旗镇去人说：大红军正向保安开，杨子恒有一股人，被老杨剑、于焕焕，打得人仰马翻；谭士林被阎小盛扭住不放。看样子，屈子朋、张廷芝的援兵断了！”

根据情况，兆平估计，敌人可能撤走。因为，围绕楼子沟的这块区域，是根据地的中心，群众全是红的，没有底线，敌

人站立不住，如今援军已断，只有一条路：逃走！

兆平想趁敌人撤退时，再消灭他一股，搞点油水。便对蕙琼说：“这回可要用点‘孙子’的兵书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蕙琼抿嘴一笑：“难怪人家说你人小鬼大！”兆平脸一红：“谁说我人小？是论年龄还是比个子？我都比你大一圈儿！”蕙琼只抿嘴笑。

果然不出所料，一个放羊娃跑来报告：“张廷芝的人要撤走，有一股骑兵到了瓦舍村。”

兆平忙把身上的棉袄脱下，给放羊娃穿上说：“娃娃！今天风凉，你披上棉袄，把羊赶到山背后。这里，我们就要打仗。”又对蕙琼说：“你和碧莲也跟着群众钻山水洞吧！打起仗来，象风吹浮萍，动荡不定，你们跑不动。”

蕙琼变了脸，严肃地说：“我是你的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钻山水洞呢？不必担心我，我当过新闻记者，现在权当我是随军记者。妇女工作、宣传工作，再加上个政治工作，哪条能离开实践经验？妇联会的事，我已安排给碧莲，她很灵，一点就通。今天还有人等她开会去！”回头对碧莲说：“你现在就起身吧！”碧莲答应着就走。

这边说着，兆平思想已转了向。他心想，今天的仗要能打胜，就可编个骑兵大队了。他看上了敌人的马。转眼就叫随军、长拴、占海、二刚，带上队伍出发。兆平跑到高山上一看，十里路外，那西沟塔村的山头上，有一股尘土飞扬。蕙琼跑上山叫着：“兆平！你看，我们的情报网打信号了：那是老大妈在扬场，说明敌人已快到那个村。”

兆平叫声：“好！”催部队马上急行军，沿着去西沟塔的路，都设下埋伏，又派袁二刚当尖兵，安顿说：“可不敢‘漏气’，敌人尖兵过来，千万要放他过去，等大队人马过来，咱们再动手。”

袁二刚跑到路口，爬上石砭，眼睁睁等待敌人。不到一袋烟工夫，敌人的尖兵摇摇摆摆过来。看样子，是刚抢了百姓的吃食，骑在马上，挺着肚子，旁若无人。袁二刚扒着石砭，越看越有气，想给他一枪，又怕“漏气”。咽口唾沫，忍了忍放了过去。接着，又一个来到跟前，伸手可削脑袋。袁二刚向前拱了拱，一伸手，照敌人头上一抓，抓过一顶帽子，那家伙吓坏了，头也不敢回，夹着马就跑；也没敢返回向长官报告。

再说敌人的大队人马，以为尖兵过去，断定没有情况，便大摇大摆过来。王兆平“当当”两枪，王占海领着一队人马，从崖上飞出。敌人一看不好，掉头就跑，又被郑长拴打了回来。敌人象风箱里的老鼠，上蹿下跳来回跑，把肚里的饭食全吐了出来。山羊人在山上骂起来：“‘驴日的’！百姓的东西不好吃，咋吃进去，咋吐出来！”

敌人冲不出去，急得钻沟溜洼，游击队越打越眼红，看见一个，擦倒一个。冯蕙琼一激动，来了个“百步穿杨”，连发三枪，打趴三个。

敌人尸体满沟，枪扔满地，山山洼洼，马群乱跑。游击队员们，撒开腿，跑着到处收马。一场战斗结束，拉回一二百匹好马，捡了一二百条好枪。山羊人“呵呵”笑着嚷道：“谁

愿当骑兵？快来报名领马！”兆平开着玩笑说：“老家伙！谁委你当骑兵队长啦？”

这一路被消灭，另一路敌人慌忙逃窜，绕北路撤走，被郑随军追着切掉个尾巴。

山羊人跑到山上叫道：“哦——大伯大妈都听着，我是山羊人。敌人全滚蛋了！快回家吧！”百姓们一听山羊人叫，都出来了，各山岭、山水洞、石崖下、树林里、山窑子里，都走出了人。拖儿带女，背包挑担，往家里走。老年人拉着游击队员往家让，一定叫回家歇歇，喝口热汤。兆平说：“乡亲们！都快回家吧！我们坐在场里歇会儿就走！”

一听兆平的声音，游击队员都集中到谷场上，坐下收拾鞋子，整整衣服，喝口泉水，洗把脸，都吃起干粮。群马，也都散在山坡上，啃着青草。

兆平说：“趁现在休息，咱们就编个骑兵队，这次缴的好枪好马都归骑兵队。郑随军当队长。大家有啥意见？”大家都说：“没意见！请咱们政治部冯主任讲几句吧！”

蕙琼整整衣服头发，把皮带扎紧，军帽扶正，立刻站起，操着河北口音，就讲开了：“同志们！我同意兆平同志的意见！我虽暂时担任政治部主任，但是我没有经验，只有向大家学习！特别要向咱们的队长兼政委兆平同志学习！兆平同志指挥得巧，大家都打得好！我敬佩保安游击支队的英雄精神！祝愿英雄们继续取得胜利！大家听说过没有？群众已经把保安县称为‘赤安县’了，这是群众对游击队的信任、称赞！”

话虽不多，鼓动性不小。话刚落音，一片掌声。在掌声

中，蕙琼走到兆平身旁坐下。兆平又说：“另外，抽几匹马，发给年老体弱的指战员，给山羊人一匹马，好跑交通。冯主任是女同志，也给一匹。”蕙琼推辞说：“不用！我跑得动，年轻轻的，脚腿利索着哩！”山羊人说了话：“女同志嘛！哪能和小伙子比着跑？给你你就骑，我看你的工作也不轻！”兆平转过脸，轻声对蕙琼说：“骑上吧，志丹临走时说了，过些日子，就叫你回南梁，没有马不行。”蕙琼看了兆平一眼，没说话。

赤卫军跑来报告：“金鼎山民团，趁着敌人撤退，抢了群众的牛羊牲口，群众要求游击队快想法子。”兆平忽地站起来：“回去告诉他们，马上就夺回来！”正说着，百姓又送来鸡毛信：“金鼎山民团团总袁成章，今天跑县城找高玉亭，要弄鬼！”兆平说：“正好！咱们两处下手，随军带人去打金鼎山，我带人去捉袁成章，马上出发！”

王兆平给大家打了招呼，便翻身上马，快马加鞭，赶到县川，走到康家沟口，就碰上了袁成章。这袁成章，是到敌人高玉亭那里去讨主意，要求补充。

高玉亭上次被红三团打败，又怕又气，便给袁成章出谋划策，撑腰打气，给了些枪支子弹，要他回来对付游击队，打不上刘志丹，也要捉上王兆平。袁成章正得意洋洋，带着人马往回走，猛不防，后边噼里啪啦打上了。袁成章一回头，见是兆平，急中生智，忙叫了声：“兆平，我认识你老子，咋能打你干大嘛？”说着，打上骡子屁股就跑。

袁成章是个老绅士，想摆摆老资格。都是本地人，谁也

知道谁。年轻时候见过兆平他爹，他今天就自称起“干大”。兆平可不管你什么“干大”、“湿大”，挥着枪直追，一气追了两个山岭。袁成章顶不住了，跳下骡子滚了沟。群羊无首，那伙子民团，都四散逃命要紧。游击队不停气地追，打死些团丁，牵了袁成章的大骡子，收了几十条枪，便撤到康家沟山上休息。

康家沟，是约好的集合地点，各队都来集中，冯蕙琼也跟脚赶到。没多时，郑随军也带人回来，进门就说：“金鼎山寨子没打开，王七麻子早有准备，寨门紧闭，从寨墙往下扔手榴弹，七麻子叫着：‘活捉王兆平！’咱们要硬攻，伤亡太大。”兆平怕随军泄气，笑着说：“袁成章也没捉住。不过不要紧，慢慢想办法。一次不成，再来！跑不了他袁成章！”

蕙琼见兆平那英雄气概，什么也不在话下，又是喜欢，又是担心，劝兆平说：“既然是敌人固守的寨子，何必急着打？”兆平一看蕙琼的眼神，便猜中她的心思，忙说：“没事！看我的！”

蕙琼暗想：敌人已经把话叫出去“要活捉王兆平！”你还不稳住点脚，万一敌人搞个阴谋，打出黑枪，你有个好歹，怎么得了？但是她不好出口，眼圈儿一红，使泪水倒流回去。

兆平已经察觉，以为蕙琼思想不通，便说：“大家先休息！今晚研究后再说！”

第十六章 歌从心中流

晚上，游击队分住在群众家里，战士们都在擦枪、整理，有的给老乡担水。

兆平去找蕙琼谈话。一进门，蕙琼便知其来意，站起往外走。兆平跟在后边，走到硷畔，各人找块石头坐下，兆平问：“你是不是思想不通？认为打寨子是攻坚？”

蕙琼说：“是的！我们现在不是攻坚的时候，既然敌人有准备，何必心急？”兆平说：“你忘记了，岳飞说过：‘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难道古人会神机妙算，我们就不会？我们应该比古人更灵！依我看，这个寨子还是有隙可乘。”

蕙琼惊叹兆平的记忆力，便笑说：“对于古书，你倒比我背得熟，想得到。但是，我担心敌人有诈！”兆平说：“真是女同志，有些过虑！敌人有诈，难道我们都是豆面人？你放心，万无一失，我心中有数！”

蕙琼不好相强，只得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对了，千万小心！”

当天晚上，兆平就召开个小会，研究情况。他说：“金鼎山，是洛河川上的大石寨子，寨下边没有村子，不住人家。寨

上住的全是地主、民团、反动派。白天打不上去，晚上又看不见。不如现在不打寨子，先把群众的牛羊牲口夺回来。”随军说：“论这金鼎山寨子，小得不能提，连个牛羊牲口圈也修不下，只有寨子下边，才修了个大圈，敌人把抢去的牛羊牲口，统统圈到下边，咱们要弄也好弄！”兆平和大家研究后，便说：“今晚就行动，任务交给随军，带些赤卫军，只赶牛羊牲口，不许打枪。……”

郑随军带赤卫军，马上起身。过了洛河，月光下，能看见寨子上的哨兵游荡。随军命赤卫军匍匐前进。

这郑随军，从小练就一条好身体，肩宽个儿大，长方脸上摆着端正的五官。生性憨厚，不爱说话，干起活来，沉着稳实。他接近牲口圈，摸摸栅栏门，抓住几根木棍，一抬腿，就翻了过去。悄悄把门打开，放进几个人，摸进棚子，把喂牲口的人捆上，用棉花塞住口，把牛羊牲口赶出了圈。赤卫军牵着牲口吆着羊，踢踢踏踏过了洛河。

敌人的哨兵，听见涉水声，高叫一声：“谁？”随军在河那边答了声：“老百姓！”敌人冲着洛河放了两枪。随军又高声叫着：“谢谢金鼎山民团！我们把牛羊牲口借走了！”

敌人见下边不放枪，断定，不是赤卫军，便是老百姓，就壮着胆子喊起来。满寨子亮起灯笼火把，照得通明，吆喝着下山追赶。郑随军一路催着，把牲畜从小路快速赶走，自己又跑到大路口，冲着敌人叫道：“不要追，我们是老百姓！”

敌人也叫道：“是老百姓更好收拾！捉贼娃子罗！”随军叫着、骂着；敌人追着、赶着。到个石砭窄路口，郑随军突然

不见了，冒出王兆平的伏兵。奇怪！恰在这个时候，月亮忽然被乌云遮住，黑咕隆咚，两下摸着打起来。敌人发现中了计，忙往回撤，又被王占海抄了后路。敌人受到两边夹击，只得丢盔擄甲，到处乱窜。

兆平得胜回营。走到半路，黑影中跳出个人，兆平叫声：“谁？”蕙琼答道：“我！”兆平一听声音，便起了急：“黑天打仗，你来干啥？”

“既是观战，又是迎军！接你们来了。”

兆平把蕙琼拉到眼前：“连马也不骑！快跟上我走！”

“你们都轻装步行，我骑马更暴露目标！”

蕙琼是听赤卫军说，洛河岸边正在激战，就跑了来的。依着大树，观看了战局，暗暗佩服兆平的勇猛才智。

走到路上，蕙琼说：“你到底比我有经验。今天消灭一部分，剩下的就好打了！”兆平说：“还得用计谋，硬打不行，因为那是有防备的寨子。”

第二天一早，赤卫队把几条川的老百姓都叫了来，认自己的牛羊牲口，百姓们欣喜若狂，跑着嚷着：“到底是自己的游击队，百姓要个啥，就给办个啥。”都赶着自己的家畜往回走。剩下没人领的，全是敌人的。兆平说：“没人要的全归公，送到后方！”

百姓全走光了，有个老汉，牵着牛，就是不走。兆平问：“老干大！是不是叫我们送送你？”老汉摇摇头，把兆平拉到路边，悄悄说：“前天袁成章在县里滚了沟，爬回家就病了。

他发誓说：不捉住王兆平，他不闭眼，要是他死了，叫七麻子为他报仇！七麻子也当面赌咒发誓：‘不捉住王兆平，他对不起祖宗！’”

提起七麻子，兆平七窍冒火，当时就数起七麻子罪行：“他祖宗三辈都不是东西！这家伙，从小就当狗腿子，坑蒙拐骗，发了横财，搬上金鼎山，和袁成章一鼻孔出气。‘仇团’来‘围剿’，带路挖刘志丹家老坟的有他，杀袁二刚父亲的是他，给敌人通风报信，逮捕王兆吉、王永庆的是他，审王兆吉，割王兆吉肉的有他。如今当了袁成章的副团总，血债累累，成了大害，此人不除，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兴妖作怪。”兆平越说越气：“他和袁成章，谁也替谁报不了仇，都活不出今年！”

老汉一走，兆平当即派山羊人，到金鼎山摸情况。山羊人象“神行太保”，速去速回，到了下午，就向兆平报告：“袁成章今天要请巫神治病。”兆平一听，计上心来，立刻决定：“打金鼎山！”

晚上，随军和占海，带人在寨下设了埋伏。不久，看见寨上有人走动，一群人走下山来，拿着镢头、铁锨，七手八脚，挖开了地窖。巫神也慢慢走来，装扮得妖里妖气，嘴里念念有词，“扑通”跳下地窖。上边的人忙忙乱乱，把窖封上，封得象个坟堆，留个出气小洞，洞口穿根绳子，一头儿在洞里，绑在巫神脚上，一头儿在外边，拴个铜铃。上边的人，也装神弄鬼的，伏耳静听，一会儿说：“巫神到阴曹地府为袁团总请医治病去了。”一会儿又悄悄蹲下，焦急地等待，希望巫神

赶快回来。单等铜铃一响，就开窖，去接巫神。

就在这个当头，郑随军大喊一声，上去蹬枪捂嘴，把守窖的人全抓起来。枪声一响，兆平就行动，带人冲上寨子。兵力来得猛，三下五除二，把民团就消灭了。兆平提着枪，到处找袁成章，找到个拐窑里一看，袁成章死得直挺挺的。兆平照他头上踢了几脚：“老家伙吓死了！”

兆平又找七麻子，把全寨找了个遍，也找不到踪迹，抓来个俘虏审问，那俘虏说：“枪响的时候，他滚下寨墙跑了。”

天一明，百姓就传开了：“保安游击队吓死了袁成章，闷死了巫神，就是没捉住七麻子！”

游击队也放出了风声：“不捉住七麻子，决不罢休！”百姓们得了这句话，马上风起网张，人人打探七麻子的下落。

妇联会主任冯蕙琼，走到哪个村子，总要想方设法打问，谁见过七麻子？这天，游击队在楼房坪附近休息。蕙琼和个婆姨拉话，问起七麻子。那婆姨说：“七麻子到了王家嘴子。”蕙琼问：“谁看见过？”那婆姨说：“有个贩盐队，路过我们村，叫我给做饭吃，我见脚户里边有个蒙大手巾的，看起走势，很眼熟，就是不吭声，不露脸。吃饭时，人家蹲在窑里，他只蹲在窑外，我借着抱柴禾，出去走了一趟，用眼一扫，见他露出半截脸，才看出是那个七麻子。我又装着没看见，有个脚户来舀饭，我问：‘窑外是不是七麻子？’脚户说：‘是他！要和我们混着逃安边，贩盐队里有他的亲戚，今儿晚我

们歇在王家嘴子。’脚户知道正捉拿他，有意对我说的。”

蕙琼忙把消息告诉兆平，兆平说：“你对那婆姨说，她立了一大功，捉住七麻子，给她发奖。”

说完，挑出二十个精人好马，立刻上路，一气跑了四十里，点灯时到了王家嘴，先把村子一围，进去就搜。全村搜遍，却没搜着。这村有个半老汉、名叫王善子，是七麻子的亲戚。兆平把他找来打问，王善子认识兆平，便照实说了：“来是来了，狗一咬就不见了。”兆平问：“是我们进村前狗咬呢？进村后狗咬？”王善子想了想说：“进村后狗咬的。”兆平说：“那好，这人还没出村，搜！”

战士们忽拉拉散开了，跑到各家各户，牲口圈、粮食囤、炕洞子，烟筒里，都用手电照个遍，还是找不见。

兆平说：“驴圈里脚户多，把他们都叫出来看看。”郑随军守着驴圈，把脚户们叫来齐齐看过，还是没有七麻子。

兆平进了驴圈，用手电把每条驴照来照去，发现有一条驴是八条腿，仔细再看，原来是七麻子，弓着腰，脊背顶着驴肚子，手脚紧贴驴腿，憋着气不动。兆平喝道：“出来！驴儿子，装啥狗熊？”七麻子哆哆嗦嗦，爬了出来，扑通跪下，央告说：“我有罪，饶了我吧！咱们都是一个王家！”兆平一提领口，把他扔了丈把远，郑随军绳捆索绑，把他捆个结实。

第二天开群众大会，几十里外的人都涌了来，一迭声叫着：“杀了！刮了！熬油点天灯也不解恨！”

王善子突然跑来，跪下求情：“好兆平哩！咱们这达人，都沾亲带故的，饶他一条命吧！”兆平瞅着王善子，脑子一转：里

边定有跷蹊。把老汉拉起说：“你真是个善人，你老求情，我就不杀了！”王善子把眼一瞪，手直哆嗦。兆平说：“不要怕，到外边歇歇！”拉住王善子，走到场外，会场里一阵骚动，骂开了：“王善子是个老糊涂！”“王善子是老混蛋！”“不能听他的！”冯蕙琼出来维持会场：“老乡们！不要嚷嚷！咱们一定按罪定刑！……”

谁想，王善子也是使个小计，悄悄对兆平说：“你要杀，就快杀，可别把他关起来，那人鬼大，再跑了，可是放虎出笼，不知要祸害多少人！”兆平笑问：“你为啥来求情？”王善子说：“咱们这达人，今年不见明年见，我怕你们政策太宽，万一罚他个‘劳改’，以后又说‘改造好了’，要释放，那可要坏大事！”兆平说：“现在就审，你听听大家都说些啥？”

兆平回到会场，宣布公审，群众“嗡”的一声叫起来，暴风骤雨一般，跳着脚，摇着拳，喊叫着：“枪毙七麻子！刀砍七麻子！吊死七麻子！”蕙琼引着几个烈属，也进入会场。烈属们哭天哭地叫着：“七麻子的罪，哪家不知，谁个不晓，公审啥哩？还不快杀了！”会场成了一个声音：“枪毙七麻子！”

郑长拴押着七麻子，一声不吭，只摸摸他的脖子，七麻子忙把脖子一缩，抖成一堆烂泥。兆平说：“我代表革命委员会，答应群众的要求，判处王七麻子死刑，当即执行！”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呼口号声。……

打罢金鼎山，群众情绪更高了，许多人跑到县委，向庄凡提出：“我们这个县，应该改成赤安县”。庄凡马上向群众

表示：“我同意，现在就报到特委。”

大势已定，县委书记庄凡，转告兆平，特委通知：要兆平、蕙琼回南梁汇报工作。

蕙琼说：“庄凡同志，还有事向你汇报哩！”庄凡说：“咱们和兆平一块儿谈吧！”兆平说：“我先去整队伍，你们俩谈别的。”

庄凡是县委书记，又是革命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两个机关，都是流动的，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因为只有三四个人，全凭庄凡的运筹、奔走。庄凡是关中的老县委书记，工作起来，驾轻就熟。现在军队打到金鼎山，县委也就到了这里。庄凡把蕙琼约到县委办公窑，请蕙琼汇报。

蕙琼说：“那‘回逃’的二十七个土豪，我已审完，大都需要管押劳改。因为他们都有‘倒算’行为。有个姓张的，是张廷芝的堂叔，他再三承认，自己完全错了，今后再不跟张廷芝，决不反攻倒算。果然，这次敌人‘围剿’，张廷芝跑到对面山上叫他：‘小叔，趁乱跟我跑吧！我接你来了。你是我的叔老子，我不能错待你，不能让你在这里受罪！’”

“押犯人的赤卫军小队长，听见张廷芝叫，有意把老张放出去：‘去吧！你家里叫你哩！’老张上了山，和张廷芝隔山对话：‘走你的吧！别管我！’张廷芝说：‘快下来，翻过这条沟，我带你走！’老张说：‘去吧！你也忽扬不了几天！刘志丹不杀我，我就跟上他干了！’说完，扭头就跑回劳改队。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还是按志丹的办法，‘表现好的，给他以出路’。这人念过几天书，在外边跑过几年，会染布，会印刷，

我们可以使用……”

庄凡说：“这人我也考查了，都说他改得坚决，认识清楚，我看可以用。这次你回南梁把这事对志丹说说，就说我也同意。特委研究豪绅问题时，把这个意见提上去。”把这件事说完，庄凡又说：“蕙琼同志，这次你回特委，可是要上任去了。前几天特委来过通知：‘特委宣传部长、妇女部长冯蕙琼同志，如能抽出，快回特委。’当时正打金鼎山，我没催你。现在得赶快走。不然，该说我把你扣住不放了。”

蕙琼笑着说：“工作需要，我马上就走！”

兆平也把游击队作了重新安排，一部分留在赤安县，一部分自己带上走。

兆平和蕙琼，一人骑一匹快马，向南梁进发，走了一天，到麻子川，休息一夜，第二天就登上“走马梁”。这条梁，就是志丹回南梁时的那条路。站在梁上，一眼望不到边，几十里的山梁，土地平坦，没有人家，住人的村子，全在梁下的坡上，为的是吃水方便。

兆平和蕙琼，一路急走，不说一句话。整个队伍，比他们晚走半天，另有郑随军带着，相隔几十里远。赶到日头偏西，小晌午了，将要休息，两匹马，才并驾徐行。

蕙琼说了话：“听庄凡说，你的游击队，要编成红二十六军的红二团。成了正规军，要跟大红军一块儿行动，以后要再回赤安，怕机会不多了。你能放心？”

兆平说：“不要紧，留在赤安的那个大队，很快就发展起

来，不要多久，又是一个大游击队。你不清楚，这个县，人口虽少，人性可强，打个比方：姓刘的是个大户，把小伙子动员起来，就能编一个团。不过，我不想那样干，刘志丹的堂弟，被我叫出来几十个，牺牲了不少，有的还是独生子，也牺牲了。如今见了人家的父母，我就难过，总觉得对不起人。其他人家也是这样，有的留下父母，有的留下吃奶的娃娃，有的还没有结婚。我一起想起这些人，就睡不着觉，心酸滴泪。用战争消灭战争，是条正路，也是要化代价的。这里死的人太多，几乎每个村都有军烈属，我真不忍心。……可这，又是敌人逼出来的，你不打他，死人更多！”想了想，又说，“前人铺路后人走，前人种果后人摘。为了长远之计，不这么干也不行！”

几句话，勾起蕙琼许多心事，叹口气说：“看你打起仗来，象只猛虎，谁知你的心却这么善！”

兆平说：“我从小父母双亡，最同情那些孤人。可是对于敌人，那是另一回事。有一次，我们攻打旦八寨子，没打开，就住在附近村里，恰好那个村有个地主老婆，见我们去了，她就装鬼，下起‘神’来，把眼一闭，坐下唱起来：‘东边来了红杀神，西边来了白杀神，白杀神要杀红杀神。’我一听，这是反革命煽动，便叫了声：‘郑长拴，把她拉出去！’这一声就把‘神’吓跑了，她马上就跪下磕头：‘千万不要杀我，再不下神了！’但是对于自己人，我软得象根面条儿，见了烈属，我就抓心挠肝的，不知怎样对待才能尽心。”

听到这里，蕙琼流下眼泪：“你可知道我也是……很希

望有个人，常和我说些肺腑之言……”兆平有点吃惊：“李可夫不是常和你谈心么？他很有学问，将来，组织上会照顾这些情况，把你们调到一块儿工作的。”

蕙琼红了脸：“前个时候，传说太多了！他虽是个好同志，进步得很快，不过，我总不喜欢他那‘咬文嚼字’的书生气；一遇事，就得背书本，没有多大灵活性，遇上大事，又拿不定主意。多愁善感的，没有一点英雄气概。我喜欢拿得起，放得下，痛痛快快解决问题的人。你不愿意和我谈心？”

兆平脸上也泛起红，他对蕙琼确实不错，象对志丹的姊妹一样，可没想到蕙琼能说这些话。兆平谦逊地说：“我可没有多少学问，也没时间‘吟诗背文’，看花赏月的，怕和你弹不到一条弦上。”

蕙琼象挨了一棍子，头也懵了，几乎跌下马来，兆平忙跳下马扶住、陪她坐下，但是，谁也再不开口。蕙琼稍一平静，还是要把心掏出来。情况多变，机会难得，怕以后更没时间了。她双目盯着前边的空山说起话来，又象自言自语：“学问！你比我的学问多，见你百生法儿的打仗，我就想，在‘孙子兵法’上也难找到的东西，你找到了。你的知识，从实践中来的多。如果叫我搬着‘兵书’去打仗，肯定不行。哪能想到‘驴肚子’下边藏着敌人？”

兆平笑起来：“那是个普通常识！叫知识分子一写文章，又成了‘创造发明’！其实，只须稍稍动下脑子，也就想到了，普通得很！”

蕙琼也笑起来，那双又黑又亮的毛茸茸大眼，把兆平看

了又看，看得兆平直扭脸。她是真心喜欢兆平，“情人眼里出西施”，在她眼里，兆平不但外表有股英雄气概，在性格上，总觉得他力量无穷，智慧不尽，什么大事也压不倒他，难不住他。只是，未免有点骄气。便说：“你的心真大！按你的情况，也应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什么标准？就是读书多一点儿，或者有所专长。你不比谁差。可是，你看不起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说得一文不值！”

兆平忙解释说：“不对！我很喜欢知识分子，也注意向知识分子学习。没有知识分子，怎么能革命呢？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知识分子。马列主义就是知识分子传播来的。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成了‘瞎驴碰草垛’，乱撞了！我是看不惯那些夸夸其谈，虚张声势，象杜康那种瞎编‘理论’的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各有所长，各有用处的。前个时候，关中送来个上海的‘中央代表’，外号叫‘张胖子’，是个大学教授，说是来领导我们开辟苏区的，到了我这个部队。我可是真向他学习了。他讲起哲学、经济学，一套一套的，还真有道理！我象喝糖水一样，全喝了进去，一点不敢抛撒。我很尊重他，每遇打仗，我就请示他：‘怎么打法？’在这上面，他就‘外行’了。只是说：‘打嘛！打嘛！’一到开了火，他也不辨方向，只是说：‘冲冲冲！’究竟怎么打？怎么冲？他一点主意也没有。他可是个顶好顶好的人，就是没有军事知识。为了他的安全，我才把他送回南梁的。”

蕙琼说：“你也很瞧不起我喽！我也很笨！”兆平说：“在我见过的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女同志，你算是能实干的，干

起来也很灵。比如那次你到吴旗镇，做敌工工作、宣传工作、妇女工作，还能打仗。一个男人，也不过如此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住。转口就说：“咱们还是骑上马赶路吧！”两个人又上了马。

在慢行中，蕙琼从捎袋里取出件蓝布夹袄，扔到兆平马上：“那天，你把衣服给了放羊娃，我就缝了这件，怕你不穿，没敢拿出来，穿上吧！我做得不好，从小没学过针线活儿。”

兆平却把衣服扔了回去：“我不同意你干这些事，只希望你和我一块儿，研究工作，把这一段的事情，写出个象样的东西，总结些经验。要做衣服，谁都会，用不着你浪费时间！”

蕙琼又把衣服扔回去：“就这一次，下次不干了。好么？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一边说，一边拉住兆平的马缰，拦住马头，给兆平披在军衣上。然后一拍马屁股，跑远了。

兆平虽然不让蕙琼做衣服，但是蕙琼的热情，燃烧着他，使他感到温暖。他也拍马赶上，和蕙琼并肩走。他说：“好啦！我算服你了！你到底想些什么？对我说，叫我心里明白嘛！说实话，好长时间了，看你一个人发呆，我就揪心！”

蕙琼神情坦然，直截了当地说：“战争完了，咱们一块儿生活，我不嫌你，你也别嫌我。这些，我早对志丹说过了。”

兆平不但脸上发烧，而且吃了一惊，忙问：“他怎么说的？”蕙琼没理他，沉默了很久，才说：“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别人只能当参谋。”兆平说：“那好吧！到了南梁，咱们一块儿

研究，写总结，作计划。你听我的，我也听你的。放心！我决不会错待你。……”

蕙琼一路走，不住地用袖口擦泪，兆平拿出块手帕，蒙在蕙琼脸上说：“我最怕人哭，你一哭，我的心就乱了。快擦擦泪，咱们就要下坡休息了，那村子还有些熟人。……”

兆平心里透亮，能理解蕙琼的心，女孩子家，孤苦零丁的、多少年没有个知心人，如今遇上知音，自己又控制不住感情，难免伤心落泪。他想变变空气，便跳下马，拉上蕙琼的马缰，走到一处埝畔，把马拴在树下，两人背靠大树，仰望蓝天白云。兆平说：“蕙琼！你不是爱唱歌么？咱们对着蓝天白云、群山空谷，唱一唱，畅快畅快吧！”说着，就亮开嗓子，先唱起来：

看花要看耐冬花，
吃果要吃百合根。
交友要交知心人，
喝口凉水也称心哟！

蕙琼也会唱各种民歌，对唱道：

樱桃好吃树难栽，
知心好见口难开。
藤绕松柏难分解，
愿把珍珠吐出来！

兆平又唱：

手捧珍珠怀里揣，
回家埋在心台台。
但愿万年春长在，
珍珠结果百花开。

蕙琼接唱道：

迎春开去荷花笑，
菊战秋风腊梅傲。
腊梅傲冬雪里开，
不需路人带暖来。

兆平忙接道：

水上鸳鸯天上雁，
上天入水常相伴。
我接仙子从天降，
牛郎寒窑更温暖。

唱到这里，两人都满脸泪珠儿，不约而同地扑向对方。蕙琼说：“没想到，你的感情这么重！”兆平说：“因为我也是人，是懂得人的人！”一手摸着蕙琼的头发，一手拉住蕙琼的膀子：“蕙琼！好啦！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家里无牵无挂，只有你一个人。我用生命担保，永不变心！”蕙琼忍不住，伏在兆平胸前、歔歔不止。兆平擦擦泪说：“蕙琼，你听我说，打完仗，我们成个小家，你去写文章，我搞建设，我什么也能

学会。现在忍耐些，把感情藏在心里。”

蕙琼仰起头，看着兆平，叫了声，“兆平！我们再也不是孤雁……”兆平说：“是的，我们是比翼鸟！将来，你写战争，我给你出题目。比如：‘疯马阵’，‘以敌制敌’，‘西沟塔堵击战’、‘月夜借牛羊’，还有咱们两个的……‘歌从心中流’……”

蕙琼捂着脸笑道：“你还出口成章呢，你读过很多书？”兆平说：“我是个‘杂货铺子’，见啥收啥，不填满肚子不罢休，都是人嘛，我为啥不能读万卷书？以后我给你讲故事。我在刘家爷爷那里，听过许多历史故事，都是讲各朝代怎么治国的。有文有武、有奸有忠。虽然是旧事，百姓就是爱听。我常常听得入迷！也常想，将来我们也要治国，总得变着花样用策略，旧的也可以用，新旧揉在一块用。为啥不可以？难道人类的祖先都是傻瓜？”

蕙琼已恢复常态：“你的脑子好使，今晚休息时，就讲吧。我也会听得入迷！”

两人说说笑笑，拉着马下坡了。

第十七章 南梁日月

兆平和蕙琼，在山坡村吃了饭，又继续赶路。渐渐便看到那巨龙似的山梁，云头似的峰巅，云雾绕山，苍鹰盘旋，一派雄巍之势，他们已进入南梁地带了。

蕙琼上次从庆阳来过南梁一趟，因为万事缠心，来去匆匆，只顾低头认路，哪里还有心情观景？！如今情随事迁，耳目也觉清新。她对兆平说：“上次我来过一趟，竟等于白走了。早听志丹说过南梁，我也一心想着南梁，到了南梁，却也没好好走走看看，今天就象初次见面。”

兆平十分理解蕙琼的心情，一路走，一路和蕙琼亲切交谈。他说：“这里正是桥山山脉中段，志丹早就看上了。这是个人烟稀少的‘三不管’地区。若不是当年杜康捣乱，这里的根据地早建成了。一捣乱，推迟两三年，虽说事在人为，你这样为，他那样为，就差之千里了。”

蕙琼不断称赞这里的景色：“有山的地方，也有川，有川的地方，就有长年不断的流水。这里的川道也不知有多少？”兆平说：“这只有本地人清楚，我也数不过来。只听说有大风川、小风川、何家川、豹子川、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蚰蜒川……这些川道又四通八达，也不知通到哪里

去了。”

两人顺着玉皇庙川的流水向西。走进拐沟小道，更是蜿蜒曲折，没完没了。上了山梁，再向下望，森林黝绿茂密，深沟里泉水汇成小溪，清格朗朗，向东流去。再向远望，草滩象绿色地毯，无边无际。蕙琼高兴地说：“看这蓝天棚，绿地毯，我真想躺下打几个滚儿！”兆平笑说：“不敢！你今天穿的草绿军衣，一躺下，象掉进了‘青海湖’，我可找不到你了！”

两人一边说笑，一边急走快赶，不觉太阳已经落山。暮色徐起，村村落落，炊烟缭绕。晚归的牧人，吹着小笛儿，赶着各色牛马，穿梭在梢林之间；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放羊娃们，头拢羊肚手巾，挥着小鞭，吆着羊群，高声唱着民歌，吆羊回圈。各家的小麻油灯亮了，透过纸窗，半明半暗，星星点点，撒满山腰和川道。

蕙琼一激动，唱起进行曲：“这里有红色的战士，保卫着红色的人民。哪怕你虎奔狼嚎，我们有钢枪铁鞭！”兆平笑道：“大声唱！叫百姓们听见！”蕙琼说：“我不敢，怕惊动人家。”

土窑洞在山腰里忽隐忽现。他们绕过“南梁堡子”，再往西走十来里，就到了寨子湾村。兆平指着说：“最高的一层，住的是红色保卫队，中层住的是革命委员会，斜对面，坡上那几孔窑，住的是军事委员会，志丹就住在那里。”

蕙琼听说志丹就在眼前，撒腿小跑起来。一头撞进窑门：“志丹同志，向你报到！”兆平紧跟着，“通”的一声，也站

在志丹面前。志丹忙搁笔下炕，拉住两个年轻人，只顾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刘志丹自从回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不是下去巡视，就是整天整夜研究战略方针、政策策略，起草各种文件。这天晚上，又是从吃过饭，就坐下来，还没动弹。兆平、蕙琼突然进门，使他惊喜交加，一时说不出话。

兆平说：“打金鼎山费了点事，要不早到了。我们一天走了两天的路，一上山，天就黑了。”警卫员端来两碗水，志丹递过一支烟，对警卫员说：“给他们弄饭！”又对兆平、蕙琼说：“你们赶快谈谈保安的情况，我急需材料。”

两人一面喝水，一面畅谈，兆平谈战争、蕙琼谈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两人各自说了个大概，志丹说：“今晚先谈到这里，你们先去吃饭，休息，兆平住在郑干大家，蕙琼住我们‘老头子’家。歇几天，你们写个总结，咱们再仔细研究。”

临起身，志丹又拿出几张纸说：“我刚写的《红军政治工作指示》，是草稿，你们拿去看了，提提意见。”

警卫员把兆平和蕙琼一直送到两家门口，才返回来。一看，志丹还在坐着，左手夹着纸烟，右手拿着铅笔，伏在炕桌上，不停地写。灯光照着他那黑亮的鬓发、又宽又高的前额。灯光有些颤抖，一看蜡烛，快要熄了。志丹低声说：“全生！再弄点蜡烛吧！”全生正想睡觉，马上又坐起来，揉揉眼说：“没有了！”志丹说：“你又淘气了，我记得有一小捆，刚点几根，怎么就没有了？我跟你说过：没有事，就不熬夜；熬夜

就是有急事。没有洋蜡，就弄点蜡头儿吧！”全生叹了口气：“怎么天天有急事呢？”

全生是焕焕从庆阳派来的，专门来照顾志丹。因为焕焕离开志丹时就不放心。他一到庆阳，就注意物色，终于选了个又忠实、又能干的战士，来给志丹当警卫员。起身前，进行了专门训练，还安顿说：“老刘同志爱拼命，爱熬夜，你千万管好，不敢把他累坏了！”全生牢记心头，见志丹熬夜，他就揪心。可是，他又扭不过志丹，便常挨窗户听听：“老刘同志：鸡叫几遍了！”志丹总是说：“还早呢！”

全生翻来翻去，找了一堆蜡头，又找个破碗，把蜡头放在破碗里，用棉花捻根“捻子”点着。志丹又问：“烟呢？还有没有？”全生为难地说：“烟头也没有了。”志丹说：“烟叶子也行！”全生拿来一包干烟叶子，志丹揉了一下说：“这就行了，你睡去吧！”全生低声说：“自我来，就给你记日记，没有一天不熬夜的。”

志丹不理，全生只得躺下，不久就打起了呼噜。可是，志丹的思路打断了，有好一阵，写不下去。他坐在那里，久久凝视全生：这么年轻、健壮，一参军，就这么认真。忽然眼前又出现了焕焕：一个面黄肌瘦的小矿工，刚来队伍上，夜里还尿炕，早上还得给他晾被子。但是，仅仅两年，就成了出色的小指挥员。第四次反“围剿”，和杨剑配合得很好，硬是没让敌人前进。我们的战士，成长这么快！只这一点，也值得多熬几个夜。想着想着，志丹站了起来，拿手巾擦把脸，又坐下写。他正在修改《红军政治工作指示》。

自从巡视工作回来，他不知写了多少东西，什么《赤卫军手册》、《红军纪律条令》、《群众侦察手册》。还为红军干部学校写了《军事教练大纲》、《红军的战略战术》。大部是带总结性，又是指示性的文件。

蜡油熬尽，志丹才揉揉眼、歪在炕上，顺手拉过毛毯，盖在身上。过于劳累，反而难于入睡，脑子禁不住想这想那。他又想起郭保权，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过来？南梁几条川的土地已经分完，其他县的，怎么分法？还有，陕甘苏维埃政府就要成立，组织成员怎样选择？代表性是否能更广泛些？进步的工商业者，开明士绅，是否吸收一点？这样，能使百川归海，万事亨通，聚集力量，孤立敌人。对开辟苏区，更会有利。他辗转反侧，平时经过的、考虑过的，都一一再现。蕙琼和兆平的关系，究竟是成了，还是没成？又不好问。万一成了，可夫的情绪如何？怎么给可夫解圪塔？志丹又象睡着，又象没睡。忽然，人声鸟语，马蹄驼铃，心里一惊，清醒过来，天亮了。

下了炕，招呼全生，全生已扫过地，打好水等着。志丹又把夜间修改的稿子，推敲一遍，顺手改几个字。收拾洗漱完毕，拿了稿子，就要去找徐一知。

全生递过一封信说：“戴校长留下的。”志丹忙问：“他在哪里？”全生说：“天麻明就来了，见你躺着，我要叫，他摆摆手，不让叫，留下条子走了。”志丹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两件事，一件是说，派游击队接方自强的事，已经接上，这两天就到。第二件事，葛明山来信，从西安来的杨伟林夫妇，不日

即到。志丹提笔写了个条子，给迪伯仁，告诉特委：准备方自强到时，要开欢迎会。条子递给全生：“快送特委。”全生说：“你的饭还没吃哩！”

全生拿出两个小黑罐，一罐酱豆腐，一罐酸白菜。志丹问：“哪来这东西？”全生说：“财政委员白文秀送来的，说是他婆姨亲手做的，你们家乡菜。安顿说，要保证你吃到嘴里。”志丹笑说：“我今天没时间在家吃饭，你送给杨冲师长去，他是伤员。”

全生噤着嘴不说话。志丹说：“我早上到徐一知同志那里，吃过饭还有很多事。今天南梁农民发土地证，你也去看看。我到军政干校讲课，说不定啥时回来。如有人找，给说清楚，免得人家等着。”

徐一知住地和志丹只隔一个坡，志丹差不多每天都和他交谈。他们两个，不是我找你，就是你找我。志丹到了革委会，一知也刚起床。这些日子，他也是日夜不息，正忙着写《苏维埃组织法》、《土地分配法》。两人都拿着文件，要和对方商量。

高生华婆姨，端个盆子闯进来，志丹抬头问道：“高嫂子，这么早忙个啥？”生华婆姨说：“咱们这达规矩，今天是‘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人间也吃顿‘羊肉熬茄子’！我本要给你送去，听说你来了，正好！你和徐主席一块吃吧！”志丹说：“人家都中午过节，你怎么早上就过？”生华婆姨说：“知道你们忙，一天不沾家的边儿，怕你们吃不上，半夜我就做上了。”志丹笑说：“你真舍得呀！”生华婆姨说：“一年十二

节 从前哪有心思顾这些？尔刻新社会了，自己分了地，有粮有羊的、还不吃一顿？”志丹问：“今天发土地证，你去不去？”生华婆姨说：“哪能不去？一辈子才有这么一回。”

徐一知笑着说：“看这高嫂子，还说一辈子一回，这土地永远也跑不到地主手里了，以后还发什么？”生华婆姨笑说：“看把我喜糊涂了！”

志丹说：“高嫂子，头一回我来你家，你还记得吧？”生华婆姨说：“哪能记不得？那会儿是个啥光景？我们娃他大，红眼眵目糊，弯腰驼背的，不象个人样儿。尔刻换了个人，当了土地委员，眼明心宽，腰也直起来了。”说完，笑得合不拢口：“我夸起老女婿来了！”

志丹和徐一知，端着羊肉，就着“油焖饼”，边吃边谈，一个饼还没吃完，就放下要走。生华婆姨正插空纳袜底儿，见两人放下碗，忙说：“这哪象个吃饭的？不吃完不能走。”徐一知说：“这大嫂子！每逢过节，总得把我塞得走不动。”

高生华家，就住在寨子湾，和徐一知的窑，只有一墙之隔。大嫂子不但照顾徐一知，还把杨郁文留在自家住。这不光是因为住得近，主要还是心里近。

徐一知去主持群众大会，发土地证。刘志丹去军政学校。两人一走，高嫂子就端起盆子回家。

高嫂子回到家里，收拾家具，整理衣物，因为心里喜欢，便哼起民歌小调，边哼边想，从头至尾想往事，哼往事：

自从红军头一次来，刘志丹把徐一知、庄凡，交给了高生华和白文秀，叫他们引路牵线，开辟工作。徐一知住在高生华家，庄凡住在白文秀家。高生华跑外串连，徐一知在家主持开会。第一次会议，只有二十来个贫雇农，以后越来越多，选高生华当贫农团长。徐一知给出点子，想智谋，生华满身是劲儿。有时也找上郑大爷，两人引上徐一知游串，走遍豹子川、白马庙川、小河子川、东华池、林锦庙……谁好谁坏，先找谁、后找谁，都给徐一知弄个底底儿。不几个月，就把群众组织起来了。每次徐一知外出回来，不是住郑大爷家，就是住高生华家。她亲眼看见徐一知调查土地，调查牛羊，研究分配，她从心眼儿里感激徐一知，敬重徐一知，觉得徐一知就是共产党的化身。

有个时候，大红军暂时离开，环境一时不安稳，徐一知的行动，也特别谨慎。有一次，有个雇工来报告，说有个狗腿子，知道高生华是贫农团长，要去报告敌人，暗中收拾高生华。徐一知说：“不要怕！他敢再胡动，我们先把 he 宰了！别看大红军不在，我们手里还有武装。”然后告诉警卫队长尚占武，把狗腿子抓了起来。这件事情之后，高生华和徐一知的感情结得更紧了，生华婆姨把徐一知看得比自己的亲骨肉还亲。

头一次成立四个区的革命委员会，一区是南梁的豹子川，二区是何家沟门，三区是白马庙川，四区是二将川，高生华就当了一区的主席。那天她高兴地说：“我的老天！哪辈子念了佛，你还能当上主席呀？！”生华笑着说：“就是这几年

才念了佛，咱们的金佛爷就是共产党！快把‘门神爷’、‘灶马爷’都扯掉吧！敬了他几十年，咱们穷了几十年，祖祖辈辈敬他，咱们祖祖辈辈穷。”徐一知在旁哈哈大笑起来。

以后大红军回来，又成立几个县的革命委员会，生华又当了华池县的主席，她自己当了妇女干事。喜得她走路都不知先迈哪条腿，好象刮了一阵风，掉到怀里颗金星星。她把亲戚朋友都请来，吃了顿“羊肉荞面压饴饴”。生华和她闹了一顿气，“张张扬扬，象个啥样子？真是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她笑着说：“哪辈子见过受苦人当县官？咱们穷人掌了印，为啥就高兴不得？”

前个时候，徐一知代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向群众宣布：“南梁地区的土地，原是谁种的就归谁！”那天，她高兴得窑里窑外乱转。做起饭，也不知先拿勺子还是先拿碗。白天锄了一天地，晚上还忙着做针线，红裹肚上绣起镰刀斧头、红五星。生华笑她“魔症”，她说：“把红五星贴在胸口上，我天天暖着它！”

过几天，又正式调整土地，今天要发土地证，头天晚上她就没睡，说过节忙，是个幌子，心里话，就是为这土地证。把她喜得疯了一样，她对着镜子，把脸洗得又白又净，眉摘得又细又长，头梳得又紧又光，新蓝布衫，新黑裤子，都穿上了。她照照镜子，自己对自己笑起来：和前几年相比，简直是两个人。那时候，我是个啥模样儿？头发乱蓬蓬，上边粘着些碎草柴渣，加着些柴灰羊毛，眉头皱下一堆揪儿，眼睛眯着睁不动。象干枣上生了两个虫眼。我才三十二三，人家

说我四十五六。那时我穿个破棉袄，不知是哪辈祖宗留下来的？破布补、麻线纳，五颜六色，油抹古董，象件落了穗儿的八卦衣。谁看见，都说我是讨吃的。如今可不同了，我也能清清爽爽，在人前走了。妇女们说，我走起路来快如风，说起话来象铜铃。“哼！我们穷人翻了身，不比谁家的婆姨女子差！比老财家的女人利索得多！”她收拾停当，美滋滋地出了门。

刘志丹经过南梁堡跟前，见草滩上许多年轻后生，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有人还说着快板：

“冬月天，北风吹，
冰天雪地到处白。
有钱人，生炭火，
二毛子皮袄把身裹。
没钱人，实难过，
终日上山把柴草割。
婆姨哭，娃娃叫，
力尽汗干吃不饱。

到如今，不同了，
农民翻身志气高。
有土地，有牛羊，
手上拿起刀和枪。

打土豪，打民团，
定把白军消灭完。”

志丹笑说：“呵！这是谁编的？还真有点味道！”赵羔子说：“冯蕙琼同志连夜编的。”志丹问：“蕙琼在哪里？”羔子指指说：“和婆姨女子们拉话哩！”说着扬扬手：“叫冯部长！”

蕙琼跑来。志丹说：“昨天回来，今天宣传部长就上任啦？”蕙琼说：“事情太多，顾不来，写不好。今早我去找你，说你走了。今晚我再来。”

志丹上马要走，赵羔子说：“赤卫军集合了，要求你讲话。”志丹说：“来不及了，你先讲讲，以后我再讲。”徐一知也赶来：“发土地证你不参加？”志丹说：“都交给你了！”拍马就走。

几个摊摊，都在发土地证，徐一知发现，农民把土地证，托在手心里，看了又看，用新红布包上，揣在怀里，象抱回个亲生儿子。生华婆姨，在人群中，双手抱着土地证，放在脸上，贴了又贴，放在嘴上，亲了又亲。

到处地里插着木牌，写着土地新主人的姓名。徐一知忙坏了，既要照顾山上，又要照顾山下。真象杨郁文说的，他象个“哥萨克骑兵”，精力充沛，红光满面，走路快当，到处查看。跨步下山，到川道上，只见人群哄动，都往前奔。原来是白文秀他爹，抱住地头的木牌，跪下放声哭哩！一知上去拉住说：“大爷！今天大喜，怎么倒哭起来？”白老汉听见是徐一知，忙站起说：“徐主席！我是喜得忍不住呀！”说着

又哭起来：“我家几辈子，哪见过一寸土？哪块地头上写过我姓白的名字？我今年七十三了，才盼到今天。……”老汉越哭，引起大家伤心，都抱着木牌擦眼泪，老汉抓把土，揣在怀里，又把木牌插上，用脚踩踩。

徐一知想：农民对土地要求太迫切了，拿到土地证，地上插了木牌，定了地权，群众才算放心。认为自己真有了地。可见光叫口号，说空话，农民不会动心。政策兑现、群众才心安。

革委会副主席赵羔子，在远处叫道：“谁为土地难为哭了？嫌麻烦送给我！”说得大家又笑起来：“你想得美！对面有几架山哩，一架山就是几百亩，没人去种，都给你，你可种得了？”白老汉又笑出眼泪，拉住徐一知说：“老徐呀，我们的好老徐，你和老刘为我们操了多少年心，如今才操出个眉眼。……”大家又把一知围起来。一知说：“这是大家斗争出来的，一个拳头打不出天下。闹革命不是靠一两个人。前几年，咱老刘也来过南梁，去年，我也到了南梁，要不是大家帮助，光靠我们也不行。”老汉点着头说：“对着哩！这倒是实话，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徐一知站在人群中对大家说：“今后咱们更要拧成一股绳，才能越闹越兴旺，不但要种好地，还要尽力支援红军，打垮敌人，又有吃穿，事情就越好办了。……”

远处有人扬手，是安塞、延安、甘泉交界处，洛河川的土地委员王玉松。徐一知叫道：“玉松！等一等！”快步赶到，拉住坐在地头：“你今天来参观，有啥想法？”王玉松说：“我们

那达可不一样，土地分不下去。农民说，‘土地是人家劳动挣来的，哪忍心分？’”一知问：“这是你的话，还是农民的话？”王玉松瞪着大眼：“我？”一知说：“志丹已经调查过，洛河川的农民都要求分地。听说保安、庆阳、安塞、合水，都正在分；你们那里不分，群众骂你哩！说你光听地主富农的谣言。”

王玉松头一懵，忙说：“分，分，分！我回去就分！”说着站起要走。一知又把他拉住说：“土地一定要分，这是农民的迫切问题，有了革命政权，地区巩固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就越迫切了。你看今天这样子，大家都感动成什么样子？这是积了多少年的心愿，一生的泪水，一下子放出来了。你这次回去，坚决要分，不能动摇。特委已经研究过，只有边沿地区，暂时可以不分。因为敌人常来常往，群众要求不迫切，分了也保不住。中心地区一定要分。川地一定分，山上的荒地可以不分，因为山地太多，种不过来，谁有劳力谁种去。”

王玉松叹口气，站起走了。徐一知看着王玉松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难怪百姓说你糊涂，是不大清楚！若不是志丹作了调查，真把群众误了！”

再说刘志丹，别了冯蕙琮，一气走了三十里，直奔张家岔，到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远远望见学校，志丹又是一个心情：群众的事要办，干部也要培养，办成这所学校，心血没有白化。学校是他亲手创办的，专门为红军训练连排级干部，自己兼校长，副校长是戴鸿远。大政方针，都由他定。日

常工作，由鸿远管理。学员质量不错，是从部队中拔的尖子。虽然每期只有三个月，也学了不少东西。除了军事训练，还讲了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常识、游击战术、红军的战略战术、制式教训、野外勤务。他还亲自讲军事课。

刘志丹一到军政学校，学员就把他围起来。提出一堆问题。有人提：“你再讲讲北伐时代的群众游击战术！”有人提：“请讲讲‘齐、鲁’时的《曹刿论战》。”有人说：“‘晋、楚’的《城濮之战》是怎么回事？”又有人提：“项羽能打仗，为什么失败？刘邦军事上不如项羽，为什么能胜利？”还有人提：“请你讲讲苏联红军怎么攻打冬宫？‘巴黎公社’如何进行巷战？”五花八门，想到哪里，提到那里。因为志丹讲课，也总是从理论到实际，结合红军的实战经验。学员爱听，干部也爱听，他可以举出各种战例。他常常讲：“我们的战略战术，要学习中外古今的经验，结合我们本地的实际，一切为我所用。‘兵不厌诈’嘛！花样越多越好。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就是我们的目的。”

有点文化的学员，议论说：“老刘在黄埔军校，学的是军事课，学过苏联的，也学过中国的。他还读过古书，熟悉《孙子兵法》，也熟悉《三国志》、《水浒传》，‘楚汉之争’的战例。能更详细讲述毛泽东同志在南方总结的‘十六字诀’，加上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打到湖南、湖北时的游击战术，他自己也有八九年的实战经验，不受拘束，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灵活多样！”有的说：“他连《孟子》上的‘天时地利人和’也用到现在战争中来了。能让你脑子开窍！”

志丹给学员解答了问题，上罢课，又和人谈过话，才往回赶。因为下午要参加特委会，讨论财政经济、金融货币问题。晚上还要熬夜写东西。

就在当天下午，蕙琼和兆平，躲在郑万银窑里，继续写总结。蕙琼拿出《红军政治工作指示》草稿，作为参考。她说：“咱们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写，看是否符合志丹的要求！”她又仔细看看文件，对兆平说：“你看，他特别强调说，红军是战斗的，又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红军来自劳动人民，打到哪里，就要把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做到哪里。要为群众解决困难。红军是劳动人民的保卫者，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是苏维埃运动的柱石。要求每个红军战士，都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战斗水平、文化水平，要有真正为劳苦大众、牺牲个人的高尚品德。”

兆平说：“文件上提的，有的咱们做到了，有的没做到，比如文化水平，咱们还没教战士认字，还有文盲。”

蕙琼瞅着文件说：“他还指出：红军是党领导的军队，政治工作，不仅要解决干部和战士之间的问题，更要解决军队和政权、和百姓之间的问题。每个红军战士，都要把自己变成全面人材，都要懂政策；单独出去，也能独立战斗、能组织个起码的小游击队，组织个乡村政权；是党员的，还要建立个乡村支部。检查工作的成绩，不光看你打了多少胜仗，还要看是否做了群众工作，了解群众情绪。取信于民，是政治工作的核心。百姓对红军的拥护出自肺腑，全面工作就能

发展。能掌握政策，正确贯彻政策，政治工作就有了灵魂。”

兆平说：“等一等，叫我想想看，恐怕咱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政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比如上次捉住张贵，长拴便割掉他的一只耳朵。战场打死，抓来公审枪毙，都是正常的，不能抓住先割耳朵，这种作法，也是游击习气的一种表现。事后我批评过，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这件事可以写进总结。”

两人正写总结，迪伯仁派人通知，有人找蕙琼。蕙琼只得推给兆平，自己走了。

到了特委，见了迪伯仁，蕙琼先说：“今早来向你报到，你不在。”伯仁说：“我都知道了。形式上没报到，工作已经报了到，昨晚不是写了唱词么！今天我在会场都听见了，很好！真是宣传部长！”说完，指指隔壁：“褚纪安来找你，从前是你经手的，还是你出马吧！单线联系好些。”

蕙琼到了隔壁窑里，一抬头，就说：“褚连长，你辛苦了！”褚纪安“咋”地立正，敬了个礼，蕙琼也还了个红军礼：“请坐！”

褚纪安从内衣里，掏出份文件：“蕙琼同志！现在形势很不好，又要大‘围剿’了。这次比前几次都要严重，规模更大，是南京直接发动的。所以，我必须提前跑一趟。”说着，递过一个信袋：“一切都在里边，有文件，也有我写的情况。”

蕙琼说：“这次你可以多住几天，看看苏区的面貌，咱们也可以谈谈！”褚纪安说：“不！我马上就走，我请的是事假，只一个礼拜，只有跑路的时间，没有停留的时间，怕夜长

梦多，事情有变。”蕙琼说：“总得吃顿饭吧！”褚纪安说：“我一进门，先说明，当天就走，那位老同志，就先请我吃了饭，喝了酒，万分荣幸！再没时间了。”蕙琼也不强留，送到山坡，褚纪安骑上快马走了。

褚纪安走后，蕙琼打开一看，大吃一惊：是敌人的“围剿”计划，忙跑去告诉伯仁。伯仁说：“情况很重要，快送给志丹，虽然还可能有一两个月，也得早有打算。”

蕙琼把信袋揣在怀里，将要出门，又一停顿，顺便对伯仁说：“老书记，上次我来谈工作，你对我那么关心，几个月了，我得对你说句实话，我现在有了朋友，是王兆平。请你转告可夫同志，我很感谢他，也请他想开些。这种事不比工作，是个特殊问题。”

伯仁“嘿嘿”笑道：“我估计你得喜欢兆平！本地有句民歌：‘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余外旁人少希搅！’兆平又那么能干！”说到这里，指指炕栏：“你坐下，我说说可夫的情况，你好放心！”两人都坐下。

伯仁说：“对于可夫，由我做工作。这也没啥！同志是同志，朋友是朋友，谁也不能勉强。不过，他现在还可以。自从他和志丹交谈后，开朗多了。他也希望你能找个称心如意的。举个例子：从前，他常把你比作外国人，是什么‘希腊女神’，还说了许多名字。他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尽说些外国人名字，志丹懂，我不懂，也记不得，还对人说过一个德国诗人的话：什么‘不恋爱是苦的，恋爱也是苦的’。后来他又对人说一个什么……”伯仁敲敲脑袋……“什么叫‘但丁’的

话：“只要她幸福，我也就幸福了！”我虽不懂，听那意思，象是想开了！”说完，又哈哈大笑一阵。

蕙琼出了门，如释重负、一身轻松。走不多远，又碰上杨郁文。郁文把她一搂：“蕙姐！现在怎么样？”蕙琼不问自明，本不愿说，怕她嘴快，可是又想，不说也是麻烦，索性直说了：“我和兆平谈好了！”

郁文拉住，直打拳头：“你到底找了个干净、漂亮、能干的！人家说，兆平象‘普希金’！”蕙琼说：“尽说傻话，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为啥要比外国人？看外国小说，把你看迷了。把徐一知比作‘哥萨克骑兵’，又把王兆平比作‘普希金’，岂不有点‘小资’味？”

郁文搂住蕙琼的肩膀，轻声说：“有一天，我做梦，梦见李可夫象《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维特’，你象‘绿蒂’。维特正对着绿蒂唱歌呢！醒来一想，年龄不对。我想，他应当象《怎么办》里的‘罗普霍夫’，一想，也不对，情况完全不同。他只可学‘罗普霍夫’的精神。”

蕙琼说：“傻子！你想得都不沾边儿，对不上号！”扭头走了。去找志丹，吃个“闭门羹”。又去找兆平，把两件事都说了。兆平也拿着总结说：“写好了，你看吧，今晚交卷！”蕙琼笑说：“你到底比我写得快！”拿起就翻。只挑重要的看了一下：“可以了，等他挑出毛病，咱们再改。那两件事呢？”

兆平说：“情报的事，今晚就去找志丹。可夫的事，咱们得给人下个台阶儿。第一，你对他要特别好！这种事不比别的，这是内伤！虽然他是‘单恋’，也够苦的，他又是个多思、

敏感的人。你对他好，说明你对他没意见，能谅解他。把他看成亲密战友，也是一种安慰。还有我，对他应当更好！虽然不是我夺了他的人，是你找了我，我就有责任。谁叫咱们碰到一块儿呢？”

蕙琼把总结往兆平怀里一扔：“你有啥责任？”兆平说：“我不喜欢你就好了！”蕙琼把眼一瞪：“那我也不会答应他，好同志不等于爱人！”兆平脸一红：“那倒是真的，从前我在西安，也遇见过女同志，她怎么对我好，也引不起我的感情。好啦！不说这些了。”

吃过晚饭，两人就往志丹住处跑。志丹也是刚放下筷子拿起笔，见两人进来，又把笔放下：“坐吧！写好啦？”

兆平把总结递过去：“你先看看，可能很浮浅，没有总结出什么理论，你提了意见我再改。”志丹刚拿上一翻，蕙琼又拿出情报：“今天来的，很重要！又要‘围剿’了！”志丹说：“从敌人的报纸上，能闻出点味道，可能要大干了！”蕙琼点点头。志丹说：“都给我放下，今天晚上我仔细研究。”想问他俩的事，又不好开口，只好转个弯儿：“小蕙：你去看可夫了吗？他也刚回来！”

蕙琼明知其意，是要试探，脸一红，看看兆平。兆平也红了脸，给她使个眼色。蕙琼说：“你为我和兆平祝贺吧！我们俩谈好了！”

志丹笑说：“当初我不敢赞成，怕你们合不来。既然成了，可要随时改善、巩固，不敢闹分裂！”

兆平说：“放心！我们要好到‘白发三千丈’！”蕙琼也引

了一句诗：“化为石，不回头！”

志丹笑道：“两个小鬼！我放心了！”蕙琼说：“还小鬼哩！都二十三四了。”志丹说：“虽然你们都成了部长、团长，可在我眼里，还是小鬼！我比你们大七八岁嘛！”

兆平说：“我们商量了，过几天去看可夫同志。”志丹说：“是要这样办，要很好地对待他。这人好得很！不过，你们可以晚几天，伟林同志和李静大姐就要到。可夫这个事，李大姐有办法！”

三人说笑一阵，蕙琼、兆平告辞，志丹又坐下看总结，看情报。翻来复去研究了半夜，才休息。

早晨起来，窑洞里人来人往不断头。财委的胡子老秦，拿着新染的草绿色棉布，问做军衣可否用？兵工厂厂长万松年，拿着新制的炸弹，要志丹看样品，到野外看试验。医院院长李扬，要求派人到白区买西药。奇怪的是，戴鸿远也一早赶来。志丹说：“昨天我到军校去，到处找不见你，这么忙？”

鸿远说：“我的兼职太多，忙不过来了。到警卫队去看看，按你说的原则，把改造好的豪绅放了几个。昨天碰上徐一知，他要求军政学校的学员参加土地工作。他说：‘苏区扩大到十来个县，各县都正分配土地，特委和政府的干部都下去了。地区分散，人手不够用。’”志丹说：“我昨天找你，也是为这事，老吴下去好多天了，催着派人。这个工作，既要细，又要快，不然就赶不上了。军校的学员可以去，时间不要过长，回来再把学习补上。再从军队抽些精华配进去。给大

家讲清楚，红军嘛！就是得经常帮助地方工作。”

胡子老秦又提出粮食问题：“根据下一步行动，‘流动仓库’该怎么设法？”志丹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看样子，蒋介石的注意力已经转向西北，调来了嫡系部队高桂滋，这家伙是陕北人，蒋介石有可能把他开到陕北，咱们又要打大仗。咱们的军粮，应当布满全苏区。归各区、乡的赤卫军和贫农团保管，将来打到哪里，可以就近取粮。”老秦说：“百姓情绪高，要送‘欢迎粮’，咱收不收？”

志丹说：“军队吃公粮，自古到今老规矩。不过，咱们目前不需要。一则是，百姓刚喘过气，应当‘休养生息’。二则是，咱们不需要。特委已经讨论过，过两天革委会就要公布。咱们眼下不收公粮，也不叫群众送‘欢迎粮’。军粮的主要来源，取之于敌人和土豪。另外，再买些商品粮，近来市场上粮食很多，这两天政府就要办‘粮台’，专门收买粮食。”

第十八章 远方来客

那天，志丹把老秦等人打发走，又到特委开了一天会。回来，把蕙琼送来的情报，又再三研究，写了个《陕甘地区“反围剿”设想》，计算一下兵力，使自己心中有数，也要使大家心中有数。

他集中最大的精力思考，那略皱的眉宇，凝视的眼神，不知蕴藏着多大毅力。那高鼻下的薄唇，闭得抑气屏息。他胸中，有仇恨，有力量，有千军万马，有苏区人民。万一四面八方开战，我们如何对待？哪里是重点？哪里要撤？哪里要进？如何调配兵力？想着想着，烟火烧痛了手，扔掉烟头，捋一下满头的鬚发。抬头仰望，室外的远峰近山，双目炯炯发光：是的！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也可以大踏步后退；象“运动员”跳高一样，后退是为了飞跃。我们可以旋转，可以迂回！这陕甘两省的山水、人民，全是我们的，不管你大小军阀也好，蒋介石也好，在人民战争面前，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思绪正在奔驰，全生带进一群客人，志丹一看，正是渭华起义时的老战友，杨伟林夫妇，后边跟着几个青年军人。志丹忙跳下炕说：“说曹操，曹操到！前几天接到信，今天就

到了！”双方都喜得不知先说哪句话。

杨伟林说：“估计你也想不到！前年在西安答应你来，失了信，一晃就过去了两年。”志丹边收拾炕桌上的东西，边拉着毯子铺坐位：“你们真把我骗苦了。象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左盼右盼不见影。我还以为你们有了‘小红军’，在外边扎下了‘根据地’呢！怎么还只两个人？看来，你们是决心切断‘后顾之忧’了！”

听见志丹的戏谑，伟林的夫人李静，在旁笑起来：“志丹同志！我可没得罪过你，为啥先拿我开刀下酒呢？”

志丹扬扬手，先把李静让到铺好的炕上：“李大姐！你什么阵势没见过？不管是‘天门阵’，还是‘八卦阵’，都闯过来了，还经不起这两句话？”说得李静脸红心笑的。

李静，虽已三十五六，依然丰润潇洒。她也是在学生时代就投入了革命洪流；一九二七年做过省委的妇女部长，后来又南奔北走，牢狱法庭，大小阵势，都经历过。她生过两个儿子，都在奔波中夭折。志丹一提“小红军”，她虽有些羞怯，也掠过一丝心酸。

全生打来一大桶水，一铁壶红茶，搬来些长桌条凳，志丹张罗着让大家洗漱、喝茶。

李静洗着脸，又提起旧话：“志丹，咱们都有不少牺牲，我牺牲了孩子，你牺牲得更多。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了解你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牺牲，谁牺牲呢？”志丹说：“是呀！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后人。作为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作为‘蚁小穿堤’，也算尽一针之力。”

李静突然问道：“听说你夫人也在这里，怎么不清出来见见？”志丹说：“她参加了被服厂，我刚回来时，她在这里做了几天针线。她要裁衣，我要开会，写东西，互相有些干扰。家庭妇女，为公家做点事，倒也是个锻炼，我就尽量让着她，我开会，写东西，都跑到山上。她又过意不去，便搬到我父母那边去了。”李静笑说：“倒是个有分寸的人！回头我看看她。”

伟林喝了口茶：“你们这里也喝红茶？”志丹说：“此地不出茶，和蒙古人一样，都是从外地运来的砖茶。当然是待贵客才用罗！”伟林捧着茶碗说：“苏区能喝上红茶，也不容易！这次进苏区好险，差点儿把我们当狼打了！”

志丹急问：“怎么？我专门派军委的后勤部长，带游击队去接你的。没有接上？路上出了事？”

伟林说：“接上了！你们那位葛明山同志，太爱开玩笑，到了苏区边沿，他说：‘不要紧了，你们进了苏区，明天咱就分手，我们返回去还要打仗。’我们信以为真，那天我们刚踏上苏区地界，他就不见了。”

志丹问：“他到哪里去了？”伟林笑了笑：“你听我说：真是笑话！我们一进苏区，满山都喊着：‘狼来了！狼来了！’一时各山各岭、红旗直摇。拿红缨枪的人，一群群往这边跑。我们四外一看，哪来的狼？奇怪的是，越离我们近，越喊得厉害，眼看是冲着我们来了。莫名其妙！我们对着人家笑，人家对我们瞪眼。一群拿红缨枪的娃娃，高声叫着：‘快打！不要叫跑了！’我想，苏区的人就这么‘土气’？连狼和人

都分不清？……”

志丹“嘻嘻”笑起来：“真对不起！后来怎么结局？”伟林说：“还好！我回头一看，明山同志跟着我们哩！离我们只半里远。他把小红旗向上一摆，山上才不叫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叫你们看看苏区的热闹。’我问‘哪里来的狼？’明山笑着说：‘不看你们穿的啥衣服？’我们互相一看，可不是，我们几个男的，全穿的国民党军服，李静穿的是蓝布大褂儿，还是半卷发，这就闹出一场戏。”

志丹又笑起来：“明山呢？”全生插嘴说：“把客人交给我，他去特委看伯仁同志去了。说晚上来看你。”志丹说：“真是宝贝！开玩笑也没个分寸！”

伟林拿出些“仙岛”、“前门”、“哈德门”，各种香烟，每样一条，放在炕上：“知道你们困难，全是给你带的！”拆开一盒“大前门”，两人抽起来，志丹拿起烟，先让几位青年人，青年人都欠欠身说“不会”。伟林擦根火柴，一边点烟一边说：“明山是个热心肠人，一路走可把我们照顾得好，吃的住的，细心得很，就是爱开玩笑。见我们红了脸，他忙说：一路上你们尽问我，边区的百姓怎么样，我又不是文人，哪能描画得清？不如叫你们亲眼看看。咱们苏区的百姓精着哩！都有暗号，‘狼’，就是白军。红军也有穿灰色军服的，百姓见了就不叫‘打狼’，他们知道都是缴来的战利品，穿法不一样，帽子是八角，或者五角的，上边有个‘红五星’，胳膊上有红袖章，上边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黑字。你们上上下下都是白军的样子，帽子上还有个‘青天白日’牌，老百姓咋不提你们？

他这一说，倒把我们说笑了，我连说：“好好好！咱们的百姓真好！这出戏演得逼真！”

李静说：“明山一说话，百姓的神情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见我走路不快，忙拉来一头毛驴，两个赤卫军把我扶上毛驴，牵着走，到一乡再换人，一程一程地送，直把我送到你门口，我真享上苏区的福了。”志丹说：“我本叫他带上马接你们的。他说：一则不知多少人，该拉多少马？二则，万一有敌情，他们打起来，你们不好躲，有马更惹眼。”

杨伟林长出口气说：“‘路遥知马力’！这几年，算你吃苦最多，也算你最有成绩。不过，志丹！你怎么搞个‘全民皆兵’呀？连十几岁的娃娃都当了红军？”

志丹笑说：“这也是逼出来的！人民的革命战争，只得这么办。这里情况特殊，人烟少，百姓都要求当兵，怎么得了？没有人种地还行？总要吃饭嘛！可是，不叫谁干，谁有意见。只得用现在的办法：把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少年，编成‘少年先锋队’；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上的，组成‘儿童团’；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青壮年，编成‘赤卫军’；六十岁以下的，编成‘运输队’。都有事干。不过，平时都在家种地，不误农活。农忙时，更不许集合，不许上操。平时几天集合一次，学点政治军事常识。战争需要，随叫随到。百姓觉悟高，维持地方治安，侦察敌情，捉拿坏人，他们随时顺手就干了。至于红军和游击队，那是挑选最精干的。”

李静拢着头发说：“哦！怪道的，我心里还纳闷呢！先头看，山上都是种地的，一听吆喝，都拿上红缨枪跑来。一进

苏区，家家户户染红麻，到处是铁匠炉，叮叮当当到处响，我跑去一看，打枪头哩！原来是为各自准备武器！”

旁边那青年军人说：“这些东西，我们都没学过。”伟林忙说：“只顾说，忘记介绍了：他叫章明，是他们七个人中的队长。”然后又一一说了名字。志丹站起和章明等人一一握手。七个人，端端坐在长凳上，听志丹和伟林他们拉话。

伟林又对章明等说：“你们学的是什么政治课？都是被蒋介石糟蹋了的‘三民主义’。什么军事课？都是抄外国的旧东西，不是‘德、意、日’的，就是‘英、美、法’的。”

志丹说：“旧东西也不无可取之处，不可一概否定。马克思不是说过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打仗也没什么神秘，都是要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各有各的实践，各自有总结起来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取其有用之处，加上我们的实践，产生另一种东西。”

听了志丹的话，七个年轻人连连点头。章明，是七人中最大的，今年才二十五岁，他们都是中学毕业后，进了国民党办的军事学校，毕业后当了连、排长，又在社会上接触了进步思想，参加了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要求来苏区的。

刘志丹爱才如宝，看见这七个青年人，好象抽满枝的树苗，棍棍条条，结结实实，打心眼里喜欢。询问他们都学了些什么？看过些什么书？做了几年事？便说：“知识分子很有用，咱们红军里很需要。你们愿下连队，还是愿在军委做

些什么？”章明说：“旧军队和红军不一样，我们愿下连队当战士，先向红军学习。”

听了章明的话，志丹觉得，年轻人很谦逊、稳重，就答应了，“好吧！先下连队也好，对红军多了解一些，再调别的工作。”当下，用毛笔给张武轩写个条子，打发全生，把他们一起送到政治部，安排吃住，仔细谈谈，分配工作。

临走时，七个人从条凳上站起，把脚“咔”的一并，直挺挺的，对志丹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这个动作，把全生吓了一跳，捂着嘴笑了。志丹摸着全生的肩说：“不要笑，在白军工作的人，都是这个举动，过个时候就变了。”

出了门，章明问全生：“小同志，告诉我们，红军是咋行礼的？”全生笑说：“我们都是自自然然，一举手，就行了。我们这达，官兵平等，兵民一家，和外边是两个世界！”七个人都笑着说：“谢谢你的指点！”

打发走几个年轻人，志丹和伟林、李静，围炕桌坐下，吃着炒“南瓜子”，谈起陕西的时局。志丹说：“从报纸上看，咱们这里可能会越来越热闹了。”伟林喝口茶说：“就是为这个，我才决定来的，一两月内，定有大的动荡。”

志丹把蕙琼送来的情报作了个分析：“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东南、西南、华东、西北、中原，五路‘剿匪’会议后，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已成为蒋介石的重要议程。可以看出，敌人这次的‘围剿’，是三大堆，一大堆是对付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搞得很凶。另一堆是对付鄂豫皖苏区。再一堆，就是对付陕甘边苏区了。西北方面，陕甘

宁三省的敌人，都正加紧准备，特别是陕西方面，劲头更大，修铁路，修公路，架电线，修碉堡，编保甲，一切都是为了‘围剿’苏区。”

志丹给伟林夫妇添上热茶，又继续讲：“南昌会议决定，限期三个月，消灭红军。蒋介石说，过去没下决心，就是因为军事上不统一。今后一定得统一行动。‘围剿’办法是：长期包围，空军轰炸。因此，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重新作了调整。蒋介石把自己的爪牙——胡宗南的第一师，摆在兰州，威胁陕甘边；又从河南调来他的嫡系——高桂滋的八十四师，摆在潼关，准备开往陕北；坚决跟着蒋介石摇尾巴的马鸿逵，也从外省回到宁夏，当上了省主席兼绥靖司令；这陕甘宁三个省，都有了蒋介石的亲信。这些措施，对陕甘苏区是个威胁，也使杨虎城进退两难。”

杨伟林说：“为对付陕甘苏区，他们也下了工夫，调查各种情况，还写了你的‘传略’。你成了他们的‘心腹之患’。”志丹冷冷一笑。

说话中间，全生送来些炒“葵花子”，志丹摊在桌上，三人嗑起来。伟林一边嗑着，一边大发议论：“蒋介石打红军，是第一个目的。他还有第二个目的，就是想在军阀之间制造矛盾，使他们互相磨擦、互相箝制、互相削弱。他的‘中央’，便可从中左右，从中取利。这还不算，蒋介石在杨虎城的部下，也物色了几个对象，要在杨部培养蒋的亲信。他曾把杨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陇东绥靖司令杨子恒，找到江西，面授机宜。这一手，简直是给杨虎城灌了一嘴‘黄连

汤’。好苦呵！”

李静从提包里拉出件黑夹大衣，披在身上说：“陕甘边的窑洞真阴凉！”又插话道：“说起‘杨虎’，他不是没尝过滋味，那年他拿下甘肃，蒋介石就伸去一只手，把他的师长马青苑挖走了。马青苑一倒向蒋介石，反过脸就发通电，拥蒋反杨。如今蒋介石抓的这两个家伙，也够糟心的：冯钦哉，是个老顽固，杨子恒，狡兔成性。真要都被‘蒋光头’拉过去，又够‘杨虎’头疼的。”

议论到这里，志丹走了神，抽着烟，仰起脸，眯着眼想事，突然问起西安的人事情况。伟林说：“自从省委被破坏，杜康失踪，张金叛变后，人事沧桑，漂浮不定，许多人被捕，有牺牲的，有叛变的，有隐藏的。在省政府当秘书长的‘老南’，也去了北平，因为他的目标太大，不变动一下不行。只有张汉民，还把守一方，在陕南稳立没动。因为他的关系不在陕西，是直通上海的‘特科’。和杜康、张金，都没关系。汉民又凭他是‘杨虎’的‘老基本’，要搞他，也不容易。我们就是凭汉民的帮忙，才能回来的。”

听到这里，志丹问：“难道地方党员，一个也没有了？”伟林说：“有！从汉中回来几个党员，在西安组织过省委、市委，不久又垮了。他们还要组织，我怕出事，没敢和他们接头。”伟林又继续说：“万友诚也不错，他学了一套本领，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他都应付自如，始终未暴露。有些情况，还凭他串通呢！霍力坚与前大不相同，逆境能炼人，变得沉着老练，一听张金有变，他拔腿就走，连夜跑到三原乡下，躲藏

起来。过个时候，又回西安。改名换姓，在东关开了个骡马店，同志们进出西安，才有个落脚处。我临走叫过他，他说，如今虽也有个临时省委，还不稳定，谁也不敢去找，同志们成了‘孤儿’，没有着落，我现在和谁也不联系，藏在这里，同志们还能找个吃住处，我再一走，同志们更没有‘窝儿’了。苏区到西安买东西的人，更是两眼墨黑。还是由我担这个风险吧！”

志丹说：“我倒主张他赶快回来，这里需要老练的军事干部，到西安办事的人，可以找万友诚。我还有个想法，如果杜斌丞老师还在西安，趁这个机会，给杨虎城通通气，咱们欢迎他倒过来，一块儿反蒋，可惜事不随心，杜老师又到兰州去了。”

志丹见伟林夫妇，坐不惯炕，把腿伸出，来回移动，他笑着说：“咱们出去走吧！”

志丹领着路，往南梁堡子走，还是话不离题。伟林说：“要杜老做‘杨虎’的工作，这事可以办，只看时机成不成熟，杜老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志丹说：“我打算派人到西安观观风，必要时，也去一下兰州。”

李静在旁听着，突然对志丹说：“我看你是谁都记着，就是忘了一个人。”志丹一愣：“谁？”李静说：“冯蕙琼！”志丹笑起来：“她在这里呢！”李静说：“我们到了张家口，许千峰、方自强，全见了。对于你的情况，在敌人报纸上能看出一些，我最挂心的就是小蕙！”说着，擦起眼泪。

志丹说：“都在这个山上，等会儿把她叫来，她如今是特

、委的宣传部长，正在写宣传计划。”李静问：“她还没遇见个‘知己’？”

志丹笑说：“她这件事，折腾不小，开始，李可夫对她很好，把她比成‘希腊女神’哩。小蕙很反感，要求调动工作。后来遇上兆平，如今真的和兆平情投意合了。”李静叹口气说：“这孩子，叫杜康那一套搞得伤了心，听见谁背那‘两个小册子’，她就厌恶。”

志丹说：“李可夫现在可不背那些了，完全变了个人，从天上回到了地上，很踏实，工作很好。”李静说：“怕是不吃‘羊肉’了，身上还带‘膻腥’。那个兆平我也见过，又灵动，又不带‘膻腥’，一身干净，年轻英俊；两下一比，她当然会喜欢兆平。也好！我也算了却一桩心事，咱们对兆平又知根知底，万无一失。到办喜事那天，我得亲自张罗，当我的亲妹子打发！”

志丹笑说：“你不要偏心！也得为可夫动动脑子，我正为他上愁呢！可夫很认真，这次可是‘万箭穿心’了。”

李静的脑子转向李可夫：“我记得可夫有个毛病，是不是爱伤心落泪？”志丹笑起来：“老夫子么！这毛病吃亏不小！听小蕙说，他找小蕙谈这事，谈着谈着就流泪，小蕙不仅不动心，反而火了。而兆平呢，不但从不谈男女之事，小蕙找他谈时，他还推辞哩，这一来，小蕙更喜欢他了，觉得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看，这些小节，也能影响全局？”李静说：“你们男同志，哪懂得女孩子的心？就是这样！我见的可不少！”

志丹说：“李大姐！你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给可夫物色一个。”李静笑着说：“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没听说过，在苏联时有个女的喜欢他，他把人家碰回去了。如今这个人也回了国，我在北平碰见过她，提起可夫，她还伤心呢！”志丹急问：“她叫什么？结婚没有？”

李静说：“你太替可夫打算了！她叫路纹，北平的学生，原来和可夫同学不同班，比可夫小两岁。是搞哲学的，也是个死心眼儿，她发誓说，只要可夫没结婚，她非可夫不嫁，现在还是单身！”志丹高兴地说：“真是‘各人买眼镜，对眼哩’！她就是喜欢可夫，那不正好是一对嘛！可夫也是学哲学的。性格差不多，当初为什么碰人家呢？”

李静笑说：“可夫是个书呆子，他还嫌人家‘呆板’，又说人家的长相不够标准，挑眼儿着哩！其实我看不错，可夫那时太骄傲，也有点小资意识！你如能做可夫的工作，可夫能被人家的‘赤诚’所感动；我可以设法把那人找到。她家就在北平，不管到了哪里，她家总会知道。我有地址。”

志丹高兴地说：“可夫那边，包在我身上；这根线，可得你牵。成人之美，何乐而不为呢？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嘛！”

伟林说：“我和可夫无话不谈，我可以敞开摸底。不过‘远水不解近渴’，哪年能联系上呢？可夫今年三十多了。”

志丹见李静有些劳累，又引他们往回走。快到军委会门口，志丹才说：“要牵那根线也不难，李大姐写封信，托人带到耀县，耀县城里是白区，那里有我们的人，可以向外发信。你就说李可夫在找她，如果她有勇气，叫她到耀县找税务局

长任华，任华不在，找任华的老婆，就能把她送来。咱们又多一个女干部。如果顺利，两个月左右，准见消息，关键还是在可夫这里。”伟林说：“依我看，此事可成，而且是各得其所！”

三个人进了窑，志丹叫声全生：“你去对我家里说，中午有客人来吃饭，叫他们做些菜，吃剃荞面！”全生答应着走了。

志丹拉开条桌、长凳，倒上茶，三人坐下，志丹又从墙上取下挂包，掏出张油印“布币”，拿给伟林看：“行不行？咱们要发货币。”伟林拿起，翻来复去酌量：只有一寸宽、二寸长，是张小油布，很结实，票面也很清楚：一角、五角、一元。他赞不绝口：“很象个样子！这恐怕比蒋介石的‘中央票’还要强些，因为它不贬值。”志丹说：“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苏币’，特委讨论过，为苏区的财政金融问题，特委开了一天会。军队公买公卖，山区经济活跃，农民出售农产品，又买回日用品，光使白洋，或者用白区的纸票子，都不方便，边区需要自己的货币，也需要自己的市场。我们决定，在各县、区、乡的中心地区建立起集市，成立商业贸易市场，吸收外来商人，为边区服务。把根据地的产品运出去，需要的运进来，既能活跃山区经济，又能打破敌人的封锁！”

伟林在白区里，成了搞经济的“专家”，可是对于苏区的事，他就成了“老虎吃天”，没法下口，沉默半晌，才说：“都有具体措施？”

志丹说：“我们这里有个徐一知，虽然年轻，很有点头脑，对于工作，象‘新媳妇梳头发’一丝不乱。集市设在哪里？怎么管理？怎样收购粮食？布匹和棉花如何才能进来？

货币怎样发行？多大票面？调哪个干部专搞贸易？怎样争取外来商人？进什么？出什么？都想得周周到到，我们支持他！”

伟林有些担心：“这样做，是不是会搞乱？什么人都混进来了。商人里边很复杂，有些是绅士，哪能弄在一块儿？”志丹说：“老兄！凡事总有好坏两方面，只看哪个是主要的。咱们还有些党员嘛！和白区的党员联系起来，准谁进，不准谁进，事先都摸底。把政策再搞稳当些，干部放强些，就是有个把小泥鳅，也翻不了大浪！商人嘛，无非是想多赚几个钱；我们就给点便宜，不给便宜谁干？要算大帐，还是对咱们有利，经济能活跃，根据地也能巩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事先都有个约摸，‘防患未然、未雨绸缪’嘛！否则，只能消极畏缩，不敢迈步，弄得死水一潭，哪象共产党领导的苏区？”

伟林听志丹说完，也想开了：“可也是呀！得从经济上战胜敌人，这是打经济仗！我佩服你们的魄力！”

到了中午，志丹和伟林、李静，要去吃饭，刚站起来，郑随军踏进门，把三人堵在门口。志丹把伟林夫妇向随军介绍后，便问：“你怎么才到？”

随军说：“我比兆平只迟到一天，然后又返回去，把豪绅押来了。”志丹问：“押的都是些谁？”随军说：“有以前抓的，有以后抓的，凡是县上不好处理的，都给你送来了。里边还有你的亲戚。”志丹心中完全有数：“我听兆平说过。你们打得好，打击的对象也准！我从保安回来就给大家说过，这些县中，数保安县打得最彻底，真是‘赤安’，特委也批准了群

众的意见。”

随军说：“最好笑的是你那个‘亲戚’，怕农民清算，跑到楼子沟，正好碰上我。他说：‘随军子！看在乡亲的面上，你把我藏起来吧！’我说：‘走吧！革命委员会最保险，那里押的豪绅，有人放哨，又管饭吃。’他没跑了，也被我押来了。……”志丹连说：“捉得好！不打这些人，群众就起不来！”

随军说：“你说好，就有人说不好。”志丹一听，话中有话，定是哪个婆姨的娘家，或者“老头子”的“换帖”。忙问：“怎么？谁说了什么？”随军说：“我看表情，就是有人不自在。”志丹把窑门“咚”的一踢，果断地说：“谁也不许说情！一律交政府处理。谁有半句妖言，依法惩办！”随军吓得一伸舌头：“我的天，你把我都吓死了，谁还敢说啥？”

志丹说：“倒是有个人可以放，我听蕙琼、兆平向特委汇报，说‘老张’不错，把他放了！由政府分配工作。人家那么坚决，我们也应有所不同。”随军说，“庄凡同志也交代过，我把‘老张’送给徐一知了。”

打发走随军，志丹带客人回家吃饭，客人未到，炕桌已经摆满。志丹的父亲有个特点，凡是志丹的客人，一律按贵客招待，十几年都是如此，今天更是不同，他索性到窑外迎接来了。伟林夫妇一见，就叫“伯父”，刘培基把客人让进窑，只见志丹的继母、妻子，都围着锅台，忙得不可开交。

蕙琼也在这里等着，一见伟林夫妇，便扑过来，拉住两人的手，又象笑，又象哭。伟林笑说：“小蕙！听说你不错嘛！”蕙琼忙把脸埋在李静怀里，李静掉下泪珠，搂着蕙琼不放。

志丹、蕙琼陪伟林、李静吃饭，除了老父亲坐下抽“烟袋锅”外，全家人都在炕下侍候，这是老人立下的规矩。吃一碗，送上一碗，伟林夫妇满口称赞：“老人家里的饭是好吃！这‘猪肉钻鸡’、‘羊腥汤’、‘剁莽面’，都别有风味！感谢伯母和刘嫂子的巧手艺！”同桂荣扬扬手说：“没好吃的，别笑话！”

刘志丹趁机招呼说：“来和李大姐见见，她很关心你。”桂荣忙擦了手，走到炕前，要给伟林、李静斟酒。蕙琼跳下炕，把酒壶递上。李静双手接过酒说：“刘嫂子，谢谢你！把你累坏了，快上来一块儿吃！”桂荣说：“有老人哩！我不是客人，哪能上炕？”志丹说：“你陪大姐喝一杯，也是个礼！”桂荣端起杯咂了一口。志丹说：“这两天，老杨和大姐就住在这里，你好好照看着。”

李静端一杯酒，又去敬了志丹的父母。二位老人笑着说：“你们年轻人只管吃喝，咱们没那么多礼！”

正吃着饭，兆平跑来说：“方自强已到杨家岭子！”志丹把碗一推，对伟林夫妇说：“你们慢慢吃，我去看看。”又安顿家里人：“好好招待，今晚就住在这里！”转脸对蕙琼说：“下午你陪李大姐他们说话。引到河里洗洗。”

志丹刚出门，伟林又跟出来，拉住志丹，轻声说：“忘记对你说了！我在西安时，汉民说过件怪事，那人有封信，要求杨虎……”志丹一听就明白：“听台基说过，我心中有数。不过，现在不能算旧帐！”说完，骑上马，跟兆平走了。

第十九章 唇枪舌剑

志丹和兆平同行，见兆平不说话，估计他有思想活动。问道：“这次方自强来了，你有啥想法？”兆平说：“我听你的，你说咋办，我就咋办！”

其实，志丹比兆平的想法更多，因为他知道的事比兆平多。关于台基说的那件事，曾引起他极大的愤怒，一个共产党员，咋能这么糊涂？也不看看对象。那是军阀！“兵运时期”，和军阀搞关系，或者利用他们的名义，是借他们的“葫芦”，装咱们的“药”。那是党在困难时期的特殊决策。“九一八”后，已经不同了。省委已经决定自己搞武装，成立了“反帝军”，不管谁有多大错，接受中央的指示，自己搞武装还是对的，即使某些人百事全错。这事也算一对。你纵有千功，这事也是一对。在那个节骨眼上，你再节外生枝，是个极大的错误，甚至是……志丹想起这件事，就有气。但是他又想，千错万错，他终究还是听了同志们的劝告，没有接受那些条件，去破罐破摔，总还是好的。否则，更不堪设想。那时情况错综复杂，他的这些行为，瞒过了省委，有人却信任他，军权在他手里，真要接受了人家的条件，过去了，恐怕比“十亩塬缴枪”搞得更惨！死的人将更多！

志丹翻来复去想，不管那一段如何？在河南、北平、天津如何？如今能来这里，在陕北搞起个游击队，总算好事，对革命有利。我们能团结起义人员，团结开明士绅，难道不能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他把自己的思想理出个头绪，而且下决心，对于方自强那件大事，决不张扬出去，以免引起不团结，即令对于兆平，他也“守口如瓶”，不吐半句。

走到荔阳堡，两人拉起话。志丹说：“兆平，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你可记得，老爷爷从前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吗？”

兆平说：“那可不一样，有意和无意，是两码事；幼稚无知、粗心大意，或者出于误会，都可发生错误，都可原谅！他的错不属于这三种情况！”

志丹说：“打个比方：如果他是起义军官，你如何对待？”兆平说：“那当然欢迎！”志丹说：“对嘛！何况，他不是起义军官，是我们的老同志，做过好事，也做过错事，现在改了，我们如何对待？”

兆平不说话，闷头走了一阵，才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时他搞了那么多借口，这么弄一下，那么弄一下，实际是想搞掉你！几乎要了我们的命！虽然，他现在还可以，你说我该如何？”

志丹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从大局出发，还象从前一样；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到咱们家，你是怎么对他的？不是象手足一样吗？现在还要那样对待他，大丈夫要有大丈夫

的气魄！革命者要有革命者的风度！目光要放远，你现在是红二团的团长，你的思想通了，还要说服阎小盛，你比他文化高，知道的事情多，‘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旧话，用到这上边，就是说，不要因他有过错误，就不能再容纳他。把他团结好，合成一个拳头，更有力地打击敌人，这就是咱们的‘大谋’！”

兆平说：“我也明白，不能‘为渊驱鱼’，只能‘五湖聚众’，才能壮大咱们的力量。你放心！我能做到！不能处理好这些矛盾，还干什么大事？我不但能对他好，而且还要保护他的安全！”

两人说着走着，太阳偏西，才到杨家岭子。

杨家岭村，在玉皇庙川的大道上，离南梁堡二十多里，村子较大，好住军队。这次方自强来，不是一个人，还带着一支百多人的游击队。

刘志丹接到过冯文方的信，知道陕北一些情况。

这里交代几句：普通说“陕北”，是指的陕西北部，即宜君县以北的山区；东至黄河边，西至甘肃边境，北至长城，南到宜君。这里指的“陕北”，是土地革命以后的说法：延长县以东，属“陕北”，延长县西南，即属“陕甘”。“陕甘边苏区”包括陕北和甘肃的一部分，关中的一部分，一共二十来个县。外省的干部，却把这两块地区统称为“陕北”，把甘肃和关中的几个县给忽略了。准确的说法：陕甘就是陕甘，陕北就是陕北，因为“陕北”包括不了“陕甘”。这里说的冯文方从陕北来信，就是土地革命后的陕北地区。

陕北特委书记冯文方的信中说：方自强一九三四年春来陕北巡视。他回来前，在陕北特委领导下，陕北已经开辟了一些根据地或游击区。也有几个游击队。只有安定县的情况不大好，井岳秀“围剿”严重，红二十六军派到安定县的游击队总指挥强大光，在战斗中牺牲。从二十六军回到神府的王之西，搞了个游击队，只在神府游击，被白区隔着，不能到安定县来。从陕甘回到清涧县的白义山，在清涧搞了个游击队，但是人、枪，都还不多。陕北虽然人稠，因为斗争残酷，游击队发展也不太快。延川县的游击队，是当地苏新领导的，也是被敌人隔着，没有到安定来。方自强来后，把几个游击队合起来，又补充些人，成了个大游击队。总起来有一百多人作为自强的卫队。

看过冯文方的信，志丹心中有了数，前几天，听说方自强要来，先派张武轩到杨家岭安排。

志丹走到杨家岭附近时，许多人正在河里洗脚。何鹏听见马蹄声，抬头一望，见是志丹，提上鞋，光着脚就跑上来：“老刘！”这一声叫，许多人都穿鞋上岸。

志丹下马，给大家打了招呼，拉着何鹏的膀子：“听说你是‘陕北游击队’的参谋长？”何鹏一边穿鞋，一边说：“马号里没马，拿驴支差哩！”

志丹拉上何鹏，热情地畅谈起来：“‘谷穗越沉头越低’，你经验多了，倒更谦逊了。论资排辈儿也轮上你了！一个游击队参谋长，还不能当？我们这边，阎小盛当了游击支队长，领导几个县的游击队。赵宝魁当了骑兵团长。王兆

平当了红二团长。年龄、资历，都和你差不多。你吃亏吃在受伤上，若不是搞个‘五顷园子分地’，一连打三个败仗，你和大光咋能同时受伤？你们那次受伤，大家又疼又气，你的身体怎样？伤全好了？”

何鹏紧跟着志丹，咧着大嘴，只是笑：“嘿嘿、嘿嘿！”志丹笑说：“你还是老样子，象个‘二百五’，笑得满脸是横竖韭菜条，连眼也没有了。”

进了村，有个留平头的，靠树站着，正和个婆姨拉话。何鹏介绍说：“这是申超人同志，我们游击队的特派员。”志丹伸出手一握：“欢迎！欢迎！”申超人没见过志丹，神经有点紧张，鼻子尖儿冒出汗珠儿。这里的人，对他都陌生，素不知名。也未见过，应酬几句，都去叫方自强。

方自强听见志丹的声音，人随声出，奔向志丹，两人抱起来。互相拉着，进入大窑。葛明山已把这里布置好，条桌、方桌、条凳，摆了两排。象欢迎、又象开会的样子。茶壶大碗每桌都有，还煨着些炒南瓜子，准备大家坐下拉话。

陕甘边的干部迪伯仁、徐一知、张武轩、李可夫、杨剑、矿工老吴、罗炎、杨冲、赵宝魁，都已先到。

大家就座，见申超人在旁站着，志丹忙叫道：“申超人同志，快来喝水！”自强向志丹介绍说：“超人是北方代表派来陕北的，现在是陕北特委的委员。”

一听自强的介绍，大家分外高兴，都说：“这就好了！我们盼中央、盼省委，为找上级党，不知派出过多少人，还是没

找上，如今你们两个，都是从北方代表那里来的，以后通过你们，就能和上级党‘通上气’，事情就好办了。”

申超人一见这气氛，心想：这里事情好办。既然都很信任上级党，盼望上级党，我就是从上级党那里来的。想着想着，慢慢长起精神，挤在中间，端端坐着，吃喝自如。

晚上开欢迎会，在谷场上，军队和军队联欢，大家要求志丹、自强讲话，掌声一个劲儿地拍，申超人站在志丹和自强的中间，向大家点着头，招着手。

准备让客人休息两天，再说开会的事，因为从陕北的安定县，到陕甘边界的杨家岭，已经走了好多天，够劳累的。

在特委值班的冯蕙琼，骑马跑来，先找上志丹说：“赤安、庆阳、合水，送来情报说：谭士林、张廷芝、张瑞芦，都已出动。看样子，第五次‘围剿’又来了。”志丹想了想说：“第五次‘围剿’，规模不会大，大头恐怕是第六次‘围剿’。现在只来三股子，都打熟了，不要慌。”

随即把兆平、宝魁、杨剑、杨冲、罗炎找来商量。杨剑说：“我去指挥，把狗日的毁了！”

志丹说：“这样吧！老杨剑留下参加会，兆平带红二团，对付张廷芝。估计他那团快打光了，现在带的是张鸿儒团。交战地点，可能在金汤附近的楼房坪；宝魁带骑兵团，去对付谭士林那五百人；通知阎小盛，指挥合水、甘泉、赤安游击队，对付张瑞芦团。你们打这些人，如同‘庖丁解牛’，都熟透了，不用兴师动众，其他人都留下开会。”

宝魁、兆平、蕙琼刚走，王思学从关中赶到，腰里别着枪，捆着子弹带。志丹说：“你算赶得巧！我没敢通知你，听说你们那里正反‘围剿’。”思学不在乎地说：“还是冯钦哉、何高侯，见我们发展快，又咬上门了。我们狠狠打了几天，他们又跑了，关中的第五次‘围剿’，算是结束。我不是来赶会，是来谈成立红一团的问题，这个问题定了，还得调整游击队，不是还要大打么？”

志丹说：“军委已经确定，关中先编个红一团，你任团长，思农还兼三路总指挥。已派人送信去了，你没碰上？”思学说：“可能走岔了路，我是打完仗绕路来的。”志丹笑说：“正好！你参加会吧！老朋友来了：自强、何鹏，都是熟人！”

三天以后，在这里召开陕甘特委扩大会，请陕北来客参加。方自强、申超人，说了些陕北的情况。要求陕甘给予援助。刘志丹、徐一知、张武轩、迪伯仁、杨冲、杨剑、罗炎、老吴、李可夫，都说了些陕甘情况。

为了开好这个会，志丹先和伯仁、武轩商量一下，给大家打个招呼：陕甘的历史长，发展比较曲折，同志们要特别虚心。不要因为咱们的历史长，军队发展快，又搞了这么一块根据地，就自以为了不起，压别人一头。在发言时，也要有点自我批评，我们总不能没有缺点。当然，红军南下终南山前，那是杜康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地区的组织、一个战略单位说，总要从全局出发、有所表示。比如，红二十六军下终南山问题，渭北苏区撤出问题，南梁根据地为什么建立

这么迟？都可以提一下，不是说哪个人的功过，而是从整个事业出发，总结经验教训。

果然，大家按志丹和伯仁、武轩的意思，都诚诚恳恳、老老实实，说了事情的经过。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不管是谁干的，都从全局出发，和盘端出。大家情绪很高，整整说了两三天。

轮到客人发言，空气就变了。申超人先介绍说：“请陕北巡视员传达‘中央文件’。”

大家的目光，转向方自强。葛明山刚进门，就开起玩笑：“老方！你还是这么瘦，脸象个枣核儿，更显得苗条了！”自强笑着，给大家招招手，咳了一声，掏出两本文件，念开了。大家越听越糊涂，有点愣了。原来是“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无缘无故，给红二十六军戴了一堆帽子：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全戴上了。

紧接着就是申超人发言。他首先表示：“双手拥护中央和北方代表的指示。”然后一转弯，就说：“根据中央的精神看，红二十六军就是‘梢山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象南梁这个地方，尽是梢山、森林，人烟稀少，哪能建立根据地？”

几句话，把大家惹火了，都站了起来：“这些指示的根据是什么？谁向北方代表作的汇报？”

志丹摆摆手，才没闹起来。大家觉得窝气：从建立南梁根据地以来，第一次听见这种声音，也是第一次见上和中央

代表机关^①有联系的人，不管好坏，他们都说自己是从领导机关来的，说出这种话，真叫人寒心！把人们的满腔热望，照头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刚见面，不好太伤感情，只得尽力克制。但是话，还是不能不说。

迪伯仁说：“盼了好久，原来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还是按照杜康的思想发指示，出人意外！”

申超人连忙解释：“不是北方代表按照杜康的思想，而是杜康坚决执行北方代表的路线。不管杜康现在如何，他还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志丹见大家怒气不消，都站着，象要暴发，就说：“都坐下来，冷静一些！”大家长出口气，各归原位。

志丹的脸，平板似的，再没一丝笑意，起初鼓起来的热气，一扫而光，只觉沉甸甸的，如同十冬腊月，噙了冰块儿。他明确意识到：这又是个关口！他不能不说话。这不是个人问题，是如何把事业搞下去的问题。他冷静地说：“这是‘新事老办’！事情过去两三年，问题还是老问题。领导机关还是‘沙锅炒剩饭’，‘两碗豆腐，豆腐两碗’！他们还没弄清楚，究竟应当如何革命。正式表示：我不同意这个指示精神，更不同意方自强和申超人同志的批评。如果没有‘梢山’，中国革命就无法推进。井冈山、大别山、湘鄂西、川陕边，都曾建立在山区，难道都是‘梢山路线’？未免有些幼稚可笑！不过，对于申超人同志来说，很难怪他。第一，他是

① 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中央。

从上面听来的，照文念经。第二，他不了解此地情况，历史很长，问题如麻，一时给他说不清，等他在山区多住几年，就会头脑一新。而自强同志，是了解情况的，不该接受这个指示，应当向中央、或者北方代表，讲清楚。”

申超人很不服气，操着山西口音，高声说：“哟！我虽不是陕西人，我在陕北念过书，也算个陕北干部，我拥护党中央，更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很明显，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执行的不是中央路线。”

杨冲忍耐不住，站了起来：“干革命不分籍贯！重点在于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什么叫‘布尔什维克’？当时列宁在批判错误意见时，把坚持错误意见的少数派，称为‘孟什维克’，把坚持正确意见的多数派，称为‘布尔什维克’。从现在的实际看，多数同志，不同意你们那个路线，所以，你们不能算‘布尔什维克’。”

李可夫擦擦眼镜，也说了话：“老方！我不是陕西人，可咱们是老熟人，我刚来陕甘游击队时，你知道，我也是执行杜康那个路线的，后来，我在实际中体会，那些办法不行，也称不得什么‘布尔什维克’，那叫‘歪门邪道’！要建立根据地，非照目前陕甘的做法不行。那时，志丹受了打击，你也受了打击，可现在你为什么能同意他们那个路线呢？从前，你挨了锤子，现在，你接过那个锤子，又来打志丹这些人，你是投降了，还是原来就糊涂呢？”

申超人瞪了眼：“不执行中央的路线，就是不行！我是站在老方这边的！”

王思学忽地站起来：“革命不是吓出来的，象你这样飞扬跋扈的人，我见多了！有话你好好讲，不要‘狐假虎威’。你站在老方那边就是对了？”

矿工老吴急得没法，气得满脸皱成核桃皮，用手指敲起桌子：“我不懂！为啥老弄这一套？这是什么‘中央路线’？你们也不要太自大，我们是特委，你们也是个特委，谁也领导不了谁！你拿个文件就来吓唬人？说实话，不是大家太谨慎，我们早已成立了省委！既然我们自己能打出二十几个县的天下，就不能成立个省委，直接和中央苏区联系？一经过你们这些‘中间人’，就出‘麻达’！”

徐一知说：“声明一句：我们可不反中央，我们天天盼中央，盼上级党。希望中央来支持我们。谁知盼来盼去，盼来个你们，你们又不是上级，只带来个不三不四的文件。这是来泼冷水，来拆台！这样的代表，我们不欢迎！宁愿再派人去找中央苏区！”

申超人再次进攻：“中央苏区不是随便能去的！不经过北方代表不行！”

王思学拍案而起：“我们的人早已走了！那时你们两位还不知在哪里呢！”

张武轩是四十二师党委书记，总怕闹得下不了台，赶快出来消火：“大家第一次见面，谁也别动气，慢慢说。我们可以设想，把根据地搬搬家。不要说搬到上海、北平，就是搬到西安，你们说行不行？你们是从陕北来的，先把根据地搬到绥德城里，眼下办不办得到？”

方自强见申超人招架不住，也上去帮忙：“这是上级的文件，不是我个人的东西！”

王思学使出对付杜康的办法，起来“将军”：“不是你的意见更好。老方！文件是你传达的，请你解答一个问题：你接受文件时，看过没有？这文件精神，对不对头？这指示的根据，是你向中央汇报的，还是别人汇报的？如果你一无所知，咱俩走一趟北平或者上海，去问个究竟。我可不是瞎说，真的，北平、上海我都熟，连那个北方代表‘大鼻子’、‘小眼镜’，我也熟。陕北的事，交给特委，有的是军事干部。关中的事，我交给英良、思农。咱们走一趟，这是为革命，为长远之计，不是闹意气。你只要敢走，咱们明天就起身。可不是开玩笑！是要不要根据地的问題。”

王思学一提出这个问题，弄得方自强脸红脖子粗；申超人也不自然：“路费谁出？”思学满不在乎：“我出！把老婆卖了，也要出这路费！”自强说：“我的身体不好，走不动！”

思学说：“我给你雇上‘架窝子’，把你运上走！我为革命把整个家当都弄光了，还在乎这一点！走！一定走！”说着就整鞋整衣服。

志丹见僵住了，便来解围：“我倒赞成去一趟北平、上海，把道理讲清楚。不然，老有‘妖言惑众’，对革命不利。不过，这两天不能走，得准备一下再说。”

陕北游击队的三个领导人中，何鹏又是个样子，他打仗是好手，对政治有些淡漠，听见这些争论，他也有些想法：“恐怕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开始；是正确路线和新的左

倾路线斗争的开始；是要‘梢山’不要‘梢山’的斗争，是要根据地不要根据地的斗争，是按事物规律本身办事还是按空想办事的斗争；是游击战和阵地战的斗争；灵活战和拼命战的斗争。……老申他们可不对……”但他的处境不同，只能一言不发。

申超人无词可对，又转了话题：“红二十六军的问题很多，南下终南山失败、渭北苏区失败、汪台基起义失败，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应当换一换四十二师的政治委员。我提议把李可夫撤掉，由方自强同志任政治委员，他是从北方代表那里来的，和北方有关系，能贯彻临时中央的路线，应当当政治委员！”

王思学顶上去：“应当当的人还多哩！有个张胖子，是上海派的‘中央代表’，直接和上海有关系，更应当当政治委员！”

迪伯仁心想：方、申是夺权来了，但他没有挑明，只是说：“南下问题、渭北苏区问题，都有特殊原因，都不是李可夫的责任，汪台基起义没有失败，不可瞎造；至于自强同志，我们是欢迎的，他和我们有历史关系，我们能理解。但是，你可不要借机生事！对于可夫同志的工作，我们可以另行安排。把政治委员让给自强。”

方自强也谦逊起来：“我可干不了！”

一牵涉到方自强，大家就磨不开情面，又得照顾目前两个地区的关系。只好把政治委员换成方自强，李可夫当参谋长。

会再开下去，味道不大，赶快结束，准备下一步行动。方自强说：“陕北游击队搞起来不久，凑凑合合才有百十人，几十条枪，不是今年春上，杨冲带二十六军骑兵团来陕北，给了我些钱和枪，日子更不好过，如今井岳秀猖狂，就要‘围剿’，希望红三团能去一下陕北，给我们撑撑腰。另外，我们还需要些干部和枪支。……”

方自强话没落音，志丹就说：“这没问题！我代表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红三团去陕北，帮助陕北游击队反‘围剿’。人和枪也容易，从红军干校给你调一批人，从部队调一些枪。”然后问伯仁、老吴、徐一知：“你们看怎样？”三人都说：“同意同意！这还有啥问题？革命是个整体，哪里有困难，咱们帮哪里！”

趁休息期间，把人、枪调好，交给方自强。罗炎也准备好，带红三团随自强去陕北。临走那天，又开了欢送会。然后，赤安、安塞两县的游击队，护送方自强出发了。

志丹也送出几十里，告诉方自强：“陕北如有事，只管告诉我，这边随时支援陕北！”

第二十章 郭保权

杨家岭会议结束，各回岗位。刘志丹和杨剑同路，要回南梁。两人都穿的草绿色军服，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而行。

从外表看象很轻松，其实，谁心里也感沉重。对会上出现的逆流，都觉得心里疙里疙瘩，不甚畅快。现在已经不是一九三二年的情况了，那时杜康说啥算啥，方自强想打谁就打谁。两年半以后的今天，红军的力量壮大了，根据地建立了，干部经受锻炼成长起来了。刚出现的这点小小逆流，决不会轻易得逞。但是，谁知今后是否还会发展？不得不考虑要迎接这场斗争考验。

杨剑思索了很久，才说：“志丹！你看，方自强改得好不好？”志丹说：“还好！人嘛，能改就好，他来陕北收拾起游击队，就是一大改。”

杨剑有点失望：“为啥他又嘴里冒泡儿，神志不清？”

“这不完全怪他！上级的文件嘛！”

“上级文件从哪来的？谁向上级谎报军情？他在陕甘游击队待过，就只他在北平、天津，不是他汇报的是谁？咱们去汇报的？是你，还是我？”

“很难说，没调查清楚之前，不可瞎估计！也不能把人看得太坏。也许是咱俩做梦游到北平、天津，去说了一阵梦话呢！”

杨剑笑起来：“你倒真会把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他从前弄个陈宏，鬼来鬼去的，现在又弄来个申超人，咋个回事？我观察多年了，这个人的缺点，怕是领袖欲太强，决不甘居人下。因此，他必须有左右大臣，一有这个念头，就产生‘软耳朵’，偏听偏信，只要拥护他，恭维他，顺风吹，再坏，也成了好人，比如陈宏。如果和他意见不一致，再好，也成了坏人。我计算了一下，他在咱们部队，前后加起来，一共才工作七个月，出过多少事？”

志丹心想，这个老杨剑，还常观察人哩！思想细得很。不过，他决心不吐露方自强那件事。只是说：“任何人，就是不能‘软耳朵’，不能只听恭维话，连自己老婆的话也不能轻信。古来有个故事，叫做‘邹忌讽齐王纳谏’，说的就是不能只听亲者的恭维话，要听不同意见，否则，就坏了！”

杨剑眉头一展：“这话沾边儿！现在这个申超人，是不是又要代替赖随、陈宏？”

“还很难说。对这个人，还不清楚。只是冯文方信中提过一点。咱们不轻易怀疑他。多疑，也要坏事，从前，人都说，曹操多疑，常错杀人，这虽是‘演义’，也是提醒人不可如此。”

“你说：咱们该怎样对待？”

“团结！不团结不行，凡是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

大敌当前，能多团结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一定尽力团结他们，支援他们，以大局为重。当然，我们也得走着看，要警惕别人弄鬼。”

杨剑不言语。志丹看着杨剑额头的皱纹，忽深忽浅，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已经看出宽眉老眼，那眼神，诚实又威严。那套新军衣，已经揉出褶子，马蹬上那双宽脚，拴着厚底布鞋，长年的戎马生活，使他奔波成习，除了军队上的一切，从不想别的。听说他家中，有妻子儿女，但他从不提起，好象连梦也没做过。志丹说：“老杨同志！文方来信说，要你去一趟陕北，他认为，姓申的不懂军事，只靠自强，怕应付不了大局面，虽然他在军队里多年，可没经过大阵势，也没创建过根据地。你在陕甘经过四五次的反‘围剿’，建立过几个县的根据地，指挥过十来个县的游击队，见过大阵，你去帮助一下，出点主意……”

杨剑说：“组织上决定叫去，我就去！凭这条老命拼呗！”志丹说：“陕北特委来信，陕甘特委也讨论了，把你派去，作为援助陕北。”说着，叹口气：“从南山回来，已经筋疲力尽，还没缓过气，又进军南梁，打了一年多，真够累的。你也该休息些日子，把身体恢复一下，一切准备就绪，再动身。听说你家在延川县，到了陕北，设法看一下家。你出门多年了，连个信也不通。还有，最好能找到杨小箴的家属，他为革命牺牲了，家里还不知道。”

提起杨小箴，杨剑掉下眼泪：“小箴是我的亲侄子！那孩子，既忠厚，又勇敢，作为党派到‘贩运队’的最后一个代

表，他完成了任务。我们都来了，而且要革命到底！他是为党立了功的。陈宏他们亲眼看见小箴牺牲的，可他们从来不提小箴。前两年，赖随还散布谣言，说是他们约我们来南梁的。放屁！小箴来找我时，他赖随还没影子。更不说先头特委还派过人，都和我谈过话。我们找你的决心，比他们早下一年。不管你到哪达，我们定要把你找上。”

志丹说：“我明白！那些人，有的是我派的，那时我在陕北特委工作。有的是由特委组织部长霍力坚派的，你的情况我们早清楚。师介人的情况也清楚，是杜斌承先生托人去找的师介人。”

说到这里，杨剑说：“上次说的郭保权，这么长时间还不见消息。我走时又叮咛焕焕，叫他随时注意。我去陕北的事，半个月后，就动身。放心！我工作上不会出乱子。”

两人上了山，就要分路，因为这几天，来的人多，军委、特委都住满了。杨剑要到杨冲那里去住。

谁知志丹出外开会期间，特委已给杨伟林夫妇安了家。就住在志丹的隔壁。志丹走到窑外，已听到李静和蕙琼的说笑声：“小蕙：你打算啥时候结婚？我给你准备！”“大姐，远着哩！兆平说，啥时候打下西安，啥时候结婚！”“两个傻瓜！还等打下南京哩！到蒋介石的老窝结婚去！”伟林也跟着笑起来。

志丹叫了声：“伟林！”三个人都跑出来，冯蕙琼这两天帮李静收拾新居，也换了家常便装，月蓝士林布大褂，罩件

大红毛衣，用黑丝带子，把头发捆着。两步三脚跳出来，连忙递给志丹一封信：“焕焕来的，说郭保权已经从庆阳出来，到了陈家塬和盐池之间，杨子恒正追来打……”

志丹接过一看：“哟！焕焕也帮助打上了。杨子恒的追兵中还有贾德功、梁占魁！这就是郭保权的‘换帖弟兄’！”蕙琼说：“看样子，郭保权把贾德功、梁占魁都打死了！真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志丹笑道：“我们总算胜利了，终于把郭保权夺了过来。他能和自己的‘把兄弟’撕破脸，也算是‘背水一战’！”

四个人进了伟林的新居，志丹一看：炕上收拾得整齐雅致，从外边带来的新毯新被，都铺叠上了。紫红毯配着咖啡色棉被，炕墙上围着蓝底白撒花布围子，枕头是白府绸上绣一朵小蓝花。炕头上放着梳妆盒、长方镜，地上放个小方桌，桌上铺块蓝色印花布，上面放个小坐钟，铜制烟灰盒，一个大茶盅，盘中放有茶壶、茶杯。方桌四边放四个小方凳。志丹笑说：“这是咱南梁的头一家！还是李大姐会收拾！”

伟林陪志丹坐下，蕙琼去打开水，李静洗茶碗，给志丹冲了碗糖水：“这是西安带的！”志丹喝了一口说：“咱们的集市上，也能买到糖了！”

伟林还是想知道郭保权的事。又问：“就是黄龙山那个郭保权？这人怎么样？”

志丹喝着水说：“这事时间长了。只有我和马罗武，李可夫知道。那是一九三二年，成立‘陕甘游击队’不久，才有

二三百人，杜康瞎指挥，自强要攻坚，赖随常闹气，弄得几起几落。敌人也不饶，四处追击，民团如蝇，追赶不放，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只能住一天，最多住三天，就得开步。哪里也落不下脚。我就派马罗武，把周围的民团、土匪，都作了调查。罗武这人头脑清楚，除了调查近的，也调查远的。就在照金的庙湾民团上，找到团总夏老九，通过哥老会的关系，把黄龙山的贾德功、梁占魁、郭保权，全作了调查。他发现，这三人中郭保权的本质最好。……”

志丹说到这里，三个人都听呆了。李静见志丹疲倦，给蕙琼使了个眼色：“志丹刚走路回来，你去给打盆热水，叫他烫烫脚！”蕙琼站起来说：“你慢慢讲，等我回来再说，我也想知道郭保权的情况。”说着跑了。

志丹和伟林抽上烟，等蕙琼端盆热水回来，志丹把双脚泡在盆里，一边洗脚，一边又说起来：

“郭保权，原是河北省人，家中贫穷，因为当地民团打死了他爹，他和几个小伙子，提上切菜刀，夜里闯进民团，杀了几个，夺了几条枪，就跑到山上，成了亡命之徒，专杀民团和财主。官兵捉拿他，他们就一气跑到黄龙山。先入哥老会，然后屯粮买马，搞起一支人马，又结识了贾德功、梁占魁，就在黄龙山占山为王。我知道这情况后，就觉得这是个争取对象。有一次，他的人跑到照金附近办事，被我们捉了。拉来一审问，是郭保权的人。我对罗武说：‘叫来我再问问！’根据俘虏的供词，我才知道黄龙山的大概情况。”

志丹洗完脚，穿好鞋袜，又继续介绍黄龙山的概况：

“郭保权，应当说，他是黄龙山中一股土匪的首领，这股土匪里面，多是破产农民、逃荒难民，也有职业罪犯。平时抗拒官府，也坑害百姓，打家劫舍，样样都干。国民党对于土匪，惯用两种办法，一个是‘剿’，一个是‘拉’。‘剿’不了就‘拉’。拉过去，给个名义，双方相安无事。军阀们起家，也走的是这条路，收罗一些土匪，拿它当本钱，向大军阀讨价还价。那些土匪，只求减轻些压力，也乐于接受‘收编’，就是干老营生，也有个新名儿，叫做‘征收捐税’。所以，在山里边，是官是匪，也没大差别。

“黄龙山是个土匪窝子。老早的几股大土匪，都被国民党收编了，成了‘官匪’。后来的这几股子，国民党还没插上手，照样占山为王。郭保权，也称得上是其中的一个‘山大王’。

“但是，郭保权有个特点，他不强奸妇女，不杀普通百姓。和贾德功、梁占魁不一样。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把俘虏放了。还叫他带个话给郭保权：‘你既是郭保权的人，我们不伤害你。回去对郭保权说，我们和他互不侵犯。以后有事用着我们帮忙，我们也可帮忙。’

“这事之后，到了一九三二年夏天，杜康逼着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进韩城，势必经过黄龙山。我怕被国民党和土匪两面夹击，便想出个办法，派马罗武去争取郭保权。”

志丹又抽上烟说：“还真有效，我们通过黄龙山时，土匪没放过一枪。我也仔细观察了，百姓中夹杂有带枪的，因为

是土匪地区，也分不清都是些啥人。我们没动他们。事后我想，可能是郭保权的人在暗中帮忙。在韩城，我们打了败仗。冯钦哉开来几个团打，我们只有几百人，伤亡也很大，许多伤员也找不见了，我又写信给郭保权，托他为我们照顾伤员，也生了效。过了两个月，伤员回来后，都说，在黄龙山有一股人，象是百姓，又不象百姓，救了他们，给了吃住、医药。养好伤，把他们送出山，才说他们是郭保权的人。说清楚后，又给了路费，每人送一支枪。托伤员捎话说：‘何刘志丹总指挥好！’

“我又派马罗武去。后来杜康逼着红二十六军南下，罗武再回来时，就是徐一知接办了。今年，我从照金回来，碰上罗武，说郭保权他们要被杨子恒收编，路过太白镇，想和咱们接头，又吓跑了。因为大红军不在，老杨剑、李可夫怕出乱子。又不是郭保权一股子，还有贾德功、梁占魁，老杨和可夫布了疑兵，把三股子都吓跑了。我又写了信，叫罗武去找郭保权。估计，他不会真心投降杨子恒，他当初是被官军逼得‘上山为王’，哪能再投降官军？两下都不能相容，迟早他得回来。”

伟林听得入神：“这也是个创举！红军改造土匪成功的不多，敢于去争取个大土匪，也得有点魄力，有点头脑，还要看得准。郭保权这个人不错，真能过来，一定坚决！”

李静也听得笑咪咪的：“志丹，你手下真是人才众多，有文有武，还有办外交的。郭保权能过来，马罗武也立了一大功！”蕙琼说：“自我进边区，听不少人说过马罗武、马罗武

的，就是没见过。我想，他一定是个‘百事通！’”

志丹摇头叹气：“马罗武也是被自强开除了的，说他历史复杂，在旧社会干过事。我接任总指挥后，才把他找回来的。他也吃过苦，受过委屈。”

伟林说：“这个自强，象‘白衣秀士’王伦，不能团结人，不会用人才，只会用奴才，怎么能干大事？”李静说：“我和张汉民是无话不谈，自听他说了方的那些事，我和伟林都不想来了，怕他加害于人。”

志丹说：“没事！现在不一样了。从前伟林说过李虎臣，说他只认乡亲，这人也是只认乡亲，也认知友，他和张汉民私交很深，你是汉民的‘大姐’，大概不会有碍于你。再说，你和他也没有利害冲突。如果你是个军事将领，要指挥他，可能要脚踢口咬了。”

李静想了想说：“郭保权带没带家眷？若都来了，我们还得早作安排。这事交给我吧！”

志丹想起件事：“李大姐，你的工作特委讨论了。你任特委妇女部长，兼边区妇联主任，小蕙只管宣传部。不过，你这次可‘无用武之地’，郭保权没有家眷。听说，他的部下曾抢来几个女的，要他挑选个成亲，他一个不要，都放了回去。他说：‘我的姐妹曾被官军奸淫掳掠，我决不强迫别人的女人和我成亲，我们是为报仇，不是来抢女人。以后谁再干这种事，我敲了他！’这人最大的毛病是抽大烟，过来后慢慢戒吧！”

伟林对李静说：“郭保权来了，你也要尽主人之道，时间

长了，你得给他物色个‘屋里人’，好叫人家有家可归。这是特殊情况，你得管！看样子，这人和别的土匪不一样。”

志丹说：“现在还谈不上这个。我现在愁的，是他什么时候能到苏区，怕被杨子恒缠住不放。万一出个一差二错，咱们可对不起人。我今天得和杨冲商量，派宝魁去接他，把杨子恒的人打回去！”

伟林说：“你这一说，也把我说急了。真怕杨子恒揪住不放！”李静见志丹疲倦，上下眼皮直打架，忙去找了一把冰糖，塞到志丹兜里：“吃几块，提提神吧！你放心！郭保权真能过来，我和小蕙，组织妇女送鞋袜，搞个欢迎会。”志丹说：“对！杨郁文办了个被服厂，把衣服、鞋袜，都准备好，每人发一份。其他的事，由徐一知指挥。”蕙琼问：“你呢？”

志丹说：“我还有别的事，要去一趟关中，过几天就回来。有些事，我已和迪伯仁、徐一知、杨冲，都谈过，他们可以处理。”

伟林上了愁：“这么大的事，你不在，可有点‘麻达’！”志丹说：“现在这时局，一天一个变化。我得走一趟关中，作些准备，万一大打起来，就顾不得去了。有特殊情况，也请你多出些主意，我明天就走！”

说着说着，志丹困得不行，趴在桌上睡着了。李静摇摇手：“不要打扰他，打个瞌睡也好，那么多事都缠着他。”忙去拿件大衣，给志丹盖上，三个人悄悄躲出去了。

第二十一章 “咱们真正找到了家”

原来，郭保权，就住在黄龙山一座古庙里，把和尚赶跑，独占全庙，由“喽罗”们放上暗哨，来去踪影灭踪、不和生人见面。多年来，风来雨去，打家劫舍，自认已成“黑人”，再见不得天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他穿着长衫，正在“方丈”里闷坐，思前想后，颇觉前途茫茫，不无惶惶之感。“喽罗”突然送来一信，拆开一看，上面写道：“红军路过黄龙山，决非替国民党‘剿匪’，是和国民党交战，特地打个招呼，以免引起误会……”下边署名是“刘志丹”。

郭保权一见刘志丹的署名，心里猛地一震。他早听说过刘志丹，此人可是声名赫赫，只是至今尚未见过。不禁暗暗思忖：我住东山，红军住西山，我们离得很远，红军的情况，只是听到些传说：许多土豪劣绅被他们整倒了，民团被他们打垮了；他们人数虽不多、官军拿他们也没办法。穷人们分了粮食、财物。都把他们当作救命之人，我郭保权也是个穷人出身，全家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父母被杀害，兄弟姐妹被拉走。我为了报仇，打死地主，捣毁民团，杀了团丁，夺了枪支、闯下大祸，才跑到黄龙山来“占山为王”。前些日

子，我派人到西山办事，路过红区边沿，遇上红军，被抓了去。知道是我的人之后，不但没伤害，刘志丹还给谈了话，带个口信给我，说他研究过我的历史，我上黄龙山是“官逼民反”。要我和他们联合，一块儿反对国民党。不管怎么说，红军对我姓郭的不错，够朋友！今天这信，是向我姓郭的借路，能不答应？想到这里，马上给部下发令：“撤出要路口，只在沿路维持秩序，不许和任何过往军队发生冲突！”

几天后，红军过去了，郭保权又后悔起来：“唉！我应见见这个刘志丹。看样子，他心里眼里都早有我。人都说他胸宽量阔，能容百种人。如能跟他交上朋友，实也不枉活这一生了！”

他坐立不安，便又派人到处打探。就在那几天，韩城芝川镇一带，响起激烈枪声，侦探回报：“冯钦哉和刘志丹打起来了！”郭保权急得如坐针毡，带了二三十人，出去巡逻。走到山外，钻到灌木丛里一看，发现沟里藏着人，满身是树叶，正往深处钻。他便叫道：“什么人？快出来！”那人一动，露出红袖章，他才明白，是红军的伤员。挂彩的人，脚腿不灵，爬不起来。他命喽罗下沟，踏着没膝的落叶，一连背上来三个彩号。他装腔作势地说：“送到咱们后方，听候处理！”

红军彩号一时摸不清头脑，看这些人的样子，象是百姓，又不象百姓；说是土匪，又没搜腰包；说是民团，又没打人。只得仔细观察，看机行事。到了黄龙山，郭保全把他们

放进大庙厢房里，每天送饭送药，不准他们自由行动。虽然言语不多，看出并无恶意。彩号们商量：“不管什么人，既然对咱们好，咱们就见机宣传。”只要郭保权去看他们，他们就宣传共产党的纲领、红军的政策，还讲点刘志丹的故事。郭保权动心不动容地听着，并不答话，心中暗想：“这些人真有意思，到了这种地步，还三句话不离他们的信仰、主义，惦记着他们的首领。可见刘志丹这人，真不简单！”

过些日子，郭保权又接到一封信。一看，还是刘志丹的。上面说：“红军有些彩号，可能进了山，望多加照料，以后定有重谢！”郭保权心里一热，对彩号更加关心。派人四处搜寻，遇见一个，收来一个。养好伤再送走。临别时，都给换上便服，每人给一支手枪，以备防身，但他仍不透露自己的姓名。

就在韩城战斗那几天，郭保权常下山观风。有一次，到了神后村，遇见六个带枪的人，一看就是红军，要向百姓买饭吃。郭保权和他的喽罗，短衣短裤，头上拢块白布，手枪别在腰里，用衣襟盖着，不知底细的人，真以为他们也是些百姓。这里的百姓和他们早厮混熟了，底细全知。俗话说：“兔儿不吃窝边草”。郭保权对自己眼皮下的百姓，采取公买公卖，有时买粮草，还要多给些钱。他们和近处百姓相安无事，官军来剿匪，百姓还给通风报信。

这天，百姓可有点为难。一面是红军，一面是土匪，心里喜欢红军，可又怕土匪，倘若两边打起来，可怎么收拾？那老汉看看郭保权。保权装得没事人一样：“老大爷！过路人

要买饭，为啥不快做？”老汉才下手做饭。做好了饭，郭保权的人，也和百姓一样，给红军端饭倒水。六个红军战士，吃了些包谷糊糊、包谷饼子，只管歇脚，并没看出破绽。有个战士说：“老乡，我们在这里歇一夜，明早就走，饭钱房钱一块儿付”。老汉推三推四不敢答应：“这里不好过夜，黄龙山不是好地方，附近的民团，有七八十条枪哩！怕晚上出事。”其实，老汉还是怕土匪和红军打起来。郭保权在旁发了话：“住就叫住吧，咱们百姓给放个哨。”

这六个红军战士，警惕性也很高，没敢睡在房里，都睡在麦场上，还轮流放哨。郭保权的七八个人，都在红军周围转悠。半夜里，趁红军换哨、郭保权手下的人，向远处走去，郭保权也在后边跟着。只听喽罗们悄悄商量：“这儿支枪不错，不如收了它！”一个说：“还有冲锋枪哩，把人干掉，枪就成了咱的。”郭保权一惊：小子们就知道眼红几支枪，万一闹下乱子，今后咋和红军来往？忙上前叮嘱说：“这几支枪可收不得，他们是刘志丹的人，咱们暗地收枪，人家会骂咱不义气，要收也得明收。”说后，还不放心，自己提着手枪，在场里转悠了一夜。

天亮，六个人要走。郭保权又打发老汉带路，暗中交代说：“把他们送出去，就老实说，我们是土匪，郭保权的人！”老汉把眼一瞪，直点头。出了东山，老汉果然照实说了：“同志！昨夜不是我不让你们住，那八个人是土匪、郭保权的人。”六个人听了，还真有点后怕，便问老汉：“那高大个子是谁？今早他对你说些啥？”老汉说：“那高个儿就是郭保权，

他叫我送你们，还叫通报姓名。”红军战士给了老汉些钱，又对老汉说：“你回去对郭保权说，我们谢谢他，改日再来看他。”

又过了很久，黄龙山大寨里，来了个陌生人，说是从西山来的，要见郭保权。郭保权暗想：“是不是刘志丹的人哟！得见一见。”又一打听，真是稀松！是从贾德功那边来的。

黄龙山的土匪、是三股合起来的。一股是郭保权，一股是梁占魁，一股是贾德功。三股共有一千七八百人。外边看着，声势浩大，可是内里却是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嘴上叫“朋友”，脚下绊跟头。都怕别人力量大了，把自己吃掉，论人数郭保权这一股最多，但是梁占魁、贾德功，都是老行家，嘴刁心狠，江湖上的五花八门，都能使上，郭保权总压不倒他们。后来三个人烧香磕头，结拜为弟兄，赌咒发誓，同生共死，才维持着合作局面。不过，还是土匪那句话：“赌咒不灵，放屁不疼；嘴上烧香，手里玩枪！”各人要各人的把戏，谁也管不着谁。所以，郭保权听说是贾德功那边来的人，心里就嘀咕。

来人，穿件蓝布大褂，宽脸大个儿，高眉竖眼，见了郭保权，两手抱成拳头，向左一举，行了个“哥老会”礼。自报姓名：“我叫马罗武，跟贾德功认识，先看了他，今儿也来看看你老兄！”郭保权直发愣，原来是哥老会的弟兄，从哪里来？干什么？脑子里一大堆疑问，但还是得招待客人，忙点上大烟灯，让马罗武上炕，两人躺在大烟盘子旁边，天南地北地乱扯。

郭保权察言观色，觉得这马罗武倒是个爽快人，叫抽就抽，并不“见外”。烧起大烟泡子，也很象样。郭保权称赞说：“你这把手艺不错！”马罗武说：“我在江湖上常玩这东西，虽有十来年，就是上不了瘾。”郭保权十分羡慕：“你真是念了佛！我本不会抽，可自沾上这玩艺儿以后，一天不吃，就象掉了魂儿！”罗武说：“这东西玩玩还行，上了瘾可毁人！”郭保权说：“我这个人，反正是毁了！”马罗武说：“不能这么说，看样子，你老兄今年不过三十几，手下又有几百人，定能做出些大事！”

郭保权呆了半晌，叹口气：“你看，我这是个什么了局？弟兄们都盼着收编，谋个一官半职，将来能回家看看。可依我看，哪个军阀也靠不住，听说你去过西山，那边的事情怎么样？”

马罗武见郭保权往这上边引，也就顺水推舟：“如果你指的是红军，那是无可非议的，我有几个朋友，都在那里干事，比我强多啦！我这个人，没有恒心，自在惯了，干不了啥事，只会东跑西逛、靠朋友吃碗闲饭。”

郭保权急忙探问：“你可认得刘志丹？”罗武不作正面回答，只说：“那是个难得之人！”郭保权吸足烟，闭目养神。一会儿才说：“可惜他的力量还小，听说下终南山，把一个团打光了？”罗武说：“战争胜败，兵家常事。曹操有‘割须弃袍’，关云长有‘夜走麦城’。要看势头，他现在又起来了！恐怕势头还会越来越大。”郭保权发阵呆，没说话。

马罗武在这里住了一两天，又去看梁占魁了。

马罗武初来，确实是住在贾德功处，因为贾德功的堂弟，曾和罗武共事。罗武利用这个门路，才得以深入“虎穴”。前一段，他只是托人转信，没敢露面。刘志丹从南山回照金后，徐一知又派他来，观察情况。他估摸好情势，这才到处走走，看郭保权，也看梁占魁。郭保权曾怀疑他是贾德功的谋士，细观察，又不象，因为他从不提贾德功，象没把那人放在眼里。对他们之间的纠葛，也不感兴趣。郭保权象装进闷葫芦，又不好多盘问，只能暗地留心。

有一阵子，好久不见马罗武，郭保权心里象短点什么，托人打听，说到西山去了，郭保权想：“这个人，到底是咋回事？晃得人心神不安。”越是奇怪，越想了解这个人。马罗武给这堆半湿的柴垛，撩上把火，只见冒烟，就是不见火苗。

过了个把月，马罗武又回来了，这回是先找郭保权。一见面，郭保权就问：“从哪里来？”罗武说：“从西山来，刚进山！”郭保权问：“没见贾德功？”罗武摇摇头，往炕上一坐，解开扣子，撕开衣襟，掏出張三寸长、二寸宽的纸条，交给郭保权。郭保权读过几年私塾，闯荡十几年，一般信件，还能看懂。看那信上，写有这么几句：“……今后可常联系，我们西山、东山，可以互相帮忙，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伤员的照顾！以后有事，请和马罗武先生商量！”下面署名还是“刘志丹”。

郭保权从大烟盒里取出旧信，对对笔迹：一模一样！猛睁眼上下打量马罗武，顿时烟消云散，高兴起来：“原来你是

刘志丹的人！”罗武笑道：“咱们是一家人！”郭保权想了想说：“这以前我就收到过两封信，只没见着人。你可知道这事？”罗武说：“也是我带的。那时我住在贾德功那里，托他手下人转来的。”郭保权把大烟枪一撂：“唔，唔！”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回马罗武住长了。为避免矛盾，他在贾德功那里住几天，又来郭保权这里住几天，也去看看梁占魁。和底下人也混得透熟，做饭，喂马，玩枪，样样混在一块儿。这人少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懂得江湖上的规矩，也懂得哥老会的门道。他在这个山上，混出了人缘。说他是头目的客人，不象客人，说他入了伙儿，又不象入伙儿。出去绑票，他也跟上，该绑谁、不该绑谁，他也出点子。经他指点，绑来的人，都是土豪、跟官府有瓜葛的，或者有人命的。回来后，他又出主意：哪个该杀，哪个不该杀，千万不可乱杀。

郭保权还是老样，每天回来，摆上大烟盘子招待，劝他抽上口，解解乏，他总是说：“在这上边，我不行！”只躺在旁边，闭目拉话。一提起来，就是红军如何打土豪，分田地，哪次打的冯钦哉、何高候，哪次打的杨子恒，井岳秀；怎样整保甲长，建立了多少根据地；为老百姓办些什么事……有时候，也问问郭保权的身世，一扯就是半夜。郭保权见他困乏，便劝说：“再抽几口吧！”他趁机说：“这东西应酬应酬还行，上了瘾，可是祸害！”郭保权暗想：这人倒是个硬汉子，拿得起放得下。我郭保权怎么就不行呢？他忽然问：“罗武！红军有抽大烟的没有？”

罗武明白他的用意,想了想,说:“以前抽的,一进红军就戒了。”郭保权很惊奇:“大烟还能戒?”罗武说:“痛恨它,就能戒;爱上它,就戒不了。这是个毁人的东西!不要看这个小小的烟葫芦,它能把万亩良田、楼房瓦屋,都抽进去。它能使‘硬汉子’变成‘软油条’。”郭保权心里一惊:还没有哪个人,当着他的面,把大烟说得这么坏。不是知己,不吐真言,罗武真够朋友!

郭保权把烟葫芦,往盘子上一撂,坐了起来:“罗武!我也对你说句真心话,你这样荒着,总不是长久之计,我看你也不是屈居人下之人,不如入了伙,在这里当个头目,也图个半世自在。”罗武只是笑。郭保权又说:“咱们就在黄龙山造反,杀富济贫,还不跟红军一样?”

罗武笑着说:“不一样!红军要打什么人,联合什么人,都有政策。他们造反,是要闹共产主义,叫人人有地种,有工做,有饭吃;是为推翻那个反动政府,建立老百姓的政府。咱们这个样的造反,只图个人自在、糊口发财,一闹起来,破坏性很大。百姓拥护红军,是真心实意;对咱们好,是怕受害。红军里官兵平等,上下一心,打也打不散。咱们这里可不一样,见利忘义,你争我夺,总怕自己捞少了。一撤出去,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你说,咱们咋能比得红军?”

几句话,说得郭保权泄了气,心乱如麻,可又觉得马罗武说话有分量,越发离不开他了。

贾德功那边,却渐渐对马罗武起了疑心。看着马罗武,什么也不顺眼:部下抢来个女人,罗武也悄悄放走;要杀老

百姓，罗武也来拦阻，说情。贾德功背后骂道：“什么‘阴阳脸’的老马？管上了黄龙山的事！总有一天老子把他撕了！”

偏巧这时又出了事：国民党来剿黄龙山，连打带拉，说要收编，如不投降归编，便用重兵，剿得一个不留。在这节骨眼上，黄龙山的几个头目，意见有了分歧，跑到山头上，当面争起来。贾德功是个小瘦个儿，茄子脸，嘴头可利索：“国民党只要给钱，老子就干！大小混个官儿，也回家去看看老娘。还能一辈子窝在黄龙山？”郭保权说：“我看不会有好下场，好了待上三两个月，弄不好，几天就得送命。前有车、后有辙，没看先头人是啥下场？除非力量大过官军。”有人拉来罗武商量。罗武说：“国民党来钓鱼，谁愿上钩，谁是盘中菜！”话刚出口，黑脸大个儿的梁占魁，叉着腰、板着烟青脸，操着黄龙山的“河南腔”，吵起来：“都是你这个外来人挑的，不是你乱插嘴，叫我们去绑大豪绅，惹得人家去省里搬救兵，会引来剿山？事情闹到今日这地步，再不能听你瞎念经了！”

郭保权见罗武受委屈，忙接过话头：“都是自己弟兄，今天不见明天见的，有事慢慢商量，罗武又没拿过咱们的四两半斤！”

虽然再不争吵，贾德功和梁占魁一回去，就派出代表，跟官军扯上线，双方讨价还价。还放出风说：“谁敢拆台，定要碎尸万段！”这明明是给马罗武脸色看。

这时，马罗武暗地问郭保权：“你看怎么样？去国民党

里混？还是当红军？”郭保权沉吟起来：谁知红军力量有多大？将来发展如何？自己一身大烟瘾，去了也是活受罪。再看这阵势，他俩急着找靠山，弄崩了，内部先打起来，到末了，鸡飞蛋打，连黄龙山也站不住了。越想越难，做不得声。

罗武是个精明人，看出：瓜不熟、瓢不红，只能暂时搁下。便说：“你们商量吧！不要为我伤了你们之间的和气。我明天就回南梁。人不在，交情在，咱们还是朋友。哪天有了难处，红军决不能对不起你！”郭保权只是长吁短叹。马罗武也向贾德功、梁占魁辞了行。他来的光明，走得正大；那两个人，倒觉得不够面子，只好应酬几句了。

黄龙山的人马，原来是要归甘肃绥靖司令杨子恒收编。郭保权无精打采，总觉得对不起朋友。那两个呢？唱唱喝喝，花天酒地，一心等着“加委”当官。不多日子，国民党来了命令，叫开往甘肃。郭保权感到，这是个“调虎离山”计。只是，要吃人家的饭，就得听人家调遣，也就说不得黑白了。不过，他也暗中有个打算：去甘肃，必定路过苏区边沿，到那时，当见机行事。

这伙人，离了黄龙山，一路西行。郭保权带了五个连，走在前边。经过苏区边界，到了距太白镇二十里的地方，看见个骑马的娃娃，头上包着白布，马头拴个红带子。他便一路紧追，想打招呼问话。那娃娃，见一群人马追来，以为是敌人，跳下马就跑。郭保权把那匹马牵到村里，打听出是游击队的马，赶快把马送过去。心想：这回去甘肃，可能凶多

吉少。要能见上刘志丹，倒要向他讨个主意。

谁知，刘志丹没有来，还是派的马罗武，并送来些猪、羊、粮食，招待客人。郭保权没见上刘志丹，不禁又犯疑心：“他们还是信不过我？”实在憋忍不住，就悄悄问罗武：“刘志丹师长好吗？”罗武说：“上前线去了！”再没多说一句。

因为志丹带军队到南边打仗，后方只剩游击队，怕万一贾德功、梁占魁知道主力红军不在，搞出名堂，难以对付，所以罗武不便将实情一一道说。郭保权住了四五天，见罗武不漏底，心里七上八下，也有点紧张。李可夫、老杨剑也怕发生意外，想了个计谋，遍布起疑兵。

那天，梁占魁慌慌张张，把三个人叫到一块儿说：“势头不对了。咱们快走吧！太白一带的游击队，过去一股又一股，百儿八十的，东来西往。四面山头，已有伏兵。看阵势，红军想消灭咱们！”贾德功说：“派人侦察侦察！”郭保权思虑再三，拦住说：“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叫人家瞧不起！”

就在这时，红军送来几十只羊，表示慰问。郭保权说：“幸亏没有莽撞，差点儿闹出笑话！”到了天黑，梁占魁又出门观察，见太白镇附近百姓直往外流，妇女们背着娃娃，也出了村。他跑回来说：“红军口甜心苦，真要收拾咱们了。”

这回，把郭保权也吓住了。晚饭也没敢吃，就带着人马走了。连夜赶往盘客塬。郭保权一路走、一路盘算：“红军为啥不要我呢？我也是个苦人呀！官军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才打死了人，从河北逃到这里。真去投靠国民党吗？郭

金榜、郭坚，都是被官军诱去杀的。连陈珪璋那么大的势力，都被十七路军弄去杀了。我算个什么？”一边走，一边长声叹息。想来想去，就怪罪自己的大烟瘾：“我混身上下全是毛病，一天抽一二两大烟，红军要我做啥？”

这么一想，郭保权就把大烟恨入骨髓。到盘客塬的第二天，他就下了狠心戒烟。两天没抽，躺在炕上，不吃不喝，忍着痛苦。拉稀，呕吐，头晕，脑涨，象要死一样。仰面看着房顶，上面吊的絮絮烂草，来回晃悠，草上好象一群娃娃打秋千，翻跟斗，插个翅膀飞了。一天、两天，躺了六七天。手下的人，忍心不过，都来看望，拿着烟盘子，劝他再抽两口，被他一把打掉。正闹得死去活来，有人报说：“马罗武来了！”

马罗武牵着三四匹马，带着几十条纸烟，还有刘志丹的亲笔信。是给郭保权、贾德功、梁占魁三个人的。郭保权躺在炕上，找人念给他听：“……我刚回来，听说你们走了，实在抱歉！想送上几匹好马，一时没挑出称心的，暂选几匹，以表心意，听说你们要到甘肃去投奔杨子恒，望你们三思而行，以免自投罗网。……”

郭保权听着，头上直冒虚汗，抓起块布，擦了一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好！好！志丹总算没忘记我们。”罗武说：“志丹才从前线回来，听说你们走了，急得只叹气。他怕你们上当。山高路远，只有打发我来看望各位。怕你们投杨子恒，落不了好下场。杨子恒可不是东西，和蒋介石勾着哩！志丹叫我转告你，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要多看几

步，从长打算，要看准了才能行事。”马罗武见保权身体虚弱，又说：“保权，戒烟不可操之过急。免得出毛病！”但是，马罗武没有久停，当天就返回了。

郭保权很兴奋，虽然戒烟戒得四肢瘫软，可心里却想：“老马能懂得我的心，但愿他能把我的情况说给志丹。我郭保权不是软汉子！”从此以后，他暗下决心：“不死，就要戒掉，戒死了拉倒！”手下人看不下去，把烟膏子拿来，劝他慢慢戒：“你的脸都变了样儿，戒得太猛，要毁人的！”郭保权说：“谢谢你们的好心，我绝不再抽了。”后来劝的人多了，他便烦躁起来，拿出手枪，放在枕边，说道：“谁再送膏子来，谁就把我毙了！”果然，再无人敢劝。贾德功背地对梁占魁说：“这人真要脱胎换骨了！何苦受这罪？不知打的啥主意？”梁占魁说：“你没看那劲头？多半是想当红军。咱们的事，还是越快越好。”

在盘客掳住了四十天，国民党才发下军衣。编成一个团，委梁占魁为团长，贾德功为团副，郭保权当参谋长。把队伍编成三个营，命令先开往庆阳。

一伙人马上了路，队伍一行军，就乱七八糟，边走边开小差，一千七八百人的队伍，到了庆阳，剩下不到一千人。

郭保权窝了一肚子气，官职大小，倒是小事，但里边明明设有圈套，能看出前景一定不妙。可他又割舍不得两个结拜弟兄，怕留下“给朋友拆台”的骂名。到了庆阳，那两个人却是官迷心窍，杨子恒说啥，他们听啥。杨子恒叫收拾郭保权，他们也满口应承。夜里，有人送信儿给郭保权：“快

走，情况不好！两三天内，怕有变故。”郭保权叹口气说：“我早知有这一天！‘卖友求荣’的家伙，迟早没有好下场。你们不想想，把我消灭了，你们能红火几天？”

郭保权早有精神准备，事到眼前，快刀斩乱麻，马上找来三营营长陶云起。陶云起又找来三个可靠的连长。郭保权对他们说：“如今情况不好，我的性命难保，我身上还有百十块钱，给了你们，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把我送出去，你们还干你们的，让我逃个活命。”

陶云起当场哭起来：“咱们十二岁就在一起放牛，都是从河北逃出来的。要不是我先闯祸，民团打我，你父亲哪能跑到民团门口骂街，最后落得个家被民团抄了，你父母被民团杀了？咱们原是咽不下这口气，才砸了民团，要不是官府到处抓咱，咱还能上山当土匪？这几年，我们都多次受伤，都是互相服侍到如今，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呢？……”三个连长也伤心落泪：“不行，你一个人不能走，要死，咱死在一块儿，要活，咱活在一起！”郭保权一听，心里踏实，脸上发亮。心想：这个营还在我手里，到底是知根知底，共过患难的弟兄。便说：“既然你们也愿意走，那好，就这么办！咱们一块儿走吧！”

计议已定，各自暂且安歇。清早起来，郭保权装作一无所知，一无所动，跑到团部，又跑到各营，观看风向。他一见人了，就试探说：“好好干吧，快背上武装带了。”有人便高兴地说：“是呀！武装带是要背几天的。”郭保权暗想：有人存了幻想，官心越来越重了。事不宜迟，必须及早脱身。

不到中午，他带了几个人，骑上马，跑到东边山上，找上百姓，买碗面条，打问说：“老乡，啥地方有红军？”老百姓见他和气，不象坏人，但毕竟不摸底细，随口说：“红军离这达远哩！刘志丹带的队伍都在南梁。红军多，山也高。”郭保权又问：“这附近有没有？”百姓说：“这说不清！”他暗想：百姓不说实话，一时找不上，时间一拖长，难免出麻烦。不如趁此机会，先搞点油水。

赶天黑，郭保权打发陶云起把人集合起来，说：“今晚咱们出去搞油水，花马池的大烟多，马也好。”正要出发，刮起大风，六连连长缩缩脖子说：“十二，天气好冷！”郭保权和营连长们，都是换帖弟兄，郭是排行十二，六连长排行老八。郭保权见他怯阵，也就不顾他是老几了。一把将枪扯下来：“好冷？把枪下了！”六连长分辩说：“我只说了一句‘冷’，可不是不去。”郭保权说：“看你的情绪，去也不行，当你的连长去吧，快给我回窑里去！不准再出来！”郭保权把老八锁进窑里，赶快整队出发。跟上走的有二三百人。

郭保权急行军，到了陈家塬，派人去侦察，得知马鸿逵的马又多又好。心想，还是搞些好马，再活动些人，到红军里去，更好看些，但是，还没来得及动作，杨子恒派来了追兵，马鸿逵的人也来包抄，旁边还有民团，都是对头。郭保权这才挑明说：“弟兄们！咱们要到南梁找刘志丹去，不愿去的，把枪留下，人可以回去，愿意去的，都准备和追兵作战！”

郭保权的人，没有一个回头的，都调转枪口，和 杨子恒

的追兵对打起来。郭保权虽因戒烟，身体受损，刚刚恢复，仍一马当先，使出双枪，冲在前边。陶云起紧跟在后，见和敌人混战，怕伤着保权，他连蹿带跳，赶在前边，专打领头的。

谁知杨子恒老奸巨猾，把贾德功、梁占魁摆在前边，用“以匪灭匪”的办法，叫他们自己互相消灭。郭保权一见贾德功和梁占魁，怒火万丈。叫声：“陶云起：专打贾德功、梁占魁！”陶云起也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两人都使的是双枪，同时瞄准，连发数枪，贾德功、梁占魁只向前跑了几步，便突然倒下。手下的喽罗，见匪首倒毙，都放风乱跑。

杨子恒的督战队，随后堵住，不让贾、梁的人后退。马鸿逵也派一队骑兵赶到，对郭保权取包围形势。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赶来一员年轻小将，全副武装，头戴红五星帽，臂佩红袖章，带着一队骑兵，抄了马鸿逵的后路，和马鸿逵的骑兵对打起来；还有一队步兵，专射马鸿逵的马肚子。郭保权额手称庆，顿时精神猛增，叫道：“弟兄们！咱们的援兵来了，快打敌骑兵的马头！”

马家兵受到两面夹击，不得不赶快撤退。杨子恒的人，见马鸿逵撤退，不敢恋战，只得收兵后撤。旁边的小民团，见大势不妙，怕自己吃亏，早缩回去了。

战斗结束，那位骑兵小将赶来，高声叫道：“里边可有郭保权先生？”郭保权跨步向前，双手一拱：“我是郭保权。请问贵姓大名？”

那小将说：“我叫于炳焕，是刘志丹的人，在这里等候多

时了！”郭保权一听，双手拉住焕焕叫道：“于指挥！你真是年轻有为，今年多大？”焕焕说：“今年十八！”

郭保权一听这年龄，吓了一跳：“你才十八？这么能干？谁带出来的？”焕焕说：“我十五岁跟上刘志丹主席，是他亲手教的。”郭保权又问：“什么？刘志丹是主席？”焕焕怕郭保权弄不清楚，便解释说：“刘志丹同志，是我们陕甘两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眼下指挥二十来个县的红军和游击队。不过，我们平时可不敢叫他‘主席’。怕他生气。只叫他‘志丹同志’，或者‘老刘’。他也只叫我的小名‘焕焕’！”

郭保权感叹说：“到底是革命队伍！都象一家人，没有一点官气。以后我也叫你‘焕焕’了！”焕焕说：“对！咱们是一家人，老刘早对我说过，叫我在这里等你。咱们先到城壕川休息，我派人通知军委会，他们来接你！”

郭保权又问：“就你一个人带这么大的队伍？”焕焕说：“不！我只是庆阳游击队的队长。上边还有二路，你知道吧，二路就是陕甘边界这十个县的总指挥阎小盛同志，他也在庆阳等你。指点我到前边，他作后盾。叫我接上你后去城壕川，他应付敌人的追兵。还有，这骑兵是红军骑兵团派来的，团长赵宝魁也在这里。如追兵不退，他就出马了。今天来不及和你叙谈，过几天他们到南梁看你。走吧！没事，有这两位‘老将’守着，万无一失！”

郭保权听焕焕深明事理，言辞通达，便问：“你是个念书人？”焕焕说：“不！我是矿工出身，跟上老刘，才学念书。他天天教我，说当红军没有文化，就不懂得打大仗。”保权心中

暗喜：“我真遇上干大事的人了，把兵带成这样，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郭保权把陶云起叫来，和焕焕见了面：“交个朋友吧！”两人拉了手。郭保权对云起说：“你带队伍，跟上焕焕的队伍走，咱到城壕川，就到家了！”

郭保权和焕焕，都丢下马，手挽着手，向城壕川进发。

焕焕打发人，把“鸡毛信”转到后方，马罗武接到，赶快去找徐一知：“郭保权到了城壕川！”一知忙起身：“通知特委、革委的人，都去迎接！”

迪伯仁、徐一知、张武轩、马罗武，带上礼物，都到了城壕川。焕焕对郭保权说：“赶快！来接的都是领导人！”郭保权一听，忙把手枪摘下，撂在一边。这是表示：“我到了家，再无二心，身上连武器也不带了。”

接客人的代表们，都送了见面礼：全是缴获品——各种香烟、绸缎、大烟土……郭保权看见大烟土，就笑着说：“罗武！这东西我早不用了。送到医院做药去吧！”

迪伯仁、徐一知、马罗武、张武轩就在城壕川请郭保权吃了饭，给部队会了餐。然后一块儿回南梁。

到了南梁附近，迪伯仁、徐一知、张武轩各回机关，郭保权由马罗武陪着，到个叫“山庄”的村子，就宿了营。这是事先看好的地点。

在山庄住下，郭保权一心想见志丹。马罗武解释说：“和上次一样，不凑巧，他又去了关中，快回来了。要不，他

怎么没接你呢？”

两三天后，接到军委通知，要郭保权的队伍，移到另一个村子。罗武说：“今天该见上老刘了！我先去安排安排，你把队伍集合好，我回来接你。”

郭保权一高兴，上上下下，收拾得整整齐齐，还找人刮了胡子，理了发，满面光鲜，神采焕发。陶云起说：“十二！看你这派头，高鼻长眼，个儿高肩宽，穿上干净衣服，活象个‘吕布’，能给‘貂蝉’当新女婿！”保权笑说：“我今年三十多了，还没当过新女婿呢！”

郭保权说着，就要整队起身，偏在这个时候，房东老汉忽然叫道：“谁把清油灯拿走了？我们这达一满没丢过东西。”老婆婆也说：“这村里常住红军，哪丢过东西？你们可是红军？”

郭保权的脸一热，象劈脸挨了一耳光，真急了！他早交待过：“进了苏区，不许犯老毛病，都要脱胎换骨，象红军的样子！”不想，竟在这当口出了这事，象什么话！他忍着气，在队伍面前走了一趟，一眼扫见吴彦奎。他平素就知道，这个兵，索性滑稽，满不在乎。便问道：“是你拿的？”吴彦奎笑嘻嘻的，一缩脖子：“没有！”郭保权说：“准是你藏起来了！烟没戒掉，还想抽？手举起来，叫我看看！”

那盏小“亚盖”灯，就在吴彦奎手里捏着，听说要看，一慌，掉在地上。郭保权气得直哆嗦，骂道：“王八羔子！刚进苏区，就给我丢脸！难道你土匪成性？不能变成好人？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用左手打了一枪，吴彦奎撒腿就跑。

郭保权叫着：“给我追回来，枪毙！”

几个人把吴彦奎追了回来，郭保权背过脸，掉下泪珠：“我不愿见他，快拉去毙了！他不配当红军！”

马弁们和吴彦奎都是熟人，谁也下不了手。马罗武不在，没人敢说情，只好都愣在那里。郭保权往石磨上一坐，叫着说：“真丢人！偷人家的东西，你们还护着他。算了！你们都走吧，我一个也不要！”

吴彦奎见他认真，拔腿又跑，马弁们追上去，打了一排子弹。吴彦奎被打倒了。

正慌乱间，刘志丹和马罗武骑马赶到。志丹开口就问：“保权！出了什么事？”他们本是来接队伍，还没走到，听见枪响，赶紧跑来。事到眼前，郭保权不好开口，涨红着脸，拉住志丹的手，掉下眼泪。

志丹问明情由，就安慰部队。随后，拉着保权的手，进了窑洞。让到炕上，把“哈德门”香烟打开几盒，连锡纸全掏出来，摊在桌上：“都抽！”郭保权见志丹举止态度，豪爽真诚，心想：真是名不虚传。

刘志丹象对待老友一样：“保权！你来得好！咱们正需要人。你的人一来，再给你补充一下，就是一个整团，给苏区增加了力量。放心干吧！这里不分你我。你们和红二十六军的各团一样，都是平等待遇。一家人！”

郭保权忙说：“我坚决服从你的指挥！到了红军，再没三心二意。你指向哪里，我打到哪里。决不会出错。只是我那些部下，虽然打仗一个顶俩，就是‘偷鸡摸狗’，干啥的

都有，尽做丢人事！……”说着，深深叹气。

志丹说：“保权！我能理解你，你决心改造部队，是件好事。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教育。脱胎换骨，可不容易。不要为一件小事，就随便枪毙人。他们都跟你干了多年，这次能跟出来，就是好样的！操之过急，会叫大家寒心，影响部队情绪。队伍内部的事，总是要先把思想弄通。”

志丹的话，句句打动着保权。觉得，到底是志丹了解社会，能体贴人，对自己也是说服教育。

保权正想着，不知如何处理吴彦奎的事，只听志丹对马罗武说：“买个棺材，把尸体葬埋了。他的朋友们，愿送葬的，都叫去！他既到了革命队伍里，就是红军战士，一切按革命战士待遇；虽然他有旧社会带来的毛病，那是还没来得及改造。把吴彦奎的名字记下来，将来他的家乡成了红区，还要通知他的家属，说明他是红军战士，不能糊里糊涂，就把一个人不见了！”

战士们见志丹如此安排，都悄声说：“红军领导人就是不同，咱们算真正找到了家。”郭保权擦把泪说：“志丹！我一万个服你！和你在一起，战死也甘心！说实话，打死吴彦奎，我心里也难过。最后和追兵作战中，他是勇敢的！”说着，又哭起来。

第二十二章 大 检 阅

刘志丹让郭保权暂时住下休息，时常抽空来和他谈谈，该解决的问题，优先照顾解决。军衣、枪弹、给养，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把郭保权的人编成个“义勇军”，郭保权这个昔日的土匪首领，现在成了义勇军的总指挥，和别的团长一样待遇。有了番号，战士们都觉脸上光彩。郭保权也加快整训部队，要求正规化。志丹把马罗武派去当政委，帮助郭保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义勇军里也唱起了革命歌曲，学习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人的思想精神面貌逐渐改变。罗武和保权处得水乳交融，郭保权感到百事顺心。

战争年月，日子飞快，不觉过了一两个月。这天，刘志丹清早起来，换上新军衣，剃了胡子，正准备去荔阳堡开会。不料，路上碰见大个子罗炎。志丹拦住问道：“部队这两天休息得可好？”罗炎说：“休息好了，从陕北一回来，就感到特别轻松。我以为你在荔阳堡，到那里去找你，没找上，才又往这里赶。”说着，直打量志丹：“真象过大节的！”

志丹抹一把脸，说：“几个月不理发，回去修修门面，要开大会嘛！要不然，群众把红军都看成胡子兵了。”两个人

都笑起来。志丹说：“前两天，各县来汇报工作，这几天，正忙着修改文件，还没和你好好谈谈。陕北反‘围剿’怎么样？自强他们都好吗？”

罗炎陪着志丹，往荔阳堡走。对于刘志丹来说，时间比金子还贵，走上路，就是他想问题，或者和干部谈话的好机会。走在路上，他就要罗炎谈陕北反“围剿”的情况。罗炎本不善于讲话，简简单单，就把事情说完了：“陕北和陕甘不同。咱们这里，自从开辟南梁以来，敌人大‘围剿’四五次了；陕北正式反‘围剿’，才是第一次。打的就是井岳秀的那些营、连，比咱们这里简单多了。在安定县的全吴塌，消灭敌人一个连；在绥德的张家圪台，歼灭敌人两个排；在清涧的河口，击溃敌人一个连；在横山的董家寺，打垮敌人一个营，共缴得敌人二百多支枪，俘虏一百多人，占了几个岩堡。这次反‘围剿’，就算胜利结束。”

志丹又问：“自强呢？身体还好？”罗炎停了一会儿，出口粗气：“打第二个仗时，挂了花！”志丹急问：“伤重不重？”

这件事，罗炎本不想告诉志丹，怕增加他的精神负担。志丹偏要问得这么仔细，急得罗炎直皱眉头：“身体本来就不结实，虽然只伤了肉皮，但引起了肺病复发……”

志丹心里一沉，半晌才说：“他才回陕北九个月，就受了伤。病伤一个，就短一把手。上次他来，我们还研究过时局，如果要开辟陕北，将来必得打大仗。我本想开完会，去陕北看看，商量个长远之计。咱们人手太少，特别缺乏骨

干，他一受伤，陕北更缺人。你先去休息着，回头咱们再细谈。这两天，你把队伍整顿一下，开完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就要检阅部队。你这个团是主力，要整出个样子来，叫大家学习。”

来到荔阳堡，罗炎去看熟人，志丹去会场。

这几天，荔阳堡热火朝天。陕甘边苏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在大庙里召开。七八天来，都在总结工作，确定各种政策，讨论刘志丹和徐一知写的那些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的文件。还讨论扩大红军、开展地方工作的一些问题。最后，选举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大会小会，志丹都参加。休息时候，不是找代表谈话，就是去看集市，观察各种情况。如今，凡是大点的镇子，都有集市，有三六九开市的，有初一、十五开市的，有隔天一集的。荔阳堡这个集，是每逢三、六、九开市。可是，不逢集的日子，也有小商贩来做买卖，周围几十里的农民，都跑来买卖农副产品。

这天晌午，志丹约了伟林，也来“赶集”。只见集上，人们闹闹嚷嚷，一片嗡嗡声。男女老少、都在挑选各种货物，人们一路挤，一路七嘴八舌说开了：

“苏区政府可真能行！看这集市，够多热闹！”

“多会儿有过这种光景呀？咱苏区成了太平天下！可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了。”

“据老人传说，从‘前清’同治年到现在，还没见过这么热闹的世面。”

“这个集，可给咱们这达人顶了大事！买啥有啥。瞧瞧，大青骡子好走马、粮食、布匹、鞋袜、杂货、烟酒、纸张，要哪一样吧？要吃的，有油炸糕、发面烧饼、油酥火烧、杏仁油麻花、炸豆腐丸子、猪肉粉汤、猪肉、羊肉、鸡子、鸡蛋，要生有生，要熟有熟，住多少天也饿不着。”

老太太也开了口：“你看看，还开了个药铺，谁想得这么周到？”

“咱们这达成个小省城了！”有人又补充说，“还得加上个‘红’字，是红色省城。”

一个白胡子老汉，背着布褡裢，挤过来问：“你们可听说‘苏爷’在这达开会？我想给他老人家商讨个问题。”

一个挽白手巾的年轻人，“噗哧”一声笑了：“这老汉！光说外行话。什么‘苏爷’、‘苏奶奶’的？不能叫‘苏爷’，叫‘苏维埃’！”

老汉喜得胡子一颤：“对，对着哩！我就是要找这个‘苏主席’。”

年轻人哈哈大笑起来：“这老人家！又说远了。苏维埃不是人名字，咱们的政府叫‘苏维埃’。县有县苏维埃，乡有乡苏维埃，边区有边区苏维埃，咱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叫徐一知，也不姓苏。”老汉听得半明不白，点着头说：“原来他姓徐，都说他是跟咱老刘共事哩！”

刘志丹一边察看集市，一边听百姓们拉话，听到说“苏爷”，“苏主席”，他就捅捅伟林的膀子：“你可听见啦？看来，以后最好还是改个名字。翻译过来的名字，老百姓不习

惯。”伟林看着老汉，边走边摇头。也说：“这问题在渭华起义时就发现了，咱们怎么没想到改一改？”志丹说：“咱们这些知识分子，受的一个教育，听说全国各地，凡有‘苏区’的地方，都叫‘苏维埃’，就要照章办事，好象不叫‘苏维埃’，就比人家矮一头，非叫‘苏维埃’不可。”伟林说：“老汉大概有什么事。”

刘志丹走近老汉，打招呼道：“老人家，你找政府，有要紧事？跟我说吧，我给你办。”老汉打量一阵儿，见这人和颜悦色，态度诚恳，就答道：“也没啥大事！我想托人到庆阳城扯点花布，不知这苏票到白区通用不通用？”

刚才那个青年，又挤来插嘴：“看你这老人家！别看咱们这指头长的白‘布票票’，到哪达也吃得开，一块硬是顶一块白洋，赶巧还能换到一块一，老百姓都抢着要哩。咱们这票票，比蒋介石的票子还过硬，一点不含糊！再说，这集上啥花布没有？别说花布，连绸缎也有的是，还用得着去庆阳城？”

志丹上下打量那青年，好象面熟，又不认识，便问：“你是哪达人？专来赶集？”那青年说：“我叫赵五，瓦子川人，你在瓦子川的时候，我才十来岁。今天来卖羊。”志丹问：“你拦多少羊？”赵五说：“我家劳力少，就我一个人，连种地，带拦羊，一年拦十几只，卖了羊，买上布，一年穿戴就够了。”

“你家几口人？”

“一个婆姨两个娃，还有个残废爹。人口虽不多，从前不

行，羊是人家的，如今是自己的，都够过了。”志丹想了想说：“差不多！”

志丹一转脸，见那个老汉，被年轻人说个大红脸，正发呆，便走过去，向老汉笑道：“家里要办喜事吧？要买花布，还得打副银镯子，是不是？”

老汉眉开眼笑：“还是这个同志懂得老年人的心意！”志丹指着说：“老人家，你看那边的布棚子，就是咱政府的兑换所，你要是到白区买东西，怕苏票不好使，可以去换白洋，一块顶一块。来，我领你去！”

志丹边走边对伟林说：“老杨，你们的宣传员都哪里去了？你这个文教委员长也得宣传呀！”伟林笑着点头：“宣传还得找蕙琼，她也来了。”

老汉换上白洋，欢天喜地，走出好远，才听那年轻人赵五说：“老人家，你可知领你换钱的是谁？——是咱老刘！”老汉把眼一瞪：“呵！他还带我去换钱？你不早说？好请老刘家去喝杯喜酒！”老汉又挤在人群里，来回乱找。

刘志丹在人群里，穿来走去，跟杨伟林指着说：“你看，来赶集的，还有不少是白区人。那些卖布匹、棉花的，是韩城的商人；那些卖纸烟百货的，是定边、庆阳的商人；卖西药、纸张的，是山西过来的商人；牵骆驼的，是三边、蒙古的商人。他们把货物运到苏区卖了，再买上些骡马牛羊，药材、皮货，到白区去，来回倒腾着，他们能赚钱，对咱们也有好处。……”

忽然，有人从背后叫了声：“老刘！”志丹回头一看，是任

华。志丹问：“怎么样？你对这个新工作可有兴趣？”任华笑说：“兴趣是有，就是太复杂！干惯了行政工作，经商不习惯。”

任华是从秘密工作岗位上，调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搞商业的。他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外来商人，为苏区运东西，把苏区的经济搞活。因为流动性大，常跑来跑去，也不影响他应付耀县税务局的职务。其实，那边他也作了安排，推荐了个地下党员当副局长，给自己找了好多方便。一出去，就换了装扮，还是摆出税务局长的架势，跑西安，跑韩城……联络了不少关中商人、山西商人。有一次，在西安，他到处看货，被稽查人员盯上了，要抓他。他说：“我姓任的就是耀县的税务局长，你们打听去！贩点东西，算个啥？你们不干？你们在黄河边管税收的我也认识，都贩运枪支、大烟土，你们各分几成，我全摸底，几时捅过你们？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嘛！要不，咱们全掰开脸，张扬出去，公布于众！我怕什么？”从此，人家就把他当成个走私的税务局长，两丑相护把他放了。任华因为进出巧妙，从不露蛛丝马迹，也就无人知道。他指指几十个大垛子，对志丹说：“你看，又运来几十垛棉花、布匹，全是上等货，今年咱们的冬衣解决了。”

志丹说：“咱陕甘边界不出棉花，又不会纺织，先尽着百姓买，百姓买剩下的，公家全包了。这些商人的吃住都搞好了？”

任华说：“都准备了，吃住咱们全管，旅途咱们保护，他们很满意，说苏区的啥都好，对他们象自己人，下次再来，还

要捎些咸鱼、海带，给红军过节哩！”又凑近志丹的耳朵，轻声说：“这次还带来几箱弹药，昨天晚间都交给了老秦。”

志丹想了想说：“他们这么积极，要有些鼓励，咱们苏区有的是粮食、牛羊，宰几只羊，请他们喝顿酒。当然，咱们不能象‘隋朝’那样，为了拢络外国商人，就摆阔气，唱百戏，到处设宴席，把家底都抖搜光了。咱们只是偶然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以表咱的心意。”

提起酒，任华忙说：“宜君县店头烧坊的人也来了，驮来几十篓好烧酒，咱们买了一些，准备给开会的代表喝一顿，其余全卖给了百姓。”志丹又问：“这些商人的情况怎样？”任华说：“没问题！里边都有咱的人。”

志丹把任华拉到人稀处，小声问道：“上次葛明山托你发的信，可有回信？按时间计算，也有两个多月了。”任华说：“是寄到北平一个叫路纹的吧？有了回信，写的是‘李静转李可夫’。我昨天碰见李可夫，直接给他了。”志丹替李可夫高兴，但是又想：可夫和路纹之间，还不知有些啥故事呢？不过，他现在没有时间过问，也不去想他们。转过脸，又碰上胡子老秦。

老秦和徐一知是同乡，一块儿参加革命的，年纪可比徐一知大得多，快小四十了。忠厚能干，因为他当过几年店员，也有社会经验。长得粗眉大眼，满脸大胡子，连眉毛都比别人长几分。这时，他正挺着腰板，汗流浹背，大胡子上粘满汗珠和泥土。志丹叫道：“胡子！什么事把你累成这样子？”

老秦擦着汗说：“今天的粮台最忙，各区各乡都运来了

粮食，粮秣员都下来了，还是忙不过来，我给他们帮了阵子忙。”志丹说：“财经委员长这工作可不简单，和打仗一样，什么也得照顾，太辛苦了！抽支烟吧！”递过去一支刚买的哈德门香烟。

原来，志丹早发觉，财经工作太忙，临时给葛明山增加了任务：军委的后勤部长、兼上各团的供给部长，把老秦调到政府，专门搞财经委员会。目前秋收刚完，农民都出卖粮食，集市上到处堆着粮食包。政府办了粮台，在集上收买粮食，每天要收进几十万斤。光过斗，运输，就得好多人手。为照顾百姓少误农活，凡是到集上的，当天就收买光，好叫百姓早回家。因此，粮台台长、县粮食科长、边区粮食部长，还有许多粮秣员，一天忙得连饭也顾不得吃。

老秦提个小口袋，打开给志丹看：“今天买上了好大米。我先量了一升，回去给你们尝尝，看味道象不象南方的。”志丹一看：“好大米！哪里送来的？”

老秦笑了：“咱们大风川‘变工队’运来的，他们说，这是你亲自提倡种的，你也辛苦了一场，叫你尝尝。我一看，总有两三石。我只买一升，叫他们卖给老百姓两石，政府只买一石，这是个宣传提倡嘛！谁能想到南梁还能种稻子？”伟林说：“怎么？志丹还会种稻子？”

老秦乐呵呵地说：“可不！今年春上他从关中回来，路过大风川，见那里有一块草滩，总有七八十亩，平坦坦的，浮着一层清水，就是没人种，他就提倡百姓种稻子，派人去甘泉买来些种籽，从下种、育苗，到防冻、插秧，都是他催着，看

着搞的。南梁人第一次吃上了大米，高兴得一满说不来了！”伟林说：“不简单！看起来，凡事都要有人提倡，督促，否则，百事不通。”志丹说：“从前我在广东、安徽，见过农民种稻子，咱们的葫芦河川也有人种稻子，大风川那么一大片水地，荒了多可惜！为什么不能种上稻子？叫山区的百姓也能吃上大米，粮食花样多些！”

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开了几天。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连山西省的“梆子戏”也串到这里唱夜台戏。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看大检阅，因为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干部、战士、老百姓，都憋足了劲。参加庆祝会、大检阅，比过春节不知热闹多少倍。好多县的百姓也跑了来，南梁山上的妇女也下了山，穿着新衣服，来看热闹。

那天，荔阳堡集镇南边大草坪上，搭起台子，扎起五颜六色的彩棚。前台挂着大红匾，上面写着黑字：“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台下边、树上、墙上、石头上，贴满了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扩大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

宣传员们在人群中散发着传单。红军、游击队、赤卫军、机关、学校、老百姓，共聚集了一两万人。特委、政府、军委的负责人——刘志丹、迪伯仁、徐一知、老吴、张武轩、李可夫、杨冲、杨剑、罗炎、王兆平、杨伟林、郭保权、戴鸿远、马罗武；陕甘边区的妇联主任李静；政府委员赵羔子、高生华、白文秀、郑大爷、马大爷、“蒜客”李绪增、小石崖的罗礼臣；

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和关中的代表张英良、王思学、王思农；还有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群众代表，各县的代表，都上了主席台。从台上看下去，红军、游击队枪头上的红旗、标语旗，赤卫军的红缨枪，整齐地排列着。队伍里滚动着愉快的歌声，

朝日初升遍地红，
政权归咱工农兵；
红军战士真英勇，
勇敢杀敌为人民。

.....

这是“红军军歌”。歌声刚停，少先队的娃娃们叫起来：“赤卫军唱一个！”赤卫军马上唱起了“苏联革命好！”

共产主义真正好，
今日革命最重要；
革命成功都平等，
如不革命国亡了。

.....

最后一句还没唱完，就有人叫：“少先队！唱一个！”娃娃们，马上叫着：“咚咚咚！”这一来，全场都向他们开了炮：“轰轰轰！”他们只得唱起“少先队队歌”。

许多妇女围上了“列宁小学”。还是那个白胡子老汉，到处挤来挤去，边看边议论：“咱这达人，几辈子没见过学

堂，这是啥时候办起来的？”还是那个年轻人赵五：“老大爷！你不知道的事多哩！红军闹起来以后，南梁政府的文教委员会办了好多学校，荔阳堡这个，是中心小学，是试验小学；各县、区、乡，都有小学，你看，那就是校长！”

妇女们都看杨郁文，高生华婆姨眉开眼笑的，从人群挤过来说：“她叫杨郁文，是荔阳堡小学的校长，又是教员，在我们家住着哩！”说着，美滋滋地笑着。今天，生华婆姨比领“土地证”那天还要美，脸开得白净整齐，头梳得亮光、紧绷，新蓝衫、新黑裤，还围着黑布红荷花围裙，头上插朵小红花，满脸堆着笑。经她一说，妇女们都稀奇地看着杨郁文：“到底是念书人好，咱们不识字，一满象个憨憨子！”

杨郁文体格健壮，两颊绯红，穿一身蓝色便服，梳两条长辫子，站在学生旁边，爽朗地笑着，向妇女们打招呼。生华婆姨又开了腔：

“这女子能干着哩！她刚来时，是革命委员会的文书，还办南梁的妇女工作，又办被服厂。徐一知主席说，苏区的教育工作重要，又叫她来办学校！你们看，她成了‘百宝箱’，要啥取啥。”说完“嘎嘎”笑了一阵。

杨郁文，见妇女越来越多，便说：“生华嫂！你如今是南梁区的妇女主任，和学生一块儿唱‘妇女不要缠脚’歌吧！”随口叫了声：“一、二！”学生们就唱起来：

天生的大脚多自然，
为啥把脚板要缠残？

好好的骨肉硬缠小，
颠颠小脚实难看。
脚儿小，腿儿软，
难下地，难爬山，
打起伏来行走难，
实在太悲惨。……

妇女们都说：“这歌唱的是实话，‘仇团’来‘围剿’时，小脚硬是走不动，叫男人背上走。”生华婆姨说：“这歌都是冯蕙琼编的，那女子比郁文还能行！”

这时，从群众秧歌队的后边，挤出个穿军衣的女兵。一身灰军衣，虽然洗得退了色，有些灰白，却修得十分合身，把磨烂的袖口、领边儿，都沿上黑边儿，腰里扎根黑布带，军帽向后推开，露出额头黑发，显得脸膛棕红谐和，眼睛特别明亮。她脚步轻快，跳上一块石头，用珠圆玉润的嗓音，大声说道：“老乡们！我给你们讲个白区的故事。……”

一听声音，群众就叫道：“这就是特委的宣传部长冯蕙琼，今天不上主席台，专来会场搞宣传的，这大会上的标语，都是她弄的，前几天就在这里忙活上了！”

冯蕙琼，带着些干部，化装成各种各样的角色来宣传，刚在别处教完《国际歌》，又跑到这里讲故事。故事刚开个头儿，主席台上宣布：“大会开始！鸣炮！”

炮声隆隆，震得地动山摇，山谷中回旋着回音。杨伟林叫声：“唱《国际歌》！”蕙琼往主席台前一站，先唱了一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又叫声“唱！”就指挥起来！

台上台下，都站得整整齐齐，庄严地唱了起来。有些老百姓，还没学会，也跟着张嘴。生华的婆姨倒是唱得挺响，站得笔直，好象自己成了女战士。这都是平常蕙琼和郁文教的。

忽然，那个白胡子老汉，看见个青年后生在台上跑来跑去，送这传那，失声叫道：“哎呀！那不是我家全生吗？”身旁的人干涉道：“不要叫唤！”老汉揉揉眼，再往细看，更大声嚷起来：“就是他！这王八羔子！正要给他娶亲，他就跑了，原来是当了红军！我得叫他回去，不听，我就找老刘，还是老刘带我换的白洋，叫我办喜事哩！你……”

旁边的人，都烦躁起来：“你叫唤啥？他跟老刘，比跟你强，你这老脑筋，得换换了。”

老汉撅撅胡子，翻翻眼，想走，脚象扎了根，拔不动。他见儿子望着人群笑，他也笑了，猛然，全场响起滚雷般的掌声，老汉吓了一跳，四面望望，也跟着拍起手。主持大会的人是杨伟林，正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

第一个讲话的，是新选出的苏维埃主席徐一知，他站到前台了，穿一身黑色制服，衣帽整齐，那被杨郁文称赞的“哥萨克式胡子”，已剃光了，高鼻圆脸，个子适中。有人说，他今年才十九，有人说，他今年二十五……反正都在瞎猜。也有人说，他是“列宁小学”杨校长的对象。人们正在交头接耳，只听他用关中口音讲起话：宣布了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法、土地分配法、军事委员会组织条例、赤卫军的组织和任务，也

讲了代表大会的宣言。接着他就说：

“……现在，咱们的红军壮大了，苏区也扩大了，巩固了。关中地区也和咱们这块地方连成了一片。东到临镇，西到环县，南到淳化，北到靖边，都是苏区。要数县名，总有一二十个，象合水、庆北、环县、赤安、安塞、靖边、定边、华池、中宜、甘泉，肤施（延安的一部分）、鄜县、红宜、耀县、三原、淳化，同宜，枸邑、宁县、正宁……都建立了革命政权。咱们当了家，就要好好为百姓做事。在农村建立各种组织，分配土地，各军队、各机关，也就是百姓的工作队，百姓的勤务兵。……

“关于分配土地问题。政府决定，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也留给他一份生活耕地，给他劳动改造的机会。凡愿参加劳动的，都给一份土地。对于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要交人民法院审判，没收其全部土地和财产。对于富农，只没收其多余部分，把多余的土地和牛羊，分给贫雇农和中农。中农本身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分地时，苗、田，一齐分。凡是贫雇农和地少的中农，都能分到足够的土地和牛羊。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家属、红军家属，优先分得土地。有几个特殊情况，可以不分地：第一，山地太多的地方，只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地广人稀，有些地方，一架山就是千儿八百亩，没有人种。就是川地，也还是‘倒翻种地’，今年种这块，明年种那块，谁愿上山？如果有人愿意上山，可以随便种。第二，边境地区暂时不分，因为敌我斗争尖锐，自己的地还保不住，哪还顾得分？边境地区变为中心地区时，照样分配土

地。……”另外，还讲了优抚条例和财经政策。

台下的掌声，一阵接一阵。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身穿草绿军服，戴着红星五角帽，打着绑腿，腰扎皮带，站在中间，亲切地笑着。他走到台前讲话，刚开口说：“同志们！乡亲们！”台下便滚动起雷般的掌声……

台下那个老汉，不禁挺挺胸脯，觉得老刘已经看见了他。刘志丹正讲战争情况，只听他说：“……我们有了一二十个县的根据地，但是，还不能从此高枕无忧，睡起大觉。敌人对陕甘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都被粉碎了，蒋介石还会对我们进行第六次、第七次‘围剿’，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擦枪磨刀，屯粮备马，随时准备战斗。……扩红工作、群众工作、组织动员工作、发展地方党的工作，是一个整体，丝毫不能放松。把这些工作做好，我们根据地就能巩固。有些赤卫军，迫切要求变成正规军，我向大家解释几句：赤卫军打仗有了经验，就变成游击队，再提高一步，就可变成正规红军。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红军，越多越好。十个团、二十个团，都不算多。……”又是一阵掌声。

下边有人跳起脚，要看清老刘，嚷嚷着：“老刘身体比从前好多了，脸光得发亮，眼明得象小镜子，能照出人人。”还有人更多嘴：“看看人家老刘！衣服穿得多展，胸脯多挺，眉头多高，难怪说他能装大事呢！”

那老汉也不住地点头，自言自语说：“老刘说得对着哩！庆阳尔刻也世事大变，婆姨女子也学会上操打仗了。”又碰上了那个赵五，奚落道：“你为啥还要儿子回去，不让当红军

呢？”老汉弄个大红脸，马上就说：“好你哩！我说不让当红军了吗？我是来给他送鞋袜，叫他回去办了喜事，再上前线嘛！”赵五说：“就是你们这些老脑筋，把年轻人都误了。我就是成亲早了，婆姨娃娃一大堆，走不动了。你老千万不要害儿子！”老汉翻翻眼，拍拍身上背的小包，从人缝里挤了出去。

台上又有人讲了话，开始检阅。主席台上的人，整整齐齐，站了一排，正式检阅前，刘志丹以总代表的身分，代表陕甘边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布命令：

“工农红军，要坚决保卫苏区，扩大苏区！”

“要大力开展游击战争，消灭白军！”

“要以南梁为中心，把苏区向北，向东发展，和陕北苏区打成一片！”

刘志丹讲完话，又以总代表身分，给苏维埃主席徐一知授了印。

这时，有任务的人，都下了主席台，阅兵式总指挥杨伟林，高声宣布：“阅兵开始！奏乐！”

于是十几把军号齐吹：“达达、达嘀达，嘀达，达达达……”

军号吹得人心沸腾，群众穿得花红柳绿，挤挤拥拥，往高坡上跑，都想看个清楚。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年轻妇女，一边看，一边说：“看，看！杨冲过来了！”只见：

四十二师师长杨冲，武装整齐，骑着枣红大马，在会场走了一周，然后跑到主席台前，敬个礼，作了报告。部队走向主席台前。刘志丹、迪伯仁、徐一知、张武轩、矿工老

吴……等举手还礼。

最前面的，是一面大红缎子旗，上面绣着镰刀斧头，右角上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接着是骑兵团，马头上都拴着红布小旗，显得十分威武。骑兵团也都穿的新制草绿色军衣、五角帽，上边缀着红五星。团长赵宝魁骑马走在前边。

第二队是红一团，才从关中回来的，团长是王思学。

第三队是红二团，为首的，是团长王兆平。

第四队是红二十六军的老基干，红三团。前些日子，才从陕北回来。领头的，是大个子团长罗炎。

第五队是义勇军，总指挥郭保权走在前边。最后边还有个步兵营、保卫营。

第六队是军事政治干校。由戴鸿远领队。

接着，是各县的游击队，有几千人。

白胡子老汉说：“游击队怎么不长长？”

赵五说：“你真老糊涂了！大部分还在各地坚守岗位，担任警戒，哪能全集合起来，让敌人钻空子？”有人说：“二路总指挥阎小盛，还在庆阳守边境呢！”

老汉往前站站，嘴里还是不停地说：“游击队全穿的是便衣，各式各样，武器也是有长有短，就是和正规军不一样！”

突然，高生华的婆姨从人群里挤出来，叫着：“看，看，赤卫军过来了！多整齐！”只见，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全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头上全拢着白手巾，一队只有几支长枪，几杆土枪，其余是红缨矛子。四路纵队，矛头一律一尺五寸

长，三寸宽，矛杆子一律八尺高，整整齐齐，象一片谷穗。他们分大队、中队、小队，每队都有一面红旗，旗上也画着镰刀斧头。一队五六十人。参加检阅的，总有几十个中队。

赤卫军总指挥兼政委赵羔子，走到主席台前，向台上敬个礼，叫声口令，全军红缨矛子齐举，“哗啦”一声，向台上致敬。主席台上响起一片掌声。群众也跟着鼓掌，全会场象掠过一阵暴风骤雨。

赤卫军过去，生华婆姨又叫起来：“穿白褂子的过来了！”群众往后一看，可不是，紧跑过来的，是机关、医院、工厂的工作人员，领头的是兵工厂的厂长万松年。那几个医务人员，都穿着白粗布褂子，胸前缀个红“十”字。这是苏区最大的医院。

生华婆姨对妇女们说：“这就是咱南梁的何家湾医院！我去看过，有病房，还有办公室，都在窑洞里。你们看，那个有胡子的，是老中医李扬，他还是个院长，治病可灵啦！后边那个年轻的，是西医，会动刀动剪子。再后边那几个男的和女的，是护士。”妇女们笑着说：“当个护士，穿上白长褂，倒很美气！”

队伍刚停阵脚，冯蕙琼跑过来，在医院队伍里，找到白玉红。拉住她问：“你会看病了？”玉红点点头：“只会看简单病。”蕙琼又指指三团长罗炎：“你见过他吗？”玉红小声说：“刚来时，老刘打发他来看过我。”

生华婆姨眼尖，全看在眼里，跑下来拉住蕙琼问：“那姑娘真俊！是罗炎的妹子？还是对象？”蕙琼笑笑：“你就别

问了！”生华婆姨嘎嘎笑起来。笑得人群骚动，都跟着队伍看。

锣鼓响处，秧歌队扭过来了。群众呼啦啦地从坡上跑下来，往前边挤，看那秧歌队。后边还跟着狮子、龙灯、旱船、高跷，有些人，又上了高坡，看龙灯、高跷。只见扭的、唱的、蹿的、跳的，把人都看迷了。直闹腾到日头偏西。

晚上，人们赶快吃完饭，又来看戏。旧戏楼也清出场子，敲起锣鼓。机关干部排练的“秦腔”就要上演。刘志丹和一群领导人，都杂在人堆里，坐在地上看戏。头一出，是杨伟林主演的“石秀探庄”。石秀一出场，台下高声叫好！刘志丹只是笑，对身旁坐的李静说：“这个人，才真是文武双全呢！”

第二个节目，是冯蕙琼和杨郁文演的“孔雀东南飞”，杨郁文扮妻子刘兰芝，冯蕙琼扮男角焦仲卿。两人一出场，群众就笑起来。生华婆姨向前边挤挤，仔细一看：“这是冯蕙琼和杨郁文嘛！一个唱生，一个唱旦，两个女子高低差一寸，扮起来，还真象婆姨汉哩！冯蕙琼扮‘生’也好看！”

李静笑着说：“看把小蕙能的！还会踢衫甩袖，打躬作揖呢！”志丹笑说：“她在学校都演熟了。会演男的，也会演女的。”此戏演到恸处，妇女们都擦起眼泪：“旧婆婆真害死人！”

接着就是“说书”，说书人先唱了一段“张良卖布”，老艺人还顺口编了几句新词儿：

.....

“谁？”

“王大妈！”

“是呀！王大妈走州过县的，还和刘志丹一达吃饭哩！”

.....

惹得满场哄笑，人头乱动，都往志丹这边看。

志丹一抬头，见旁边有个老汉，直望着他笑。便认出是换银元那老汉，招呼说：“老人家，你也来看戏？家里办喜事用的，都准备好了？往这边坐、看得清楚。”

志丹挪了座位，请老汉坐在跟前。又问老汉：“家有多少人？种多少地？日子过得怎么样？”

老汉说：“五口人，一个半劳力种十几亩川地，拦十来只羊，日月过得可以！”他不再提全生的事，却对着志丹的耳朵说：“我见你们宣传队上有个男娃娃，象是我们那达豪绅的儿子，他也能到革命队伍上？”

志丹明白，老汉指的就是蕙琼留下的那个娃娃，名叫王小三，便笑着说：“老人家，他到庆阳念书时，你见过？”老人点着头说：“常看见！”

志丹说：“你看得对！那娃娃是赤卫军打土豪时跟来的，我们打发他回家，他死活不走，他说他能看书看报，知道豪绅不好，红军好，坚决要参加红军。小娃娃嘛！他要革命，咱也收下，叫他在宣传队上学习去！”

老汉似乎很明白：“可也是呀！他爹是豪绅，娃娃又不是豪绅。难怪人家说，什么人也能换脑筋。”

这边正说话，后边递来一张条子，志丹接过一看，是迪伯仁写的：“陕北来了人，有要事相商，咱们先走一步。”

志丹站了起来，对老汉说：“老人家，对不起！我要办点事，先走一步，你的娃娃叫啥名字？”老汉说：“叫孙全生！”志丹笑说：“原来你是全生他爹！那好！全生在我身边工作。”又对李静说：“看完戏把老人带到军委住几天，他是咱们的军属。”

刘志丹刚离开会场，台上的锣鼓响起来，新戏又开始了。

志丹和伯仁，到了开代表大会的庙里，伯仁拿出信，给志丹看，原来是陕北特委书记冯文方写的，那意思是说：前几天，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个巡视员老黄，一路走，一路到各县了解情况，最后见了冯文方。文方向他谈了陕北将遇到的敌情，老黄当下提出两条意见，一条是，要迅速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陕甘、陕北两地的军事领导，把刘志丹调到陕北，统一指挥陕甘和陕北的军事。另一条意见是，设法把陕北各县游击队整顿起来，成立红二十七军。

在冯文方的信里，还附有老黄给刘志丹的信，表示这是上级的决定。

志丹看了信，沉默一阵子说：“今晚开个特委会，讨论后再说。”伯仁说：“送信的人是苏新，还在等着回话。”

志丹说：“文方派苏新送信，其中必有特殊原因。”伯仁说：“苏新急得很，说那个申超人，正和文方闹着哩！仗着他同北方代表有关系，要夺文方的权，还要整苏新。”说着说

着，伯仁来了气：“依我看，现在还是不对劲儿，只要见过‘玉皇大帝’，吃屎狗，也成了‘人精子’，‘玉皇大帝’放个屁，就是打个‘炸雷’，人人都得趴下！文方急中生智，不得不派苏新带个游击队来，要接你赶快去。”

志丹沉吟片刻，说：“就是去，也得把咱们的事安排安排。今晚开个会，打发苏新先回去，然后我再动身。”

荔阳堡的夜戏唱完，都回到了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因为时间太晚，没有开完，第二天又开了一天。把工作全面作了布置，既然志丹要去陕北统一指挥陕甘、陕北的军事，首先，得解决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继任问题。迪伯仁提出个王兆平，大家一致同意。正式决定，王兆平任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还要兼上红二十六军红二团的团长和政委。这一带的军事问题，由他全面负责。

决定之后，先打发苏新回去，志丹就找王兆平谈话，交代军委的工作，整整谈了一天。志丹为长远计，又要和王兆平一块儿，到各地巡视工作。大家认为，不管怎么变化，这个地区，还是陕甘、关中、陕北的大后方。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极力主张他们去走一趟。第三天，志丹和兆平就起身到各县去巡视。

第二十三章 到 陕 北

严寒季节，陕甘边界的山头上，到处积雪成片，山沟里的泉水，也结成了冰条，似白玉、似冰帘，只有小河的厚冰下边，能隐约听到细小的流水声。山上的野物，也很少出窝，偶然能看见那狡猾的狐狸、机警地猛蹿过去。铅灰色的云块，在空谷中凝聚翻滚，刺骨的西北风，沿着山梁飞卷呼啸。百姓们这时已不大出远门，都围着热炕，做冬活儿，做吃食；偶尔出门，都是穿着老羊皮袄，戴着大风帽，缩着脖子走。

刘志丹，骑着高头大马，由西向东前进。他精神饱满，面色发光，嘴唇紧闭，从鼻孔中冒着热气，笔直地坐在马上，拉着马缰，目光威严，他在马上思忖：到陕北后，如何迎接新的战争。

这次起身，他换了一崭新装，全是南梁自制的草绿色棉军衣。上身，是四个兜儿的棉袄；下身，棉裤腿上打着绑带。脚穿八眼穿带棉鞋，腰里扎着皮带，右边挂着“八音子”手枪。棉衣外边，是草绿色棉大衣，大衣的领子，是陕甘边的特产——黑羊羔皮领。那棉军帽，也缀着黑羊羔皮耳子，用带子拴在腮边。军帽上有布制的红五星，军衣领上，是布制

的红领章。

在刘志丹前后走着的，全是护送部队；前边是安塞游击队，后边是红二十六军红二团。身边走的，是小警卫员孙全生。都是一身新装。全生肩上背着长枪，腰里别着短枪，一步不离志丹的马头，马走多快，小伙子就走多快，走得脚板发热，满头大汗，连帽耳子也解开了。这次行军，从陕甘边界的南梁，到陕北的安定县，绕路走，要走六七百里路。要通过敌人两道防线，每道防线都有敌人的据点，每个据点都有堡子，堡子上有敌人的正规军或民团盘踞。

队伍紧走两天，到了安塞县境的桥夫峪。这里是个小镇子，刘志丹命令宿营。安塞的县委书记李实，早已等在这里，把军队的吃住，都准备好了。志丹一到，李实就跑出来，两手一张，拉住了马头。志丹下马，李实拉住志丹的胳膊：“累坏了！快休息，吃饭！”

志丹问：“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这里？”李实笑道：“兆平送来了‘鸡毛信’，我估计，你得走这条路。”

全生没见过李实，看这黑脸大个子，穿一身黑制服棉衣，嘴里叼个自制的树根烟斗，对志丹这么热情，想得这么周到，便悄声问曹满囤：“这是个谁？”满囤说：“这是个老干部，原是安塞的游击队长，现在是县委书记，是老刘今年夏天巡视工作后安排的，把我从阎小盛那里调出来，顶替安塞游击队长，他当县委书记。你不要看他黑脸大个子，办事细得很，人家是一九二八年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全生一听，放了心，牵着马走了。

李实把志丹引进个大窑里。一进门，感到热呼呼的，原来早把炕烧热了。炕头灶上，坐着咕嘟嘟的开水。李实倒上开水，又拿个铜盆，对上热水，让志丹洗脸洗脚。

志丹脱掉大衣，摘下帽子，正洗脚，全生送来马搭子。志丹问：“红二团和游击队的同志们都住好没有？”李实忙插话道：“你不用操心，我另派的有人招待他们！”志丹又对全生说：“晚上，叫战士们都烫烫脚，有人生了冻疮，烧点洋芋，用洋芋泥糊上，就不疼了。起身时把洋芋泥带上些，每天糊一次，几天就好了。吃罢饭，请满囤和占海到我这里来。”李实对志丹说：“我已派人对他们说了，请他们两位到这边来吃饭。”

全生把志丹的喝水缸子拿出来，又倒上开水，就走了。

全生刚出门，李实笑着说：“这小伙子不错么！还知道给你弄个专用缸子倒开水。”志丹也笑了：“这小鬼管我管得紧着哩，哪能遵守得了他那一大套！到哪里都和百姓同吃同住，还用什么茶缸子？这都是我那个警卫员焕焕，给他教了这套毛病。”

李实打开一包前门烟：“消灭这个桥夫峪民团时缴获的，给部队分后，县委留下几包。”两人抽着烟，志丹问：“这里的土地分了没有？”李实说：“照南梁的样法分的，上个月刚分完。对这个问题，咱们这里简单，意见没有分歧，听说安定县那边，和咱们这里不同，有分歧。”志丹没有答话。李实心里也明白：安定县属于陕北地区管，不属陕甘管；目前，志丹还不好说话。

志丹又问：“听说你们又动员了些学生？”李实说：“这里有些小学毕业生，大部分参加了游击队，少部分在地方基层，都做群众工作。过个两三年，又是一批力量。”志丹说：“是呀！咱们的知识分子太少，大学生不多，中学生有一些，还是不够用。把小学生培养起来，也是好的。光有干劲儿，没有知识也不行。”

说到这里，志丹又想起了李实讲的陕北土地问题，感慨深长地说：“老李，你是老同志，我只提醒你一句：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要坚持原则，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李实在炕桌上打了一拳：“放心！即使是十二级台风，我也要把它顶住！”沉吟片刻，李实又道：“可能你忘记了。一九三〇年秋，上边传达来个什么路线，成立了个什么‘行动委员会’，命令各地暴动，那时我刚到延安区委工作，接到通知，我就顶了一下：我们拿什么暴动？连一条枪也没有，光凭拳头行吗？”说到这里，李实的眼，直盯住志丹：“就在那时，听说你辞掉了特委常委和军委书记的职务，下到基层，亲手组织武装去了。终于打了太白镇民团，成立起一支队伍。我想，好！还是你的办法对。有的人，坐在家里，或者坐在机关里，喊‘行动万岁！’那次要是不顶住，党员们都得赤手空拳地跑出去喊‘暴动！’岂不等于向敌人告密？把党组织全搞光？所以，你放心！凡是歪门邪道，只要我能觉悟到的，一定能顶住！”

志丹伸出手，和李实紧握了一下：“来日方长，走着看吧！”

将要吃饭，红二团副团长王占海、安塞游击队长曹满囤都来了。志丹向李实介绍说：“王占海同志，是代替兆平来送我的，原是保安游击支队的战将。”说得占海不好意思，低头不说话。志丹又指指满囤：“这个黑小子，你满意不？”李实笑着，翘起大拇指：“自从满囤来了之后，安塞县境的刘家老庄民团、桥夫峪民团，都是他领人去消灭的，黑小子不简单！”

黄米捞饭，猪肉烩扁粉，摆上炕桌，三个人坐下，李实又拿来一大盘子土豆、辣椒炒酸菜，提出个铜壶，倒了四碗正冒气的黄米稠酒：“我老婆做的，喝碗暖和暖和。”

吃饭中间，就研究如何前进的问题。志丹说：“目前，我们的任务是走路，不是打仗。这就必须调动一下敌人，叫他给咱让路。怎么弄法？老李，你出出主意。”

李实说：“这事交给我吧！你好好睡一夜。”志丹说：“不，我不累，咱们一块儿谈吧！”李实对满囤说：“调动敌人！先打一下高桥，你看怎样？”

黑小子把眉头一皱：“这个点子对！今晚我就行动。让红二团先休息，保卫你们。”说完，赶快把饭吃完，把碗一推，站起就走。

满囤是个机灵鬼，他带着游击队，连夜跑了八十多里，到了高桥镇，先打几家土豪，枪声一响，民团就从寨子上追下来，恰好，中了曹满囤的埋伏，四面一包围，就把民团消灭了。高桥镇一打，就惊动了敌人，第二天，到处传说：“红军要打安塞县城了！”吓得敌人，把几个据点的匪军，统统撤到

安塞城周围,就在敌人撤兵的时候,李实伴着志丹,带着队伍,一枪未发,通过了第一道防线。

第三天,要通过第二道防线,这道防线最大的据点,是李家塌寨子,李家塌又是红军必经之路,寨上住有二百多团匪,团头是大恶霸,都是红军的死对头,平时,百姓出门办事,都不敢打这里经过。

刘志丹和李实商量后,把王占海叫来说:“占海!这次可轮到你出力了,让游击队先走,你们留下对付,如何?”

王占海一拍胸脯说:“老刘,不用问,兆平在南梁主持军委工作,把任务交给了我,他这么信任我,我能给他丢脸?我虽经验不多,可我能搅脑子,能豁命,没有办不到的。”

志丹让王占海坐下,递过一支烟说:“咱们来个‘调猴儿’,我们今晚先走,你绕到真武洞山上,截击敌人!”占海站起来,敬了个礼:“保证完成任务!”

太阳刚冒花,刘志丹带队伍,静悄悄地从李家塌寨子底下走过。寨子上敌人发觉,开枪就打。一头骡子受了伤,游击队中有人要开枪,志丹命令:“不许开枪,咱们是走路的。”敌人见游击队急急赶路,顾不得还枪,就放心大胆地追赶上来。到了真武洞开阔地带,志丹又命令:“跑步!”自己走在队伍后边,以防体弱的人掉队。当刘志丹上了东山岗上,用望远镜观察,看见敌人都蹿下寨子,投下全部兵力,志丹笑了:“很听调动!”只见王占海带红二团,倏地出现在真武洞右边山上,从侧面开了火,步枪、手榴弹,一齐打下来,还

打起机关枪，敌人倒下一片又一片，逃窜的敌人，挤成几坩坩，你推我搡，抢着逃命。

过了封锁线，又赶了两天，出了安塞县境。志丹握着李实的手说：“你回去吧！县委离不开你。”李实扬起手，看着志丹翻过了山。

一九三四年底的前两天，刘志丹到了陕北苏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安定县的水晶沟。

志丹还没上山，就看见了老杨剑，因为他穿的是南梁制的草绿色棉军衣，特别显眼。杨剑是一个月前到的，志丹已经接到过信，知道他准备担任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老杨剑在山上叫着：“咱老刘来啦！”紧跑下山，到半山坡，两人一把抱住。

这边两人还没来得及说话，从山上又跑下几个人。为首的那个，两手掰着志丹的肩膀，看了好久，才说：“你胡子茬都长粗啦！还认得我吧？”志丹仔细端详，这人三十多岁，圆脸、高鼻、圆眼，穿件蓝布袄，头上拢块白毛巾，朴实忠厚，象个农民，又不象农民，细听口音，是米脂人。志丹笑道：“是咱‘米脂家’文方同志嘛！那时你穿的是学生装，一改装，把我唬住了。”

冯文方，边点头，边笑：“真好记性！我成了农民你也能认得。咱们是一九二八年冬，见过头一面，第二年春上，见了第二面，以后再没见过了。”

志丹说：“只见信，不见人，把人都磨老了。想起那时多

可笑，你领着饥民，夺了县政府一条枪，他们还不会使用。”几个人，说说笑笑上了山，进了窑洞，让志丹脱衣休息。

冯文方张罗着，给队伍安排住处，给志丹弄茶弄水。老杨剑，跑上跑下去找人。文方拍着志丹说：“你来得正好，还能见一面！”志丹一惊：“怎么？把我叫来，你倒要走？调到哪里？去北平、上海？”文方叹了口气，没说出来。

文方不说，倒使志丹起疑，一边洗脚，脑子里就尽转着文方的一些事情：文方是陕北的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冬，他们见面那年，他是绥德的县委书记。特委书记吉国贞走后是老赵，老赵走后就是文方了。他自从一九三二年接任特委书记，就再没离开过。特委遭到几次破坏，几次又恢复起来。他没离开过陕北，对这里算是摸得熟透了。一九三三年夏，在他主持下，开了特委扩大会，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接着，就搞了几个游击队。那时，从照金回陕北的人，都是找文方，由他分配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工作过，是个既懂政治，又懂军事的人。但是，特委书记，要照顾全面，又不能专门去搞军事，就缺一把手。一九三四年春，方自强由北平来了，算是给他添了只膀子，把游击队接上手，整顿好。就在那个时候，陕甘特委派赵宝魁，带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来过一次陕北，给文方、自强，送了些钱和枪。听说陕北有发展，谁都特别高兴，又派合水和安塞游击队来陕北，和这里的游击队一块儿活动，打了许多仗，使游击队更快地发展，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方自强带到杨家岭去的，就是那些人。虽然人数不多，干得可不错，他

们打过安定旧县城，出击过石湾。到秋天，二十六军红三团又来过一次，和自强一块儿，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剿围”。以后，就成立了第一个县的红色政权——赤源县革命委员会。还在安定、横山、清涧……打土豪，分田地。那些群众组织，也是应有尽有，和南梁初期的情况差不多。这些，都和文方的领导分不开。如今，这里的根据地虽然还不小，可是，群众条件很好，人口也稠密，很有发展前途。到了这个时候，文方为什么要走呢？陕北缺了这个人，就象月亮缺了半边，板凳缺了两条腿……

冯文方见志丹洗着脸、直发愣，脸洗完了，还拿着毛巾不放，便提醒说：“你先歇歇，大家正闹着开欢迎会哩！早几天就憋上了劲儿。”

志丹才放下毛巾：“你刚才说了半句话，到底是咋回事？”文方叹口气：“三言两语说不清。你大概也听说过，申超人，是和方自强一前一后回来的；他说，北方代表派他来当特委的委员，还要给点实权。我们在佳县曹家洼召开特委会时也请他参加，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头一面，他就给了我们一炮。说我们是‘富农路线’，有‘右倾机会主义’。我问他：什么是‘富农路线’？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答不上来，就这样，我们把他顶了回去。这是第一个回合。到了五月，他又无事生非，偷偷召开个王家坪会议，不让我们参加，在那个会上，他又大反了一通‘富农路线’，说，陕北特委就是有‘富农路线’。他不按组织原则办事，背后搞人，这算啥共产党员？”文方越说越寒心：“我向他提了意见，

他就要把我撤掉，这两天就得走了。”

志丹感到，问题还不简单，便说：“真是‘隔着板凳拉桌子’，就算他是个特委委员，怎么能撤特委书记的职？谁给他的权利？”文方说：“姓申的自己说，他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也就等于北方代表，可以撤换任何人。大家不同意，他就‘尥蹶子’，一跳三尺高：‘就这样决定了。谁不同意，告我去！’撤我的职事小，那套冒充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真要实行起来，可要把陕北人坑了！”

志丹问：“他来时介绍信上怎么写的？”文方说：“信上只说介绍来工作，没有头衔。”

志丹越听，越感到不对劲，气得把手中的纸烟一扔：“他有什么来头？怎么把杜康那一套全搬来了？‘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成了‘时髦儿’的口头禅，也成了整人的‘紧箍咒’，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意思，只管瞎搬乱套！还可当成顺杆子爬的‘敲门砖’。”志丹的脑子一转，又问：“你们的这些会议，自强参加了没有？申超人这些说法、做法，自强反对了没有？”文方摆摆手，没有回答。只是说：“自强打清涧受伤后，一病就起不了床，我们去看过去，给他安排安排生活，也从没提起过姓申的……”

提起自强的病，志丹心里一酸，就转了话：“自强的病重么？”文方说：“不轻！自己连封信也不能写了。要坐起来，还得人扶着……”志丹说：“我明天就去看自强！”

第二十四章 救 急

就在刘志丹到陕北的当天，志丹正和冯文方拉话，老杨剑猛地跑进来，把话打断了。

老杨剑喘着气说：“吃的、用的，都给部队送去了。我们二十七军红一团有个供给部长，外号‘干板老刘’，这人办事很细心，一切由他照管。你们放心！放心！”

文方出门，志丹把杨剑拉到炕上坐下：“喘喘气吧！你不跑也饿不着他们。”杨剑摸摸小胡子，嘿嘿笑道：“我如今成了这里的主人，咋能不管呢？”

志丹问：“你到这里怎么样？困难多吧？”

杨剑笑着说：“我的工作才开个头，上个月，才成立了个红一团，打了些仗。前几天，编个八十四师，把清涧白贵赤的二支队，编成红二团，神府王之西的三支队，编为红三团。等你来用军委名义宣布成立红二十七军。不过，神府那个团，可能过不来，只能在那里单独活动。眼下都是分散作战。要打大仗，不集中兵力不行。敌人是三天来打一下，十天来冲一下，机关还得经常搬家。难处么，也有！就是姓申的乱插手，我嘴上说要不过他，就给他来个不理！邪不压正嘛！他能把我咋的？”

志丹虽然经过长途行军，并不显出疲劳，他背着手，在窑里走来走去，慢条斯理地说：“看起来，这里得准备大‘闹腾’，从内部情报得知，从敌人报纸上看，总的情况是：南方几省苏区的红军，都撤出了原根据地，正在转移途中。目前，能称为根据地的，就剩咱们这点了。敌人方面，一边追击各路红军，一边转移目标，把眼向这边转了。……”忽然又想起一个人，问：“怎么没见常达江？听说他也回来了。”

文方提着一口袋梨进来，往炕上一倒，就替杨剑答了话：“达江是和自强一块儿回来的，也是特委委员。今年九、十月间，北方派个巡视员老黄，带着北方的意见，来和我们商量，最后决定：成立八十四师后，叫达江任政委，杨剑同志任师长。昨天达江还念叨你，盼你早来，他这人，平时不爱说话，憋了一肚子，等着向你倒哩！”

为了迎接志丹，同时也为了迎接新年，这天下午，都会餐，会餐毕，志丹和文方、杨剑相跟着，去参加欢迎会。刚出门，一个瘦高条儿、穿灰军衣的人，跑来说：“快去劝架！老申那边又闹起来啦！”听声音，志丹便知是达江，忙叫住：“达江，我正打问你，你跑得不见面，也不陪我去会餐？”达江摇着头，指着左边：“快！”

志丹被达江拉上就走。走着路，志丹才问：“老实圪塔！你一九三〇年秋，跑到平、津一带，搞学生运动去了？”达江说：“又把我调到冀中，当了一阵特委书记，今年春上我要求回来的。”又扒着志丹的肩膀，轻声说：“姓申的也是要求来

的，北方只是派他来工作，没有说叫他当什么长、什么代表。他把文方唬住了，我也不好说。”达江顾不得细说，拉上志丹直跑：“以后慢慢说。快走！”

将近申超人的窑洞，就听见争吵声，踢家具声，达江使劲咳了一声，才往里走。一见有人进来，窑里的两人，全憋住了气。志丹一看，一个是申超人，靠炕沿站着，还是那么整齐、油光，秋天在杨家洼见过面。志丹主动打了招呼。另一个人，穿身蓝布棉衣，油脂麻花的。脸上蹭了一层泥，蹲在墙角里，看不清是谁。志丹走近些，拿起清油灯照照，才看出，那泥土盖着的，原来是一副白净圆脸。那双萤火虫似的亮眼，直盯着志丹，就是不说话。志丹忙说：“这是小苏么！苏新同志！为啥不理我？”

苏新低着头，还是不说话，往墙角一靠，直出粗气。志丹急了：“到底是咋回事？说话嘛！”苏新才说：“你们大家说说，这叫啥政策？老申说，我那游击队活动的区域，没把富农的地分光，便是‘富农路线’；又说我一个月没杀够一百个反革命，是我包庇反革命。不但要撤我的职，还要杀我的头。老实说，既革命，就不怕死，可也得死个明白！”

申超人见有人来，摆着领导者的架子，指着苏新：“这人太骄傲！提不得意见，咱先说说，你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反革命？是讲理嘛！”苏新说：“在我没把整个陕北人审清之前，不能打包票，说有，或者说没有，我得从实际看。”

申超人笑起来：“是呀！你总不能说一个没有！”

申超人以为占了上风，得意地说：“作为党的领导人，我

决不会无中生有！”可是苏新又说：“你也不能规定，每月杀一百个！你算过帐没有？按你的规定，一个游击队，每月杀一百个，每年得杀一千二，陕北目前有八个游击队，每年要杀九千六。我们现在的游击队，总共才有几百人。要是明年发展到二十个游击队，你当权十年，就把陕北苏区的人杀光了！”申超人说：“谁叫你这样算帐？这算帐的本身就是反动！”

苏新又说：“如果我每月找不出一百个反革命，又咋办？拿我的头顶上？”申超人把桌子一拍：“把人杀光也没关系！拿你的头顶数，也不是不可以！”苏新一句不让：“我拿你的头顶数行不行？”申超人的脸一红：“先把你的头拿下来！我有这个权！”

志丹越听越不象话，厉声叫道：“这是什么话？”

杨剑和达江都在窑外听着，听见志丹说话，都跑进来。看见苏新从墙角站起，两眼死盯申超人。这回，不但要吵，可能会厮打起来。达江把苏新半劝半拉地拖走了。

志丹准备和申超人耐心谈谈。他从兜里掏出根烟，点上，坐下，才说：“超人同志！你知道苏新是怎么参加军队的？”申超人冷冷地说：“谁管他那个！”志丹说：“对于干部，要从历史上了解。一九三二年，他还是个中学生，从家里弄了些钱，买了两条枪，就和民团东打一下，西闯一下，干起来。虽然他还是个娃娃，没弄出大名堂，这精神还是好的。那时，大家都不放心，因为他太小，过了一年，还是搞起个小游击队，带上到处跑，打过不少仗。有人碰见他，问他归哪

里领导？他说：‘我是共青团员，自己领导自己，非把反动派消灭不可！’可见他还很幼稚。但他的革命精神，应当被承认。打敌人嘛，我们为啥不欢迎？现在锻炼出来了，成了个象样的干部，他那只游击队也不错，应当好好使用他。对于人的处理，千万要慎重；俗话说：‘人命关天’，我们更不同，更要重视自己的同志。”

申超人说：“志丹同志！你知道他为啥搞武装？他的动机不是革命。他家是地主，父亲脾气不好，得罪了民团，民团杀了他爹，他要为爹报仇，才弄几条枪，去打民团。这算什么革命？”

志丹笑起来：“超人同志！你忘记了？凡是能团结的人，尽量团结；凡是能用的力量，尽量使用。苏新是共产党员，打的是国民党民团，怎能不算革命？”

申超人还是强调：“他家是地主，地主的儿子，决不会革命！”志丹强按捺住一肚子火气，耐心诚恳地说：“超人同志！地主是地主，儿子是儿子，不能一样看待。咱们党，开始闹革命，有些前辈的同志，家庭就有地主。马克思说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应当称为思想家。当然，苏新还称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称不上思想家，他是被逼上梁山的，我们应当一视同仁。”

申超人说：“我一听见地主、资本家，就反感，他的儿子再干好事，我也不能接受，厌恶！”志丹问：“你家里在太原干啥？”

“做买卖！”

“用几个相公？”

“五六个！”

“谁管帐？”

“有管帐先生！”

志丹说：“你家就是资本家！难道也把你赶出去？”申超人有点发窘：“我家的地可没他家多。”志丹问：“你家多少地？”

“五十亩！”

“谁种地？几口人吃饭？”

“我家没人种，都租给别人。我家六七口人，全靠买卖上的收入。收的租子，都卖掉，再买土地。反正这事我没管过，都是我家老人管的。”

志丹说：“那就对了！从你自己说的情况看，你家就是资本家兼地主，可是你自己没有管过，你自己不是地主。你自己要革命。我们对你是欢迎的，是视为自己的同志的。”

申超人不说话，志丹又问：“你信仰马列主义吗？”申超人忙说：“当然信！坚决信！”志丹又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恩格斯家里是资本家，你对这个学说厌恶吗？”

申超人听不进去，又不敢冲撞，只得软顶：“志丹同志！我向你担保，陈绍禹同志写的那两个小册子，我都背得熟，记得清，坚决照办！”志丹叹息，冷笑。

申超人又说：“志丹同志！你不了解情况，苏新那个地

方，反革命多如牛毛，每月杀一百个，还是少说哩！”志丹问：“你去调查过么？”申超人说：“我有个亲戚，就在那个游击队上，向我反映几次了。”

志丹觉得，这里边可能还有别的情况。便说：“这样吧！过两天，咱们一块儿去调查，那里有没有党组织？”申超人一听，志丹要去调查，还要通过党组织，他便耍了花招：“志丹同志！我早想去一趟，实在忙不过来，到去的时候，我一定约上你。”

志丹从申超人窑里出来，正碰上文方来催，文方说：“欢迎会都快完了，你不去一下不好！”志丹大踏步往会场赶。赶到一看，战士们正扭秧歌。一眼又扫见，二十七军红一团的团长何鹏，化装成老头子，安塞游击队长曹满囤，化装成老婆子，苏新是个小白脸，化装成大姑娘，正扭得欢哩！听说老刘来了，锣鼓一停，都鼓起掌，志丹先向大家敬了个礼，和大家握了手说：“同志们！对不起，我来晚了，我也参加，咱们再扭一场！”

志丹把文方，杨剑，达江一拉，都下了场。这些人一扭，大家笑得不行。志丹见大家兴致高，跑去接了鼓，敲起快点子。老杨剑从战士手里拿过条长枪，把毛巾挂在枪头上，当伞使，扭着去逗达江。达江也变成了小孩，拉起条毛巾，甩着和杨剑逗起来。把大家逗得捧起肚子笑，坐在地上笑。最后，志丹紧敲几下，收住鼓点，才笑着散会。

志丹回到冯文方房中，两人又拉起话。对苏新的事，志丹放不下，就征求文方的意见：“你觉得苏新怎样？”文方很

坦然：“年轻人嘛！我觉得还可以，他搞游击队，还是真心实意的。当然，工作不能没有缺点，说话有点冒失。主要方面还是好的。在申超人回来之前，我很重用他。哪里成立新游击队，就派他去看看，因为他有经验。”

志丹心中有了底，便问：“现在他的处境很坏，你打算咋办？”文方说：“我连自身都不保，怎么能替别人说话？申超人要把我派到白军中去，还不是想借敌人之手，杀我的头？我在陕北，已经被敌人捉拿过几次，敌人没捉住，现在叫我送上门去。不去，说我不服从组织决定，去呢，自投罗网。你想，我的处境多难！”

志丹又问：“你看，申超人能杀苏新吗？”文方笑道：“早有这个意思了。无非因为苏新不承认有‘富农路线’，不同意有‘右倾机会主义’。你想，苏新又年轻，又是搞军队的，留下是个后患，申超人决不会饶他！”

志丹忽地站起来：“这个人决不能杀，用我的头担保！马上调到我身边工作。你物色个正派人，交给我，我派去带苏新的游击队。行吗？”

文方也来了神：“只要你能顶住，就给我们撑了腰。清涧县有的是老党员，调一个去。”

两个人谈到后半夜，躺下仍睡不着，天麻明就起床。擦了把脸，志丹就要去看方自强。文方只得陪了去。警卫员孙全生，已备好了马，志丹和文方骑马出了村，全生在后面跟着。

天色阴沉，气候寒冷，志丹紧一紧大衣，朦朦胧胧，打起

瞌睡，忽然，马蹄打个滑，志丹一惊醒，又拉紧马缰。两匹马，慢慢地走着，文方也在马上打起瞌睡。志丹脑子里，又在七上八下，种种事情都涌上心头：这里的政治情况比南梁复杂。最严重的是，领导人之间有分歧，拧不成一股绳。军事情况又这么紧张。根据情报，敌人对陕甘的第六次“围剿”已经开始。兆平的任务又繁重起来。但不管怎么说，那边的政治情况是好的，迪伯仁、徐一知、老吴，都和兆平一条心。能想到一块儿，事情就好办。这次反“围剿”，从陕甘边看，任务很重，从全局看，必须把兵力逐渐抽出，往陕北集中，这不光是保根据地问题，还得照顾下一步；陕北需要发展、也可以发展，这关系到两块根据地的前途问题。可是，这样一来，陕甘方面，就不能不作些牺牲。

走到一条河边，全生牵着马过河，打断了志丹的思路。志丹问全生：“你给家里写信没有？”全生说：“还没有！才出来几天么！”全生和焕焕不同，跟上志丹不到一年，还有点拘束。正因为这样，志丹常要抽空和他拉话。他又提醒全生：“不给家里写信，可对不起老人。你父亲托付过我，叫你每个月给家里写封信。”全生说：“写了他也看不懂，我得给看得懂的人写。”志丹问：“谁能看得懂？是不是你婆姨？为啥不等人家过门，你就偷偷跑了？”全生红着脸，说了实话：“那是我们商量好的，她去妇联会工作，我来当红军，别的事，以后再说。”志丹笑起来：“你们这些娃娃！把人都弄糊涂了。”

到了个高坡大村，去看方自强。村里人说，他原是住在

老乡家里，因为不能动，环境又不稳，老乡便把他抬上，藏在山窑子里去了。志丹和文方，上了山窑子，进去一看，自强正昏睡。文方要叫醒，志丹摇摇手，不让惊动。志丹轻轻在炕头坐下，细看那张脸，没一点血色，完全变了样子。不禁心里酸痛，摇摇头，站起来，轻轻走出窑外。文方也跟了出来，两人站在硷畔上，直叹气。

志丹低声说：“就他一个人，多惜惶！他婆姨哪里去了？为啥不守着照顾？”文方沉默片刻，才说：“打发人把妇联会的人叫来，她们能摸着门路。”文方下山，骑上马走了。

志丹又轻轻走进窑洞，自强觉得有人，一惊醒，抬起眼皮，见是志丹，忙探起头，叫了声：“志丹……”志丹往炕头一坐，自强一把抓住，恸哭起来。志丹把他抱起，又轻轻放平：“有话慢说。我特地来看你，就是为给你治病。”

自强满脸泪水，长叹口气：“伤口发炎，肺部……”咳了两声，又道：“日夜咳得喘不过气，胃病也犯了，伤病搅在一起，弄得……一天不如一天……我真想见见你呀！”说着，泪如雨下。

志丹站起来，去找毛巾，又找不到，见木橛上挂块白布：“这就是你的洗脸手巾？”志丹叹口气，摘下来，给自强擦把脸，又摸摸被子：“这么薄，能过冬？他们就不管你？特委来过人没有？”

自强抬抬手说：“不用提了，冯文方现在没有权，有权的人，就是……唉！”咳了一阵，又拉上志丹的手说：“自从我病倒之后，越发想得多了。越想心里越清楚。过去那些事，象演

戏一样，一出一出的，有喜有悲、有丑有美，有些场面，我虽然唱过正角儿，可并不美……”志丹说：“不要多想，你现在主要是养病。你演正角儿的时候，也是好的。”自强说：“不！我心中有数。你让我说说，不说清，我心里堵得慌。”又咳一阵，接着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不起你！一九三二年，在十亩源，我收过你的枪……去年，在杨家岭开会，我又说了那些话……我给你戴了五顶帽子，这都不对，不对呀！……过去，我尽听些歪人的歪话……眼前就是活例子，去年我听了他的，如今，他怎么对待我？”

志丹也掉下泪珠，觉得，自强说出这种话，是真醒悟了，品德是好的，是个好同志、好战友。可惜，他已经病成这个样子。忙说：“自强！不要提过去！过去的事，一笔勾销，眼前是给你治病要紧，要往宽处想，病情就会好转，需要什么药，想吃点什么，我都给你弄。你的警卫班呢？”

自强抬起手，在脸上摇了几下：“人家下命令撤了！在头上拉屎呀！……”然后转了话题：“我的病事小，咱们这里反‘围剿’事大，你这一来，就好了。有你指挥，我也放心了。啊！现在是几月？”志丹说：“今天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号。你来陕北快一年了。”自强说：“那是去年十月份，我已经病了，北方来了个老黄，这话你都知道？”志丹说：“都知道了！文方、达江，都给我说过，我也接到了老黄的信。既然是组织决定了，我只有服从。你的病快好，咱们一块儿干。现在也可给你弄个名义！”自强摆摆手：“别给我增加精神负担了！你能来指挥部队，我就是咽气，也安然了。”

自强又咳了一阵，说：“你比我毅力大，自我卧炕不起，脑子没有停过，想想你，也想想我自己，你亲手三次搞起了军队，三道川一次，打完太白镇一次，在南梁又一次。我主持打保安失败后，只剩下一百七十人。其实，还是你帮助罗炎，又弄起来的。从南山回来，你又去开辟南梁……我呢？年龄是比你大，可我……”

志丹忙说：“自强！你是有功的，在陕甘游击队，你打过不少胜仗，来到陕北，又整顿了游击队，你作战勇敢，陕北第一次反‘围剿’，你指挥得不错，还为此受了伤。自强！你的一切，我全明白！……”说到这里，两人拉着手，哭起来。

两个人正在激动，冯文方领着妇联会主任进来了。志丹连忙擦脸，让坐。文方向志丹介绍说：“这是白辉同志！”志丹握了手，坐下谈话。

白辉留着齐脖儿的短发，两耳露在外边，耳朵两边，还留有两绺头发。这是陕北妇女特有的发型。一身黑布裤褂、戴着圆帽，高鼻大眼，十分精干。操着清涧县口音说：“志丹同志！我们没把自强同志照顾好，请你多多批评。”

志丹又给自强擦了把脸，回过头说：“这不能怪你们。我的意思是，请你们对自强的夫人，多做点工作，叫她好好照顾自强，病人嘛，一半在于治疗，一半还在于照顾。照顾得好，按时吃药吃饭，心情舒畅，好得就快些，否则……”

白辉笑了，然后又轻声说：“自强的夫人……志丹同志，你知道吧？”志丹点点头。白辉说：“我说句笑话：太年轻！自强今年三十八岁，她才十七八，又没多少文化，还贪

玩哩！别人一叫，她就跑了。我们一定说服她，叫她不要瞎跑了。”

志丹说：“好！这任务就交给你了。赶快把她叫回来，专心照顾自强。”白辉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笑笑，要张口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志丹又冲文方说：“你现在处境不好，达江刚回来，特委没人敢管，组织部不管，我们军队上管。请你告诉达江，派个警卫班，来保护自强，还能跑跑腿，替他买点东西，送个信。另外，红一团不是有点缴获品吗？把那些好药品，好伙食，多送些来。咱们没有好西医，就请个好中医来。搞两床被子，两套衬衣，准备给他常换洗。”文方说：“我设法拉些煤来，把炕烧热火些。”

自强那边发了话：“你们都别张罗了。我一个人，还要麻烦多少人？有时候，我亲戚家也来照看。那婆姨，你们也别管了。她愿跟谁，跟谁去吧！”

自强这句话，别人不明白，白辉可明白，忙说：“自强同志，你别生气，我给你管这事。”

白辉到底老练些，一则，年龄已近三十；二则，一九三三年，她就做上秘密工作。自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都通过妇女们，传了出来。她十分理解自强的苦衷。他的婚姻，既不幸又复杂，从小，家里给包办过，是文盲，不称心，也没生过娃。一九二九年，自强跑到陕北养病，霍力坚给他介绍个小学教员，名叫左香云，两人来往几年，到北平后结的婚，生活一年，也没生娃。自强有个朋友，名叫陈宏，又插了进去。自

强刚动身，香云已和陈宏同居了，这边没离婚，那边就给陈宏生了娃。自强回陕北后，又找了这个小姑娘，是她娘送来的，哪谈得上什么感情？这些情况，谁都知道，不说就是了。白辉脑子转了几个圈儿，觉得自强也真可怜，不禁眼圈也红了。

志丹又给自强盖盖被子，把自己的大衣脱掉，给自强盖上，准备告辞。

几个人一齐出了门。回来一路上，志丹闷闷不乐，他在为自强担心：样子变得太快，脸形变成了枣核，那伤口，究竟坏到什么程度？他为啥发烧？也没法做手术，精神又那么不愉快。……

回到驻地，老杨剑、常达江，一见志丹的脸色，谁也没敢发问。志丹默坐了一会儿，才对达江说：“快吧！快给自强治病。我都对文方说了。你们俩商量着办吧。用军队的名义，就说是我说的。不许不相干的人干涉。”文方拉着达江，商量去了。

全生拿来件旧大衣，给志丹放在炕上。志丹问：“谁叫你把这东西带来的？”全生说：“你常把新衣服送人，我不得不带上旧的。”

文方和达江都是老实人，有些话到嘴边又咽回去。还是文方先开口：“不能叫那个人插手，他把自强的婆姨勾上了，这不是用刀子戳自强的心？还是朋友哩！朋友能干这事？”达江锁着眉心说：“好多话不好说，妇女们的传说多得很，这个说，碰见了这个，那个说，碰上了那个，说得可牙

磻!”文方说：“按党纪说，要受处分，可咱又没抓住，他可以
不认帐。以后看吧！”达江说：“我先去找供给部。”

忽然，外面一群农民嚷嚷。听到有人叫“冯书记！”杨剑跑出来问：“有啥事？”那些人，一面往坡上拥，又七嘴八舌地
争吵不休。只听出，他们是山后村的人，也不知道冯文方要
被撤职、快要掉头的事。只是凭着老感情来找。杨剑挥着膀子
叫道：“大家不要吵闹，推一两个人，上来说话。”

老杨剑看见，有个拿红缨枪的人，象是赤卫军大队长，
另一个，扛把镢头，象是贫农团长，爬上山坡，站到杨剑跟
前。杨剑细看，都是熟人：“唉！是你们，有话来找我，一窝
蜂拥来干啥？”贫农团长说：“我们村里，昨天分了粮，今早闹
分地，说着说着，吵得弄不成了。比方说：‘地主的地是不是
分光？能不能留一份儿地？’我们主张留一份儿，有人骂我
们是‘狗腿子’。吆喝着要捆我们，杀我们。我们不服气，来
找领导解决。”杨剑一听，他不好答话，就说：“你们先等一
刻，我给你们找个人。”

杨剑跑来找冯文方。冯文方和常达江，正和警卫队长
谈话，交代如何给方自强送东西、请医生的事。还没交代
完，杨剑把他们两个叫了出来。

文方见了赤卫军和贫农团的人，先问：“你们为啥不去
找老申同志？”赤卫军大队长说：“好冯书记哩！都说姓申的
如今是特委副书记，到县上布置工作去了。离这里一二十
里，这里眼看要打起来，得‘快刀斩乱麻’，等不得了。”

达江见文方为难，忙跑去找志丹。志丹问：“原来是咋弄的？”达江说：“那是老申亲手掌握的村子，不让别人插手。他说要搞试点，成功了，就在陕北全面推广，要粉碎‘富农路线’的干扰，打垮‘右倾机会主义’！”志丹仰脸看看达江，没说话。达江说：“老刘！我上门来了，你不说话，我们不敢捅马蜂窝。”拉着志丹往半山走，见了两位代表，达江就叫道：“大家不要急，咱们的老刘来了！请他说几句。”赤卫军队长一听，就挥胳膊：“老刘来了。大家都上来！”

水晶沟，中间一条清朗朗的小河，两边山上禾木葱茏，窑洞是一层一层的，特委机关住在最上一层。农民们呼啦啦地上了山坡。志丹不得不讲了。他说：“乡亲们！我说点个人意见：人民要翻身，就得消灭封建，把地主的剥削关系消灭掉。但是，不是肉体消灭。地主也分几等，要看是什么地主，只要他不反对共产党，不勾结敌人，就要给他分一份儿土地，叫他能劳动，有饭吃。要不然，他们会变成‘二流子’，讨吃的，或者跑到敌人那边去。那叫‘逼人下水’，对咱们不利。你们说对不对？”许多人都喊起来：“是呀！跑一个，增加一个敌人。”志丹又说：“没收的粮食，也不能分完，贫雇农分一份儿，给地主、富农，也留下吃的。其余的，一律交公，供给红军！”

话没说完，有的人就往外跑，跑着叫着：“好了！好了！有办法啦！”不料，又跑来一伙人，嚷着要闹事：“粮食都得给穷人分了，少了不够吃！既救人，就得救到底！”达江出面了：“你们要吃多长时间？”有个人说：“分一次，不得吃一

年？”达江说：“分十次，你就吃十年了？你自己还种地不种？”

志丹在旁观察，觉得有些人二流达瓜的，气味不对，便插话说：“乡亲们！分粮食，是帮助贫雇农翻身、救急，可不是帮二流子偷懒。要过好光景，还得自己好好劳动，省吃俭用。有些二流子，看谁家有粮，不管是不是地主，就要去分，侵犯了中农利益，把风气搞坏了，对革命不利。以后再发现二流子瞎闹，乱整干部，我们可不答应！”

后来的人，看见风头不对，就往后躲。冯文方说：“不管怎么样，先把搯的人放下来，可不许打人！”

志丹把文方叫到旁边说：“刚才我讲的，是个人意见，回头提到特委讨论一下。”文方说：“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先按这样办着。”赤卫军队长，笑嘻嘻地跑了，农民们都跟着往回跑。

那几个二流子，又是伸舌头，又是瞪眼睛，灰溜溜地往回缩。他们走后，文方对志丹说：“你今天又给我们解决个大问题。我们和老申争论过多次，都是不欢而散。在别处，我们是象你说的办法干的。老申说我们是‘富农路线’，一开会就发脾气。今天你说了，也给我们壮了胆。”志丹说：“先解决眼前问题再说。等着吧，他还得和我争论，恐怕热闹还在后头！”

达江说：“我再去检查一下，看给自强准备得如何？把吃的东西弄好些。”志丹说：“你亲自去一趟吧，警卫班也要选好的，医生要请好的，被子、衣服，都挑新的！”

第二十五章 西北红军统帅

把陕甘的红二团、安塞游击队打发走那天，刘志丹就去组织“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既然是北方代表早已决定，要他来统率陕甘、陕北的军事，并且指定要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必须首先建立起这个机构。

冯文方、常达江、老杨剑，把人找齐，都陪着志丹，到高家堰硷开了个短会，当即宣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任主席，还选了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任军委委员：杨冲、杨剑、张武轩、常达江、李可夫、张庆孚。

军委一成立，刘志丹很快就安排工作机构、调配干部。这又忙坏了冯文方，亲自带人张罗房子，就在水晶沟附近，找了家干部家属，空出两眼窑洞，设了“军委会”办公地点。老杨剑马上调了个警卫班，守卫军委机关。

在刘志丹搬到军委机关之前，这个村子就传开了：“咱们这达要住军委会，主席是刘志丹！”“老刘可真到咱村住了！”

房东老妈妈更上心，叫儿子用黄泥抹了新墙，换上新窗纸，叫媳妇贴上红窗花，窗花的剪纸是“百鸟朝凤”，象过年的样子。这两个窑洞，一个是科长、参谋们办公住处，一个

是志丹和全生两人住。可是在白天，志丹窑里就象个会场，只有早上最安静。

这天，全生起个大早，点上清油灯，拉上志丹的旧大衣，要缀扣子。这件大衣，是老羊皮上了黑布面，自到南梁就穿上的，在战争中滚了两年多，已经到处是口子 and 窟窿，扣子也丢光了。从南梁起身，走得太急，在忙乱中，全生抱出来，托王占海带，上，可没来得及细看。如今，志丹把新大衣给了自强同志，前几天出去开会，冻得他直缩脖子。全生只得把旧的拿出来。全生缀着扣子，心里疼惜起志丹。

自到陕北后，一看阵势，他总怕志丹累坏身体，随时注意着志丹的生活起居。因为，他亲眼看见，自踏进安定县境，志丹从没歇过气儿。没睡过囫圇觉。象个常年难遇的医生，这个请他“诊脉”，那个求他“开刀”；象个难见的“货郎担子”，这个向他要针线，那个找他要头绳，啥事都找他。又象个远路来的亲戚，安定人，要请吃“瓦窑堡煎饼”，绥德人叫吃“绥德城的油旋儿饼”。不答应不行，答应了，又没时间。建立“军委会”后，更忙活了，昨天又是半夜没睡。全生放下大衣轻轻走了出去。

志丹醒来，见有壶开水，想洗个头发。自己把水对好，头往盆里一扎，揉搓几下，不想，突然有个人，从背后按住脖子。志丹笑骂道：“这是哪个‘尔人’^①？”那人按着志丹，又跳了一下：“从前我骂杨富生是‘尔人’，你批评我，今天倒

① “尔人”——不三不四的人。

骂我是‘尔人’，非叫你喝口水不行！”正要下手，志丹猛力一甩，那人不防，打了个趔趄，志丹转身一看，是霍力坚，反手又给他一拳：“不是‘尔人’，为啥背后下手？”力坚说：“要治服你，必得‘背后下手’！”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两个老同学见面，没有客套话，没有应酬，不知怎么亲热才好。志丹把手中的毛巾，往力坚脸上一扔：“把你的门面刷刷！”力坚抓起就洗，全生进来，忙去换了盆水。

志丹才问：“啥时回来的？连个面也不露。”力坚说：“达江捎信儿叫我回来，恰好，‘临时省委’又派人找我，我一咬牙，把我那摊子交给他们，就撒了手。连夜往回跑，昨晚在达江那里睡了一夜，两人拉了半夜话，今早没洗脸，就来看你，还落个埋怨。”

志丹让力坚坐下，把他端详了又端详：“你也累瘦了，平鼻子，变成了尖鼻子，细长眼，变成了大眼灯。肩虽宽，净是骨架子。这件呢大衣，穿在你身上，活象挂在衣架上。你咋弄成这样子？”说着话，端上碗南瓜小米稠饭：“快吃，暖暖肚子！”力坚端起碗，往炕沿上一坐，“在白区可不如在苏区，连觉也睡不好，吃顿饭，还得东张西望的，有时几天吃不上饭。不过，你放心！不到一个月，我能壮得象条牛！”

志丹也端起碗，先给力坚夹上些酸菜：“快吃口家乡饭，解解馋吧！”志丹也吃起饭，往嘴里塞了口南瓜：“西安你那个摊子，早该结束了。前几个月，我还和杨伟林念叨你，这里需要人，眼看要唱大戏，角色还不全。你这个人，能唱武生、花脸，也能唱黑头……”力坚笑得喷出饭来：“你算把我

糟踏够了。西安有个人，把我比做‘山炮’，把王思学比做‘机关枪’。他说：‘要是对手遇上你们两个，就招架不住。’你猜达江把我叫个啥？他叫我‘毛口袋’，什么都能装，啥闲事都管。我说，我就是‘开山炮’、‘毛口袋’，你们有啥事，给我这个口袋装吧！达江笑笑，啥也不说。睡下好一阵，他还在炕上翻腾，我问：你为啥‘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呀？他才哼了一声说，‘心里不静，咋能不辗转？’我再三问，他才说，过些日子，就要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主席。你知道候选人是谁？”志丹说：“我还顾不得问这事，我只管军队，不管政府。”

力坚有些失望，心里盘算：这可不行，便向志丹轰了一炮：“你不管谁管？我们说话不顶事，你是军事首领，非你出马不行！将来政府是支援军队的，你是要合作的，还是要个捣乱的？人家弄来个孙三，是申超人从山西叫来的。昨晚一听说，我就坐不住了，当个‘不速之客’，半夜拜访申超人，顺便和孙三拉了话，真糟！他啥也不懂，连个党员也不是，更说不上工作经验，只有一条：是申超人的老朋友。弄个朋友，就能当咱的苏维埃主席？咱又不是开店的，找个朋友来管帐。这是国家大事！听说，申超人的算盘珠儿，来回拨几遍了。第一，想把文方拉下马，要弄个‘脚户’^①党员当特委书记。第二，把孙三叫来管政府，这两个打算一成功，他就掌了党政大权。你想想，要是把党政领导都换成那号人，不

① 脚户——赶牲口的。

成了‘耍猴戏’？由他牵着轴儿转！那些傀儡在前边跳，他在后边说唱，成个啥局面？”

志丹搬个方凳，坐在炕边儿说：“不要叫人家‘脚户’，‘脚户’也是工人，听说那人本质不错。目前党中央的政策是：凡是党的领导人，都要是工农出身。当然里边也有些问题：工农出身和无产阶级思想，本不是一码事，现在弄混了。我们要执行这个政策，必须选择有政治头脑的，品德好的，有点文化，有工作经验的工农同志。否则，就会误事。”力坚说：“我说的那个‘脚户’同志，除了‘老实’而外，可不具备那些条件。”

志丹问：“你党的关系转回来没有？”力坚说：“转回来了。是去年十月份，北方的老黄，路过吴堡时，达江向老黄当面提出的，要求把我调回陕北特委，老黄马上同意，姓申的也不好顶。老黄也是个熟人，我在北平工作时，和他有来往，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据那时看，他比那个戴眼镜的好些。”志丹站了起来，象是放下一块石头：“这就好了，达江是特委的老委员，再加上你和文方，都当过特委书记，特委的成员就很硬棒。”

力坚说：“看达江的意思，今天要和申超人谈判，先酝酿政府主席候选人，不能由他个人提，到了会上，再去吵架不好。要求你能参加谈判。”志丹答应说：“可以！”

太阳偏南，除了冯文方，几个面上的人，都去找申超人，坐了两三个条凳。申超人，见来这么多客人，也是满口欢迎，倒茶拿烟的。一谈正经事，他就提出个孙三，大家不同

意，就争论开了。申超人气得鼻子尖冒汗：“你们不赞成孙三，也拿出个人来嘛！反正冯文方不行，要派他到白军中做兵运工作。”

志丹见申超人倚势压人，才不得不开了口：“依我看，冯文方就行，他在特委工作多年，哪个县他都熟悉，在干部、群众中也有威信。干部熟悉他，他也熟悉干部。弄个两眼摸黑的人来领导政府，谁听他的？边区的苏维埃主席，要领导各县苏维埃政府，各县苏维埃主席能听孙三的？孙三到了陕北，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这种战争环境，他能干啥？百姓不服气，他自己也受罪……”

力坚真象个唱“黑头”的，冲了出来：“你这个人，还没当皇帝，就想搞‘家天下’？前几天，提出你姐夫，现在又提你朋友，要是些有威望有能力的，大家也欢迎，不能说是你的亲戚朋友，就不行。你现在提的这两个人，什么都不懂，怎么行呢？再说，你要把文方弄到白军里去，这不仅是‘调虎离山’，简直是‘借刀杀人’。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就到处捉拿冯文方，他是个出名人物，不是个学生党员。你的权就那么大？手腕这么毒？不要以为你认识北方那个戴眼镜的，戴眼镜的后边有当过总书记的陈绍禹，都有后台，就倚势压人。凡事都得讲理！”

达江也亮出了观点：“我同意志丹的意见，叫冯文方任苏维埃主席。孙三不行，连个党员也不是，开起特委会，他又不能参加，怎么在政府贯彻党的政策？”

力坚又接上质问：“孙三在山西做过什么工作？”申超人

说：“当过小学教员，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力坚说：“我小舅子也是小学教员，还掩护过我，我也了解他，我能把他从河北叫来，当陕北的苏维埃主席吗？干革命不能胡来！我们这里，中学的老校长、老教员有的是，他们掩护过多少共产党员，培养过多少革命干部！他们虽然不是党员，对各县的县委书记都熟悉，将来当个副主席，大家一定拥护。你那个孙三，比这些人要差十万八千里！”

申超人，虽然答应考虑大家的意见，客客气气地把客人送走。可是他却半夜不能入睡：他觉得，无论如何，他总也算个北方代表么！刘志丹、霍力坚、常达江等这样对他，算个什么态度？！去年北方的老黄来陕北巡视，还没到安定县，路上就被常达江截住了。常达江提出，要统一陕甘、陕北的军事指挥，必得刘志丹出马。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是刘志丹任主席为上策，否则，就对付不了敌人的大“围剿”。那老黄显然是先入为主！到了陕北特委，他再向老黄提出要方自强当军委主席时，老黄竟把他顶了回来，说他分析情况不全面，没估计到方自强病情的严重性，也不了解方自强没打过大仗。还说什么，战争时期，不能拿革命事业开玩笑，不能把革命职务当作礼品。好象他比我还了解情况。据申超人看，老黄是有成见，老认为方自强到晋东南时没起作用。就这样，老黄就决定了，还亲自给刘志丹写了信。未免太殷勤！

申超人心里一面埋怨老黄，但也不能不承认，刘志丹这个人，军事上是有些办法。可是仔细再分析，从长远看，副作

用也不小。刘志丹有了军权，说话的影响更大，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观点，会传播得更广。比如人选问题，申超人便认为刘志丹支持的，全是有“右倾”观点的人。这样下去，申超人还怎么完成任务？！他从北平起身前，就向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下过保证，说：“保证百分之百地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贯彻布尔什维克路线！”现在，抬出个刘志丹，这样掣肘，他如何打开局面？据他看，这苏维埃代表大会还是不开的好。几时酝酿成熟，几时再说。他既然是上级来的代表，只要他坚决不同意，人们也没办法。要僵持，就僵持一阵子。

没过几天，陕甘边的许多干部，也陆续来了。迪伯仁、李可夫，都提前赶到。因为他们已接到通知，要参加陕甘、陕北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

二月五日，这个大会，就在赤源县的周家硷开始。会也开得热闹非常。要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两个地区党的领导，这也是北方那个老黄早提出来的，双方都同意。志丹来后，就催着办。在这个会上，不免又一场争论，焦点是：谁当工委书记？申超人还是提那个“脚户”党员，说：“党的政策，工农掌握党权，陕北找不上工人党员，‘赶脚的’老陈，既当过雇工，又当过‘脚户’，算是工人阶级。咱们要执行中央的政策！”

这时，李可夫首先和申超人唱起对台戏。虽因和蕙琼的关系问题，精神曾受过挫伤，但在斗争面前又很快振作起来，只见他衣穿得笔挺，把眼镜一擦，站起来说道：“我们

提倡工农干部当领导，是指那些有能力的工农干部，不要摸摸头，是个工农干部，就硬拉上当领导。有的人，斗大的字不认得一升，话也说不清，你说，‘批评批评’，他说，‘剥削剥削’，把意思都弄颠倒了，要说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水平，更谈不上。这怎么能领导全局？不能独立思考，就不能坚持原则，怎么能挑重担子？这是要领导陕甘两省的革命斗争，不是栽葱栽萝卜的，插上一棵就算了。我提议迪伯仁当工委书记，他是个农民出身，也当过兵工厂的工人，有一定的文化，当过长期的县委书记，和我们一块儿打了几年仗，当陕甘特委书记已经三年多了。很有头脑，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和谁也能合作。拿我这个书生子说，也很愿听他谈谈。”

老陈在旁听得面红耳赤，他站起说：“大家说得对，不能听老申的，我确实掌不了这个柜！”大家一听，都鼓起掌：“老陈到底是老实人，有自知之明！”

这么一来，大多数意见逐渐一致，确定迪伯仁任工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书记，张武轩任组织部长，申超人任宣传部长，李可夫任秘书长。刘志丹、冯文方、霍力坚、常达江、徐一知、李可夫、申超人，都是工委委员。陕甘特委书记，由徐一知兼，陕北特委书记，仍由冯文方继任。这些决定，大家都很满意，只有申超人不说话，唉声叹气。临散会，他才声明说：“我不当宣传部长，要么把我换成组织部长，否则，我只保留‘北方代表’的身分。”大家没理会。力坚说，“这是伸手要权么！”

紧接着，就成立“西北红军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陕甘、陕北的游击队和赤卫军。总指挥，还是刘志丹。

迪伯仁拉着志丹，离开会场，高兴地说：“志丹！你成了咱西北红军的统帅！早该如此了。”志丹很谦逊，他说：“这也是马号里没马，拿毛驴支差了！”霍力坚对志丹作个鬼脸：“这是羊群里出骆驼，数你高嘛！你还记得吧！在榆林中学，你画过陕北交通示意图，有的同学说：你将来是个实业家！你发表过一些文章，同学又说，你将来是个文学家。魏老师不同意，他说，‘景桂这个人，还很难估量，你们走着看，将来很有出息！也许是政治军事人才哩！’真叫他说着了，你现在成了顶梁柱，我们都得听你指挥。”志丹说：“行啦，别扯远了。咱们快研究，如何配备干部。”

几个人走在路上就研究起来，研究的结果，常达江任军委秘书长，兼八十四师政委；李可夫身兼三职，除西北工委书记外，还兼总指挥部秘书长和四十二师政委，霍力坚任军委和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军委下边的参谋部、后勤部、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宣传科、管理科，也就是“前敌总指挥部”的办事机构。每科一两个人，非常精干。这些措施，向工委备个案，就开始办公。

按照正规工作步骤，下一步，就得讨论作战部署，志丹已在作准备，把从南梁起身时，蕙琼交他的情报，前后又翻了一遍，在脑子里理个顺序，衡量了各种情况，把新情况揉进去，然后，向工委提出，赶快讨论作战部署。

迪伯仁又在驻地，召集了工委会，他说：“马上就反大‘围剿’了，大家出主意，各献一条计！”

会场冷了一阵，谁也没有把握，不敢冒失，还是申超人勇敢，抢先打冲锋。这天，他的头发理得特别整齐，有人说他还擦了“生发油”，袖筒里，还塞条雪白的手巾，不时掏出擦擦嘴。他咳了一声，便站起来：“我虽不懂军事，可我最关心军事。愿意学军事，掌握军事。因为目前，只有军事行动，才能左右全局。”大家听这几句话，还差不多，都点着头。下边他又说：“我们应当首先向绥德、米脂、葭县、吴堡进攻，和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我们的苏区，才能扩大……”

大家一琢磨：不大对劲儿。老杨剑摸摸小胡子说：“伙计！恐怕使不得！那些地方，易进难出，山西敌人一插过来，红军就装进了口袋，苏区的中心地带一空虚，就会受威胁，陕甘、陕北就连不起来了！”

申超人，平时就看不起老杨剑，认为他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理论。不想，他说得比自己说得在理，无法反驳。忙说：“这是我的想法，你们说不行，就算我没说。反正我说的话都不行。”

志丹怕他闹情绪，就解释说：“超人同志，你的意见，也不是没有合理成分，不过，得放到第二步。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当前，还是得发展、巩固延安周围几个县，打通陕甘和陕北的联系，以后，再向北发展。到那时，我们就有了比较好的后方。过早的向神府进军，就会造成中心地带空虚，便

于敌人钻空子。”

申超人向周围看看，没人支持他，掏出手巾，掸掸新鞋上的土，顺便跺跺脚，哼哼哈哈的，做出对别人的意见无所谓的态度。志丹就向大家介绍敌人的情况：

蒋介石，最近飞到过华北和西北，在太原和西安分别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剿共”，要陕、甘、宁、晋四省军阀，联合“围剿”我陕甘和陕北苏区。他的嫡系部队——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已经从宋家川过了黄河，进到绥德地区。估计，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可能要出动十万左右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兵力部署是：井岳秀的八十六师集中于榆林、神木、府谷、米脂、佳县、横山，三边一线，重点是进攻我神府苏区；高桂滋的八十四师进驻绥德，集中在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延安、安定一线，重点是进攻安定一带的苏区；马鸿逵的数十个团，在陇东的曲子、环县、合水、庆阳一线，重点是进攻南梁苏区。蒋介石的另一个嫡系部队六十一师，在正宁、宁县一线。杨虎城部在关中和洛川、黄陵、宜川一线，重点都是围攻陕甘苏区和南部的关中苏区。……

大家脑子里装了个整盘儿，就挑肥捡瘦地掂掇起来。都在盘算，如何打法？先吃谁，后吃谁？刘志丹又站了起来，“我讲讲咱们的部署，请大家参谋参谋：第一，把红二十六军的红三团、义勇军，调到陕北来，由张武轩、罗炎、郭保权带领，和杨剑、常达江带的红二十七军配合，首先消灭高桂滋，把陕北苏区开展起来，和陕甘苏区打成一片。第二，二十六军中，赵宝魁带的骑兵团，由四十二师师长杨冲带领，配合

游击队东进，绕到黑水寺，打甘泉、宜川之敌。创造甘、宜苏区，并向韩城推进，扰乱敌人后方。第三，二十六军中，王思学的红一团，坚持在关中打游击战争，把苏区向外扩展，并保持与南梁苏区联系。第四，二十六军中，王兆平的红二团，要摆脱敌人的‘围剿’，插到保安县的顺宁一带，帮助西线游击队发展。把庆阳、环县、定边、靖边、三边的苏区巩固、发展起来。第五，由王兆平负责，必要时，可以放弃南梁，把陕甘苏区的中心，转移向洛河川的下寺湾一带。留些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还有神府王之西的红三团，暂时单独作战，牵制井岳秀的兵力。……”

一阵掌声之中，通过了刘志丹的作战部署，大家欢呼起来。

大事已定，成竹在胸，刘志丹回到军委，又亲自拟定《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令》，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号召全苏区的军队和人民都动员起来，同心合力粉碎敌人的“围剿”。“动员令”写好，即把参谋章明叫来，命他赶快油印，发出。

这章明，就是随杨伟林来的七个青年军人中的小队长，在保安游击支队工作几个月，刚调到军委来的。他刻着蜡板、激动得满头大汗：“真好！真好！这‘动员令’，活象诸葛亮的‘出师表’，又不同于‘出师表’，是陕甘、陕北军民的心声。”嘴里念着，手下刻着，刻到最后的落款：“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喜得把笔向窑顶一扔，自言自语念了两遍，飞跑出去，赶忙印刷。

“动员令”发下不久，各路红军，陆续向各自岗位集结。张武轩带着红二十六军的红三团、义勇军，就从南梁那边过来了。在安定县北区的冯家塬，已经和二十七军会了面，就要准备作战。

刘志丹，更是忙上加忙，日夜不停地谋虑。他告诉常达江：“趁还没掀开大战，把赤卫军来个轮训，每期七八天，一个月训他几万人。”又找来侦察科长苏新说：“赶快建立侦察网。”苏新说：“骑兵侦察队已搞起来，瓦窑堡和清涧县城里，都派进了人。”志丹暗暗点头：“到底是有些经验！”又补充说：“这还不够，还要普遍建立情报网，各山头、各路口、各村子，都要有群众侦察、联络。咱们没有电话，只有骑兵，群众侦察网，比骑兵还要快，比电话还要灵。”苏新答应说：“我马上就布置！”紧接着，又向志丹报告：“横山那边情况不好，游击队太小，赤源县委来人，要求大红军去打一下。这边打不下，红军要东进，后方不安定。”志丹说：“你告诉他们，先和敌人绕一下圈子，咱们马上就到！”

苏新一听志丹的口气，立即感到：这人解决问题好利索！碰上问题，随时解决，一点不含糊！他不禁暗想，要是早碰上这人，自己就不会受那么多磨难了。他不敢迟疑，忙把人派出，交待好任务。又打发走赤源县的人，才返回来，去找志丹。一进门，见志丹又在写东西，只得退出。

眼看军队就要行动，大家要求赶快成立“陕北苏维埃政府”，形势逼人，申超人也顶不住，只得同意了。可是这一

天，志丹却忙得没去参加大会。不料霍力坚来找志丹，一进窑就叫：“停笔！歇歇！还没上前线，就忙得连苏维埃代表大会也不参加了。”志丹扔下笔说：“赶时间，一切都要赶时间！敌人不给我们时间呀！今天的会如何？”

霍力坚倒在炕上：“歇会儿吧！”又拍着脑门说：“看起来，什么都得斗争，不斗争，连政权都要落在歪人手里。”说完这句话，哈哈笑起来：“你猜今天怎么样？在代表会上，冯文方得了个全票！申超人提的那个候选人孙三，只得了两票，有一票上还写了两个字：‘狗屁！’”志丹笑说：“代表也有一百多人哩，两票太少了。”“大都是各县来的工农兵代表，谁认得孙三？看起来，文方的威信很高，选举后，群众就把他围上了。不用竞选，这是自然形成的群众中心。”

说谁谁到，冯文方也来找志丹：“志丹！大家要我干，我可没当过全陕北的主席！”志丹说：“谁当过？连井岳秀也当不了。”文方说：“不是我怯阵，一时没抓挠，把你们南梁的经验给我说说，你们先走了一步么！”志丹说：“你是老经验，还用我说？把你那申超人说的‘富农路线’拿出来就顶用。富农欢迎，中农也欢迎，贫雇农更欢迎！”三个人都笑起来！

文方、力坚刚走，几个团长来看志丹。坐了个满炕。二十七军红一团团长何鹏，见了志丹，就咧着大嘴笑。志丹问：“你的伤全好了？”何鹏说：“好不好都是一样，要打仗，他就得好！”志丹捏捏他的膀子：“还算结实！”何鹏说：“你看象不象棒槌？”志丹笑说：“象根顶门杠子！”今天在我这儿吃晚饭吧，老杨剑到陕北后，离家近了。他老伴儿跑了百十里，

给他送来些鸡蛋、挂面、猪头肉，咱们可以会个餐。”

何鹏一举手，敬了个礼：“谢谢！不能领情！我们有规定，今晚要讨论你那个政治工作中的‘暂行十八条纪律’，我不到还行？”志丹说：“听说你们讨论过了，怎么还要讨论？”何鹏说：“去冬讨论过，你的‘动员令’下达后，我们又作了战争动员，加上新战士还没学过，决定再讨论一次。你那纪律规定得可真严：‘临阵脱逃者处死刑，破坏武器者处死刑，强奸妇女者处死刑，缴获不交公者处死刑……’难怪红二十六军又能打仗，又守纪律，你比别人厉害。”志丹说：“古人带兵还那么严，我们更应当严。我们是严宽结合，平时对战士要关心，到战场上，就得严格要求。”

何鹏突然想起件事：“老刘同志，有个传说，可是真的？红二十六军那个刘三丙，被游击队枪毙了？”志丹说：“刚发生的事！战争中缴获些大烟土，他偷偷拿回家了，他老婆拿出去卖钱，被游击队查住了。不是少数，是几百两，值钱多啦！谁也不能替他说情。”

何鹏用拳头在墙上一擂：“说实话，我早怀疑他在南山有问题。听南山回来的人说，他把枪交给了民团，换成钱化了，这里边都有名堂！”志丹说：“他的事还要多。因为南山失败得很惨，谁也找不上谁了。回到照金后，也来不及检查，把他放松了。不过，是坏人迟早会暴露。”说到这里，何鹏转身到窑外，望望天说：“不早了，我得快走。”骑上马跑了。

刚下坡，老杨剑来叫吃饭，拦住何鹏不让走，何鹏说：“不行，开会哩！我一迟到，战士们就要批评。”

第二十六章 试 战

风云正变，红军在运动，敌人也在运动，刘志丹到处张罗。中午，刚进窑洞坐下，接到张武轩来信：红二十六军的红三团、义勇军，已在松家河驻定。

志丹放下信，准备去看张武轩他们，苏新一脚踏进门，向志丹报告说：“高桂滋的指挥部，刚进驻绥德城，井岳秀的指挥部，扎在榆林城没动。高桂滋这家伙，很疯狂，一路大筑乌龟壳，安钉子，编保甲，想长期驻定陕北，过他的故乡日月。他四处放风说：‘我是陕北人，要彻底治理陕北，把红根挖掉，红苗除净，给乡亲们造个福禄寿！我高桂滋，只要站在绥德城上一叫，红军就得来投降！’牛皮吹得很大。他还说，‘用军事，又用政治，瓦解民心，给刘志丹个眼色看！’”

刘志丹，沉吟片刻，突然冷笑一声：“我也看上了他！他这个蒋介石的‘先遣队’，正好当咱陕北红军的‘运输队’！”

苏新和刘志丹接触才两月左右，已摸到志丹的脾气，只要他一冷笑，就是下了决心。苏新坐下，两眼望着志丹，等他再说下去。志丹把烟头一扔：“打蛇先打头，高桂滋这个师，正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要打蒋介石，先给高桂滋一棒。他

的人多、枪多、装备好、油水大，正是咱们要吃的一块肥肉！这个家伙，没有自知之明，自己不看看他的军队，大部是些河南、山东人，从没见过这么多山，这么多沟，连脚板都不利索。况且，他们新来乍到，人地生疏。咱们，是他的第一对头，陕北的地方势力，也给他合不了槽。除了和咱们作战，他们之间，还要互相踢咬！利用这些弱点，咱们吃掉他！这着棋的输赢，不但斗力，还要斗智！”

苏新的脸，又圆又红，陕北人说：“米脂婆姨，绥德汉”，这苏新，正是“绥德汉”的模样，脸上红膛膛的，红里还套着白，他笑咪咪地说：“斗智！对！是得如此这般，我继续侦察，把他放在‘照妖镜’里！”

打发走苏新，志丹约上李可夫，骑马赶往松家河。进了村，就看见张武轩、戴鸿远、郭保权、马罗武几个人，正藏在杏树底下开小会。见志丹、可夫来了，都站起来，把志丹、可夫迎进几人伙住的窑洞。志丹先对武轩说：“你没到会，把你选了个西北工委的组织部长，任务不轻，你这个临时政委，得交给可夫了。”然后又问：“南梁那边怎么样？”

武轩的话刚开个头儿，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就说开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志丹就知道：敌人对陕甘苏区的进攻，正象他估计的那样：早已开始。王兆平指挥着，红军在合水、庆阳的黄家大塬，消灭敌人一个营，在王家大塬，消灭敌人两个连，在柳村塬，消灭敌人一个团。敌人对陕甘的第六次“围剿”，已被打退，正准备反第七次“围剿”。

马罗武向志丹谈了另一个情况：“接到‘动员令’后，杨

冲带骑兵团去关中，打了洛川、长武，正牵制着南路敌人。”志丹问：“罗炎怎么样？”罗武说：“受了伤，虽然不重，是头部受伤，没让他来，红三团暂由鸿远带着。”鸿远说：“我手脚慢，主要靠政委赵文启。”

志丹对大家说：“休息几天，马上又要打大仗。”又转脸对郭保权：“听说打柳村堰，是你打的头阵，大家评论很高！你和碧莲的事怎么样了？”保权脸一红：“眼前顾不得了！”志丹问：“碧莲来了吗？”罗武说：“在小河边，正和白辉拉话哩！她很懂事，一到陕北，先去看赤源县的妇联主任。”志丹招呼道：“全生，去找折主任！”

罗武提出个小布口袋：“这是兆平给你捎的‘牛油炒面’，怕你打起仗来，顾不上吃饭。”又从内衣掏出封信：“这是蕙琼给你写的材料。”从捎鞋里掏出双鞋：“这是刘嫂子给你做的鞋，鞋里还塞着徐一知、杨伟林给你写的信。徐一知说，那封信，早给过申超人他们，这是底子，叫你看看，到底他们写得错不错？”

郭保权，也学志丹的样子，打开“哈德门”香烟，摊在炕上：“大家抽！”志丹点上烟，望着保权发笑。保权觉得不对劲，有点不自然：“你是不是又笑我从前的莽撞？”志丹笑着说：“那是必经之路，谁生活在你的境况中也是一样。”

两人说的，还是保权前一段的事：保权刚到红军，情绪很高，过了不久，又突然低落：原来为他几次到山沟里散步，都碰上干部们在开会，一见他，都装得没事人似的，要么，就远远走开。他想：你们开会，不找我，还躲着我，瞒着我。我

在这里是个外人，这有啥意思？不被人相信，将来是个啥下场？他一生气，照自己头上捶了几下，去找李可夫，劈头一句，“想回河北省老家看看，准不准假？”

李可夫一愣，不知如何回答：不让回去，又怕他说到了红军里不自由。想了一袋烟工夫，才说：“你要真想回去，也不是不行，给你搞三千块钱，回去安个家。”李可夫原以为，这是对他表示宽厚。郭保权却弄拧了，他想：“可见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要走，人家也不留。”别了李可夫，就去收拾行装。

马罗武发现郭保权情绪突变，再三问他，他只说：“想家了。故土难离，我也该回去看看亲戚朋友了。”罗武无法，又去找志丹，两人研究后，认为：大概因为他不是党员，有些事瞒了他，他便起了疑心。可是这种事，又不好对他解释。志丹说，“你叫他今晚来找我。”

那天晚上，志丹和保权谈了半夜。可是，谈闲事，保权谈笑风生；谈正经事，保权绕着圈儿不说心里话。志丹只得说：“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一人在外，闯荡半生，浑身是伤，心里也是伤，总得寻个归宿。只是，家又远在白区，这一走，如何再能回来？可夫那个想法不对，钱多钱少事小，你一回去，如回不来，岂不把人毁了？你的这支队伍，这么能打，交谁带呢？我的意见，还是在革命队伍里安家立业为上策。象你这种人，如果你觉得共产党好，将来还可以入党！”

其实，保权并不是实意要走，只是觉得，自己政治上差，怕人小看。见志丹这么器重，说话这么诚挚坦率，设想这么细致周到，暗想：还是老刘善于知人，我姓郭的若再三心二

意，未免对不起朋友。特别是“在革命队伍里安家立业，还可以加入共产党”这些话，打动了他的心。他觉得：是呀！革命才是归宿。“我还可以加入共产党？！”他忽地站起来，掉下泪珠，一把抓住志丹的手：“志丹，我不走了！再提这事，我对不起人，对不起你和罗武，对不起我那些弟兄，更对不起共产党！”

从此，保权见了志丹，总有说不完的话：“志丹！你说说，我和碧莲这种关系，是不是惹人笑话？这次兆平把她调到军队上工作，我总怕别人说闲话。”志丹说：“特殊问题特殊解决。你没看出大家都对你们表示同情。连百姓都为你俩编了歌。”保权只是笑，不好再问。但是他心里却甜滋滋的。默默想起他和碧莲关系的发展：

那是他和志丹谈话后，决定再也不走了。心里一高兴便跑到荔阳堡去赶集，在下坡的路上，碰上个女人，坐在地上直叫，血水顺着裤腿流，站不起来了。保权出于同情，不管是男是女，一把抱起往肩上一扛，一气跑了几十里，送到医院里，交给医生，扭头就走。回去对冯蕙琼一说，蕙琼问：“是谁？”保权说：“听医生问她的名字，她说叫折碧莲！”

蕙琼也慌了：“那是赤安县的妇联会主任，是个从火坑里挣扎出来的，以后慢慢对你说。”蕙琼跑到医院看碧莲，见碧莲躺在病炕上，腿已绑上绷带。蕙琼问：“你怎么受了伤？”碧莲说：“我要去看你，走得急，被‘偷咬狗’咬了，真倒霉！什么事都叫我碰上了。”蕙琼给放下些瓜果吃食，问：“还痛么？”碧莲说：“吃了止痛药，老中医还给吃了败毒

药。——你咋知道我在医院？”蕙琼说：“郭保权专门跑去对我说的。”碧莲说：“他就是郭保权？那人真好，人家二话没说，把我背了几十里，不知怎么谢他才好？”蕙琼说：“不用谢，都是自己人。当时他不知你是谁，听我说了两句，他很同情，说不定还会来看你。”

果然，自那以后，郭保权又去找过一次蕙琼，专门了解碧莲的身世。出于同情心，他三天两头去看碧莲，在一个月內，保权总共去了七八次，每去都不空手，总要从集上买些烧鸡、鸡蛋之类的吃食。

开头几次，保权少言寡语，只说叫她好好吃饭、养身体。有一次，他摸摸碧莲的被子：“冷不冷？”碧莲说：“大家咋过我咋过，暖窑热炕的，还不知足？”下次再来，保权抱条栽绒毯，往碧莲身上一盖。碧莲慌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从前，只有老财家才盖这东西。”保权说：“这也是从前我路过盐池县，和马鸿逵打仗缴来的，送别人，谁也不要，我也无用处。”

碧莲脑子打转转，想问什么，又不好出口，只说：“你捎回家，给婆姨娃娃盖多好！”保权说：“我一辈子没娶过女人，哪来的婆姨娃娃？”碧莲更觉奇怪：“你们这种人，在黄龙山上，还不得娶他十个八个的？”保权叹了口气：“我怎么对你说呢？不吃腥荤，也是一身臊。”再不多说。碧莲可怜起保权。她把被子一揭，穿好衣服，要下炕。保权拦住说：“不敢动！小心裂了伤口！”碧莲说：“快好了。住医院把我憋死了。我得出去透口气儿。”下了炕，保权小心扶住。碧莲不

说话，直往外走，保权只得跟上。走到门口，碧莲对医生说：“我来时，在路上丢了东西，找上就回来。”医生也不拦阻，由她去了。

这医院，就在树林边上，两人走进山沟，迈进树林，碧莲往松树根上一坐：“歇会儿吧！”保权也跟着坐下。保权是个聪明人，估量碧莲有话要说。果然，碧莲问起保权的身世：“你就没个父母兄弟？从小家里没订过亲？我们这达人，都是从小订亲，到十七八，就要过来了。除了穷得揭不开锅的，没有一个光棒子。”

保权觉得，碧莲问得很在理。他坦然回答：“我也是人生父母养，亲姊热妹，手足弟兄都有。可他们，都死了！这些事，老刘都知道。”说到这里，保权一阵心酸，可他没有掉泪。他内心有股硬气：是英雄，决不轻易流泪。他咬咬牙，咽口唾沫。又说：“亲，也订过，还没过门，我家都散了。我跑到黄龙山，再没打听过。”碧莲还要刨根问底：“你就这么少情无义？不回去找找？”

保权有点生气。但是，他一想起碧莲的那些身世、经历，早已同情得心酸、咽泪，经过一两个月的接触，碧莲的品貌、为人，象磁石一般，把他吸引住了，早觉得他俩应当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虽然不曾出口，可那感情的暖流，已经悄悄流入碧莲心中。今天，碧莲出来和他走走，盘根问底，并不偶然，虽然问话有点刺激，他也只得直说：“我并不是少情无义，是因为社会对我太少情无义。我从来没见过她，我去找谁？再说，我后来听说她也改换门户了。”他见碧莲不答

话，便站起身来，往远处走了。碧莲有些惊慌，但又想：真是土匪性格，算了，不问他了。也扶着树根往起站。

保权虽是土匪出身，却很自尊。他们两个，不管怎么走，都没出松柏林。保权确实从内心喜欢碧莲，他不忍给她刺激。但自己却满腔怨愤，不能遏止。他忍不住对着森林发怒：“社会太残忍！连没过门的闺女，都被团总抢去当了小老婆。社会太丑恶！当了太太的人，就忘了乡亲。谁值得我看？谁值得我找？我不认识，我不要！我不要……”保权大声叫，树林里起着共鸣。山谷里响起回声：“我不要！我不要！”

听见保权大声喊叫，碧莲扑腾坐下，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是石头也得落泪，保权闻声又忙跑过来，一把抱住：“碧莲！你哭吧！把你的苦水，都倒在我心里，都让我装着！我……”

碧莲哭了一阵，仰起头，瞪着眼说：“我以后还是不见你了吧！看见你，我心里难过……”保权紧握住碧莲的手：“你不愿见我，我偏要见你，怎么办？……”碧莲长时间沉默。保权拿出了男子气概：“碧莲！掏出心说，我不能不见你。我问你，你是不是嫌我粗鲁？”

碧莲说：“不，你还不够粗鲁！你心里那么苦，为啥不去杀人？”

保权站起，一跺脚：“你以为我是脓包？我家乡的民团，全被我杀光了，那臭婆娘，也跳了河。”碧莲见保权两眼发红，连忙抱住他的腿：“不要发火！”保权又问：“碧莲！你嫌不嫌我是土匪？”碧莲说：“老刘不嫌你，我还能嫌你？”保权

一激动：“碧莲：你嫁给我吧，我马上娶你！”碧莲擦擦泪说：“你娶吧！要娶就快点儿娶。你到哪达，我跟你到哪达！”

碧莲出院时，保权用马把她驮上，送到蕙琼那里。碧莲把这件事，一五一十，都对蕙琼说了。蕙琼又告诉了兆平和志丹。大家都说：“很合适嘛！人家自己找的。”

在陕甘苏区，郭保权参加打了些胜仗，就要求入党。陕甘特委，四十二师党委，都认为他打仗勇敢，能服从指挥，改造部队的决心大，就接受了他的请求。入党后，他从前那些思想疙瘩都解开了，情绪高得象发了疯。跑到和碧莲一块走过的森林，仰天大笑，笑呀笑：“哈哈哈哈哈……我郭保权也有了今天！我要把旧社会砸得稀巴烂。把天戳个窟窿……把玉皇大帝押上断头台……杀尽妖魔鬼怪……我要救人，救人！救出所有受苦的人……”

他入党后的第二天，就跑到赤安县去找折碧莲，两人把终身大事正式定下来，志丹起身的时候，他俩已经提出结婚，因为志丹要走，保权说：“志丹不参加我的婚礼，我就不结婚。”拖了下来。

这次，王兆平把折碧莲调到军队上，在后勤部工作，就是照顾保权的特殊情况。保权三十多岁，该结婚了。

折碧莲听说志丹叫她，跑来了。短帽盖头发，瓜子儿脸，细眉细眼，正是保安县女人的特征。穿一身蓝布裤褂，斜挎着白线拉云黑布挂包，走起路来，又轻又快，志丹出于对保权的关怀，见了碧莲就问：“啥时候喝喜酒呀？这回我可要参加了。”碧莲说：“好老刘同志哩！你‘动员令’上可没写

这一条呀！”志丹说：“这女子也变了，嘴象刀子。这事瞒着我可不行，我不批准，喜酒就喝不成！”折碧莲说：“喜酒丢在保安县，没运来哩！”转身又跑了。

刘志丹离开松家河的第二天，就把军队集合起来，开了动员大会，志丹作了动员报告，说明红军已集结起来，就要开始行动。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冯文方，情绪特别激动，跑上台去，喊了几个口号：“欢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向老大哥学习！政府大力支援红军！”战士和群众也照样喊着，山里响着回声。

志丹又讲了一下敌情，他说：“敌人现在是以连为单位行动，是摸我们的情况。我们也采取相应的对策，摸摸敌情，试一试，看它是老虎屁股，还是猫屁股？二十七军红一团、二团，向绥德、清涧活动；二十六军红三团、义勇军，先在赤源，秀延县边境上活动。这样分开活动，好摸敌人的规律。……”

刚散会，苏新就把志丹叫出人群，向志丹报告：赤源县委派来两个人，送来告急信，说井岳秀的人，已进到冷窑子、龙州界，把苏区的三十里路割断了。敌人修碉堡，编保甲，象要常驻，游击队上去，压不住敌人，请求大军帮助。其实，前几天，志丹就想打这股敌人。便对苏新说：“打掉这股地头蛇，免得拖后腿。”

苏新把县委来的老王，叫到志丹面前。志丹问：“县委书记李洪在哪里？”老王说：“前几天，带着游击队过了大理河，又被敌人挤回来，现下驻在葫芦塔。”志丹马上写了回

信,对老王说:“你们继续了解情况,大红军马上就来,先解决你们的问题。”

赤源县,是陕北根据地的中心,它包括安定县的西区,靖边县的东边界,横山县的南区。敌人正由大理河以北,向前推进,把苏区豁开一大块。不把这边的敌人顶住,红军东进打高桂滋,侧背就受威胁。送信人走后,志丹使命集合队伍。

队伍当即出发,由老王带路,轻装快行军。可是到葫芦塔一看,连个人影子也没有。志丹问:“怎么回事?”老王说:“大概是转移了。我再派人去找。”志丹压着气,又写了封信。老王又打发人送走。送信人走了几天,也不见露面。志丹起了急,再住下去,就要泄露军机。正要谋虑转移,李洪来了。志丹急问:“你们哪里去了?我也找不见,见到信没有?”李洪一愣:“什么信?没有见着。”

志丹唉了一声,问老王:“这是怎么回事?”老王吞吞吐吐地说:“怕是路上丢了!”李可夫冒了火:“你派的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你们就这样对待工作?难怪你们这地方乱七八糟的!”老王低头不语。志丹道:“没想到,你们工作这么乱,人这么不纯!这哪象干革命的样子?快追去!”老王走后,志丹暗想,这个中心县,竟搞得如此之糟,申超人为何不来检查?用的是些啥人?

李洪见志丹的脸色不对,吓得满头冒汗。自己派的人,出了乱子,丢信事小,泄露军机,就要受军法处治。他心里一哆嗦,在地上打转转。从前,他见过志丹一面,可没说上

话。上回关于“分地”的争论，就发生在他这个县。他这个县，正是申超人抓的试点。申超人叫他向东，他不敢向西；别人提出意见，他再让点步。直到志丹讲了话，他才有点路数。事后想找志丹谈谈，作个检讨，还没找到机会，今天碰上了，想和志丹拉几句，却又发生这倒霉事。他只得对志丹说：“这都怪我！我以为，大红军来不了这么快，就带游击队去捉反革命，到了寺儿畔那边，敌人正来抢牛羊，我们追上去打，敌人欺负我们人少，丢了牛羊，来撵我们。我们往后撤了撤，你们就上来了。”

志丹暂时平静下来，问道：“冷窑子敌情有没有变化？”李洪说：“没有！住着两个连。”志丹说：“好！你派游击队，去把敌人引出来，咱们打掉它！”

谁知那个游击队长牛飞，是个新手，又是个“大炮”，以为背后有红军壮胆，跑到冷窑子，就拼命喊着打。敌人一出寨子，他喊得更凶。敌人见这劲头，觉得不妙，怕中埋伏，又缩了回去。红军在后山等了半天，敌人再没出来，牛飞还在对着山叫骂。志丹觉得，这游击队长太差，比焕焕、曹满囤差远啦，可是，他一时又不好说，派人把牛飞叫了来，笑着批评道：“你是个实炮筒子，心里不透气儿。打仗可得放灵动些！”一边撤兵，一边解除封锁，放出风说：红军到安塞去了。

队伍刚要走，李洪又报告说：“寺儿畔开到敌人一个连。”志丹问：“消息确实吗？”

“区委书记刚来说的。”

“能打吗？”

“能打！地形我熟悉。”

志丹说：“明天一早，探好情况，咱们就打！”想了一下，又说：“队伍还是撤到安塞，去打兴隆寨，解除封锁，就说红军走了。你们再去侦察！”

李洪可着了急：“你到了安塞，我咋能找上你？”志丹笑道：“唉！你这个老李，太没有常识，听话要听音嘛！”随又悄悄说：“你探好消息，到十五里外找我。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明天上午！”

“好！一言为定，若要失信，红军可真要撤走了。打仗经不起一误再误。你派什么人去？”

李洪忙说：“我派可靠的人去，不可靠的不派，去五个人，一人走一路，回来再对情况。你看好不好？”志丹说：“很好！”握握手，带队伍走了。

第二天上午，李洪准时来了。一五一十，作了报告。志丹说：“很好！”然后，又把调查人找来，一个一个地问：到过什么地方？看到几个哨兵？山上筑没筑工事？是听别人说的，还是亲眼看见的？问的什么人？敌人都在做啥？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通？李洪一旁听着，暗想：原以为打仗是粗事，可人家办起来，比绣花还细！

志丹问清楚了，知道是个中心钉子，可能是两个连，敌人正在编保甲，又要长驻。为首的，名叫张天佑，还是井岳秀的干儿子。志丹笑道：“让他干老子给他发丧吧！”回头告诉李洪：“派十个带路的，二十个赤卫军，带着镢头、铁锨，跟

部队行动。”志丹知道，那一带全是石沟，怕路不好走。

行军六十里，到卧牛城宿营，这里离寺儿畔只十五里。刘志丹下令，封锁了消息。又找戴鸿远、郭保权商量，怎么打法。鸿远说：“先听听保权的！”保权说：“敌人兵力不大，用不着费事，派些人撒开网，上去轰鸭子就是了。”志丹笑说：“就用你的办法。今天义勇军主攻，红三团打外围！”郭保权一听，挑出三十几个小伙子，编成奋勇队，命营长陶云起当队长。单等半夜，发动突击。

这一夜，志丹几乎没合眼。指挥部的参谋章明，接连不断送来报告。全是游击队侦察哨、群众侦察网，陆续报来的：敌人开饭了，点名了，熄灯了，换岗了。……一举一动，就象看在眼里，照在镜子里。后半夜，志丹下令出发。红三团悄悄围了寨子。陶云起带着奋勇队，爬上山，摸掉哨兵，神不知鬼不觉，进了寨子。志丹在下边，好久听不见动静。贴着墙壁倾听。

忽地，全寨子亮起火把，枪声四起，喊声震天。那火把，忽明忽灭，寨墙上，窑洞顶上，到处都是，就象耍龙灯似的。敌人由梦中惊醒，以为来了千军万马，不分东西南北，争着逃命。义勇军枪法好，一枪一个，枪枪不落空，寨墙上打躺一大片，跳下寨墙的，又被红三团打趴下。那个张天佑，跳到石沟里，脑袋摔得稀巴烂。天明清查，消灭敌人一二百，缴枪百多支，真是干净、利索，一个不漏。义勇军只牺牲一个排长。

陶云起下来，蹭了一脸黑烟子。志丹笑道：“这是赶鸭

战么？”云起说：“哪里？我们家乡夜里逮鱼，就是用这办法。我小时候，年年夏天都要干几回！”志丹指着他的鼻子：“你现在可不象个渔翁，倒象个黑包公！”云起笑着，连忙跑去洗脸。

寺儿畔敌人一消灭，别处的敌人，不敢乱动。横山情况稳定下来，群众腰杆子硬了，到处抓反革命。

回到卧牛城，志丹对李洪说：“你们趁这个机会，把反革命捉一捉，就好活动了。你还有什么要求？”李洪一高兴，笑得合不拢口，连忙说：“再不敢拖大红军的后腿了。我们马上就组织贫农团、赤卫军，分土地！”

志丹说：“地可以慢点分，先把武装搞好。我再发给你们一些枪，把游击队整顿一下。那个牛飞，太没经验，蛮干可不行。还有，我写封信，交你带上，你派上游击队，再组织三百个赤卫军，去围龙州界。那里的敌军，以为大红军还没走。等包围定了，你派人把信送上去。这叫‘兵临城下，劝他投降’。他若投降，你就带人去受降，他若不理，你们围上几天再告诉我。千万不要去打堡子！”李洪说：“明白了？我们只虚张声势，喊口号，促他投降。这几天，我可见了世面，长了见识！”志丹笑道：“这回我可真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李洪说：“大红军离开，要求给我们说个方向，有事好去报告。”志丹点头答应。

大军回安定，和二十七军的一、二团会合，他们也是刚由清涧回来。老杨剑跑来向志丹报告：“这次我们出去，打了南沟岔，消灭敌人一个连，缴了两挺轻机枪。在清涧的阎

王硕，伏击敌人一个排。在贺家湾，缴获许多战利品。”杨剑报告后，谦逊地笑笑。志丹说：“老杨师长，初次试战，你指挥得不错！”老杨剑笑笑，摸摸小胡子。

这里正说战事，冯文方派干板老刘来报告：“方自强同志去世了。”

志丹脑子轰的一下，几乎站立不住脚。杨剑连忙扶住。志丹流泪，老杨剑也流泪。杨剑掏出手巾，自己擦了泪，又递给志丹擦。志丹镇静一下说：“老杨同志！你和何鹏到自强的住地，办理后事。开追悼会。陕北武装斗争有自强同志一份功劳。会要开得隆重，要立碑，写悼词。我脱不开身，一切拜托你了。”

杨剑拉匹快马，飞快地跑了。边跑边叫道：“替我照顾一下军队，三天我就回来，今天下午就赶到。”

第二十七章 红五月

试战之后，红军集中，军民欢腾。陕北群众，站在百花山上，高声唱起来：

花儿遍地开，红军都开来，游击队、赤卫军，山上巧安排！

老刘南梁来，陕北当统帅，老三团、义勇军，来打反动派！

陕甘、陕北两块苏区，统有个习惯，凡是遇上革命节日，都要开庆祝会。阳历四月二十几号，冯文方就发出通知，欢迎苏区军民，都去参加“五一”节庆祝会。

“五一”那天，赤源县的群众，都往安定和安塞交界的白庙岔跑。因为那里川道宽展，活动灵便，可以开大会。

赤源县的妇联会主任白辉，拉着赤安县妇联主任折碧莲，也赶了来。一进会场，折碧莲就指着说：“白辉同志，主席台左边那个矮胖子，就是戴鸿远，他带的是老三团；紧挨戴鸿远站的，就是郭保权，他带的就是义勇军。郭保权一旁那个高个儿，是马罗武，是义勇军的政委，是我们陕甘的‘百事通’。”

白辉用手遮着太阳往远看：“老三团、义勇军就是整齐，一崭新衣服。郭保权长得满精神、高鼻大眼的，和你正能配一对儿！”碧莲抿嘴直笑。白辉说：“等你结婚那天，我给你筹办，按我们陕北规矩办！”碧莲忙扭过脸，问道：“主席台左边站的，可是陕北的红一团、红二团？那个大嘴巴是谁？那个‘黑铁塔’是谁？”

白辉笑着说：“大嘴巴就是红一团长何鹏，你看那脸、象不象荞麦仁儿，一棱一棱的，外号叫‘二百五’。‘黑铁塔’叫白贵赤，是陕北红二团的团长。就是我那一口子。”碧莲“哟”了一声：“你们都姓白，咋能结亲？”白辉说：“我们清涧县姓白的多着哩！只要是出了‘五服’的远门子，就可以结亲。”

白辉向四周一看：红军的四个团，把个川道平台都站满了，游击队只能沿着边站。赤卫军拿着红缨枪，排在四周山上，群众都靠山坡站着。会场摆着各种武器，贴了许多标语。

白辉正和折碧莲说东道西，忽听，机关枪响起来。大会开始了。机关枪就是开礼炮。

常达江主持开会，他先讲了纪念“五一”的意义，就请刘志丹讲话。

刘志丹上了土台子，游击队、赤卫军就鼓起掌来。志丹挥下手，掌声停息，他才开腔。他讲的是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的意义，扩大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意义。他特别强调：“要把五月份变成个‘红五月’！在‘红五月’里，打他个满堂红！”

群众情绪激昂，一片掌声，呼口号声。

当场，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干部，都上台讲话，表示决心。二十七军一团团长何鹏，跑上台说：“老三团、老大哥，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老大哥学习！”战士们跟着叫得震山响。

庆祝“五一”后，志丹就准备开战。被霍力坚挡住了：“再开个会！申超人没当上工委的副书记，怪话连天，扰乱人心，不如趁人多，快刀斩乱麻，把他迎回去。”

文方也提出个意见：“前个时候，陕甘特委的杨伟林、徐一知，给陕北来了封信，指名批评申超人：说他在前一阶段，有不少错误；第一、老申说，‘咱们的力量，已经等于井岳秀、冯钦哉兵力的总和，可以全面出击’，这种夸大的估计，就会形成冒险。因为井岳秀有三个旅，冯钦哉也有三个旅，每个旅有三个团，共有十八个团。我们的红二十六军有五个团，二十七军有三个团，一共才八个团。装备也不一样，这种比法，起什么作用？第二，过早地办起‘集体农庄’，这是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第三，为什么乱杀人？陕北来人反映：清涧县的李光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能写文章，能编歌词。因为和老申意见不合，被暗杀了。现在家属到处找人，也不给人家说清楚。还有个姓王的，反对侵犯中农利益，老申说他是‘富农路线’，也被杀了。这种乱杀现象，会引起内部混乱。”

力坚说：“迪伯仁把信给申超人看了，申超人到处骂街，扬言说，要告状。按他这种态度，不批评还行？尾巴翘到鼻子上，谁也惹不起！”

一听大家的意见，迪伯仁连忙在玉家湾，召集工委扩大会议，志丹只得参加。因为时间紧迫，闲话少说，一开始，就是批评申超人。

申超人也早有准备，一听批评，往炕上一躺，一句话不说。把大家惹火了。

张武轩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思想意识这么坏！怎么能当领导干部？”气得说不下去。李可夫接上说：“同志，有错就认错，人家批评得对嘛！你侵犯了中农利益，已经造成混乱，发生群众‘反水’，还不应该警惕？”都气得不愿理他。志丹也得表个态度：“同志！你推行的那些东西，早已被实践抛弃，为啥端着马粪当珍珠？你做得两眼朝天，问题乱如麻，也不看一眼？”老杨剑把胡子捻了一下：“对你这个人，我一直想不通，看不惯，你为啥这么歪？这么固执？”霍力坚气极了，拍了下桌子：“老申，你说说，何鹏为啥当面骂：‘操你祖宗！’”申超人才歪着头，说了一句：“那是他发疯！”说完，斜了力坚一眼。

常达江也说了话：“老申，我不会批评人，从没把别人说重过，把别人说坏过，可是对于你，我认定：你满肚子是鬼！自强为啥死得那么快？你对大家说说！”冯文方于急不说话，他怕引起误会，说他打击报复。

霍力坚气得直握拳头，把炕桌一踢：“纸里包不住火！何鹏说了，自强是被你气死的，趁着志丹我们都上了前线，你去收他的枪，说他‘勾结豪绅地主’！他‘唉’了一声，就憋死了。你狠不狠？你还要霸占他的啥？从前，你利用他的老威

信，说你想说的话，打击别人；他一病倒，你就欺负他，百般凌辱，耍那么多花招，你有没有共产党人的良心？”

听到这里，大家都站了起来：气愤、难过，同情自强的遭遇。擦起眼泪。

申超人见大家气愤、难过，他也哭起来：“自强呀自强，你去得为啥这么早，留下我受冤枉！在北平，咱们就成了朋友。来到陕北，咱们合作得那么顺心。你一走，我成了独臂。要是你在，也可替我说几句……”又是咳嗽，又是拧鼻涕。

迪伯仁说：“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查证，要处理！”申超人满不在乎，把头往墙上一顶，一声不吭，见大家要走，他“哼”了一声：“何鹏是个‘二百五’，你们为啥听他的？好吧！走着瞧！斗到最后，自有公论！”

在开会之前，志丹就作了布置，在干部开会期间，各团研究作战计划。刚研究完，何鹏就来找志丹，到了指挥部，一打听，师以上的干部，都开会去了。只得到各科转转，打听些闲事，正说着，各团的团长都赶来，听志丹的命令。

志丹一进门，苏新送来紧急报告：高桂滋的一个旅，出了清涧城，要跟瓦窑堡的敌人会合；先头部队，是郭子封营，前晚到杨家园子，要建立据点，保护清涧与安定之间的交通。正在抓差抓伏，修筑工事。

刘志丹一听，便说：“真是巧中巧！正要打高桂滋，他就送上门来。这家伙真精，现在就以营为单位行动，有啃头儿！”即刻叫来各团领导人，商量作战计划。何鹏听说打仗，

马上绷起脸，对志丹说：“高桂滋可不是东西，打仗只凭乌龟壳。上回，我们在瓦窑堡埋伏了两天，他就是不出来，等我们撤下来，他才伸出脖子！我们追到瓦窑堡城根儿，他又跑了。这回可得先揪住耳朵不放。”

志丹对大家说：“何鹏说得对！最要紧的是迅速揪住敌人，不能让他逃掉。各团回去，作好准备，部队马上吃饭，下午出发，天明前打响！”又叫苏新：“继续侦察！叫秀延县派赤卫军封锁消息。”

志丹立刻给各团分配任务：何鹏，带红一团，埋伏在杨家园子以西，堵击敌人的去路，消灭瓦窑堡的援军。郭保权，带义勇军，从西面攻击杨家园子。戴鸿远，带老三团，插到敌人东边，隔断敌人后续部队。老杨剑、白贵赤，带红二团和延川游击队，加上安定、清涧的赤卫军，围扰马家坪之敌，斩断敌人的归路。

部队绕小路，连夜赶了一百几十里，各自进入指定阵地。当夜两点钟，刘志丹冒着大雨，带上郭保权、陶云起，去摸情况。

刘志丹和郭保权，摸到杨家园子的制高点——墩儿山附近，仔细观察敌情。发现，敌人驻的寨边上，配有机关枪、迫击炮。志丹和保权，又爬到寨子根底，贴着墙走了一趟，上下一看，寨墙有三层楼高。志丹悄声说：“这寨墙，原来只有两公尺高，现在增到四公尺，是抢修的。”再看那路，又陡又窄，还筑有工事。志丹看看天，雨不停，道路泥滑，才拉上保权，离开杨家园子。

两人藏在麦地里，悄悄商量，志丹对保权说：“袭击不得！敌人有准备，天也不凑巧。要打，伤亡小不了，这仗不能强攻。”保权悄声答应着。

志丹盘算，高桂滋这家伙，到底是名堂多，真要在这里扎点子了，防范这么严实。马上用铅笔写了个条子，命令戴鸿远撤退，在杨家园子周围绕行。把敌人诱出来，在运动中消灭。

鸿远听说撤退，呆了！把条子仔细再看一遍，觉得语气认真，便对政委赵文启说：“你看，是不是我有眼病，看得不清？”赵文启笑道：“对着哩！老刘的办法对，大概是寨子不能打。”鸿远“唉”了一声，忙下命令：“换个地方打！”

赵文启，就是一九三三年，从泾阳游击队回来的那个小队长。当时，他怕泾阳游击队自由行动，连夜跑到二十六军，向志丹报告了情况，志丹怕他回去遇难，就把他留下了。红二十六军南下，他也跟着南下，回来后，他又在淳化县当游击队长。去年在红一团，代理过政委，和王思学合作得很好。罗炎受伤后，兆平把他要来，给戴鸿远配个年轻政委。

早晨，志丹和保权刚转到个村子，苏新又给志丹送来报告：住瓦窑堡的李少堂团，派一个连，护送李少堂的老婆到绥德，要在吴家寨子宿营。

志丹又写个条子，交给苏新：“送给何鹏，叫他带红一团，埋伏在吴家寨子，对敌人进行伏击。”

老三团撤退时，天光大亮，敌我双方，都看得清楚。敌人见红军“撤退”，就想占便宜，寨上一声号响，追出了窝。边

追边叫：“有种的别跑！”敌人一追，正中志丹心意，用望远镜一看说：“好！好得很！”

戴鸿远见敌人追赶，回头打了几枪，直往前走。赵文启年轻灵便，从战士手中夺过红旗一扬，顺川道跑着，叫道：“谁有种谁就来！”心想：正盼你赶快出来！

果然，敌人出窝不远，郭保权带义勇军插到背后，揪住就打。敌人丢开戴鸿远，急忙去抢山头。那些匪兵，穿的灰军衣，戴的硬壳帽，在蜡黄的山地上，爬来爬去，特别显眼。

刘志丹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看着，笑道：“乌龟离壳，爬不动了！”再看郭保权，正使着双枪，指挥突击。

折碧莲跑来，领着些百姓，挑来几桶绿豆米汤。路过山坡，看见志丹，连忙端上一碗，双手捧给志丹。志丹接过，喝了几口说：“你看，保权跑得多快！他前边是陶云起，你看，你看，三个营长都冲上去了。”碧莲看得发呆，见保权他们转了弯儿，才挑起米汤往前赶。

敌人见断了归路，便着了慌，绕到侧面，去抢占山头，要突回杨家园子，再去守乌龟壳。赵文启看见敌人走回头路，叫着戴鸿远，又追了回来。敌人架起机关枪，掩护大队前进。火力来得猛，把红三团堵得上不去。志丹在山坡着急了，叫上警卫队，从侧面绕过来，向前跑几步，去围射机枪阵地。保权、罗武，紧紧护住，怕伤着志丹。义勇军抢在前边，又伤了几个。前边略一停步，保权又冲过去，挥着枪喊道：“上！退一步就不是义勇军！”陶云起跳几步，将他拉下来，埋怨道：“哪能这样干法？”回头一招手：“突击队！跟我来！”

义勇军的二十多人，手使双枪，跨坎跳沟，长锥似的，直朝前钻。眼看贴近，陶云起突然扑倒在地。敌人枪口刚向这边转，云起运足气力，猛一纵身，凌空而下，劈头盖脸，双枪连发。匪军正在转动机枪，被云起双手抱住枪口，叫着：“同志们！快前进！”敌人劈胸打了一梭子，丢枪就跑。保权奔过去，抱住云起喊道：“云起！云起！”

敌人失了机枪阵地，雪崩似的，溃退下去。老窝回不去，只有朝前跑。刘志丹挥动大军，一路紧追。敌人逃进吴家寨。老三团、义勇军追到吴家寨子。赵文启绕了一下，带人上了窑顶，居高临下，乒乒乓乓，甩下一批手榴弹。敌人急往外撤，义勇军已把吴家寨，围得猫鼠难蹿。长枪短枪齐发，打得敌人睁不开眼，抬不起头，哭叫嚎啕，到处滚爬。想保活命，只得缴枪。

志丹进了吴家寨子，看见何鹏正指挥着收拾武器。何鹏有个脾气，平常腰里系个大带子、插着驳壳枪。打起仗来，腰里还要别把号，要冲锋，就自己先吹，活象陕甘那个庄凡。一打完仗，先统计武器。志丹见他一身灰土，汗如水流，弄成个大花脸，便说：“你们又发了洋财？”何鹏大嘴一咧，笑道：“接到你的指示，我们就往这边跑，比敌人先到一步。”

原来，红一团撤到吴家寨子，还没停脚，侦察报告：瓦窑堡出来二百多敌人，离吴家寨只有五六里路，何鹏心想：冤家路窄，今天碰到我手里，有你们的好看！忙下命令，把部队埋伏好。

瓦窑堡出来的敌人，听见杨家园子方向有枪声，以为是游击队“扰乱”，紧往前赶，走到吴家寨子，刚要歇脚，何鹏大叫一声，两旁伏兵，一涌而出。枪响刀刺，给敌人来个招架不住，还不了手，只有缴枪。这边正抓俘虏，杨家园子那边的敌人，逃了进来，正碰上何鹏扔出的手榴弹。

三个团一会师，战斗马上结束。清查战果，除了打死营长郭子封，俘虏了副营长，还俘了四百多人，里边有敌团长李少堂的太太。缴获轻机枪二十四挺，长短枪四五百支。

清查之后，志丹指示：把新式武器，赶快分给各团，轻机枪，每团六挺，多余的，都给义勇军。战士们换上新武器，也忘了劳累，有的擦枪，有的摆弄机枪，一片热闹。志丹把马罗武叫来说：“把李少堂的太太，交给折碧莲，不要叫战士去看热闹。”罗武说：“碧莲已把那个太太引走了。”

何鹏嘿嘿笑着，手上托个亮东西，在人群里直晃，摇一摇，又放在耳边听听，叫声“老刘！缴了块金壳怀表、从死尸里捡的，你看，能不能送给新郎官当礼品？要求你批准！”

志丹想了想说：“可以！不过，你得到没收委员会去登记，说明用向，办好手续，才能送礼。可别忘了那八条纪律！”何鹏说：“懂，我哪敢自作主张？”何鹏忽又转念：“老刘，咱们红军，全军都没一块表，行军，作战，都是靠星星、月亮、太阳、鸡叫。这块表，虽是个样子货，也算是个稀罕物件，放在指挥部才对。”志丹说：“物以稀为贵，送给保权吧！”

清理完毕，天已摸黑，丹志命令：各团分开，在吴家寨一带宿营。达江忙着派人，与老杨剑联系。霍力坚催着志丹

说：“你一天一夜没睡了，还不快去休息！今晚你、我、达江，三人住在一块儿。快走，余下的事，有我处理。”

志丹刚要转身，忽然，看见郭保权，背着个人，踉跄走来。忙跑去接，保权两腿一软，瘫在地上，仔细一看，是陶云起。志丹接过来，力坚也伸过手，两人把云起抬进窑里，放在炕上，解开衣服查看，云起的胸部，已被子弹穿烂。他是夺机枪时牺牲的。志丹一激动，手直打颤：“多英勇的同志！”

郭保权，是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又悄悄带了几个战士，跑回原地，去找云起，正碰上赤卫军来收尸体。保权向赤卫军敬了个礼：“同志！给我吧！”独自一个，把尸体背了几十里，战士们要去接，他就用脚踢开。他背一段，放下尸首，趴下哭一阵，哭够了背起又走。累了放下又哭。嘴里哭着说着：“云起！我不该哭，我忍不住呀！你为啥不说话？”回到吴家寨子，已是泪干力竭，坐在那里，木雕一样。

志丹看着保权，呆了一阵，才慢慢说：“保权，你听我说……”保权浑身一震，象触了电，望着志丹，又滴下泪：“老刘，他，他走了！我俩十二岁、就是小朋友。以后闯荡江湖……吵过嘴，打过架，动过枪……可谁也离不开谁。这一二十年，生死患难，都滚在一起。黑里来，黑里去，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到不了人前，受人轻贱……如今，刚熬出个头，他，又死了！”说着，又抚尸嚎啕。

志丹叫全生去打一桶热水，用手巾给云起擦干血迹，又慢慢给合上眼皮。罗武拿来新军衣，给云起换上。

刘志丹装殓过多少牺牲的战友，他总是忍着心疼，含着热泪，给他们洗脸、换衣服。现在，他又亲手把云起收拾得整整齐齐。干部们抬来棺材，装殓好，大家抬起，安葬在村头。

在安葬中，志丹一面铲土，一面对罗武说：“叫赤卫军给搞块石头，刻上云起的名字，埋个记号，将来有了条件，还要通知他的家庭。云起同志，是红军干部，是革命烈士，是红军的战斗英雄！所有为创建苏区牺牲的同志，都要永远记下，刻上名字。”听到这话，保权抱住志丹，又哭起来：“老刘，我也算对得起他了！他的归宿，是在革命队伍里，不是在黄龙山草窝里……”

大家围着云起的坟墓默哀……

第二十八章 战火花烛夜

群众的嘴，比电报还快，在白庙岔宣布了“红五月”，军委的通知，还未到达陕甘边，王兆平便从百姓们的传闻中得到了讯息，他约摸，陕北准得红火一个月。在“红五月”里，志丹还不知怎么忙哩。虽然陕甘边正吃紧，也不得不遥想志丹的处境。

王兆平去和徐一知、杨伟林商量，决定把陕甘军委的后勤部长——葛明山派往陕北，给“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搞后勤工作，也可替志丹分劳分忧。

葛明山，全副武装，骑了匹小花马，连夜飞奔，钻空子走、三天就赶到安定县。一打听，“前总”到了吴家寨。葛明山心里着急：这红五月！一个月还不知打多少仗哩！志丹不知忙成了啥样子？到吴家寨一问，“前总”又到了马家坪。他只得奔马家坪。

去马家坪的路上，群众正跑着去马家坪看热闹，说：“游击队、赤卫军，把马家坪包围整两天了。机关枪、大炮，都开了火。”明山暗想：“才打了几仗，连游击队、赤卫军也有了大炮、机关枪？”

葛明山跳下马，拉住个赤卫军询问。那赤卫军，一边赶

路，一边说：“高桂滋的第五团，要开往瓦窑堡，还掩护着几百个牲口驮子，给瓦窑堡白军送军衣、军饷、弹药、医药、器材，乱七八糟多得很。前天进到马家坪，就被游击队、赤卫军包围了。光赤卫军就有六千多，四面山上都是红旗，热闹得很！”

葛明山问：“赤卫军还有机关枪、大炮？”那赤卫军笑着说：“老同志！游击队只有长枪、手榴弹，打一排子，敌人就怯火，赤卫军提着洋铁筒，筒里装上鞭炮，一点火，哒哒哒哒，就响个没有完，把敌人吓得趴下不敢动。”

葛明山“扑哧”一笑，跳上马就跑。跑到马家坪附近，人山人海，乱哄哄的，一时也找不上“前总”报到，便绕到山上“观战”。只见敌人一往后撤，就被老杨剑、白贵赤带的红二团顶了回来。敌人调头向前冲，被何鹏的红一团打回来。敌人正在观望，戴鸿远、赵文启、郭保权、马罗武带着老三团、义勇军，从侧面冲过来，发起猛攻。直把敌人压到秋峪沟的狭沟里，红军四面包围过来，象下起雷阵暴雨，哗哗啦啦，直响了两个小时，敌人才喘不过气。明山自己叫道：“好个老刘总指挥，真有两下子！”

枪声刚停，葛明山就冲进战场，跳下马，帮助捉俘虏，缴物资，四处一看，眼都看花了：那死伤和俘虏的，不但有正规军，还有清涧、安定的民团，共有千把人。缴的新式步枪，总有一千五百多支，轻机枪一百多挺，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看那子弹箱，也有几十万发。还有些骡马、衣物，数也数不清。

葛明山在秋峪沟附近找到了志丹，叫声：“老刘！我来报到！”志丹一愣：“谁叫你来的？”

“徐一知、王兆平派来的，要我帮‘前总’搞后勤！”

志丹“唉”了一声：“好吧，来就来吧！”想了想又问：“陕甘军委的后勤谁搞？”

“暂由胡子老秦兼任！”

“这不是把你们挖空了？”

“徐一知、王兆平说，你这边重要，先照顾这边！”

葛明山，随志丹到吴家寨宿营。夜里，苏新送来情报说：“马家坪一战，把安定、延川防守据点的敌人，都吓跑了。安定、清涧、延川三个县的苏区，连成了一片。群众敲锣打鼓，家家户户，都忙活起来，门口挂起红布、叫着：‘我们都红了，都红了！’”

第二天一早，霍力坚带着赤卫军和老百姓，把缴获品都运了来，葛明山一查看，里边有上千套灰色单军衣，几百条被子，还有银元、药品，都是军队急用的东西。

力坚对志丹说：“你看这些百姓，他们正在山上种地，放羊，都跑了来，要参加红军。”志丹马上答应：“收！一律收下！”刚来的新兵，全是赤臂露腿，破烂得不象样子。志丹对葛明山说：“先给新战士发衣服，然后发给义勇军，该换单衣了。对义勇军要特别照顾，剩下的再发给别的战士和干部。这次发不到的，下次再补，打几个胜仗，就都有了。还有洋面，先发给伤病员、义勇军、少先队。有多余的，大家再吃。被子都留给伤病员。”

葛明山，把各团的供给部长叫来，当面分配完毕。他自己跑到指挥部，给每人放下一套单衣。当要给志丹送时，他胆怯了。他最关心志丹，又最怕志丹。想了半晌，才跑去问：“你不换季？”志丹瞪他一眼：“你还是婆婆妈妈的，没出息！”

明山说：“我不是偏心，指挥部的人，都发了一套。夏天你也披着破大衣？战士们都说，你那破大衣成了宝，晚上睡觉盖，行军休息坐，骑在马上披。烂成那个样子……”

志丹道：“我喜欢这样！行军轻快，一年四季都能用。”明山说：“你这么累，连换洗衣服都不带。……”

志丹有些不耐烦了：“我又不是讨债的！干一点工作就要伸手？！我再告诉你一次：生活要向下看，工作要往远看。包括你自己在内。”说完，站起走了。

葛明山窝着气，回到后勤部，又催着把零碎东西分给各团，把枪械子弹，给游击队、赤卫军补充一些。他又打发人，给志丹送来些纸烟、茶叶，叫他用来招待客人。志丹马上写个纸条：“这叫要私情！下次再要这样，定受处分！”打发全生，把东西和纸条，都送还葛明山。

常达江也赶回来，把俘虏一集合，就给讲话：说明红军为什么能打胜仗，白军为什么打败仗，红军前途光明，白军定要灭亡。叫俘虏们自己选择道路，愿当红军的，就留下来，红军欢迎。愿回家的，发给路费。讲完话，许多俘虏要求参加红军。

常达江说：“我们指挥部有规定，愿当红军的，经过整

训，编入连队。机枪手、炮手、医生，可以提前工作。”

志丹正和达江商量，安排医生问题，马罗武带来几个妇女，穿戴都是花红柳绿，泪水把胭脂水粉，冲得五麻六道的。志丹一看，便知是白军军官的家属。志丹走过来，对她们说：“你们不要害怕，红军纪律很严，决不会凌辱妇女。你们住下，明天送你们回清涧城。”回头对达江说：“找折碧莲来，叫她去做些工作，派少先队去门外放个哨，不要让百姓去看热闹。把李少堂的太太，和她们放在一起，明天一块儿送走。”

一连打几个胜仗，缴获又多，几个人在窑里休息，力坚提出开庆祝会。达江说：“开会多了太俗烦、不如趁此机会，给保权成亲，大家热闹热闹，搞个‘双喜临门’、也有庆祝的意思。”

罗武说：“这话我早想说，怕保权不同意。他说过，打仗期间，办婚事不好。”李可夫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他的事和我们不同，坚决给他办婚事，人家都‘瓜熟蒂落’了。头次结婚、一拖再拖，拖得老咋咋的，象啥样子。要办早办，以后怕没时间了。”志丹也说：“可夫的话有理，就这么办，咱们的庆祝会，在洞房里开，这叫‘战火花烛夜’！”

罗武忙去和保权、碧莲商量，两人只好同意。挑了几个筹办人：老杨剑、马罗武、葛明山、白辉。

筹办人碰了个头。葛明山说：“要啥东西，找我！”杨剑说：“明天各团会餐，庆双喜。新人的招待饭，由我做。”白辉问：“是用啥规矩办：用保安的，还是用陕北的？”明山说：

“我看呀，咱们给他来个‘四不象’，河北的、保安的、陕北的都用，再加上少数民族的‘抢亲’，花钱少，办得又热闹！”罗武说，“我同意，一切杂事归我管。”

几个利索手，只一天工夫，就办齐了。在吴家寨附近一个小村里，白辉给收拾了一间洞房。炕上铺了新席、新毡、两条新被子、新枕头。炕栏上，窗户上，都贴了红剪纸：鸳鸯戏水，双凤展翅，麒麟送子，蜜蜂采莲……还贴了几个胖娃娃，算是“子孙满堂”。那炕头的锅台上，也擦得锃亮，摆了些盘、碗，盘碗里放着些炒熟的葵花子儿、南瓜子儿、糖豆豆、干红枣。炕下放的方桌、椅子，桌上放的茶碗、茶壶。满窑插着鲜花。

下午，婚礼开始，白辉借来两套戏衣，男女各一套。白辉给碧莲化妆：梳了个“嫦娥头”戴了几朵红花，挂了一双耳环，束上红绸绣花裙、大红绣花袄，头上蒙着红盖巾，脚上穿的绣花鞋。弄了个“架窝子”，几个人抬着，“架窝”上还吊块红布，就从吴家寨起身了。

村里的百姓，也来凑热闹，吹起了唢呐。这边一吹，那边就听见了。保权穿了一身束袖“武生”装，披个黑斗篷，骑匹大红马，也出了村。将接近“架窝子”，义勇军的战士吆喝着：“保权，快抢！”大家都叫着：“保权！快抢！快抢！”

保权从马上下来，跑到“架窝子”跟前，一揭门帘，把碧莲一把抱过来，放在马上，抱在怀里，拍马就跑。

战士和群众，都跟着叫好。

保权跑到洞房门口，把碧莲抱下来，往炕上一放：“这回

你可跑不了啦！”

人群中叫着：“这出戏演得逼真！”

指挥部的人，都跑了来，叫着：“恭喜！恭喜！”

大家笑着，保权就脱衣服：“可把我憋死了！”

碧莲也卸下红妆，拆头发，摘耳环，穿上军服：“要不是今天庆祝胜利，我才不演这戏哩！”大家都拍手笑起来。

老杨剑送来猪头肉、炒猪肝、炒鸡旦、鸡块儿钻猪肉，四大盆，一壶酒。后边跟来两个炊事员，送来一大桶煮面条。拿着碗筷，老杨剑叫着：“双喜临门流水席，谁来谁吃，不许空走！”

保权忙倒了一杯酒，双手捧给志丹：“老刘，先敬你一杯！你是主婚人！救命人！引路人！”

志丹双手接过，一饮而尽，放下酒杯说：“我这一辈子，头一回当主婚人。保权的婚，我一定要主，他是我们的英雄！”说得保权满脸通红。

志丹又给保权、碧莲各斟一杯，举起杯说：“大家都喝一杯！庆祝胜利，庆祝新婚！”保权、碧莲，双手接过。李可夫、老杨剑、常达江、霍力坚、何鹏、罗武、贵赤、鸿远、文启、白辉，都举起杯：“庆祝双重胜利！”

指挥部的人，陆续往外走，各团的人刚会完餐，又一批人来看热闹。苏新说：“不是抢亲么？我们还没见过，怎么就卸了妆？”

突然，葛明山端着一小筐红枣，照着新郎、新娘砸了一把：“这是河北风俗！”保权笑着，拉住明山：“灌你两盅，这是

河南风俗！”明山用筐挡住，把枣往炕上一倒：“早生贵子。这是陕北风俗！”

白辉往炕上扔了一把花生：“花搭着生！”满窑是笑声。

全生提来一桶煮红枣：“老刘请大家喝红枣汤！”大家顾不得喝酒吃面，都去抢红枣汤。

葛明山又扔进两条大前门烟：“今天开戒，谁都能抽！”保权把烟打开，摊得满处皆是：“抽！抽！”

义勇军的小伙子们，轮流进来闹房。都在炕上打着滚儿说：“睡新人的炕不腰痛！”还端着糖水，叫新人喝“交杯茶”。非叫两人同时喝一个碗里的茶不可。碧莲羞得笑着直扭脸。小伙子们推着保权：“把碧莲拉过来！非喝不可！”保权无法，只得依了。一手端着糖水，一手拉着碧莲，“来！咱俩喝一口！”保权和碧莲刚要伸头去喝，两个小伙子把他俩同时一推，两个脑袋猛的碰在一块儿，大家一哄笑，碧莲挣脱跑了。

小伙子们又叫着：“保权！快追！”

保权大笑说：“不追她也得回来，成了我的人，她还能跑？”小伙子们笑出眼泪：“保权！咱们也有了今天！你的婚事，是全军办的头一件婚事，谁有你光荣？两年前，咱们谁敢想？”保权也笑出泪水：“黑人变成红人，才能有今天！小伙子们！终有一天，你们也和我一样。我给你们主婚！”

新媳妇过门，三天之内无大小，谁都可以来闹房。这边正说着，几个小伙子，把碧莲举着，抬了回来。窑里一片

笑声。

闹到天黑，人们陆续散去，因为还要准备打仗。保权对白辉说：“白辉同志！你先别走，和碧莲再坐会儿，我去看个人就回来！”

看星星，已是九点。志丹出外查哨，走到保权房门口，听见两个女人说话，志丹奇怪，今夜洞房花烛，为啥是两个女的？进去一看，是白辉和碧莲。志丹问：“保权呢？”

折碧莲，只摇摇头：“不知看谁去了！”白辉迎到门口，又向外指了指。

志丹出来，在村里走了一遍，不见一盏灯，人们已睡定。又到村头，借着月光远望，见云起的新坟上，有个黑影。志丹立刻明白了。走过去，低声喊道：“保权！”

保权正蹲着，忙站起来，不安地说：“我太不争气，搅得你不能休息。……云起一死，我象瘫了一只膀子。今天庆胜利，是喜；结婚，也是喜。可我喜，云起呢？……我心里不是滋味儿！”

志丹挽着保权的膀子说：“这想法不对！一个人有多种多样的感情；对战友的感情，你也尽了。眼前你有了家，又是一种感情。我们革命的家，和革命的业，是联着的。安家立业，都离不开革命！”保权点着头。

志丹又说：“云起是个好同志。那夜侦察，走在路上，他跟我谈过入党问题。我已向师委会提出来，要追认他为共产党员。……他死得英勇，象一团火，照亮着咱们，不应在心上留下阴影。活着的人，都是你的膀子！”

保权听说云起还能入党，轻轻吐了口气：“云起呀！云起！共产党人的名单中也有个你！”紧拉着志丹的手。

志丹把保权送到新房门口，才返回去。保权进了门，白辉站起说：“你这个新郎，哪里去了？”保权敬了个礼：“谢谢你了！”

白辉走后，新娘还是端坐着，水灵灵的月牙眼，半闭着。保权叫她，她也不理。保权挨她坐下，拉住手说：“对不起！把你撇在家里……又是这种日子……你怪我吗？……”

碧莲只掉眼泪不开口。保权用膀子把她拦上：“你听我说：从今天起，咱们要过一辈子，可是云起，我也只能再见他一次了。以后战事发展，还不知到哪里去呢！所以，弟兄们一提起过去，我心里直哆嗦。突然想起云起，他也是个苦人，过去的十几年，他一直把我当成亲兄长，今天我是洞房花烛，他却躺进了坟墓……”

碧莲心里一动，突然抓住保权的手，放在脸上，将泪水任意往保权手上流：“你的心真好！云起兄弟，我也是见过的，他家中还有些谁？”

“有爹有娘，还有兄、妹。因为我们上了黄龙山，再不敢给家里通消息，怕家里受害。在家里人心中，以为他早死了。”

碧莲哭着说：“你们和我一样惨！云起那么精干，要是有个好境况，也早有妻子儿女了，如今家里却不知他的下落。你是他的兄长，我就成了他的嫂子。你不早对我说、咱俩一起去看他多好！”

保权给碧莲擦着泪说：“怪我，怪我！碧莲！明天我就带你去。我说给你听：如今我心里也畅快些了。刚才老刘对我说，还要追认云起为共产党员哩。这比什么都重要。比回去看家，比我们看他一百次都重要！他成了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名英雄，我也对得起他了。”

碧莲抬起眼，望着保权说：“咱们都是老刘救出火炕的，不是他，咱们都被入踩成了烂泥，永远也别想飞起来。”

“对！你算说到我心上了。”保权说着，回身捏了两个红枣，塞到碧莲口中一个，自己吃下一个。低头问碧莲：“甜么？”碧莲点点头。保权说：“以后我们的日子比红枣更甜。”

两人正在亲热，忽听外面轻声叫道：“保权！还唠叨什么？明天还要行军哩！”

碧莲一惊，钻在保权怀里。保权听出是义勇军弟兄的声音，便笑道：“谁这么调皮？半夜还来听墙根？”连忙把灯熄灭，两人再不出声。

第二十九章 既当家就做主

红军已经出发，直下清涧。

高桂滋那边慌了，以为红军要攻清涧县城，急忙调兵应战。谁知红军绕了个弯儿，又指向绥德。

天气突变，陡然下起大雨。红军还没出清涧县境，就宿了营。指挥部住在百姓家里，窑洞虽清爽，也有些闷气。天，到底要热起来了。

刘志丹坐在炕上，打开布挂包，翻阅敌人的报纸，看着看着，不禁大笑。他把报纸扔给力坚说：“高桂滋又吹牛了。”

力坚看那消息，说是“杨家园子，共军受挫，正向绥德县境逃窜”。力坚鼻子一哼说：“真是‘懒婆娘梦见赶酒席’，真他妈嚼得美！”李可夫和达江都笑起来。

几人正说笑，门外有人叫道：“老刘在么？咱老刘哩？”

几人都听出是清涧口音，就是有点耳生。

志丹翻身坐起，弯腰向门外瞅，看见那人，一瘸一拐进了窑。这人个子不高，粗粗壮壮，黑溜溜的，肩上扛把镢头，挂个粪筐，咧着厚嘴唇，一个劲傻笑。志丹仔细看，也记不起哪里见过。那人紧拐两步，丢下粪筐、镢头，双手抱住

志丹、自报姓名：“我叫李亮，我们清涧人，都叫我李拐子。”说着，紧挨志丹坐下，笑着说：“这回可把你见上了！从前光听说，一满没见过。”

刘志丹思索一下说：“拐子！这名字好熟！”李拐子两只大手一拍，哈哈笑道：“你准得听说过，这清涧县，谁不知道个我？我办过集体农庄呀！”

李可夫眉毛一扬说：“那个挨骂的就是你呀？”

拐子连连点头：“对着哩！对着哩！那时我刚做政府工作，啥也不懂，就凭一肚子热，上边说，学苏联！要搞集体农庄，我就去了。到村上，把各农户都拆开：人，集中起来吃饭；牛驴，集中起来喂养；婆姨和汉分开住。闹得人人骂我，路过谁家喝口水，人家把碗都摔了。”

拐子自说自笑，惹得大家都笑起来。他把巴掌一拍：“正好，上边来人说，集体农庄不搞了，尔刻这样搞是个错误。我心想：真是‘一个将军一个令’。不搞就不搞呗！我就回来了。也没人跟我说说，错在哪里？我细品味道，有些领导人，嘴里不说，思想还没通哩！”

志丹觉得，这个拐子，热情、坦率、爽朗，带着农民本色。心里喜爱上了：“你现在思想通了没有？”

拐子说：“只想通一半，如果对了，人家还会骂我？可是又听说，集体农庄是个方向呀！”

志丹点头说：“是个方向！不过，眼前不行，将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也要看咱的条件。比如，经济发展富不富？群众觉悟高不高？不能听见风，就下雨。就是将来，搞集体

化,也要适合中国的情况。在中国,也有各地不同的情况。一撇开具体情况,好事就变成坏事。比如吃饭,这是好事,你吃太多了,就会把你撑死!人家以为你是自尽哩!你硬逼人家吃,人家就说你有意害人。拐子,你说对不对?”

拐子连连点着头:“细想起来,是这个样。要不,人家为啥见了我就打猪、打狗呢?有一次,我到了农庄,有个老婆婆,掂根棍子就扔了出来,打得猪娃子乱叫。老婆婆骂说:‘看见你那猪眉猪眼就讨厌。记吃不记打,把人糟踏死了!’我一听,这是骂我么!哈哈哈哈哈!”

达江笑着,给拐子递过一碗水:“说渴了吧?”拐子双手捧住,咕咚一喝,来了劲儿,又说起来:“又一次,我到了‘妇女队’,你们听我说:‘妇女队’可都是女人,她们吃、住、干活儿,都在一起,不许回家住。我是去看她们有啥困难,谁知人家老远看见我,就照狗砸了一砖头,口里还骂着:‘滚回你那狗窝去!跑到妇女队干啥?’我一听,这又是骂我。我笑着问:‘大嫂!你生啥气哩?’另一个女人,叉着腰跑过来,指着我的鼻子:‘你这个拐子,活象那条狗,把你的婆姨叫来!和我们同住!’”

霍力坚把大腿一拍:“骂得好!”拐子说:“我当时就向人家解释,我说:‘这是上级的指示,不是我胡弄的。’那女人说:‘把你的上级叫来!是不是那个姓申的?把他的婆姨也叫来!’我说:‘人家的婆姨在河东哩!’那女人说:‘把他偷的那个婆姨叫来!’我说:‘大嫂!不能瞎猜,人家可没偷婆姨?’那女人唾了一口:‘呸!你的脑子是块砂礅石!连水也滴不进

去！’一个人骂，大家哄笑。自那以后，我再不敢去妇女队了。”

达江问：“以后人家还骂你不？”拐子说：“把集体农庄解散后，我又去看那位大嫂。她可变了。我还没开口，她先说：‘那次我骂你，是叫你给领导捎话哩！我们心里清楚，你是个好人。’我说：‘好人也办了错事！’人家说：‘快别说了，你也受了委屈，快来吃顿‘擀杂面’吧！’”

志丹说：“可见群众心中有数！”拐子忙说：“有数！真有数！以后我到了谁家，谁家就留住我吃饭。都是本地人，谁还不知谁的底底！”

李可夫问：“拐子！你是个啥干部？好象还有点权哩！”

李拐子笑起来：“我从前在游击队上，后转到地方，当过区委书记，尔刻是县委委员，是苏维埃政府的粮食部长。听说红军进军清涧，开辟苏区，县委就派我来，给红军送粮食，搞后勤。我还带了几百人，赶着些毛驴哩！”

志丹忙问：“人和牲口都安置好了么？”拐子说：“不用操心，都是本地人。”

志丹下了炕，对力坚说：“快让政治部派几个人，帮助拐子，把送粮的安置一下。下这么大的雨，不要把人淋病了！”

拐子也站起要走：“怪我粗心，倒给你添起麻烦来！”拿起粪筐、馒头，就往外走。志丹奇怪地问：“送粮食，拿这些做啥？”拐子笑咪咪地说：“这是我的两件宝贝，走到哪达、带到哪达！”志丹再一问，才知道，他平时出门，总带着这两件宝，一有机会，就帮大家锄锄草、拾些粪，当地百姓说他是

“闲不住”，心里揣块热豆腐，常冒热气儿哩！

第二天，雨仍不停，炊事员做饭，烧的全是枣树枝。志丹到院里一看，到处堆的是枣树。便把拐子叫来问：“怎么砍起枣树来？枣树在清涧，是百姓的命，这么砍，岂不把百姓坑了？”拐子说：“烧一点点，不算啥，枣树站满山，咱们不烧，敌人来了也得烧！”

志丹把拐子叫到窑里，悄声说：“你又糊涂了！这种做法使不得！别看清涧满山遍野是枣树，叫它成林也不容易，是人家祖宗几代栽下的，毁掉可快得很。这里人，靠的就是枣子，拿枣换粮食，换穿的，换钱花。你把枣树砍了，不是断了他们的命根子？就是百姓心甘情愿，咱们也不能干。国民党早晚要完蛋，破坏是他们的本性，他想烧啥就烧啥。咱们可不能。咱们是，既要当家，就得给百姓做主，就得事事替百姓着想！你思想通不通？”

拐子笑着说：“通了！”志丹说：“我不信，你嘴里通，心里不通！”拐子眨眨眼说：“你咋知道我没通？”志丹说：“你说说，不烧枣树，烧什么？”拐子只得承认，“我心里还是想烧枣树嘛！”

志丹笑道：“你这拐子！是得挨骂！没有烧的，不许去河里捞些烂草？上山扫些树叶儿？砍些酸枣杈子、地里的麦茬子、谷茬子？就是不能砍枣树！通了没有？”

拐子瞪眼望着志丹，笑起来：“这回真通了！”跑出去吆喝起来。

吃罢早饭，部队冒雨出发，李拐子跟随大军，筹粮筹草。

雨水洗过，路途泥滑，有的人，鞋子也被吸掉了。拐子背着粪筐，倒拄着镢头，一手拉着牲口尾巴，上了山。下坡时，牲口打了滑，把馱子翻了。志丹也是步行，紧赶几步，和拐子抬馱子。拐子拐得更快。

上了馱子，志丹说：“拐子，你腿虽拐，倒很能干，看起来，还会赶牲口。”拐子两手往破棉袄上一抹：“好老刘哩！我从小是赶牲口出身，赶了十多年。我这腿，就是给人家赶牲口跌断的。那年也是下大雨，帮人家赶牲口，一天不得歇，到断崖边，脚一滑，跌下去了。”

拐子前边走了。李可夫对志丹说：“看这个拐子，比申超人弄的那个‘脚户’更聪明些，老诚坦率，是地方上的好干部，只要说到他心里，他就能把事办好。可见人么，不能一概而论。”

拐子站住，等志丹走过来，拉住志丹，悄悄问道：“老刘，咱们队伍往哪达开？”志丹也小声说：“敌人报上登着说，咱们要打绥德城。”拐子说：“那是狗嘴里吐出个驴舌头！能听他的？老刘，说真话，咱们动员的民工，怎么都往南去了？”

志丹一本正经，用手比了个大圆圈：“你可知道，地球是个圆的么！往哪边走都一样。往北走能到绥德，往南走也能到绥德。”拐子咯咯笑起来。

一路上，拐子跟志丹，寸步不离，宿营也住一个窑。志丹的老习惯，到个地方，就找当地百姓、当地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因为，他不但是西北军委主席，前敌总指挥，在党内，他还是西北工委的常委、军委书记。他有发言权。

正好，这李拐子，也是个“百事通”，民间的大小事情，干部的好坏作风，没有他不知道的。拐子爱说，志丹也爱听。

这天晚上，一躺下，拐子就说开了：“军民关系问题，有个干部，听说红军路过，他就向群众捐钱，说是慰劳红军，也不知捐了多少，钱也不知哪里去了？”志丹忙记在本子上：“把名字说出来，要严加处理，这是破坏军队和政府的威信。”拐子对着志丹的耳朵，说了一句。然后又说：“妇女干部，多数很好，个别有作风问题。群众婚姻问题，常有人找政府，打离婚，政府很不好办。”拐子见志丹往本子上写，伸脖子看看。志丹说：“你说吧！只要我记上的，都能解决。”

拐子喜得直眨眼：“老刘同志，咱苏区闹离婚的，女人比男人多，这是咋回事？”志丹说：“这是社会问题，旧社会是包办，是买卖婚姻，女的受的气大，一闹翻身，她们解放了，有的还参加了工作，就不愿再受公婆、丈夫的气。处理这些问题时，也要分什么情况，丈夫是坏人的，可以批准她离婚，一般的老实农民，就劝说女方不要离婚。农民娶个婆姨也不容易。否则，农民就会反对咱们。说闹翻身，把婆姨给闹跑了。”拐子说：“这话有道理，要是我的婆姨跑了，我也不愿意。老刘同志，妇女作风问题咋办？”

志丹说：“前天我说过，凡事不能过头，一过头，就变了样子。妇女要求解放，是正当的，一过头，成天闹男女关系，就成了作风问题，要批评、教育，这是政治文化教育问题、道德教育问题。不要再去讲旧道德，是要讲新道德。新道德的内容你清楚吧？”拐子点点头说：“你又说到我心上啦！是

得这么办！新道德，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旧道德，是‘三从四德’对吧？”说完，望着志丹笑笑，志丹笑说：“你很不错嘛！”

雨停了，部队还要行军，下午到了花阳寺，忽听天空嗡嗡响，志丹命令：“卧倒！”拐子爬到高处，四下张望，问志丹：“这东西要干啥？”志丹说：“飞机！要丢炸弹，快趴下！”

话没说完，飞机紧贴山头，一声怪叫，擦了过去，猛然一声巨响，山震谷鸣。拐子吓白了脸，志丹抬头望，见远处山坡上，冒着黑烟。李可夫叫道：“打中了！打中了！”

一时，赤卫军送来信说：“游击队在山顶上，用步枪，把飞机打落了。”

部队停下听消息。不长时间，游击队送来两个俘虏，是敌人的飞行员，刘志丹打了个手势，一群人往村子里走，村干部忙找个窑洞，两个俘虏也拉了进来。两个飞行员，直打颤颤，李可夫说：“打的什么颤？好好站着！”

飞行员站不稳，牙齿也呱呱响。李可夫说：“我们不枪毙俘虏。”这句话一出口，飞行员才站稳了。拐子看见那身打扮，又来了气：“你们想上天，游击队叫你们入地！苏区的百姓不好惹！”

志丹看他一眼，拐子才安静下来。志丹叫俘虏坐下，问了籍贯、姓名、番号，便说：“不要怕，你们也是雇佣人员，红军不会杀你们，红军是最讲理的军队，我们不用肉刑。在这里歇几天，看看苏区，何去何从由你们自己选择。将来我们也要搞空军。……”

两个飞行员，趴下磕起头。志丹扬一下手：“起来！红军没有这规矩！”

和俘虏谈完话，志丹对游击队员说：“你们立了一大功！把他们送到政治部，解到后方，慢慢处理。”

俘虏押走后，志丹对李可夫说：“叫参谋部编个小册子，讲讲防空常识。这些蝗虫，少不了还得来。”李可夫笑道：“陕北人没见过飞机，刚才好多人跑着去看，还有人叫着要吃‘鸡肉’呢！他们把‘飞机’和‘山鸡’，当成了一种东西。”

部队进入绥德县境，当地群众赶来不少，拦住志丹的马头，要求打盆子沟。他们说：“敌人正在那里编保甲，并村子，修碉堡。谁家不上寨子，他们就打、杀、烧，拉牛羊……”

志丹跳下马，命令苏新，快去侦察。苏新说：“我们早侦察过，那是个顽固堡子，修得坚固，目前还打不得。”

群众一听，男女老少，围上志丹不让走。哭哭啼啼央求，“不打，我们就活不成了！”志丹心里一软，只得安慰说：“乡亲们，不要哭，我们再去看看！”带了苏新、章明，还有政治部的人，上了山头。拐子也跟在后边。

到了盆子沟附近，志丹拿着望远镜，把盆子沟的正面侧面，都看个遍。又绕了一圈儿，仔细观察，看着看着，脸色阴沉下来。志丹对拐子说：“还是不能打！”拐子急得跳脚，“不行，这堡子把人恨透了，不打下来，不好向群众交代。”

志丹理解拐子的心情，他的焦急，就是群众的焦急。便决心说服他。把望远镜对好光，递给拐子说：“你看一看！”拐子举在眼上，看了一阵说：“怎么不见人？”志丹说：“你再

仔细看，看那山。”拐子惊叫起来：“哎呀！这山好陡呵！直上直下。那边黑糊糊的，是个炮。那边还有沟……”

志丹说：“那是机关枪阵地。你看清楚啦？如果硬往上攻，光石头、砖块就够咱们吃的。一定要夺下堡子，也不行，就是伤亡太大，咱们一个换敌人十个，也划不来。敌人死多少都没啥，咱们可陪不起哟！”

拐子长出一口气说：“真要打，咱们死人多啦，是不能打。”志丹笑着问：“你想通了没有？”拐子说：“通了，通了！”

志丹又问：“不打怎么办？”拐子说：“向群众解释解释。”志丹说：“这可是绥德县境哟！你熟识？”拐子说：“这几个县的人，我都熟。包在我身上！”

志丹笑道：“这才是好拐子！你就把刚才看到的，对百姓说清楚。红军走了，你们带上游击队、赤卫军，把敌人扰乱一下，你们一主动，敌人就会老实些。等周围敌人消灭了，这里的敌人会自动逃跑。”

话虽这么说，心里到底过意不去，又补充说：“说不定过几天，红军在附近打了胜仗，就给你们撑腰壮胆了。”

拐子笑咪咪的，悄悄问道：“真要打绥德？”志丹笑道：“那地方早晚是咱们的。我们走了，不定哪天再见，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拐子想了想，说：“我要三件宝贝，一个挂包、一个手电筒、一支手枪。有就给，没有就算了。”

志丹笑道：“这要求很实际，不会挨骂。”随手写了个条子，递给全生：“到供给部领一份来！”又对拐子说：“好吧！我们就要打仗，回头听好消息吧！”

从山上回来，李拐子急急忙忙去找区乡干部，召开群众大会，介绍盆子沟的情况。

当天夜里，志丹派人查出，张家圪台住着井岳秀的兵。红军悄悄转移，围了村子，突然袭击，消灭敌人一个连。击溃两个营。还缴到几部电话机。这一仗打后，盆子沟的敌人吓跑了。

群众到处传说：“老刘说话算数，真把盆子沟吓开了！”

成群结队的人，来看老刘，有的送鸡，有的送蛋，有的送包子，有的送黄糕。红军走了老远，群众还挤着送行，往战士手里塞东西，妇女们捧着送鞋袜。

可是绥德的敌人忙乱起来，纷纷猜测红军的动向。出其不意，红军突然返身南下，一夜间，渡过三条大河，甩开清涧、延川，进入延长县境。敌人万万没料到，红军会直下延长。

第三十章 闪击延长城

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政委魏子荣，早在杨家园子战斗以前，已派往延长县。

攻打延长，是刘志丹军事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魏子荣，是渭河北岸的一员战将，当过连指导员，一九三三年夏天，和刘志丹、罗炎、王思学、葛明山，一块儿出了终南山，渡过渭河，他先回了渭北。转到照金后，又在红四团当连长，那时的红四团，是照金苏区仅有的一个团。强大光的安定游击队第三次回照金，参加了合水之战，返陕北时，要求派干部，刘志丹便把魏子荣派给大光，当了政治委员。强大光牺牲后，他跟方自强转战陕北，成立二十七军红一团时，他又当团政委，因为他对陕北已经熟悉，才派他到延长找县委书记谭德的。

临起身前，志丹问他：“你对谭德可熟悉？”子荣说：“不就是骑兵连那个战士吗？那年在终南山的张家坪打散后，我们两个又遇上，一块儿和民团打过仗，后又打散，再没见他。我到陕北后，听说他早回了陕北，在延长做地下工作，他是延长县的老党员，如今当了县委书记。”志丹点头说：“估计你俩有交情，才派你去的。记住！五月底，红军就到延

长。”

魏子荣要从周家硷起身，他一思量，查查路线图，从周家硷去延长县，和到榆林的路程差不多，穿几条公路，涉几条大河，还要通过白区、插花地区、游击区。怎么走法？要带人，太惹眼，这是军事机密，不带人，又怎么走？魏子荣躺在炕上，思量了半夜，才决定：化装！一个人走。

他找赤源县要了条毛驴，把军衣一脱，穿上百姓的破夹袄裤，身上背个破口袋，装扮成“脚户”，就起身了。

魏子荣骑着毛驴，一直向南走，四天到了甘谷驿。这是个大镇，有客栈，有饭馆。这里是白区，是敌人的据点。可对于一个“脚户”，也没人注意。子荣到饭馆吃了碗面条，就住了客栈。客栈住了许多贩运队，多是到延长贩运石油的。有走骡队，有毛驴队，晚上，他就和毛驴队的人挤在一盘炕上，和人家拉上话：“老乡，是到延川？还是到延长？”

脚户们说：“去延长买石油的，你呢？从哪达来？”

子荣抽上烟袋锅：“延安上来的，去延长！”

“延安人？听口音，你象关中人。”

“赶脚的，哪达也跑，从西安到榆林，这条公路上，跑多啦！”

脚户们都抽起旱烟袋，满屋薰着烟叶子气，咳嗽、喘息的都有。有个老脚户说：“赶脚不是人干的，一年四季不得闲，尔刻路也难走了，红军白军对着打，子弹可不认得人！”

子荣问：“老乡！你们从哪达来？”

老脚户，四十多岁，留着两撇胡子，答道：“我们是延长

人，给东家运石油，有时运延安，有时运安塞，有时运瓦窑堡，有时运延川、清涧、绥德，也去过榆林。”

“路通吗？”

“走着打听，遇上打仗，就躲一躲，陕北山沟多，往沟里一拐，就没事了。”

“去瓦窑堡的路通不通？”

“通是通，尔刻高桂滋正和刘志丹打着哩！我们从延长起身时，听说刘志丹打了杨家园子、吴家寨。我们去延安打个来回，如今五天了，不知又打了哪达？”

子荣“哦”了一声：“还那么凶？”

“红军本来凶，加上刘志丹指挥，怕高桂滋不是对手！人家在南梁打了多少仗？二十多个县都红了。”

子荣觉得，脚户说话很有意思。便说：“我不信！人家杨虎城、杨子恒、马鸿逵、井岳秀是干啥的？能让他把地盘都占了？”

脚户磕了磕烟锅，站了起来：“你这个老乡，真是外路人，约摸你是只走公路，没走山区吧？我们延长人，啥都知道。游击队、赤卫军，都是百姓，谁没个亲戚朋友往外传？”

子荣故意问：“红军会不会去延长？”

“上半年怕不会，只看下半年了。”

第二天起身，子荣就跟着老脚户走。夏日天长，天没黑，就到了延长城外。脚户要进城，子荣说：“老乡，我还得赶一段路，找个亲戚，安沟在哪达？”老脚户向东一指：“顺着这条路走，走五十里，往沟里一拐，就是安沟。”

子荣别了脚户，骑上毛驴，顺着大路直奔，一气跑了五十里，天黑赶到安沟，进了村，就打问：“这里可有姓谭的？”

有个老汉，正端着碗在门外吃饭。答道：“姓谭的？这村里没有？你是哪达人？找他做啥？”子荣说：“我是关中人，给他捎封信。”

这老汉，正是谭德的亲戚，心里盘算，可能是找谭德，因为谭德去过关中。忙说：“老乡，你回来，先吃碗饭，我给你打听一下，姓谭的确实不在这个村。”

子荣有点失望，时间这么紧，今天找不上，怕要误事了。可是，他又不得不跟老汉走。把毛驴拴在树上，进了窑。老汉给端碗米汤，一盘蒸馍。说：“你先吃着，我再打听打听。”

其实，谭德就藏在这村里。老汉引着谭德，先在门外看了一阵。屋里点灯院里黑，谭德能看见子荣，子荣看不见谭德。谭德把子荣看个够，才进门叫了声：“这不是‘葫芦头’么？”

子荣一听声音，站起来就拉住谭德：“可把你找上了！记得你说是安沟人，怎么又不在这里？”谭德说：“我家确实不在安沟，离这里还有十来里呢，是个小村。我如今是到处跑着住。快吃！吃罢饭拉话。”

谭德给老汉摆下手，老汉就去收拾后窑。老汉走后，两人才进后窑，把门关上，谭德问：“你怎么当了脚户？不是一团政委么？”子荣说：“穿上军衣还能找上你？我演惯了这种角色，在南山时，我装成短工，才把陈义找上的。快别问了，

说正经的吧！”

谭德打了盆凉水，倒上碗开水。子荣擦把脸就上炕。抽上烟袋锅，才问：“听到啥情况？”

“听说红军打了马家坪，这几天往清涧去了。”

子荣说：“月底打延长，咱们快准备，你把情况整出来，约好，二十七日，到拓家川和志丹见面。今天都二十一了。”

谭德说：“我早准备上了。材料都在我脑子里，明天找区委书记们开个会，回来就起身。来得及。”

五月二十二日，谭德召开了区委书记会，为了不泄军机，子荣没有露面。谭德回来说：“区委书记们反映，他们得到的消息，昨天刘志丹打了清涧和绥德之间的张家圪台，今天要攻清涧城。清涧、绥德的敌人都很恐慌，把主力都往北线撤了。延长城里的军队也撤走一部分。还拉夫抓差，到绥德修筑工事。高桂滋命令，要日夜防守。”

开始，子荣有点发愣：“攻清涧，攻绥德城？一攻城，半个月就过去了，计划全落了空。”半晌不开口，谭德也闷住了。突然，子荣把碗在炕桌上一墩，拿起烟袋锅一扔，跳下炕：“着！明白了！这是老刘的一计。他要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北边，才能趁空打延长。”

谭德说：“用兵力去吸引敌人，自己的兵力也分散了。”子荣把脚往炕上一蹬：“不！决不会！老刘的办法多得很！一定是用游击队和赤卫军，装扮成正规军的，这叫‘兵不厌诈’！”

谭德和魏子荣往拓家川走。拓家川，离延长城八十里，

离安沟更远。为了甩开敌人，只有绕小路走。子荣赶着毛驴，毛驴上搭个麻袋，好象到哪里买东西。谭德挑一副筐，里边放些破棉烂衣，一则轻快，二则象个逃难的。谭德也换了装，穿的是破烂袄裤，头上拢块手巾，为防敌人拉夫，两人都贴了花白胡子，象五十多岁的老汉。

走到山上，子荣问谭德：“咱们在南山散后，你怎么回来的？”谭德笑起来：“还不是靠志丹的名气！”谭德一闭眼，想起那段险情：那次，和子荣分散后，只剩一个人，他钻了山，敌人来搜山，他看见山下有个村，便跳了下去，钻进百姓的麦草垛。过了一夜一天，有个婆娘，去抱麦草，发现了他，婆娘吓了一跳：“啥人？”谭德摆摆手：“大嫂，我是刘景桂的兵。”那婆娘一听刘景桂，便把他引了回去，藏在顶棚上：“不敢出声。刘景桂在我们这达闹过渭华起义，我们这达人都清楚。刘景桂现在哪达？”谭德小声说：“现在的刘志丹，就是刘景桂……”那婆娘流下眼泪：“敌人正到处捉他哩！”

谭德在婆娘家藏了十天，吃睡都在顶棚上，只有晚上才下来透口气。有一天，那婆娘拿来一套她男人的半新衣裳，做了些干粮，叫男人把谭德送出终南山。出了南山，碰见老二团警卫队长王之西。两人一路讨饭，才回到照金。见了徐一知，又派他回陕北。

想起这些，谭德说：“我不亮出刘景桂，早没有我了。我一直想见志丹，算是盼到了。”

赶了一天多，到拓家川，正是五月二十六日。两人爬上山，向远处了望，不见红军的踪影。两人坐在山上歇脚，忽

听远处一声枪响。两人一惊，忙钻进高粱地。

一个放羊娃，跑得满头大汗，吆着一群羊，从山岭转过来，谭德问：“跑啥哩？”

放羊娃说：“山下民团正抓夫哩！百姓跑，民团骂：‘红军正围绥德城，你们还不支差？再跑，老子打死你！’百姓往前直跑，民团打了一枪。”

谭德看看子荣，两人又移了个地方。谭德说：“今天都二十六了，红军还在围绥德城，怕明早不会来了！”子荣说：“不会！明早来时你看，如果四个团的人全在，就是我估得对。你细想，不派人去围绥德城，大红军就不能按时回师。不把敌人牵在北线，这边就打不了延长城。”

赶天黑，两人走到山腰岭里避风，躺在草丛里睡了一觉，后半夜，听见脚步嚓嚓。两人忙起来，透过月光了望，仍不见人，再等一会儿，脚步声越发近了。子荣站在山岭上，等了一会儿说：“是咱的队伍到了，前边骑马的是老刘！”

两人扒下假胡子，跑下山坡，叫声：“老刘！”

志丹跳下马，一手拉了一个：“子荣，谭德！”谭德问：“都到了？”志丹说：“都到了，四个团，一个不少。”谭德又问：“谁去围的绥德城？”志丹说：“有人替咱们围！”子荣和谭德都笑起来。

没有时间说闲话。就在山坡里，谭德向志丹报告：“已向各区委作了布置，动员群众，支援战争。延长敌人的情况是：城里边，撤走一部分，目前只有几百骑兵，可是民团增加了，敌人把各区、乡的民团全集中起来进了城，有八九个民

团团队，城西边有矿警队、保甲队，共约千把人……”

志丹听后，便决定把敌人撕烂了吃。把李可夫、常达江、杨剑、力坚、郭保权、何鹏、马罗武、戴鸿远、魏子荣、白贵赤、赵文启叫到一起，研究敌情、布置开战。

天刚亮，葛明山跑来，抱了两套军衣，笑着对子荣、谭德说：“换装吧！”

子荣、谭德，穿上灰军衣，戴上领章、帽徽，两人对脸一笑。谭德说：“你这个关中‘葫芦头’，胖胖达达，穿上军衣就是威武！”子荣也拍了一把谭德：“陕北高鼻子好看，二十五六岁，棍棍条条的，武装起来，真象个人物！”

详细计划一定，各团任务分派完毕。老杨剑、白贵赤，就带领二十七军红二团出发。跑到延长城郊东塬上，打起土豪，声势猛起，整个塬上象开了锅沸腾起来。延长县民团团总李明武，带了几百人就蹿了出去。杨剑派了一支小队，和民团边打边走。把民团引到百里以外，牵住鼻子，不让回头。

就趁这个空隙，红军主力插到城郊。郭保权带义勇军去啃硬骨头：由北面爬城，消灭守敌后，再去突击敌骑兵。赵文启带老三团，攻击城西北角的制高点，拿下寨子，再去消灭城西的矿警队；魏子荣带红一团，专门扫荡城里的“杂牌货”。另外，在各团选拔了奋勇队，由何鹏带上，由东北角爬城，控制城门碉楼。

拂晓前，奋勇队架上几丈高的云梯，一个接一个，往城上爬，何鹏头一个上了城墙。脚还没站稳，碉楼的门，“吱

吼”开了。一个瘦高个，拿着大烟灯，趿着鞋，走了出来。何鹏闪在一边，拉着长腔问道：“谁——”那人以为是自己人，没有理他，往城墙边一站，往下浇尿。何鹏从后腰给了一脚，把那人踹下城墙，奋勇队趁势全上了城。奋勇队人人精干，撞进碉楼，展开肉搏。不用响枪，只用刺刀，反复刺杀，已把敌人消灭。

刘志丹和霍力坚，跟着义勇军，爬上了北城，郭保权带着短枪队，接近守敌。短枪队战士个高强悍，一人扑一个敌人，搂腰抱腿，卡住脖子，把守敌掐死在城堡，再用枪柄把头捣烂，就悄悄下了城墙。

这时，敌人骑兵正要备鞍上操，义勇军象一支飞箭，“嗖”的射进敌群。红军来得突然，敌人来不及上马，丢下战马，再钻进营房，摸枪抵抗。刘志丹叫声：“从烟筒向里丢炸弹！”

郭保权蹿上窑顶，对准烟筒，丢进几颗炸弹，窑洞炸塌了，院子里乌烟瘴气，冒着黑烟，烧起红火。受惊的马群，嘶叫着，蹦跳着，跳出院墙，顺着街道狂奔。把来“接援”的保甲队，冲得七零八落。郭保权挥着枪，叫着，带领义勇军直往前赶，翻墙爬屋，直打进县政府。

刘志丹和霍力坚，赶到县政府，枪声刚停，他们走进两间套窑，力坚骂道：“好阔气！”一晃眼：油漆方桌罗圈椅，座钟茅筒古字画。套间里，也是油漆炕围炕栏，炕上横竖摆的是红绿缎被花枕头，炕中间，放着大烟盘子。烟盘里的烟灯，还亮着鬼火。衣架上挂着黑礼帽、绸夹袍。力坚说：“这

是县太爷的卧室，刚跑，快搜！”

红军警卫队，正散开去搜查，何鹏抓着个“瘦猴儿”，倒提着一腿，死拉活扯，拖了过来。志丹问：“这是个啥人？”何鹏说：“这屋里逃出去的！”把“瘦猴儿”往地上一丢，大声喝道：“起来，问你话！”

原来，何鹏打下东城楼后，先进了县政府，正碰见个人往乱草里钻，吆喝几声：“出来！”那家伙反而越往里钻，何鹏生了气，扯上一条腿，生拖了出来。一路拉着走，磕磕碰碰，那脑袋，象磕破的烂酸梨，“瘦猴儿”半死不活，躺在地上直哼哼。何鹏又喝道：“你起不起来？你要装死，我再把你拖出去，踩上几脚。”那家伙慌忙往起爬，央告说：“我起我起！你们这里可有个刘志丹，我和他是‘榆中’同学，能不能给我条活命？”

刘志丹走到跟前，对那人看了几眼，冷笑一声：“姓徐的！现在迟了！在‘榆中’你就不是好东西！”

那家伙低着头，看见大烟灯，又央告说：“红军大人，我反正是活不成了，求你们开开恩，叫我再抽两口吧！”力坚哼了一声：“县太爷，你的福还没享够？”马上叫声：“何鹏，把他拉出去！”何鹏拿起烟灯，往地上一摔，砸个稀巴烂。把县长踢了一脚，几个战士过来，把县长拖了出去。

老三团那边，赵文启带着，先从西面进攻，碰上敌人的机枪封锁，文启灵机一动，兵分两路：一路坚持攻西门，一路绕到东北方，在城墙与寨子之间，登上寨子，跑到西边，在敌后开了火。两面夹击，把守敌全部消灭，再扑西门外的石油

厂。敌人的矿警队，守着高地，负隅顽抗。文启又如法炮制，派一个连，绕到石油厂背后，剩虚攻入厂内，与敌展开搏斗。

谭德带着赤卫军，满山插遍红旗，高声叫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敌人一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缴枪投降。

一时，李可夫、常达江、戴鸿远、马罗武，随着指挥部的人员，全进了城。

赵文启跑来报告：消灭矿警队时，缴到一部五瓦的无线电收发机。志丹忙站起来，招着手说：“大好事！以后可以找中央了！报务员放走没有？”文启说：“台长和报务人员，一个没伤，一个没放！”志丹说：“办得好！把电台保护好，把台长先接来，我和他谈谈，劝他们参加红军！”文启答应着，敬个礼，转身上马。志丹又命保权、何鹏：“各派一个连，去援助老杨剑。”

义勇军和红一团的人，各抽一个连，换上敌人服装，骑上刚缴的好马，疾驰而去。走到城外十里路的烟雾沟，正碰上李明武带的民团。

李明武也是贼精，开始，听说游击队打土豪，就赶了出去。白贵赤只派出一个连，脱掉军衣，都是百姓，边打边走，把李明武牵了一百多里，在个塬上，兜起圈子。老杨剑跑得更远，带着些人，防截延川县的敌人去了。

李明武听说红军攻延长城，又丢下游击队，急往回返，跑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时，才跑到烟雾沟。远远看见骑

兵，以为来了“援军”，谁知遭到前后夹击。郭保权百发百中，第一枪，就打死了李明武。杨剑赶到，几下里一合，包了个“肉包子”。民团全部被消灭。

延长城里放了光，有了生气。谭德进城后，忙找地下工作人员，动员百姓，出来清扫街道、收拾死人死马。

霍力坚传达指挥部命令：红军各团、游击队、赤卫军，一律撤出城外。只留一支纠察队，由魏子荣带着，在城里警戒。维持秩序。

李可夫、常达江，带着参谋人员，在街上贴起“安民布告”、“约法八章”讲明红军的政策。政治宣传人员，也都上了街，挨门挨户宣传。折碧莲也跟着宣传队，找妇女拉话。百姓们说：“女的都当了红军，男的更应当红军。”

不到中午，大小商店都开了门。商人们出门一看，街上贴着许多标语：“保护工商业！”“公买公卖！”……

延长县的小学教员，带着几个学生，去请刘志丹讲话。走到街上，看见那些标语，写得字迹老练，便问谭德：“谁写的？这么正规？”谭德笑说：“还有谁？在拓家川，我亲眼看见老刘写的。”

不管怎么说，总是刚打开的城市，硝烟未散，买东西的人不多。只有大红布，卖得最多。百姓们一高兴，都叫着：“咱延长城真红了！陕北苏区的头一个红城！”便在脖子上，胳膊上，围上红布带子。你来我往，商店里的红布，半天就卖个精光。有的豪绅地主，正想找窍门逃跑，也带上红布，混着溜出城，群众又跟着捕捉。

在县政府院里，常达江和马罗武，带来了“没收委员会”，摆开摊子，清点立帐。罗武进了县政府，到处看了一下说：“这啥时才能点清？一个县城，就这么多东西？”达江嘿嘿笑道：“你没听谭德说：敌人把这个城，看作‘固若金汤’，当成了后方仓库。藏的有官僚地主的東西，有敌人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银元、票子、大烟土、白糖、布匹、粮食……谁能一下数得清？”

百姓们听说没收委员会正办公，一个接着一个往县政府跑。这个报告：地主、官僚的财产，都在哪条街的石窑里；那个说：“自从闹起红军，全县的官僚地主，都把四乡的东西往城里运，大车、驮骡，不知运了多少天。抓住公安局的人，这些东西都找上了。”罗武一听，越发弄不清了。达江说：“你带几个人，先去查看，清点。咱们分着办，快当些。”

常达江，临时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马罗武是副主任。下边的工作人员，全是从各连选的指导员。罗武带人走后，这边还有十几个人。在院里，摆几张大方桌，坐在太阳地里办公。达江这个人，办起事来，那仔细劲儿，象新媳妇绣花。那边报一项，他登记一笔，还要跑去亲眼看看。别人登记了的，他还要查对。站起坐下，忙得不可开交。街也顾不得上，饭也顾不得吃。肚子饿得咕咕叫，咽口唾沫就算了。旁边的白糖堆如山，也没动过一指头。

日头落西，葛明山跑来帮忙，一看达江的眼，都饿深了。忙叫道：“老常！你就看着东西饿死人！”达江“嘿嘿”笑说：“这些东西，都还没向指挥部报告哩！咋能吃呢？”明山把盆

碗揭开，里边装的是小米干饭，猪肉洋芋烩扁粉。还提来一壶开水：“我亲手做的，慰劳你们来了。快吃吧！”达江说：“不忙，我得先去个厕所。”站起就跑。明山笑了笑，连忙坐下，核对帐目。

延长城，是五月二十九日打开的，“五卅”那天，在城里操场上，开了个庆祝大会。到会的群众总有两三万。好多是从几十里外来的，象赶庙会，男人地下走，婆姨骑着毛驴，带着干粮。这操场，有草坪、有围墙，到处挤的是人，草坪上坐的老人、妇女，围墙上卧的是小伙子。

刘志丹头一个上台讲话。他说：“打开延长城是一件大喜事，是红军打开的第一座陕北大县城。这两天，延川、永坪的敌人吓跑了。甘谷驿的敌人投降了。延安的敌人不敢再出来。我们的另一支队伍，杨冲、赵宝魁带的骑兵团，也在南线取得很大胜利。现在，从宜川以北，咸榆公路以东，宜川、临镇、延川、交口，直到绥德以南，除清涧、瓦窑堡是敌人据点外，再无据点。陕北和陕甘的东部，已经接连起来。今天，是我们提出‘红五月’的最后一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前进。……”

台下吼声不断，枪、红缨矛子、锄头，都举了起来，象风吹树林，唿唿乱摇。人群海潮般向前涌。会场，发出几种声音：“坚决支援红军！”“拥护共产党！”有人叫着：“老刘！老刘！快看老刘！”刘志丹宣布说：“请新任命的延长县苏维埃主席——谭德同志讲话！”

谭德一上台，群众都认得他，又是一阵掌声。谭德只讲了几句话，马上就宣布：“先处理恶霸、土豪和反革命分子！”

那个反动县长，被押到了台前。群众又沸腾起来。连声叫着：“跪下！跪下！”有人往前边扔石头，要打反动派。谭德急出一头汗。罪状念到一半，群众便叫着：“枪毙！”谭德当场宣布：“按陕北苏维埃政府的法律，判处反动县长徐丕成死刑，立即执行！”

群众刚平静下来，全生跑来找志丹，说冯文方来慰问伤员。志丹连忙站起，对谭德说：“主席！我有急事，向你请个假！”谭德一愣，半晌才悟过来：“志丹同志！你还向我请假？请快去吧！”志丹笑说：“你是政府主席，都不请假，坏了规矩！”悄悄离开主席台。

志丹来到流动医院，见文方正给伤员喂饭，忙打了招呼，又往前走，把每个伤员都看过。医生说：“老刘同志，这次伤员不多，都是轻伤，只有一个重伤员，哭着叫着要见你……”志丹急问：“重到什么程度？有救无救？”医生摇摇头：“在城外受伤的，伤了腹部，我们还无法做手术……”

志丹一看，正是上次打罢马家坪，受批评的那个医生。那时刚俘虏过来，觉悟低。在医疗上，把红军和白军一样对待，态度生硬，手重心粗，用镊子捅得伤员直骂他。他还不服气。他说：“在那边就是这样干的。大官有大医院，当兵的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愿怎么捅就怎么捅！”达江费了好大事，才把他说明白过来：原来红军战士都是抱着自我牺牲精

神来革命的，他们弃家抛妻，一心只为人类解放。打了几年仗，从没拿过公家一元薪饷，没有贪图过私利。他们的精神，是世界上最高尚的。红军的医生，对战士如亲兄弟，总怕给他们增加一点点痛苦。此后，他慢慢变了样儿。志丹给医生握了手：“谢谢你！走！”医生把他带到重伤员跟前，一看：“这不是老三团的小牛吗？我们少先队的娃娃。打仗象小老虎！”志丹拉住小牛的手，摸摸小牛的脸，给小牛擦着泪：“小牛，在西华池战斗，在麻子川战斗，你打得多好呵！把高玉亭打得跑都跑不及了。”

小牛的伤，使他疼痛难忍，正哭叫着：“我要见老刘！我要见老刘！”老刘一到，他就不哭了。听老刘说起打仗，他又微微一笑。头一歪，躺在老刘怀里：“老刘，我好啦！见上你，我就好啦！还能打仗……”志丹流下眼泪：“小牛，好娃娃，你是咱红军的好娃娃！”小牛微笑着，闭上了眼。志丹抱着小牛，呆了。

医生从志丹怀里，轻轻接过小牛。志丹说：“张医生，给他洗净，包好。换上新衣服，报告政治部，通知他的家庭，他的家就在苏区，要按烈属待遇。”医生也激动得掉下眼泪。

这时，全生又来报告说：四十二师骑兵团长赵宝魁来了。志丹又向医院院长、政委安顿后，约了文方，一块儿走出医院。

志丹回到指挥部，见宝魁提个马鞭，来回急走。叫了声：“宝魁，你来得好快！信见到了？”宝魁说：“见到了！没有信我也要来。你们打了那么多胜仗，一定有好马。”志丹笑

道：“马是不少，真正好的，只有七八十匹，都给你们！你们的功劳也不小，不是你们截断了咸榆公路，又牵制延安的敌人，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

宝魁立正，敬了个礼：“我马上就走，接马的人还等着，你派赤卫军帮我管管马就行。”志丹说：“为啥不休息一天？”宝魁说：“我是从宜川来的，杨冲在宜川等我。”志丹问：“杨冲身体如何？”宝魁说：“越打越结实！王思学来信，要我们向西活动，敌十七路军在西边正捣乱！”

延长城的庆祝会刚结束，李可夫、杨剑、常达江、戴鸿远、何鹏、郭保权、魏子荣、白贵赤，都回到县政府院子。大家觉得一身轻松。志丹说：“咱们的政府主席也来慰劳了。”大家都向文方敬礼，握手。文方今天也变了样子：穿一身制服，留着学生头，满面红光，向大家举手说：“打得好呀！红军打得好，我们政府工作也好做了，又增加了几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群众情绪很高，送了好多猪羊，慰劳红军。”

志丹说：“全生，把县长的房子扫扫，把铺盖给他扔出去，我们进去说会儿话。”全生收拾完，大家都进了房子。

老杨剑端过一盆热水，对志丹说：“来！趁说话的时间，给我刮刮胡子！”志丹拿起剃刀正要动手，忽听城外“砰砰”打起枪。志丹问：“怎么回事？”李可夫说：“试新枪吧！”接着，又打一梭机枪。志丹把刀子递给保权：“你给剃。”又对文方说：“你们先说话，我去看看。”

志丹跑到城外，子荣、文启也跟出来，只听东一枪，西一枪，战士打，干部也打，到处笑语连天，志丹双眉一皱，马上

命令：“紧急集合！”

子荣、文启分两路，飞风般跑去。霎时，部队就在城外集中。中午时分，太阳正毒，晒得人头皮发烧，汗如雨洗，站了二十分钟，也没人说句话。有人小声问：“是不是又要出发？”“为啥老这样站着？”回头望，后边站的是魏子荣、赵文启，向前看，队前站的是刘志丹。

志丹站得笔直，晒得满脸通红，汗流浹背，那眼中的光，象夜里的探照灯，一会儿掠过这张脸，一会儿闪过那张脸。威严得可怕，刺得人心发慌。战士们低下头，静得瘆人，只能听到耳旁的呼吸。除了和敌人作战，平时，战士们没见过志丹这种表情。可怕的场面持续了很久，刘志丹才发了话：

“同志们！”战士赶快立正，“稍息！大家奇怪么？为啥在火红的太阳下挨晒？就是因为我们的脑筋发了潮，生了霉！不晒一晒，就要出大问题！有的人，打了胜仗，就骄傲起来，放松纪律，随便打枪，不但浪费子弹，也造成红军的不良影响。趁早晒一晒，透透风，免得头脑发昏！”大家又低下头，一阵沉默。志丹也缓了口气：“咱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不能浪费一粒子弹，要养精蓄锐，继续战斗！今晚各班开会，认真讨论一下，怎样做才是对的？解散！”

志丹又给政治部布置了任务：要普遍对战士进行教育，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当晚，各连都开了检讨会，把多余的子弹都交出来。再听不见零乱的枪响。

红军要离延长，指挥部在这里开了扩大的前敌委员会，决定：红军南下甘泉、安塞，扫清西北边的敌人，把陕甘和陕

北苏区联成一片。

会刚开完，谭德来向志丹请示：“延长城里有一批男女青年，要求参加红军，咱们收不收？”志丹问：“政治情况如何？”谭德说：“大都是延长县立小学的学生，有早毕业的，有要毕业的，我在那里当过教员，都清楚。”志丹说：“你是县委书记，又是苏维埃主席，由你决定。”

部队就要出发，文方带着干部来送行。志丹请他给部队讲了话，才开始起程，志丹翻身上马，举着手，向文方和谭德一群人告别。

第三十一章 巡视员

凡事都有头有尾，成绳就得有三股两股，壮树决不生独枝，盛花决不只开一朵。

当初，在合水县的莲花寺，恢复红二十六军后，师党委和指挥部提出，把陕甘、关中、陕北分成三路游击区，不是没有道理。自从二月十八日刘志丹发下《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令》之后，五天就到了南梁，七天就到了关中。

陕甘军委主席王兆平，接到“动员令”后，连忙分派任务，把红二十六军的老三团、义勇军派往陕北。

派杨冲、赵宝魁带骑兵团，迅速东进，绕到黑水寺，打甘泉、宜川之敌，切断咸榆公路，牵制延安敌人，不许敌人扰乱陕北的第二次反“围剿”。然后，又向韩城、合阳发展，去打击冯钦哉。

关中的张英良和王思学，带着红一团，在关中抗击杨虎城和何高候，把苏区向外推进，使关中和南梁的联系，坚如钢筋。

王兆平坐镇南梁，亲自指挥红二团及各县游击队，象游泳家入水一样，灵活多样，来去自如，时而脱出敌人的“围剿”线，转到西线，把敌人牵回去。时而跑到赤安、定边、靖

边苏区，向三边打去。

敌人得知，老三团和义勇军已经北上，便调遣甘肃的杨子恒、宁夏的马鸿逵，趁机向南梁进攻。王兆平迅疾回师南梁，和徐一知结成伴儿，领着南梁一带：豹子川、平正川、冯家川、葫芦河、林锦庙、太白镇、曹家寺、莲花砭……的群众，坚壁清野，全部大转移，使敌人到处扑空，没有粮食，没锅做饭，饿得到处乱窜。

敌人向里打，王兆平向外打。敌人象阴天出窝的蚂蚁，满山乱爬。用两个旅的兵力，铺盖南梁，王兆平象滚烫的开水，向敌人浇去。徐一知领着群众，和敌人兜圈子。为了群众的安全，他骑着白马，带个警卫队，转移敌人目标。他忽然向东，敌人追到东，忽然向西，敌人追向西。晃来闪去，东奔西绕，直绕得敌人眼花缭乱。这才使群众安全进入森林。

敌人甩开徐一知和警卫队，又去扑王兆平。王兆平以一团兵力，抗阻三千多敌人的追击。阎小盛、于炳煥，抄了敌人的后方，敌人又调转方向，去追击游击队。

王兆平腾出手来，一直打到元城子，深入敌人后方，才迫使敌人，赶快撤退，去保自己的老巢。

敌人在南梁没停一个星期，就跑得精光。敌人对陕甘的第七次“围剿”已被粉碎、南梁立即收复。王兆平把保卫南梁的军事任务，交给了二路总指挥阎小盛，徐一知把南梁的地方工作交给赵羔子、高生华。

按照刘志丹的意图，把陕甘的领导机关，全部搬到下

寺湾。

如今，下寺湾成了陕甘苏区的中心，陕甘特委、政府、军委，都住在王家坪附近几个村里。这下寺湾，就在洛河川下游，河水见清，树林茂密，山上山下，一片绿海，洛河两岸，全是大川，布满着大村小镇，象王家坪、高家哨……都属下寺湾地带。那树林中，掩映着麻密的石窑和瓦房。

在反“围剿”大胜利，陕甘、陕北、关中大发展的形势下，下寺湾便成了全苏区的中心地带。坐在下寺湾，向南看关中苏区，五六百里；向西北看庆北，吴旗以东的苏区，五六百里；向东看陕北绥德以西苏区，也有五六百里。哪路人来去也方便。

在中心地带扎下领导机关，一切工作都要铺开。矿工老吴，去了解基层组织，徐一知去整顿政权，王兆平布置军事防卫，杨伟林去复查土地，李静开辟妇女工作，冯蕙琼展开宣传。下寺湾成了红火地带，人来人往不断头，干啥的也有。那天，人群里有个走得飞快的，陀螺脸，穿学生装，留小分头。到了王家坪，便去敲徐一知的门。一知正和杨伟林研究土地分配情况。开门一看：“找谁？”那人没说话，递过一封信，徐一知拆开一看，是申超人写给陕甘特委的，内容是：“介绍董洪海同志来陕甘当巡视员，待他工作熟悉后，可任特委书记，减轻徐一知同志的负担。”

徐一知双手握着董洪海的手，热情欢迎。让回窑内，倒水拿烟，然后叙谈。一知先问：“迪伯仁同志身体可好？”

董洪海哑着嗓子，高声说道：“很好，到各县巡视工作去了。”一知又问：“你起身时可见到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张武轩？”董洪海照样高声说：“没见过他，听说到县上处理案子去了。”

一知笑说：“人都下去，只剩申超人同志，够他忙的。”董洪海喝口水，笑道：“这一个月，只有北方代表当家了。”

徐一知也笑着说：“到处都是人手不够，我们这里也一样，如今陕甘特委书记是老吴兼着。”董洪海忙说：“他的权就大多啦！特委书记，还兼组织部长。”

徐一知觉得，这话有点多余。忙说：“中央有政策，党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工农手里。老吴在兵工厂做过工，又当过矿工，还认得些字。”董洪海听口气，准不让我当特委书记，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心里嘀咕起来。

杨伟林在旁，看了炕桌上扔的信，又仔细端详董洪海，好象在哪里见过？一连抽了两支烟，才想起来：那年，李静到河南工作，伟林一人在西安，住在朋友家里，那朋友是渭南人，是个同情分子，婆姨是陕北人，半家庭妇女，交往很广。有一天，那婆姨引来个人，打听哪里有省委的人，他要接关系。伟林问他从哪里来？要找谁？那人说，他刚从监狱出来，找人接党的关系。伟林见他精神不振，既没正式引见人，也没旁证人，一时弄不清，就说：“我们不是共产党，也不知他们的省委在哪里。”那人扭身走了。当天伟林也搬家。五六年过去，现在看面目，似象似不象。可听那声音，千真万确就是他。当时有个印象：那声音，就是越哑越高

叫。象陕北赶毛驴的，可那行动作派，都是学生样。如今想当特委书记。啥时候接上了党的关系？谁接的？还没弄清。他便提醒一知说：“先让董洪海同志吃饭、休息，明天再谈。”

当天晚上，徐一知把董洪海安排在单身窑里，他就把伟林、老吴、李静、兆平、蕙琼，叫到一块儿商量。伟林先介绍了这人的情况，然后说：“要慎重！咱们还不摸底。”

徐一知说：“这样吧：巡视员叫他当着，既然有介绍信，咱们也不好拒绝，明天老吴派人到陕北，向冯文方作个调查，回来再说。”伟林说：“当然，巡视员是人家派的，这权可大可小！”李静瞅了伟林一眼：“大？他也大不过杜康，现在又不是一九三二年，三三年。”老吴说：“叫他巡视去！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咱们也没啥秘密。”蕙琼说：“他要巡视错了，我可要巡视他！”兆平笑说：“你又来了！咱们不能监视人家！党内有原则，没有发现问题，就不能监视自己人。”蕙琼不服气：“这要看他做得对不对。”老吴笑说：“两个年轻人不要争论。眼前，叫他工作着，等调查回来，再看情况。”

董洪海初来，倒显得谨慎、谦逊，见人就打招呼，打听各种情况。白天跑一天，晚上也不闲，把特委的党刊、文件，翻了个底儿朝天。特委的人都觉得他工作勤奋。谁知他怀里揣着个“宝葫芦”。申超人对他说过：第一，陕甘党政工作中，有右倾机会主义。第二，徐一知和杨伟林给陕北特委的信，对申超人是诬告。他从来不认识左倾盲动的人，怎么会

左倾？要董洪海深入陕甘，摸透老底儿。将来时机成熟，再论长短。董洪海认为，申超人执行的是中央路线，跟上申超人，就是跟上了党中央。他下决心，要为中央的路线而赴汤蹈火。他更感谢申超人对他的信任、提拔。他要为申超人洗清不白之冤，肃清一切右倾分子。因此，他窥测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天都要记日记。

那天，下寺湾逢集，董洪海去走了一趟，看见那些货物，直摇头。又碰见任华正和商人拉话，他照背上拍了一下，任华一回头：“你贵姓？”董洪海笑笑说：“我是巡视员董洪海。”任华没见过他，绷着脸问：“你找我有事？”董洪海把任华拉出集市，到洛河边，才说：“你们这集市我都看了，有三分之一的外商，白区的商人进来，对苏区很不利。咱们不能用‘勾结外商’的办法来繁荣经济。”任华没有说话，董洪海又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和哪个外商来往，我都知道。我就住在王家坪，有事去找我。”

任华不辩解，也不答话，心里却有些紧张。下午就去找徐一知：“是不是政策变了？为啥姓董的说那些话？”徐一知说：“政策没变！你先干着，以后再说。这是特委研究过的，有我们顶着哩，你怕啥？”

杨伟林和洛河川的土地委员王玉松，正在川道里研究土地问题：富农的地是不是全分了？给地主留生活耕地没有？是否侵犯了中农利益？

王玉松拿出个帐单，给伟林看着说：“伟林同志，我是按照政府的《土地法》办的，你看，富农、地主，都留的有地，中

农的一概没动。”伟林说：“好！你改得很快！”王玉松笑笑说：“人糊涂只有一时，要是永远糊涂，就成了立场问题。”伟林拍拍玉松的脖子：“小伙子！这话说得有水平。”

两人说话间，谁知董洪海就站在后边，他插话道：“不对！按我的意见，统统打乱平分，岂不更彻底？再有，分土地，只能分地，不能分苗，谁家种的谁家收，眼看麦熟了，不让种麦的收麦，太不公平！常言说：‘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贫雇农啥都没种，咋能收入家的？”

王玉松年轻火盛，跳了起来：“这是替地主说话！”董洪海见王玉松只是群众选的一个土地委员，便轻看三分：“谁教你这一套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

杨伟林可不让人：“王玉松的意见，我都同意，我们指示他干的，你要有权批评，就批评我吧！”

董洪海把杨伟林看两眼：“你？各有各的债！”伟林虽然有涵养，他却有股“秦川人”的犟劲儿：“我问心无愧，一不欠群众的债！二不欠干部的债！我没坑害过人！”董洪海话到嘴边，没把那“批中的信”说出来。口气一转，说：“好吧，地既那么分了，这苗可不能再分。”

王玉松和董洪海顶起来：“咱们去问百姓，看大家同不同意，原来分地时，都经过群众讨论的。”

两人吵着往村里走，群众都跟上了。两人吵苗吵地、吵中农、吵富农，乱七八糟都说了出来。群众慢慢听出板眼，有个老婆婆叫道：“哪来这条混水虫？还不放到洛河里洗洗？”老汉撒撒老婆的衣襟：“不要瞎说，这是上边来的巡视员，董

拱海同志。”老婆婆唾了一口：“种地的不怕官，什么红海、黑海的？我看他是个‘黑害’！”

惹翻了群众，年轻人跟着起哄：“黑害！黑害！”有人一生气，随即编成顺口溜：“大黑害，有些怪，戴红帽，穿黑鞋，长黑嘴，使黑坏，肚里揣了个黑奶奶！”

从此，走遍洛河川，谁都知道“黑害”，把他的本名忘记了。他也有些不好见人。

董洪海不认输，去翻特委出的《战斗报》，要从上面找错误，找证据，果然翻出一篇文章，叫做《不许侵犯中农利益》，细看内容，里边讲的许多道理，他认为都是“右倾言论”。文章的署名是“小冯”。

拿到这篇文章，董洪海如获至宝：“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可是这“小冯”是谁？两个姓冯的，一个男的，名叫冯希玉，是文教委员，人称“小冯”，可那个女的，宣传部长冯蕙琼，岂不也是姓冯？为了找准目标，他先找老吴问：“小冯是谁？”老吴说：“两个都是小冯，不过，平时对女的叫‘小蕙’。”

董洪海又硬着头皮去找杨伟林，问：“这篇文章上的‘小冯’是谁？”杨伟林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看上了他的文才，那就是冯希玉，北京大学毕业的，很能写文章。”董洪海哼了一声：“文才看怎么用，用歪了，更坏！”扭头走了。

伟林看他表情不对，心里画个问号：他要找什么事？

董洪海直接去找冯希玉，小冯正在窑里写东西，董洪海

叫了声：“小冯同志！”冯希玉一抬头，董洪海把《战斗报》放在炕桌上：“这文章可是你写的？”小冯操着韩城口音说：“是的！”董洪海问：“你这观点从哪来的？”

“这是党的政策！”

“哪个党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最近我在超人同志那里看了中央文件，里边就没有那个政策！只有‘平分土地’，没有什么中农、富农的。”

“你看的文件我没看见。我指的是中央苏区，就是这个政策。”

“中央苏区的我没见过，这是你们的创造发明，是违背中央精神！你家什么成分？”

“中农！但这个政策不是为我家定的，文章不是为我家写的。”

“写文章，要宣传正确的政策！”

“我写的就是正确政策！不是正确政策，我不会动笔！”

董洪海突然亮高嗓子：“这是右倾政策！”

这一大声，把冯蕙琼吵来了：“洪海同志，什么地方右倾了？”

董洪海见了女同志，不好大吵，按住气说：“你看那文章，为啥不许侵犯中农利益？谁侵犯了中农利益？”

冯蕙琼说：“那文章是我和小冯一块儿写的，不是无的放矢，都是有所指。这么大块苏区，干部水平不一，难免有掌

握不准的地方，提醒大家注意，中农的利益侵犯不得！”

“中农利益又不是党的利益，为啥侵犯不得？”

“这是个政治常识！不保护中农，就会吓坏贫农，中农的人数很多，不能打击一大堆，况且，中农是拥护我们的。”

董洪海说：“你排着队数数，中农的一边是贫农，另一边是富农，中农和富农紧接着，你保护中农，就是保护富农，就是‘富农路线’！”

蕙琼见他扣帽子，也生了气：“这和‘富农路线’挂不上，什么叫‘富农路线’？从前杜康老说‘富农路线’，他也拿不出个样品来。”

董洪海摆出理论家的样子：“其实，杜康说的全是实话，不把富农的地分光，不把地主从肉体上消灭，不打击中农，这些做法，全属富农路线。”

蕙琼单刀直入：“你家也是富农，为啥不先分光？为啥要打击中农？不保护中农，就会把苏区搞乱！”

“要革命，就不能怕乱！”

蕙琼一气，骂道：“胡说！绝不能叫你搅混水！你查查马列主义，哪个闹革命的国家，不保护中农？”

董洪海亮出更高的哑嗓：“我们是发展马列主义！”

“喷粪！这是歪曲马列主义！反对马列主义！破坏革命！”

董洪海说不过蕙琼，便搬出援兵：“我是听老申说的，他才从北方代表那里得到指示，我相信他不会错。”

“谁知他是领谁的‘圣旨’？不要用‘中央’二字吓唬人。

列宁提出过：‘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坚固的联盟！’谁侵犯中农利益，谁就是反对马列主义！”

董洪海立即反驳道：“你们把中农当成了神神，就是反对中央！”

杨伟林听到这边吵嚷，怕惹琼吃亏，跑过来说：“洪海同志，你们不用争论，这个问题是我同意的，我兼文教委员长，有权同意这篇文章，就是不能侵犯中农利益！”

三个人正说得不可开交，只听外边叫道：“是呀！中农的东西为啥不能分？”

董洪海一听，跑了出去，看看，四处无人，只有门口树根上坐着个年轻后生，蓬头垢脸，披件土布烂褂，敞着怀，趿拉着破鞋。心想：“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慢步走到跟前：“喂！老乡，刚才谁说话？”那人说：“是我叫了一声：为啥不能分中农的东西？”

董洪海心想，真碰上了知音，笑起来：“老乡，你是啥成分？”

“赤贫户！家里连条狗都不养。”

董洪海说：“起来！跟我去拉话。”那人站起，两眼象灯盏，望着洪海：“你是‘黑害’，不，你是‘红害’同志？”

两人往洛河边走。

董洪海笑说：“真是农民！我叫董洪海，洪，就是洪水的洪，海，就是大海，你懂不懂？”那人点点头。洪海问：“你叫个啥？”

“我叫王野牛，在洛河对岸住。”

“家里有几口人？”

“三口：一个婆姨，一个娃。”

“人口少，日子好过。”

“好过啥哟！？分一点，吃一点，不分，就只能张嘴等着。唉，分得太少了！我最爱听你说的话，中农的东西为啥不能分？”

董洪海一听这人说话，就看中了，不用查成分，不用查历史，因为超人说过：“路线第一，只要拥护我们的路线，就是好人、好同志，就可以重用。”他马上伸出手，把王野牛的肩膀拍了一下：“野牛同志，我们需要你，工作吧，我任命你为‘贫农团长’！”

王野牛一听，又是作揖，又是磕头，站起拍拍胸脯：“我跟上你一辈子！你真比我亲爹还亲！”

“你有没有群众？”

“群众？我的朋友都是群众，开头儿少些，慢慢就都来了。我找的人，都精巴，啥都能干，还能给你保镳！”

董洪海考虑：是呀！要沙里淘金，发现可靠群众，挖掘志同道合的人，抓住一个，就是一个，就象超人发现我一样，过去根本没人理我，不是超人发现我，我就永远无出头之日。

想到这里，马上下决心，把王野牛带到苏维埃政府，找上徐一知说：“我推荐王野牛当贫农团长！”

徐一知说：“你事先也不商量，大家都没有准备，我们的贫农团长是群众自己选的。”董洪海说：“非常时期，一切从

筒。原来选举的，也保留着，我以巡视员的身分，再推荐一个副的，帮助贯彻路线。”

当着王野牛的面，徐一知不好多说。等王野牛走后，徐一知对董洪海说：“洪海同志，你是巡视员，推荐个人，也不是不可以。王野牛可是个二流子，抽大烟，耍赌博，偷鸡摸狗，啥事都干。他爹是个‘阴阳’，靠跳神弄鬼骗钱化，王野牛从小就胡吃乱逛惯了。他爹死后，王野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靠偷鸡摸狗吃饭，如今是，谁家的东西他都想分，把他弄成干部，群众就会造反！”

董洪海说：“路线第一，有毛病可以教育，先不公布，工作个时候看。”

从此以后，王野牛有了靠山，逍遥自在。找上些二流子同伙，赤膊露膀，到处“没收”，不管是贫农、中农，只要有东西就去抢。开头，是背包袱，抢衣物，连人家新媳妇的被子也抱走了。群众到政府告状，董洪海拦住不让办。那王野牛，一不做，二不休，没出三天，又跑到各家，收了十多条井绳，扛上就往家里跑。把群众惹恼了，全村人跑着、叫着直追：“放下！放下！不放下就打断你的腿！”王野牛嘻皮笑脸，回头一笑：“闹共产哩！你的也是我的！”说着就跳下洛河。谁知，河对岸还有人接他。

各村群众都派了代表，到苏维埃政府，要求惩办王野牛，消灭二流子。徐一知发了火，桌子一拍：“简直是无法无天！王玉松，派赤卫军，把被抢群众的东西要回来！”

这边赤卫军要回东西，那边王野牛就找董洪海告状：

“从前，徐一知就罚过我劳改，现在还欺压人！”董洪海说：“不要怕，有我在，他不敢动你一根汗毛！咱们还有上级哩！”

送走王野牛，董洪海就去找徐一知算帐：“为啥压制群众积极性？这种群众刚发动起来，出点毛病难免。你一压，就把群众压垮了。这种做法太右。”徐一知说：“我是苏维埃主席，要对群众负责！不允许二流子乱抢东西！”

王野牛收敛了几天，见没人罚他劳改，便觉他背后的腿粗腰硬，要大干一场。窥探消息：政府财委会的老秦出差，窑门锁着。王野牛贪心越重，趁个下雨天，约了两个同伙，游过洛河，把老秦的窑门撬开，把公家的财产全抢走了。群众发现后追赶，他们又跳进洛河，扎了个猛子，再伸出头说：“狗咬老鼠，多管闲事，公家的东西，于你们屁相干？我是董洪海的人，谁敢动我一根汗毛？”

群众急忙向徐一知报告。徐一知又拍起桌子：“简直是土匪！把王野牛抓来！”

赤卫军呼啦啦地下了洛河，游过水去，抓了王野牛，拴了回来。快刀斩乱麻，在雨地里开起群众大会。百姓要求枪毙。有个老汉说：“红军不是有十八条纪律么？缴获不归公者枪毙，抢了公家几千块银元，还不枪毙？”

董洪海又站出说话：“王野牛拿公家的东西，是他不对，可以批评教育。但是，有人骂他是土匪，也是不对，怎么能把群众当土匪呢？”

百姓们叫起来：“不许包庇坏人！不是土匪咋会抢人？”

枪毙！要求政府按法律办事！”

董洪海急得直眨眼，哑嗓子叫得更高：“要枪毙，先枪毙我，我要为穷兄弟洒最后一滴血！”

王野牛，两手绑在背后，但是他突然跪下，用双膝蹭近董洪海，一头扎在怀里，哭起来：“只要今生不死，你走哪达，我跟哪达！”

董洪海说：“对于王野牛的问题，咱们请示西北工委后再定。现在，我用生命保他！”

“你连自己也保不了！”大家一看，王兆平来了。

王兆平慢慢走进会场，站在中心，板着脸说：“国有国法，军有军纪，按照王野牛的罪行，我们军队要管，这是保护公家财产的问题，保护群众利益的问题，维持苏区治安的问题！”

百姓叫起来：“拥护王兆平的意见！”

董洪海还想强辩，王兆平把眼一瞪：“你再包庇坏人，把你也抓起来！先把你押起来，再请示上级！”

董洪海一看，周围站着游击队。游击队不但有长枪，还有短枪，王兆平身上挂的是“八音子”。再看王兆平的脸，怒得可怕，红色都变成了紫色。他也听说过，王兆平整起坏人，决不留情，连他的堂祖都杀了。董洪海吓成一滩泥，双腿打颤：万一在这里送命，老申也救不了我，远水解不了近渴，光棍不吃眼前亏。慌忙变脸，说起好话：“诸位同志们，乡亲们！我认错了人，怎么处理王野牛，由政府决定，由军委决定！”

王兆平把头一摆，游击队把王野牛捆上走了。

董洪海扑通坐下，再也站不起来。群众哄笑起来：“大黑害，你也有怕的时候。哈哈哈哈哈！”

当晚特委开会，研究如何处理王野牛。杨伟林说：“先押起来，再看一看，董洪海还会有活动。”老吴说：“咱们去陕北的人还没回来，等回来后，和董洪海一块儿处理。枪毙个王野牛还不容易。杀了王野牛，就没了活证据，要挖董洪海的根，还得费点事。”徐一知说：“暂时这么办。一方面，等调查的人回来，一方面，志丹快来了，等他来后商量。”冯蕙琼说：“咱们得把董洪海监视起来，闹了这么多事，还没监视的理由？”李静更老练些，她说：“要监视，叫群众监视。那天开罢群众大会，群众都清楚了。咱们只要一宣布：‘严密监视坏人！’群众心里明白，就会撒开天罗地网，咱们只听汇报吧！”

第三十二章 到下寺湾

王兆平早晨起床，翻开日记本查看：接到志丹的信已十来天了。记得那信上说，打下延长城，红军要开到下寺湾休整。兆平计算时日，延长城已打开八天，这两天志丹该到了。

王兆平带着红二团，去迎接刘志丹。

其实，刘志丹在延长城，只住了三天，就动身南下。准备在下寺湾休整，筹划下一步战斗。

红军从延长县起身，往西南走，经过南边的南泥湾，金盆湾，穿过森林，越过花山，到甘泉地带。

这一带，都是红区，因为杨冲的骑兵团，王兆平的游击队，早把这里开辟了。就是延安城周围，那西川的高桥民团、川口民团，城南的杜甫川、三十里铺民团，也早被红军缴了械。剩下那出名的“延安府”，已成孤立的据点，也被安塞游击队围着，不敢乱动。

红军绕过甘泉城，出了山沟，又走两天梢山地带，暂时停下，派人去甘泉城侦察，敌人胆怯谨慎，防守很严，派人去引诱，也不敢出来，只得暂时作罢，率部直奔下寺湾。

王兆平没走出多远，就碰上了刘志丹。兆平一招手，刘

志丹和干部们都跳下马，命战士原地休息。

兆平头一句就说：“我估计，前天你就该到了。”志丹笑着说：“走得慢嘛！一连打了两个来月的仗，大家还没休息过，这次行军，叫大家慢行，一天走几十里，就休息，反正走的都是红区。走到金盆湾、南泥湾，叫大家赏赏百花，听听鸟叫，到森林里游转游转，松松精神，解解疲劳。我们怎么驻法？”

兆平说：“这里条件好，都是大村小镇，部队驻下寺湾、高家哨，指挥部驻王家坪，上下都不远，十来里路。”

志丹点着头，又对兆平说：“等一等，先把部队安置好再走。”志丹把达江、力坚叫来说：“按路上商量好的办，四个团分驻两个镇子，任务是休整。叫大家吃好、睡好，同时进行政治教育、总结工作，抽些有文化的指导员，给大家讲课，教唱歌，打篮球，舒舒服服住三天。”

兆平在旁说：“吃的也准备好了，都在乡政府，你们一到，他们就会送去。我们还派游击队在甘泉城外巡逻，敌人也不敢出来。放心，到了这里，就是回了家。”

按志丹的意思，指挥部的人，都去把部队安排住好后，再到王家坪。志丹先去看罗炎，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部队按指定地点开去，兆平陪志丹去医院。

罗炎，在陕甘第六次反“围剿”中受伤后，志丹还未见过，可他一直挂在心上。路上已想好，到了下寺湾，头件事，就是看罗炎。兆平说：“走吧！医院在龙儿寺。”

龙儿寺，是个大村子。兆平介绍说：“原来，这里住的全

是土豪，红军没到，他们就跑了。剩下这些石窑，咱们正好利用，办医院和兵工厂。”志丹抬头一看，石窑修得既整齐，又结实，一排靠着一排，象豆腐块儿。

两人走进医院，向窑里一望，每个窑都住得满满当当。志丹问：“伤病员有多少？”兆平说：“连军队带百姓，有四百。”志丹问：“医疗、吃喝怎么样？”兆平说：“吃喝没问题，粮食、肉菜都有，都说这里是‘陕北的江南’，还能种稻子，能吃上大米！就是医药困难，多半是用中药，用偏方儿。不过，大家心里清楚，不但没有怨言，反而说：‘这达人，旧社会谁进过医院？见也没见过。’”

志丹走进每个窑洞查看，炕上铺着谷草、麦秸，每人都有一条被子。那些伤员，拐胳膊的，跛着脚的，包着头的，都来和志丹拉手。志丹和他们拉起话，说了些红军胜利的消息：“有盼头了，眼看千里山水都染红了。”笑声把窑震得呜呜响。志丹说：“笑吧！笑能治病，伤、病都好得快！”

兆平领着志丹，直到最后一个窑，兆平叫着：“老罗，你看谁来了？”窑里没有答话，只听有歔歔声。刚进窑，就看见个小护士，站在门口擦泪。志丹心里一惊：“罗炎怎么了？病情不好？”忙问小护士：“同志，哭什么？是不是有人不讲理？”

那护士一仰脸，看见是志丹，叫声：“老刘同志！”一头扑过去，哭出声来。志丹说：“原来是咱们的玉红！有啥委屈，给我说说，我给你解决！”

玉红指着罗炎说：“他！”志丹问：“是不是他给你发脾气

气？”罗炎苦笑一声，说不出话。志丹说：“玉红，你先说！”玉红又擦起眼泪：“你看他的伤口，都化了脓，我一来给他换药，他就把我撵走，叫我给别人换去。我硬要给他换，他把镊子夺过去扔了。”

志丹一急，把罗炎头上的纱布解开，看那伤口，果然有些溃烂。志丹说：“玉红说得对，是该换药了。罗炎，你要相信她嘛！她在外面学了一年才来的，总比一天没学的要强些。”罗炎才叹出口气：“这么多人，他们忙不过来，药也少，应当先尽别人，我们这些人，应当自觉靠后些。”

志丹觉得罗炎说得也对，兆平已对他说过，这个医院，只有两个医生，院长是中医，另有一个西医，十来个护士中，只有玉红是学习过的，懂些技术。药品更少得可怜。西药是：灰锰氧、硼酸水、红药膏、黄药膏。中药比较齐全，因为这山里产药材，吃汤药不成问题，治疗外伤就差些，多半是用花椒水、食盐水、草膏药、三七叶。几百个病人，这边喊，那边叫，医生、护士，都忙得不可开交。

志丹悄悄对罗炎说：“你忘记了？玉红要来苏区，也是为了你，千万别伤了她的心。她父亲老白同志，是把女孩交给咱们了，咱们就该好好对待。把她培养出来。”

罗炎说：“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让她给我换药，每天别人都休息了，她还不休息，偏要再来看我，我就那么娇气？”志丹笑起来：“原来是这样！两个人都弄拧了，好心好意闹成气。玉红，你来！问题解决了。罗炎是怕累坏你，也是怕药少，要让着别人。”

玉红用手捂着脸，不说话。志丹说：“兆平，你去泡点药水，我给他洗洗，叫玉红给他上药。”

兆平打来开水，玉红忙放了灰锰氧，志丹用镊子夹起棉花就洗，罗炎痛得直淌汗，玉红心疼得直淌泪，紧张得双手发颤。玉红悄悄过去，从志丹手中接过棉花，把伤口擦干，又轻轻敷上药，包扎好。志丹说：“好啦！以后每天都要换药，听玉红的，把伤赶快治好，下一步还要打大仗。老三团非你去不可！鸿远那个人，干后方工作可以，指挥打仗不行。就因为你不在，我就不敢多用老三团，要用老三团，就得叫赵文启上。”

罗炎一听，急了。马上说：“好，好！听你的，快治好上前线。玉红，随你的便吧！”玉红“哼！”了一声：“还得老刘说话你才听，本来伤不重，没伤着骨头，要按时上药，早好了，拖拖拉拉，拖了一个多月，伤都不封口。你不按规矩治伤，都影响了打仗。”罗炎笑起来：“你快歇着吧！眼都熬红了。”

志丹问玉红：“你在这里过得惯吗？”玉红点点头说：“这里比关中好，天气不热，还有‘黄米杠子’吃，关中没有。”志丹问：“你可想爸爸妈妈吗？”玉红摇摇头说：“谁都不想。”又看罗炎一眼：“就是愁他的伤不好。”志丹笑说：“你放心，没伤着骨头，好得快！”

王兆平插了一句：“我的脚受过伤，也是没伤着骨头，每天用花椒水洗了，把三七叶洗净榨成泥，糊几天就好了。你可以试试，听说‘三七’是消炎的。”

罗炎虽养伤，可他最关心的，还是仗打得如何？志丹

说：“就是因为你养伤，我们对你封锁了消息，怕你站起跑了。实对你说：现在走的全是上坡路。胜，胜，胜！打了连、打营，打了营、打团，下一步该打旅、打师了。那些地方，就不用说了。绥德以西，除清涧城、瓦窑堡外，都成了咱们的。军队也发展得很快，估计再打几仗，光正规军，能发展到七八千。再加游击队，都没法算帐了……”罗炎激动起来，一跺脚，叹口气：“我真糊涂，光知道节省药，就忘了节省时间。耽误多少事！玉红，从今天起，天天上药，一个礼拜出院！”

志丹扑哧笑了，给玉红使个眼色：“他是吃酱的！”玉红虽然心里喜欢，却要给罗炎个眼色看。把镊子往盆里一扔，“从今后，再不给你换药，不受你的气！”罗炎笑说：“嗨！你是个吃葱的，倒来了辣味儿！”玉红踢了罗炎一脚。

别了罗炎，志丹随兆平去王家坪。矿工老吴、徐一知、杨伟林、李静、冯蕙琼，都在这里等着。一见面，就说笑得象一台戏。拉着扯着，都进了窑洞。

志丹把葛明山叫来说：“咱们打马家坪，缴获了那么多洋面，听说还没分完，给这里留一些，给伤病员改善改善伙食。”明山说：“还有三袋，咱们可以不吃，都留下。我还有个想法，这里鸡和蛋都便宜，鸡才一毛钱一只，鸡蛋一毛钱十几个，把打开延长缴获的银元拿出一点，给伤病员补点鸡肉鸡蛋才美气！”志丹说：“你这话说的是点子。公家的钱，先不要动。打延长后，干部和战士，每人分了五块钱补贴，这是红军开天辟地头一回发钱，谁也没敢用，动员大家，每人

捐出一块，就是几千块，问题就解决了。”

明山眨眨眼说：“你比我想得更妙！我先拿出一块。”志丹把自己的衣袋一翻，把五块白洋，哗啦啦地全倒了出来：“都拿去！三块钱补给伤病员，两块钱买肉，咱们大家吃一顿饺子。”明山说：“甯！你到底是个你！和我就是不同。”矿工老吴说：“十个指头，就是不一般齐嘛！”

徐一知说：“我们的慰劳品也带来了，大部分送给部队，少部分送给指挥部，有猪、有羊，看大家先吃猪肉，还是先吃羊肉？”杨伟林开起玩笑：“先吃他这两块钱！”志丹说：“到底是搞经济的，只能往里算！”

第二天，葛明山可撒了欢，一边游逛，一边筹办捐钱和吃饺子的事。志丹把指挥部的人召到一块儿，要和陕甘方面的领导人团聚团聚，谈些正经事。

冯蕙琼提来一筐红桃、白杏，往炕上一倒：“快吃！本地产品，满山遍野都是，不化一个钱。”志丹问：“你们的胡子老秦呢？见我们来了，财神爷就躲开？我们现在也是财主，还可给你们留一些。”徐一知说：“这里出了点事，他正跑着办。”志丹突然想起“杨冲要求把胡子老秦调去搞后勤，这几天就得走。把马罗武给你们留下。怎么样？”伟林说：“人家是义勇军的政委，咋能离开？”郭保权说了话：“我们早商量好了，罗武那个角色，我咬咬牙，一个人顶了。我那些人好办，只要把党的政策往我脑子里一装，有我一句话，就能捅到底，谁也不敢歪歪嘴。”李静笑说：“程咬金说话，瓦岗寨的人还能不听？”大家又笑起来。

听说指挥部的人要和陕甘领导人团聚，老三团、义勇军的领导干部，也跑了来，炕上炕下，坐了个满。一边吃桃杏，一边说笑叙谈。志丹问：“听说陕甘又成立个六路游击队？红二团也扩大了，还编了个独立营？”徐一知说：“打胜仗，扩大部队，发展苏区，你都知道了。说新事吧！这里发生了新事，你们多留一天，咱们谈谈。这里还牵扯着陕北个别人的问题。”

志丹不知这里发生了啥事，估计得误一天时间，忙说：“好嘛！我先把军事布置一下：主力红军准备打安塞、靖边，你们先派些游击队，一边包围甘泉县城，把敌人牵住，一边到安塞侦察。明后天我们就走。这个任务交给兆平。”王兆平站起说：“我先去布置，把游击队打发走。”志丹问：“你派谁去？”兆平说：“郑长拴已经去包围甘泉城。再派郑随军、袁二刚，一人带一个游击队去安塞。总负责人郑随军。”志丹点点头，又问：“红二团谁带着呢？”兆平说：“还是王占海。”志丹说：“这次我要把红二团带上走，你可舍得？”

兆平毫不打顿，一口答应：“你愿带哪个部队都行。我这里是‘韭菜地’，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我们那个独立营，现在也顶一个团。”说完跨步出门。

徐一知向志丹谈起陕甘的新问题。他说：“新近从陕北来个人，说是帮助我们工作。”志丹一惊：“什么人？武轩是西北工委组织部长，他可有信来？”老吴说：“没有工委组织的介绍信。他自己说是北方代表派来的，还拿着申超人的介绍信。我们派去调查的人刚回来。据冯文方说：他是

个脱党分子。从西安跑回来，就住在家里抽大烟，不象革命的样子。不知怎么搞的，被申超人‘沙里淘金’淘出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入了党，提拔起来，派到这里。我们这里倒是缺干部，再多也欢迎。不过这人有点怪，怪就怪在总想往里伸手。说北方代表说啦，叫他来当陕甘的巡视员，然后当特委书记。理由当然也是冠冕堂皇，说我们人手不够，他来了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李可夫眉头急蹙，擦擦眼镜问道：“有没有工委书记迪伯仁的介绍信？”老吴说：“就是没有迪伯仁的信。我们这个权就是不交，并不是我们爱当官。”可夫说：“这又是一怪！老申不是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么？老吴是真正的工人，做了半辈子工，为啥不相信他？反而派个大烟鬼来领导？真是‘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

徐一知哈哈一笑：“那个人说，‘老申说啦，路线第一，成分在次，历史不管’，他们究竟是什么路线？我们也不明白。”志丹问：“这人叫什么名字？”老吴说：“董洪海！”

志丹想了半晌，也记不起。老吴说：“这个人，你们不会认得，是突击上来的。来了就干歪事，群众意见大啦，给他起个外号，叫‘大黑害’。百姓说，‘别人红得对百姓有益，他红得对百姓有害’，口号叫得‘满天红’，事情干得黑糊糊，红得发紫，又紫得发黑，就成了‘大黑害’。”一听这个外号，大家都笑起来：“还是群众看得深！”

常达江开了口：“这人我听说过，他从西安一回来，就穿上了二毛子皮袍，背起大烟枪，我们就没理他，没给他接党

的关系，他也不愿再干革命。陕北闹得天翻地覆，破坏再起，失败胜利，和他全无关系。他可是守着祖业，享了几年清福。”

志丹低头叹口气：“要坏事！战争一紧张，内部总要出点事。派这种人来，是啥意思？”徐一知说：“给大家摆出来，看这是个啥人？来不久，就提出换陕甘苏维埃主席。”志丹问：“换上谁？”

老吴一提，就气得嘴唇哆嗦，咬一阵牙，才镇静下来：“换他的同类么！洛河川有个大烟鬼，是要赌博的流氓，名叫王野牛，一贯偷鸡摸狗胡日鬼，我们处罚过他，‘大黑害’来了就把他当成宝，两人不知嘀咕些啥名堂，把王野牛抽起来，要他当陕甘苏维埃主席。这事是向我嘀咕的，我没答应。”志丹插问：“现在当啥？”老吴说：“没当上主席，黑害叫他当贫农团副团长，说他最穷，无产阶级觉悟最高。”

李可夫问：“咋个高法？”老吴说：“前个时候，趁着下雨，抢了财经委员会的财产。他说，‘你们打国民党，打土豪弄来的，为啥我不能化？’”

说到这里，徐一知又来了气：“我们要处理王野牛，‘大黑害’还发了火：‘你为啥骂群众？我要向老申报告！’我说，‘你告去，我不怕！我这个苏维埃主席，是群众选举的，要对群众负责，绝不能把权交给土匪、流氓！’”

杨伟林说：“董洪海还提出：‘你们这里分了地，可不能分苗。’分地不分苗怎么行呢？眼看麦子熟了，都叫地主拿去，贫雇农分块白地？”

李可夫象被蝎子蜇了一下，忽地站起来：“混鸡蛋！这就是他们的‘正确路线’？忽左忽右，怎么对他有利，就怎么干。这是拉拢地主、富农，当他们的后台。”

徐一知说：“王野牛干的坏事多得很，我们处罚王野牛，大黑害批评我‘右倾’、‘打击积极分子情绪’。”霍力坚突然拍起桌子：“这简直是破坏！这样闹法，群众非‘反水’不可！”

正说到热闹处，葛明山端进一大盆饺子：“大家消消气，快吃！”志丹说：“我气得都吃不下了。”明山说：“我在外面跑了一趟，啥都听说了，给‘坏孙’们生那个气？咱们不吃，叫那个大黑害镶肚子？”笑得大家把饺子推开了。

大家围两张炕桌，一面吃饺子，一面继续说，想起啥说啥。明山说：“听说黑害要消灭哥老会，那不是把南梁苏区的干部、战士、老百姓，都得清出去？那地方的穷人全是哥老会。人家是为咱办事的，不利用哥老会，占南梁就那么顺利？”

马罗武是只听，不说话。听到这里，他忍不住了：“我这个共产党员，还当过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哩！看他敢把我‘清’了，我不扭掉他的脑袋！砍断他的黑手！”郭保权说：“咱们党内还有这种坏人？啥都不懂！连我这个从黑窟窿里爬出来的人，也知道该联合谁，该打倒谁。一点政策不懂，还闹啥革命？真是一只黑手。”

明山见大家把饺子吃光，又跑去端来一盆：“好好吃，吃饱了，找大黑害算帐去！”志丹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小毛

毛虫,等把这一段仗打完再说。小‘毛毛虫’后边有‘大毛毛虫’。非掏老窝不行!”

徐一知说:“这是件不大不小的事,不能不对你们说说,让大家心中有数。目前,战争正在劲头上,你哪能顾上这些?我们先给他斗着,我们也不抓他,就是不让他得势。他要上告,就告去!有啥了不起?这些家伙,咱们最困难的时候哪里去了?现在都跑来钻空子!”

杨伟林说:“还多哩!‘黑害’不让任华出去搞贸易,说那是‘勾结外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罗武说:“呸!他懂得个屁!他是想搅乱咱们苏区的经济,替蒋介石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不出去买货,布从哪里来?西药从哪里来?连治外伤用的红药膏、黄药膏,都是从外边进来的。咱们这里不出棉花,也没有制药厂,这不是卡咱们的脖子!”

老吴总想把肚里的话倒完,他说:“黑害还提出要‘肃反’。”明山问:“他们要肃谁?依我看,先把他们‘肃’了。”老吴说:“他说,‘合水县教育局局长宋超,是旧人员,不能用。华池县苏维埃主席李岩,是伪公安局长,不能用。还有边区政府那个文教委员小冯,写的文章不对头。这三个人,都得关起来审查!’我说:‘这三个人我都清楚。宋超,是打合水时我们起用的,他表现最好,只干过教育,没干过别的。李岩,是共产党员,我们派出去当公安局长的。小冯,是韩城县委介绍来的,北京大学毕业,老早就是党员。’”

伟林说:“董洪海把小冯那篇文章当成了‘辫子’,那文章就是说不许侵犯中农利益。是我叫董琼他俩写的,他硬把

正确的东西当成‘右倾言论’，为这事，蕙琼、小冯，都和他争过，我也和他争过，最后一次，我一气，把他轰了出去。我说：‘滚！到你祖宗那里告我去！’”

听到这里，志丹问：“那个王野牛现在哪里？”徐一知说：“群众要求枪毙，黑害反对。我们把他管押起来，等你来决定哩！”志丹说：“这人本该杀，不过，先押着，既不杀，也不放，千万不敢叫跑了，等将来算帐，当个活证据，以后再杀。”

这时，王兆平进来，忙接上说：“不是等你，有十个王野牛，我也杀了。地地道道的贪污抢劫犯！”

志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董洪海钻空杀人。陕北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清涧的李光白，是老申暗杀的。军权万万不能叫他沾边儿，他一抓上军队，苏区就完了。这不是件小事，要看到，这是个苗头，他还会发展。我们打完这两仗，到西北工委研究后，再采取措施。……”

徐一知说：“眼下还不要紧，军权在兆平手里，党权在老吴手里，政权在我手里，他还跳腾不开！”

老吴说：“我和兆平商量过，把军队的干部调整一下，不可靠的调出来。第六次反‘围剿’一开始，我们就注意了。三四月份，把刘三丙枪毙了。”志丹说：“刘三丙早就不大好，曾和张金、赖随凑在一起，搞过些坏事，但他不是主谋。”

老吴说：“这次可是主谋。杨郁文到赤安县检查妇女工作，妇女们向她反映，刘三丙家，窑背后埋了些银子圪塔和

元宝,被他弟媳妇看见了。郁文找他婆姨谈话,那婆姨说:是三丙拿回来的。一部分是现银,一部分是拿大烟土换的。我们派人到庆阳游击队作了调查,原来是刘三丙贪污公家的,把打土豪的东西私吞了,值几千块白洋。群众要求枪毙他,我们批准了。按纪律是该枪毙,恰好,黑害到了,一听说枪毙贪污犯,他就要包庇。他说:‘这人我听说过,你们不用我用。在军队工作过几年,应当是老干部、老英雄。’”

蕙琼在墙角里发了话:“那次是兆平不答应。兆平说:‘军队纪律由我执行,包庇坏人者,与犯人同罪,一律枪毙!’把他吓住了。”大家都笑起来:“兆平这一手高!就得这样!”

志丹说:“坚决执行纪律!不管他是谁,决不能迁就。迁就,就会脱离群众,降低党的威信。”

刘志丹到下寺湾的次日,和大家畅谈了一天。晚上,又把兆平、一知叫来,三人睡一个窑,说了半夜,天亮才睡着。一直睡到半晌午。

这天上午,男同志都睡得香,姑娘们早就起了床。蕙琼和郁文,都换了干净衣服,蕙琼换上月白大褂,脖子上挂条黑纱。郁文穿件红衬衣,蓝布西服裤,两人拉着手,跑去敲郭保权的门。

郭保权一开门,两个姑娘就闯进来:拉上折碧莲就走。碧莲说:“我还没洗脸哩!”郁文拖着说:“走,咱们一块儿洗脸!”三人到河沟里洗了脸,钻进山林,郁文爬到桃树上,摘

一个，往下扔一个：“快吃！我请客！”

每人拾了一包，躲在石岩下，三人吃着，说着，笑着。真是三个女子一台戏，吵得麻雀都飞远了。

郁文说：“碧莲，听说你结了婚，为啥不请我们吃喜酒？”碧莲的脸一红：“老郭说啦，今晚请你们二位女将喝酒，别人不请。”蕙琼说：“还有李静大姐呢？”碧莲说：“人家那么高级，我怕她不去。我是个‘土包子’，怕和她说不上话。”

蕙琼说：“你千万不能这样想，李静大姐可不是那种眼睛朝天的人，她对人亲热着哩！她在外边工作，越苦的人，她越接近，女工、农妇，都是她的朋友。何况，你是咱们的县妇联主任！大姐还常背后夸你刚强哩！”

郁文问：“听说你结婚时还演了一场抢亲戏？”

“你怎么知道的？”

“群众的嘴长，我们的耳朵长，几天就传过来了。”

碧莲说：“他们要搞抢亲玩，我不想干，可又一想，你们两个在嘉阳堡，不是还演过戏吗？我也演一回，就穿上了戏衣。”

蕙琼说：“你的脑子真开了窍，再不忸怩害羞了。可知你一演戏，弄得郁文做了一夜梦。”

“梦见个啥？”

“她也梦见结婚了。穿的是保安县新娘的妖衣。”

碧莲问：“你们两个为啥不结婚？”蕙琼说：“我们和你不同，保权是特殊情况，年龄又大，不让他结婚不好。我们又当别论。徐一知年轻，他根本不同意结婚。王兆平是个牛

脾气，他怕结了婚生孩子。”

碧莲从地上捡起几个酸杏，大口大口往嘴里塞，吃得那么香，别人看着直流酸水。郁文说：“看把你馋的，就那么香？”碧莲一红脸：“我不对了，怕是怀了孕。”郁文往石头上一蹦：“我的妈，那多难看呀！要是我，得一头撞死！”

蕙琼骂道：“疯丫头！听见人家结婚，你做梦。听见人家怀孕，你吓得要撞死。你可知保权多喜欢孩子？在南梁时，见了百姓的孩子，就抱住不放。人过三十，就不一样了。”

碧莲也含羞地说：“我们商量好了，今天下午请龙儿寺的老中医诊脉，要是怀孕，我就不随军了。留在下寺湾，和你们一达住。保权说，不管男孩女孩，生下来，就是他的宝贝，是他唯一的亲人，他这一辈子太苦、太孤单了。……”说着，碧莲哭起来。蕙琼、郁文也跟着擦泪。

碧莲说：“保权还说：要是他打仗牺牲了，叫我好好保护孩子，跟上老刘和你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他还说：‘我的孩子也得当共产党！’他听说我可能怀孕，高兴得一夜没睡。”

蕙琼说：“碧莲，不用请老中医，我带你找李大姐，她生过孩子，已经在白区死了两个，现在又怀孕了，她有经验，一听就知道。”

郁文又从石头上跳下来：“快走！找李大姐去。最好你是怀孕，留下来、咱们在一块儿，三个人更有意思。”

三人去找李静，到李静家里，蕙琼把李静拉出去，悄悄

对她说了。李静又把碧莲叫走,过了一阵,把碧莲带回来。笑着对蕙琼、郁文说:“你们去向保权同志恭喜吧!”

三人拉着手,往保权的住处跑。李静叫着说:“傻子!慢些儿,碧莲不能跑太快!”郁文吓得一伸舌头。

碧莲站住说:“李大姐,今晚保权请她们喝酒,你也去吧!”

李静扬着手说:“你们玩去吧!我不打扰你们。今天下午特委请志丹他们会餐,咱下寺湾的鸡多,专门吃红烧鸡块儿,我得当陪客哩!”

第三十三章 拔 钉

老杨剑代表指挥部值班，一直住在高家哨，照看部队的休整和训练。不但让战士们养精蓄锐，还上了政治课。

马上又要出征打仗了，在出发前的晚上，杨剑突然想起件事，跑到王家坪，去找志丹和兆平商量：“如攻兴隆寨，可费事小不了，寨在山顶上，寨墙又高又厚，山坡削得又陡又滑，只有一条小道，通着后山的腰硷。那小道，小得和永宁山的小道差不多，只能行单人，两人碰了面都躲不开，一旦需要攻寨，可得选精巴人。”

兆平先给杨剑塞来一只卤鸡：“这是给你准备的。你先吃着，坐下慢慢说，我去叫个人，咱们一块儿商量。”

安塞县的县委书记李实，听说志丹在下寺湾，刚赶到这里，正在隔壁洗脸，兆平就把他叫到这边。

李实叼着树根烟斗，跟着兆平进来，杨剑一见，便上去拉手：“老朋友了。去年我去陕北时，路过安塞，你直把我送到安定县，省了我多少心！早想再见见你了。”

志丹说：“快来一块儿谈谈，要攻兴隆寨，大家出主意。还需要你这个‘安塞侯’。”李实说：“我估计，安塞这几个据点，都得拿下来。先说兴隆寨吧，敌人的安塞县政府、民团，都

驻在上面。为防红军进攻,正在调换县长,新旧两任县长,都躲在上面不下来。许多豪绅地主,也都跑上去避难,合起来,有一千多人。布了三层火力网,有滚木礮石、土炮长枪,还装了炸药。要从正面上,不用说火力,那坡陡得就站不住人。要攻这寨子,必须得精兵。”

老杨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要爬城,红军各团的人,都是好手。打延长城时都爬过。依我想,再加个年轻的团长更好些。”

李实哈哈笑起来:“我猜准了你的心思,是不是想要我们的曹满囤哟?”老杨剑捻捻小胡子:“猜对了就不用我说。我是这么想的,按咱们的计划,还要打几个攻坚战,咱们那几个团长、政委,都在二十五岁上下,曹满囤才平二十,把他加上,岂不更美!罗炎提起曹满囤,总是赞不绝口,说他爬合水城时,真象只猴子。”

志丹也笑起来:“都成了‘诸葛’,处处用心思。兆平!这么办吧,把王占海和曹满囤对调一下,叫占海当安塞游击队长,把曹满囤调红二团,当副团长。你看如何?”

兆平想了想说:“可以!占海也熟悉安塞的情况,在那里游击过。不过,曹满囤正带安塞游击队围延安城,还得连夜把他叫回来。”说着,就去找王占海。

王占海,带着安塞游击队,继续围延安城,曹满囤连夜赶回王家坪,任二十六军红二团副团长。

刘志丹在王家坪住了四天,就带上人马,向安塞进军。

到了高桥,停下休息,敌人一阵忙乱,是据点,都加强防守。但是,敌人惊魂未定,红军突然包围了兴隆寨。攻了两天,寨子纹丝不动。志丹命令停下来,商量对策。

战场开小会,郭保权说:“爬寨子!”曹满囤说:“那次我们在北五顷园子受挫,是敌人使了个‘疯马阵’,我们为啥不能来个‘火牛阵’?吆上一群牛,尾巴绑上火,那牛就会疯着往前冲,那寨门,不打自开。”志丹说:“这两种办法都不能用,第一,这寨子爬不上去。第二,用火牛阵,要死多少牛?就是给人家钱,也损害生产。只得采用特殊办法:挖坑道,前边包围,从后山挖,挖到要害处,爆破!”

李实派赤卫军,带着铁锹、镢头,来配合部队,日夜挖掘。将要接近寨子,轰隆一声爆炸,震得山动地摇,寨上敌人着了慌,那新旧两任县长,带着民团,打开寨门就跑。正遇上赵文启的伏兵,拦住开了火,捉了两个县长,打死豪绅地主,把民团就地歼灭。

红军进了兴隆寨,停下休息,研究下一步:安塞县境,大小据点,都已拔光;剩下的,只有个李家塌寨子。这是个大钉子,却又是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联系的必经之路。安塞、保安、定边,几个县边界的地主恶霸,全逃上寨子,成了反动派的老窝儿。里边有一千多民团,还有杂七杂八的反动武装,总有两千多人。其中土匪流氓、官差衙役、恶棍走狗全有。都已反动成性,奸淫烧杀成习。群众恨得咬牙切齿。

红军在兴隆寨刚驻下,群众就派来代表,要求拔掉李家塌,有的群众痛哭流涕,苦苦哀告。战士们一听,个个义愤

填膺，摩拳擦掌。

送走群众代表，志丹把各团干部召来说：“我们和群众同心同德。决心要打，化代价也要打！”何鹏急得没法，一拳打在墙上：“我操他们先人！不信啃不动！有啥了不起？”志丹对何鹏说：“二百五！这次由你担任主攻！”何鹏马上说：“感谢总指挥！”

志丹说：“有决心，是好事，可是，要估计到，那些亡命之徒，定会坚决抵抗。要对大家说清，这次可是真正的攻坚，千万大意不得，稍有大意，就会吃亏！”何鹏说：“你以为我真傻？我不会把它当成豆腐！”志丹问：“你的腿好了没有？”何鹏说：“没大事！跌下马把腿扭了，用烧酒揉搓几下就好了。”

何鹏领了任务，说道：“一言为定！”急忙出来，提着手枪，回到团部，大声喊道：“通讯员！通知各连，鸡叫饭毕集合！”

后半夜，部队要往李家塌开。郭保权，已扎紧绑腿，换成单褂，腰里别了两支枪，准备上阵。曹满囤，已脱光双脚，腰里拴上绳子，一边别着枪，一边别着刺刀，准备爬寨。赵文启，已把背包扔给炊事员，准备轻装上阵。到了李家塌附近，几个人，全拿着望远镜，借着月光，四面察看：

这个寨子，耸立在两个深沟之间，北面是马鞍形，连着大山，又用人工开个壕沟，把大山截成两段。那上面，还有个制高点，可以控制全寨，俯瞰四周。敌人的主力，就集中在这里。东面，是人工削成的陡崖，连根草也不长，无法攀登。南面和西面，是天然的石头沟崖，寨子是北高南低，摆

的满是障碍物。

天亮，红一团先围了寨子，何鹏见那阵势，只咧嘴，忙问魏子荣：“政委，你说咋打？”子荣笑说：“它不是豆腐，一刀切不开，看你的了。”

何鹏这回可伤了脑筋，对子荣说：“老刘说，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个李家塌，这个地形，这么顽固，有准备也是硬碰硬。根本找不见路！”

子荣想了想说：“还是得挖地道，安炸药，弄个兵从地下下来！”何鹏说：“我喜欢‘克利马擦！’，不喜欢慢慢吞吞。挖地道太费事，可是也没别的法子，不打掉，又不行，它站在咱们苏区的肚脐眼上。”

何鹏带着红一团，绕到北面鞍部，开始挖地道，挖了三天，才挖到寨墙根，正遇上敌人挖的横沟，截断了。第二、第三次，也没有挖通。何鹏一生气，抓起机枪，朝寨上打了一梭子。寨子上，也冲着下边，打了一排子弹，然后叫道：“机枪不长翅膀也爬不上寨子！”

刘志丹、常达江、霍力坚，老杨剑，都到处搜寻，要找攻击点。霍力坚急得绕着山根转来转去，也没找上条路，嘴里唠叨说：“我真想用开山炮把它开了！”志丹说：“你那‘开山炮’只是一张嘴，只能开人家的脑筋，可开不了山！”

志丹说着，心里也真着急。他突然趴在草丛中，举着望远镜，到处搜寻，渐渐地，发现一个凹地，盯着看了一阵子，心想，只要有草，有纹，就能站脚，便招呼杨剑说：“后山被敌人切断了，咱们只能从正面攻！你看，这里有点希望！”

杨剑靠近志丹，抹一把脸上的汗，直视前面，半晌才说：“好！”这个人，和志丹有个相似处，决心下得慢，一旦下了决心，就是板上钉钉，再也挪不得。志丹又向远处招呼何鹏：“喂！二百五团长！你过来，看看对面那个石崖！”

何鹏趴在志丹旁边，接过望远镜，顺着志丹指的方向看去，见通往寨子的陡壁石崖上，有条裂缝，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形成一条凸凹不平的崖沟，上面还生了些荆棘和岩草，若不细心搜寻，绝对发现不了。何鹏心里不禁惊奇：“我咋没发现？”

何鹏用手背往脸上一擦。问道：“是不是顺这崖沟爬上去？”志丹说：“你看怎么样？老三团担任掩护，从义勇军中抽出些人，当左右手，曹满囤给你当助手，你从正面爬上去，敢不敢？”何鹏满口应承：“拨不拨人都行，先叫曹满囤来吧！我们一定能爬上去！有了路，就能打进去！”

何鹏回到团部，把党员找来，开了个动员会，选拔了三十七个人，编成“敢死队”。当即出发。

百姓听说打李家塌，喜在心里，人人传说喜讯，家家户户又关上门，偷偷赶工。蒸馍烙饼，给红军准备吃食，谁也不对谁说，就送到了前线。挑子、篮子，都摆在战士面前，何鹏看见绿豆米汤，先喝了一口，把衣服一甩，脱光膀子上阵。

下午两点，老三团用三十挺机枪射击，把敌人的目标引到侧面，掩护何鹏爬山。何鹏和曹满囤带着三十七人，开始行动。一人带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几颗手榴弹，隐蔽爬行，接近崖根。手抓着岩草、荆棘，脚扣着石崖小缝，一手换一

手，一脚替一脚，向上攀登。正爬着，只听扑通一声，后边有人滑下，前面的停住，回头望，何鹏轻声招呼：“把人顶住，手把牢，脚踩稳，快上！”

就在何鹏说话的一转眼，曹满囤光着脚，已爬到前边。

离寨墙还有十来丈远，是个转弯处，敌人突然发现，立刻调头射击，礮石、滚木，一齐打来，何鹏的头，被石块打破，躺到崖边，昏了过去。曹满囤急去抢救，撕开自己的衣襟，给何鹏包头。何鹏刚一清醒，就命令：“十个人用排枪射击，封锁敌人的枪眼，五个人向寨墙上扔手榴弹。”挣脱曹满囤，又往石崖上爬。

曹满囤到底轻灵快当，头一个爬了上去。撂倒几个敌人，就向里冲。跟上的几个，都受了伤。魏子荣的右臂，被石块砸出血口。敌人涌上来，子荣背靠着墙，一连拉出几个手榴弹，一个接一个扔出去，一声接一声巨响。敌人倒下成片。敢死队员们，趁势爬上寨墙，冲入寨内。义勇军几十个人，也爬了上来，从西边攻寨。何鹏带着伤，去夺东寨门。一个战士刚跳过院墙，被敌人一枪打倒。何鹏猛扑过去，和敌人扭在一起。正紧急间，郭保权跳过来，把敌人打倒，红军才占了地主的院子。

寨子下边，刘志丹的望远镜，一刻也不离手。只见满寨打得烟雾腾腾，又听说何鹏受伤，有人阵亡。一腔怒火，直往上冒，对达江道：“全部预备队，立刻出动！”

常达江一看志丹的脸色，心里一震：他从没见过志丹这

种表情,脸色铁青,双眼冒火,这么可怕。暗想:“这是真急了!”达江没有迟疑,拔腿就走。志丹又叫道:“一定全歼敌人,决不放走一个!”

寨子上,正打得激烈。战斗,在每个窑洞、每幢房子里外发生,红军喊话,敌人也喊话。匪徒们鬼哭狼嚎,男女老少,都来拼命:顶门杠、煮饭锅、吃饭碗、尿盆子、石头、刀子、剪子,抓上啥用啥。一齐往外扔。敌人打过来,红军又拣起打过去。用刺刀、木棍,和敌人对打。敌人守着窑洞不出来,曹满囤从窗眼里丢手榴弹,一个窑一个窑地爆炸。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曹满囤才冲上寨门,把寨门打开。何鹏光着脊背,用尽平生力气吼道:“同志们!快上来!”

常达江带着预备队,涌入寨内,老三团的火力,也向敌人紧压。打到天黑,把敌人挤到西北角。残余敌人还不投降,摔毁武器,往深沟里跳。

曹满囤眼疾手快,从战士身上拉下手榴弹,往沟里撩。那爆炸声,震满山沟,满囤向下一看,那些跳下的敌人,都成了烂泥。

红军的三十七个敢死队员,剩下的不到一半,活着的,也都带了伤。满身是泥,满脸是血,衣服撕成碎片,鞋袜丢得无影。

何鹏看见达江,一把抱住,哭出声来。达江也是满脸烟尘,一见何鹏,顿时簌簌泪下。

战斗结束,志丹上了寨子,见这情景,百感交集。站在碾盘上,沉痛地向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完成了最光荣的

任务！消灭了最凶恶的敌人！从今以后，我们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就稳固了。我们的翻身农民，再也不用担心害怕。敌人越是临近灭亡，越是疯狂！我们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今天，我们化了很大的代价！这代价，换来了两块根据地的连成一片！使根据地更加巩固！我们要用更大的胜利，来纪念牺牲的同志们！”

当晚，志丹带部分人下了山，成立了革命法庭，由志丹主审。老杨剑、戴鸿远，押来一批土豪劣绅，寨子周围的群众，也连夜赶来，要亲眼看着处死反革命。群众控诉后，刘志丹决定，拣那罪大恶极的，当场拖去杀了几个。枪声一响，群众放了心。轻松地说：“这一下就好了，除了我们几辈子的仇恨！”

转眼麦熟，红军稍作喘息，又向靖边方向进展。行军路上，忽接冯文方来信：瓦窑堡的敌人，趁大红军不在，出来骚扰，要抢麦子。刘志丹当即命令：二十七军红二团，连夜返回安定，保卫麦收，其余去打靖边。

靖边县，早已建起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原归保安游击支队领导，支队编为红二团后，又成立了陕甘第一路游击队。靖边县游击队，又归陕甘第一路领导。为打靖边城做准备，王兆平已派靖边游击队长黄万银，指导员狄古，带队跑到八十里以外的宁条梁，打井岳秀的驻军。那里住着一个营，只要把那个营牵住，靖边城就成了孤城。

对于靖边城，志丹早就清楚：半个城在山上，半个城在

沟里。一开始在陕北闹革命，他就常在这一带过往。又听李实说，现在城内的敌人，有一个营，是井岳秀的部队，周围的民团团匪，也钻进这个城。井岳秀这个营，战斗力较强，装备也好，营长名叫屈子朋，又是井岳秀的干儿子，号称“王牌”。

刘志丹最注意的，是敌人的火力配备，有没有新变化？李实报告：南边、西边，钟鼓楼上，是敌人的火力支撑点，敌人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手枪连，三门小炮，还新调来几百个警保队。刘志丹和几个指挥员商量好，决定长途奔袭。夜里行动，口令：“坚决！”普通口令：“拦羊的”。

当夜，别了李实，从靖边县的青阳岔出发，前进六十里，到了水脑界。第二天夜里长途奔袭，六月二十八日，逼近靖边城。

曹满囤组织了奋勇队，夜里鸡叫头遍，就架上云梯，从南角爬上城墙，把敌人的哨兵摸掉，占领了城楼。再向南城门进发，不料被敌人发现，受到抵抗。满囤见敌人火力强，当即转移阵地，绕着弯，钻空子前进。

赵文启带老三团，由南门突入街心，与敌人展开巷战。敌人狗急跳墙，把城里的老百姓，不管妇孺老幼，统统赶出来，塞了满街，阻挡红军前进。刘志丹得知消息，下令：“宁可后撤，决不伤害百姓！”赵文启又带队后撤，使百姓逃到安全地带。

趁着红军后撤，敌人的手枪队，小炮，又攻上来。刘志丹当即登上东城楼指挥，用望远镜观察，只见百姓和红军挽在

一起,不便动作,老三团出不来,义勇军进不去,若再迟延,会更被动。

何鹏见志丹上城门楼,便悄悄跟在后边,只见志丹一急,两条黑肩蹙成疙瘩,一对黑眼珠,几乎滚到了一块儿。何鹏走到跟前,试探道:“一团能不能上?”志丹板着脸说:“看你那样子!拐着个腿,头包着纱布,象个什么?快回去,全团休息,作预备队!”何鹏咧咧嘴,只得回去。

恰好,郭保权派人送来急信,说古城那边,有攻城的道路。这时,曹满囤正绕到了东城,刘志丹马上命令:“曹满囤!带红二团,从东门打进去,义勇军爬城,用火力掩护,架上云梯,三个城门同时进攻,坚决攻上去,彻底消灭这些东西!”

郭保权得到命令,挑出几个出名打手,带上好枪,又配上七八挺机关枪,快速进到城边,郭保权找准攻击点,打了一阵机枪,带头就冲上去,口里叫着:“是义勇军,就得攻上去!”

靖边,原来有个古城,离新城只几里路,中间是块麦地,没有人家;靠城墙,又有几棵槐树挡着。义勇军中,人人使的双枪,爬墙、跳沟、上树,都是好手。机关枪一叫,打得敌人睁不开眼,抬不起头,义勇军趁势占了西山,又攻西城门,敌人顽抗,义勇军又扔出手榴弹,一时烟火冲天。

曹满囤,手脚利索,钻进东门,带着红二团,顺着东街,猛往西打。何鹏听说战得热闹,也忍耐不住,瞞着志丹,偷偷带上红一团,打进南城,站在城门洞里,拿着手枪大叫:

“快冲!”一闪眼,发现志丹跟在队伍后边,何鹏躲闪不及,只好咧着大嘴憨笑。志丹顾不得说话,只挥挥手喊道:“攻钟鼓楼!”

红军的机关枪、手榴弹,打得云天雾地。赵文启带着老三团,也爬上钟鼓楼。几路人马会合,一齐进攻,拼起刺刀,敌人死了大半。

敌营长屈子朋,见大势已去,丢下钟鼓楼,带着十来个人,跳城墙跑了。刘志丹命令霍力坚:把交通员的马集中起来,警卫队骑上,快追!

全生一听,喊声:“报告!”志丹一摆头,全生拉了匹马,冲了过去。全生随警卫队追了几十里,对准屈子朋,连发三枪。屈子朋倒在沙窝里。

靖边的反动县长,也在战乱中丧命。曹满囤把牢门打开,犯人涌出牢房,把抓到的土豪劣绅,又填进监狱。

全城都红了,又象打开延长城一样,战斗结束,红军撤出城,就组织纠察队和没收委员会。缴获小炮四门,长短枪几百支,物资也是应有尽有。

刘志丹检查了一下,俘虏不多,打死五百多,捉了五六十,逃到这里的外县团头、地主,也被一网打尽。红军自己,伤亡也不小,连长、支部书记,牺牲了好几个。刘志丹心情沉重,坐在窑洞里,拿个羊腿把烟袋,使劲吸着,不说一句话。葛明山听说他没吃饭,忙送来两碗挂面,他连看也不看,只望着窑洞门坎发愣。很长时间,才叹了口气,对李可夫说:“拔掉一个硬钉子,牺牲这么多好干部,多可惜!”说着,流出

两行热泪。这一夜，指挥部的人，全没有睡，忙着料理丧事。

第二天，敌人的飞机，窜到靖边城侦察，在上空兜了个圈子，撒了些传单，盘旋而去。

飞机刚走，靖边县委书记尹云山跑来，送上王兆平的报告。志丹打开一看，又笑起来。原来，当大红军打靖边时，王兆平派游击队，围了保安县城。靖边一打开，张瑞芦团，孤立无援，弃城而逃。永宁山的民团，也宣布起义，参加了赤安县游击队。王兆平和马罗武，已去接管保安县城。另外，宁条梁的敌人，张家畔的敌人，已被靖边游击队打跑。靖边全县皆红，志丹和尹云山握着手说：“这靖边城，全交给你了！”

志丹把这些消息一宣布，全军沸腾起来，把一切疲劳，全丢在脑后。

靖边县、保安县，两座县城一开，把敌人推到长城以外，西北部的全部红区，连成了一片。

靖边的百姓，感谢红军救命之恩，特地为打靖边，编了民歌。当红军撤走时，百姓列队欢送，扬手蹦跳，唱着新民歌：

红缨杆子长，人马闹嚷嚷，
走一回靖边，提了一回枪。

靖边包围定，老刘在前行，

造了个云梯,上呀上了城。

上到城墙上,队伍站两行,
格巴巴的提了,一呀棚子枪。

炸弹打得凶,烟气冒空中,
机关枪打开呀,一呀一洼声。

打开监牢门,罪人放出城,
劳苦的群众,都呀都欢迎。

老刘指挥能,炮打屈子朋,
歇兵整三天,回呀回了营。

回到咱后方,各团补弟兄,
补起了弟兄,闹呀闹革命。

第三十四章 千里河山一染红

一连打了三个硬仗，刘志丹决定返回安定。动身以前，把缴获的物资，就地分配。给游击队、赤卫军，都补发了新武器、新衣服，剩下拿不了的，全部发给红军。战士们，又把多余的衣服，送给百姓。

红军出发后，走到路上，靖边的百姓又有一批撵来，定要跟上红军走。李可夫问了情况，都收进老三团和义勇军，这一补充，队伍里又出现杂色服装。

返回安定的路上，志丹和李可夫，都把马让给了伤员，徒步行军。两人走在部队后边。志丹和可夫商量：“红军发展很快，什么都要增加。干部，需要专门训练、提拔补充；解决服装，要办被服厂；修理武器，得有兵工厂。下寺湾虽有，远水不解近渴，陕北也得办一套。”

李可夫这个人，打仗不如别的干部，想问题却很敏锐。一听志丹的语气，便解其意，他说：“这事我也想过，不如把戴鸿远调去，再办个红军干部学校。把罗炎叫来带老三团。不知罗炎的伤，到底好了没有。”志丹说：“咱们离下寺湾，已十多天了，他的伤嘛，要认真治，也该好了。你写封信问问，如已全好，叫他到安定县的唐家川找咱们。你和明山谈谈，

到了安定,叫他派人办工厂,一个被服厂,一个兵工厂。”可夫又说:“那服装,恐怕还得用草绿色。冯蕙琼审查俘虏时,留用了个老张,那人学过印染,南梁的军服,都是他用草根染的。叫陕北也派个人,向老张学学。以后的服装,都变成草绿色,显得整齐划一。”志丹也表同意。

走了一段路,志丹又想起个问题:“老李,在下寺湾,你可碰见任华?你那件事,进行得如何?”

可夫有点难张口,笑笑说:“见了任华,他又给我一封信,我一看,路纹的火气很大,又挖苦我一顿。看起来,我们之间的误会,都发生在莫斯科。以后慢慢对你说。她可能到了西安,要来苏区找我。”志丹笑说:“又是一桩喜事!”可夫叹口气:“谁知结果如何呢?真见了面,可能得吵一架。”

志丹估计,红军去打靖边,绥德的敌人定会趁机闹腾。回到安定,部队驻下休息,志丹脑子的弦,一刻没有松过。当天就催苏新赶快派人侦察。

迪伯仁、张武轩、冯文方都来慰问。大家心里畅快,又在安定北区的唐家川,开了庆祝大会,给战斗英雄们发了奖。战士们互相庆贺。

歇脚几天,苏新就送来情报:高桂滋的四个营,已到老君殿一带,带兵的是团长艾捷三;还有张廷芝的一个营,也窜到这边,跟着艾捷三,到处抢东西。

刘志丹,把指挥部的人,各团的头头,都找来,说明敌

情。他说：“现在，高桂滋是以团为单位行动，更有油水！同志们！再加把劲儿，高桂滋在陕北，就没大戏唱了。”转脸对何鹏：“那一带你熟，你先从蛇沟出去看看，怎么打法，咱再研究！”回头对郭保权、赵文启：“回去准备，全部出动，打他个以多胜少！”

何鹏带着红一团，先走一步，到了老君殿，上了山，用望远镜了望，远处过来个戴大草帽的，骑着大青马，跑得飞快，何鹏暗叫：“好马！”再往远处看，村上起了火，鸡叫猪跑，毛驴子乱嚎。派人去一探，一点不错，这正是高桂滋的人。

按照敌人内部部署，靖边被围，高桂滋理应派出援兵，这一股敌人，便是派往靖边的援兵。可是，靖边已失守几天，他们还在这里游逛。

一来，因为路远，从绥德到靖边，有四五天路程。二来，对于援助井岳秀，高桂滋的人并不积极。行军就象游山逛水，走走停停，吃吃喝喝。听说靖边已被红军占领，他们干脆不走了，便打算抢些东西，再回去销差。

原来，何鹏从唐家川刚起身，刘志丹就带着老三团和义勇军跟上。何鹏把侦察的敌情，向刘志丹写了个纸条。刘志丹一看，立刻赶到老君殿附近，看看天正下雨，便对何鹏说：“严密监视，随时出动！”

敌人正在抢粮，雨一停，敌人抢完粮，抓了些夫，就往回走。何鹏带着人，突然钻出高粱地。因为怕伤着百姓，没敢开枪，和敌人打起交手仗，两边在泥里扭打。敌人跑，红军

追,抱起来,在小河里肉搏。

百姓趁机逃跑,敌人抢的粮食牲畜,也顾不上带了。何鹏抓住一个俘虏问:“你们那个穿便衣,戴大草帽,骑青马的是谁?”那俘虏说:“是我们的关营长,钻了山沟。”

何鹏一急,光着脚,就去追。追到小河边,那马打个前失,放不开蹄子。何鹏在后边叫道:“缴枪不杀!”

那关营长慌了,丢下马又跑,何鹏骂道:“跑你娘的啥?还不站住?”翻身上马,去追关营长。

刘志丹带着老三团和义勇军,从右面冲入老君殿。郭保权、赵文启,一马当先,从两面包围。机关枪,手榴弹一上,整个川道开了花。把敌人全部摧垮。人跑马叫,互相践踏,敌人那个团长艾捷三,也受了伤。

这股敌人中,还有个张廷芝。张廷芝这几年已被红军打垮数次,连他老子那个骑兵团,也被他折腾光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小营,已成惊弓之鸟。听到红军,就吓破胆,打上马就跑。

曹满囤带红二团,飞速追赶,张廷芝飞马跳沟,曹满囤命骑兵:“紧追!”张廷芝的人马跟不上去,被曹满囤扫了一梭机枪,死尸到处乱滚。

敌人的军官,一和红军作战,就穿两套衣服,军衣里边套着便服。一到紧要关头,脱下军衣,装成百姓,到处乱钻。艾捷三就是用这一招,逃跑了。

战斗一停,红军各团,都派人吹哨,通知百姓,来领东西。那些鸡猪牛羊,毛驴粮食,是谁家的,赶快运走。百姓欢

天喜地,当天就编着唱起歌来:

六月^①里来热难挡,
双湖峪闪出个艾团长,
艾团长来领大兵,
一心要想打红军。

一路放火往前行,
掳些牲口好骑乘,
赶黑到了苗家坪,
苗家坪的坏种笑盈盈。

守卫放哨老操心,
把他艾团长当老人。
鸡叫三遍大天亮,
拔营收哨快起身。

走狗坏种头边行,
艾团长后排连六营。
只顾走,不顾看,
二郎山碰上刘志丹。

① 六月——农历六月,即阳历七月。

刘志丹，名声大，
艾团长听见害了怕。
艾团长领兵往后退，
蛇沟里出来一纵队①。

一纵队，战火硬，
打得艾团长撑不定，
艾团长上了寺儿畔，
山里下来个老三团。

老三团，挂子端②，
快枪机枪手榴弹，
红军军号吹了个欢，
吹得艾团长泪涟涟。

西庄里落下个骚马星，
东庄里跑了个小张营③。
幸亏太阳落得早，
若不然，艾团长的脑袋提尿罐。

① 一纵队——即红一团。

② 挂子端——枪打得准。

③ 小张营——张廷芝。

不是艾团长跑得欢，
早把艾团长筋打断。

打罢这一仗，高桂滋来陕北的两个旅，整整报销了一个半。

红军回到唐家川，苏新送来情报说：艾捷三跑回绥德，对着高桂滋哭了一场。高桂滋担心不好向蒋介石交待，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参谋们送来有关红军的情报，他也懒得再看。他如今是左右为难：如能东渡黄河，跑到山西，还能保住他的半个旅。如不快跑，恐怕性命难保。当初的那股子疯狂劲，全扫光了。可是他又想，老蒋头子既派他来打头阵，决不允许他东渡黄河。他曾和旅长、参谋长们商量，如何搞个两全的对策。

高桂滋有两个旅长，一个姓刘，一个姓高。这两个旅长，意见也不一致。高旅长是个死硬派，主张坚决打下去。他说：“蒋委员长说过，全国的共军，都被赶出原地，正在路上被我军追赶、截击。他们到哪里去站脚？陕西、甘肃的共军最顽固，最难打。他们的人马还在发展，‘赤祸’蔓延正凶，如不赶快斩草除根，怕要后患无穷。”

刘旅长比较精细，他已看出，要消灭陕北红军，是难上加难！因为红军太深入人心。可是他不便多说。只说：“这刘志丹和中央军是对着干哩！咱们叫个八十四师，他也有个八十四师。咱们十七路军中有个四十二师，他也弄个四十二师。他这两个师，总想吃掉咱这两个师……”

高桂滋只是叹气，想不出万全之策。他只得声明：“我对党国是忠诚的。把我这个师全拼在陕北，也毫不吝惜！”

刘志丹看罢，笑着说：“好吧！再较量一下么！这两个姓高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当天，志丹命部队休息，又命各团清查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果，限明天报来。以便总结经验，部署下一步行动。人们散去。刘志丹独自坐在炕上，拉开炕桌，取出纸笔，补记苏新的情报。他特别重视那个高旅长的话。那才是他们自己人的话。道出了蒋介石的忧虑。表面看，蒋介石是到处吹嘘，说他在南方“剿共”有这样的胜利，或那样的胜利。他心里明白，南方的红军是撤离了根据地。那根据地，是被他们占领了。但是红军还存在，还在和他们战斗。虽然不免有些损失，也绝对消灭不了。于是，他就死盯住我们这里，定要把我们掐死，闷死，把这块红区变成白区。他最怕南方的红军转移到这里，和我们会合。这是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痛。不过，蒋介石能看到这一步，也算是他的聪明，他能把主力往西北逐渐调遣，也算他有魄力！但是，他却没有自知之明，不知他早已是“失道寡助”！总有一天，他要失去一切，到处流窜！

刘志丹正在揣摩敌人。霍力坚叫着：“来，来，来！不要走么！和老刘当面谈谈，不是更清楚么？”志丹放下纸笔问：“什么事？”力坚说：“章明这个小伙子，他说看到苏新的情报、思想不通。我们握有马列主义，为什么南方苏区会撤出

来？我说‘敌大我小么！’他不信，他说‘里边一定有名堂。南方有那么多名将高手，不信会输给蒋介石！’我说：马列主义产生了一百年左右，并不是谁都会运用。若都会用、用得很好，世界革命早成功了！”力坚说话间，章明也进来了。他只是笑，当着志丹的面，他不好意思和力坚辩论。志丹也笑了，觉得这年轻人很用脑子。他说：“都坐下！有话就说。人的脑子是最活跃的，也是管不住的。能多想，就了不起！”

章明靠着炕栏说：“我是胡思乱想！”志丹说：“就怕不想！想错了再顺过来，还是比懵懂的人清醒。至于南方红军为什么撤出来，看看我们本地的现实，就清楚了。每项工作，每个大的战略部署，都是两种意见，可是两种行动的效果就不一样。以小见大，道理一样。”

章明说：“我也这样想过，可又不敢想。”力坚说：“说句捅天的话。临时中央早搬进了中央苏区。南方去的人物也大，能量也大，如果把‘朱毛红军’的指挥权一夺，就要坏事！我在西安听说，咱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总代表——陈绍禹，遥控中央，给中央苏区派了个外国人，名叫李德，要那个外国人按照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指挥，而他的那个‘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列宁的又不一样。你想想，用外国的战法指挥中国红军的山区战争怎么能行？”

章明笑说：“你不早捅一下？你一捅，我就透了。力坚同志，你不愧为政治部主任，真能解决问题。只有你，才敢直说出来。不说到这个程度，我总在脱蒙中钻牛角尖。”力坚把章明拽了一把：“坐下！”又对志丹说：“这小伙子快变成了‘少

白头’。他一边打仗，一边琢磨：这一仗是什么战法？那一仗，又是什么战法？老在你身上寻根究底。”志丹大笑起来：“年轻人，象你这种钻法，一定能钻出点名堂。不过，我身上可没什么研究的。我是抓住什么用什么，杂乱无章。我所牢记的，只有一条：一切要对人民负责，一定要用品德好、有才能的人。否则，全盘皆输！”

章明说：“这一点，我也有感觉。我们那两位师长，杨冲、杨剑同志，都是品德极好、没有偏见、毫无私心的。怎么对革命有利就怎么干！”

当晚，志丹留力坚、章明一块儿吃饭、休息。一大早，各团的报告都送到。力坚和章明跑到隔壁窑里汇总。志丹招呼说：“你们索性就写成个报告，明天叫力坚到工委会上讲去。作为‘前总’向工委的汇报。”

日头过午，迪伯仁来了。还没进门就叫：“志丹同志！我慰劳你来了！”志丹迎出窑外，紧握迪伯仁的手：“感谢工委的支持呀！”两人进了窑，全生送上开水。伯仁望着志丹说：“从二月初到现在，整整半年了，你没歇过一天。可看你的精神，倒比从前好了，身体也结实了！”志丹说：“咱们这些人，越摔打越结实！”

伯仁问：“听葛明山说，下寺湾去了个董洪海？”志丹说：“陕甘特委搬到下寺湾不久他就去了，那时咱们这边正打得热闹。”伯仁说：“我真粗心！一点不知道。”志丹笑说：“你要知道他就去不成了。这事还挺麻烦，眼下我还顾不上管这些，战事一环扣一环，一个接一个，慢一步就会被动！”

伯仁是个畅快人：“你顾不上管，我应当管呀！我得查查是怎么回事。不过，如果真是申超人派去的，还真棘手，他用北方代表的代表身分派人，咱们又不能说他是不合法，现在还没弄清申超人这个‘代表’是怎么来的。方自强一去世，没了证明人。我想派人到北方去问问，我思想又有顾虑，咱们从前和北方没有关系，如今上边的情况也复杂，摸不清哪些人是真脸，哪些人是假脸。现在是个‘星多月不亮，鱼多水不清’的时候，我想了几天，都下不了决心。”志丹说：“再观察观察。一条泥鳅也翻不起大浪，只是扑腾几下，起点子浪花而已。等战事告一段落，咱们从根子上挖挖。军权在咱们手里就好办。……”

两人正议论陕甘的事，霍力坚拿着报告草稿给志丹看。志丹说：“伯仁同志，咱们一块儿看吧！”志丹看完一页，递给伯仁一页，伯仁看到战果部分，见上面写着：

“缴获步枪五千支，轻重机枪二百五十挺，迫击炮两门，小口径迫击炮四门，子弹五十万发，俘虏敌官兵三千多。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完全解放。红军发展到七千多。……”伯仁拍着大腿，连声说：“好！好！”

再看下边：“如今，咱们的陕甘、关中和陕北的根据地，都连成了一片。有三十多个县的苏区……”看到这里，伯仁一激动，流下老泪。嘴里念叨说：“是的，如今的苏区，南北走，有两千多里，东西走，有一千多里！我们可以北到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化，东到黄河。都是我们的地盘儿呀！老刘，容易么？你吃了苦，受了气呵！还是那句话，要是那个

杜康还在，能让咱们这样干么？你想过没有？他要是答应这样干，日头从西边出来，要母鸡叫明、公鸡下蛋了！”志丹说：“杜康要在，你也做不了主呵！要真想干点事，非有党的支持不可！你能大胆支持我们，就不简单！要不，红军的指战员咋能都说西北工委领导得好呢！”迪伯仁直摆手摇头：“我能出多少主意？党政军大家的事！”

两个人正想掏掏心，说些肺腑之言，郭保权跑来叫道：“罗炎来了。到处找你们两个哩！”

志丹说：“他的伤真好了？快把他引到这边来。”伯仁说：“这样吧！我先把罗炎接到我那里，给他弄吃的住的，叫他再休息两天。你们先搞总结。明天开个扩大的工委，把党政军的领导干部都叫来，听你们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一定听得人张口瞪眼，跳上桌子拍手。谁能料到有这么大的成绩？”

伯仁连忙站起就走。出了门，他在院子里叫道：“志丹、力坚、章明！今晚都去看戏！黄河边来了一班‘山西梆子戏’，苏维埃政府请他们演几场，要慰劳军队。今晚唱‘群英会’，明天唱‘借东风’，后天唱‘收姜维’。全是‘三国’戏。给战士们过过瘾！”

力坚在门口叫道：“你不许叫唱个‘霸王别姬’？叫大家看看项羽是怎么走到山穷水尽的？”